

B502.42

1

DE OFFICIIS

# 论 义 务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王焕生 译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49126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义务/(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ISBN 7-5620-1845-6

I. 论… II. ①西… ②王… III. 义务-研究- IV. D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046 号

**责任编辑** 丁小宣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国家统计局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1/32 12.75 印张 16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0-1845-6/D·1805

印数:0.001-4000 定价:21.00 元

---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编:**100088

**电话:**62229803 或 62228801

## 被誉为罗马法灵魂的三部作品（代序）

### ——《论共和国》、《论法律》、《论义务》

《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已经于1997年由王焕生先生翻译完成。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论义务》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尽管三部作品的主题不尽相同——前两部作品的是涉及政治、特别是法律的，第三部作品则是有关道德的——但是，三部作品却显示出内在的本质联系，并且如同罗马社会自本身一样，这些代表法律和道德特征的主题几乎不分彼此地融合在一起。在罗马社会最辉煌的时期，罗马人民崇拜自己的神朱比特，用法律规范罗马人与神、罗马人与其他民族的和约。实际上，朱比特也是全人类的神；法律也同样是调整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组成罗马人的民族，也包括所有那些已经为罗马人知晓的民族和逐渐被罗马人认识的民族。以正义为出发点，宗教、道德和法律在人间建立起一个面向所有人民和种族的大同社会。

与这一大同社会的建设密不可分的是共和国时期德性的最高标准。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西塞罗在构造这些标准时完全脱离了希腊的模式，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只属于罗马人自己的高尚情操

HLSP/00

和行为准则。<sup>〔1〕</sup>尽管他极力颂扬自己主张的公正,<sup>〔2〕</sup>但是,对自己的业绩却未作丝毫炫耀。对“神界和人间事物的知识”<sup>〔3〕</sup>有别于对社会,也就是说,对行为、对置于科学研究和知识的义务之上的公正<sup>〔4〕</sup>的认识。西塞罗称之为德性之首的那种智慧是关于神界和人间事物的知识,这里包括天神和凡人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如果这一德性是最伟大的,正如实际存在的那样,那么必然是:从社会生活产生的义务也是最伟大的。应该把源于公正的义务置于科学研究和源于知识的义务之上,因为源于公正的义务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利益更重要的了。对真实<sup>〔5〕</sup>和谨慎<sup>〔6〕</sup>的价值进行探索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智慧的人类本身活动的价值则是按照能否将人们教育成懂得怎样正确行为<sup>〔7〕</sup>之人来衡量。谨慎的人较之信任<sup>〔8〕</sup>更重视公正。因为,公正与理解能力相结合,便会具有所希望的那种赢得信任的强大力量;公正若无见识,仍会具有很大的力量;见识若无公正,便不会有任何意义。公正的首要责任在于如果自己并未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么任何人都不要伤害他人;其次在于为了

---

〔1〕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19节。\*作者引文中标注的“节”是指《论义务》手抄本中标注的节号而非中译本中以中文数字表示的段。——译者注

〔2〕 同前揭书,第2卷第34节。

〔3〕 同前揭书,第1卷第153节。

〔4〕 同前揭书,第1卷第155节。

〔5〕 同前揭书,第1卷第13节。

〔6〕 同前揭书,第2卷第33节。

〔7〕 同前揭书,第1卷第28节;第1卷第153-158节。

〔8〕 同前揭书,第2卷第34节。



公共利益使用公共所有，为了个人利益使用个人所有。<sup>[9]</sup>“公正，只要具有这一种德性，便会被称为高尚之人”。<sup>[10]</sup>“一切违背公正的不幸更背逆自然：唯有公正这种美德是一切美德的主人、女王”。<sup>[11]</sup>

西塞罗发展了传统的德性的标准，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协调一致作为获取财富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有人强取他人财富，使自己获得某些好处的时候，他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是违背自然的，或者认为更应该避免死亡、贫穷、痛苦、甚至丧失子女、亲人、朋友，而不是避免对人行不义。如果他认为危害他人丝毫不违背自然，那么还需要同一个从人身上完全消灭了人性的人讨论什么呢？如果他认为应该避免伤害人，但又认为死亡、贫穷、痛苦是一些更加不好的事情，那么他这样想就错了，因为他把任何身体的或财富的损失看得比心灵的损失更重。西塞罗将这一基本原则适用于他本人特别关注的、原先根本不存在的所有权问题。<sup>[12]</sup>西塞罗指出由于本来属公共所有的东西现在已成为个人所有，那就让每个人拥有已经分配给他的东西；如果有人企图从他人那里攫取什么，那他就会破坏人类社会的法权。因

---

[9] 同前揭书，第1卷第20节。参见：J. 1, 1, 3；徐国栋译：《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即将出版。

[10]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2卷第38节。

[11] 同前揭书，第3卷第28节。西塞罗的上述观点也同样反映在罗马法学家的论述中。例如：乌尔比安强调：法学是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哲理。(D. 1, 1, 1；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及后页。)“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的权利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D. 1, 1, 10pr.；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2]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21节。



此，应当由国家和他的官吏们<sup>[13]</sup>对所有权进行保护。西塞罗为我们讲述了古代维持这种基本平衡的经验以及罗马共和时期的范例。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由独立自主的、拥有私人财产的家父组成的国家，市民法<sup>[14]</sup>正是出自这些家父之手。由于虐待、杀害自己的奴隶损害公共利益，因此，西塞罗先是通过监察官，然后通过大公试图对“任何人不应滥用自己的财产”<sup>[15]</sup>原则加以推行。

我们这个社会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是义务存在的基础，它被许多范畴所包围：家庭的小范畴以及包括全体人民<sup>[16]</sup>在内的社会的大范畴。西塞罗将家庭定义为“国家的起源”<sup>[17]</sup>以便突出家庭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由于自然赋予生物的共同特性是具有繁衍后代的欲望，因此人类的最初联系是夫妻关系，然后是和子女的关系，再后来是组成一个家庭，一切都共有。这便是城邦的开始，并且可以说是国家的起源。此外，他还强调了随军祭司团法<sup>[18]</sup>的作用。随军祭司团是一个在历史上存在的宗教小团体，它是一个外邦人<sup>[19]</sup>也可以参加的法律共同体。我们仍然记得这些外邦人那时受到的款待，<sup>[20]</sup>随军祭司团法也植根于最古老的

---

[13] 同前揭书，第2卷第73节。有关所有权的问题在《学说汇纂》中亦有论述；参见：D. 1, 1, 5, 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14] 参见：桑德罗·斯奇巴尼为黄风译《盖尤斯·法学阶梯》撰写的序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 参见：J. 1, 8, 2；徐国栋译：《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即将出版。

[16]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53节。

[17] 同前揭书，第1卷第54节。

[18] 同前揭书，第1卷第36节。

[19] 同前揭书，第3卷第108节。

[20] 同前揭书，第3卷第47节。



罗马法中。这些对法律的思考将罗马人与那些具体的、单一的外邦人等同起来，使西塞罗创造了万民法的定义。这一定义在本书中首次被表述，<sup>[21]</sup>它是与在《论共和国》、<sup>[22]</sup>《论法律》<sup>[23]</sup>中被西塞罗发展了的、源于希腊的自然法一道被提及的：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要知道，它们来源于自然和真理提供给我们最杰出的范例。

上面的论述已经足以说明西塞罗《论义务》的重要性。《论义务》中蕴涵的法学思想象镜子一样反射出罗马法的神髓，它是西塞罗对罗马法作出的杰出贡献。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其他角度阅读《论义务》。例如：从“诚信”引出“平等”，将“诚信”称为“公正的基础”。<sup>[24]</sup>在善意之诉中分析什么是欺诈：<sup>[25]</sup>当人们问西塞罗什么是恶意欺诈时，他定义性地回答他们说：一事物被伪装成某个样子，实际上是另一个样子。在《论义务》

---

[21] 同前揭书，第3卷第69节。

[22] 参见：王焕生译：西塞罗：《论共和国》第3卷第33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一定义以后被用来规范发展了的、调整罗马人与外邦人之间关系的法律（但是，如果将万民法解释为国际法显然是误解了万民法的本意，因为万民法是所有人的共同法）。除随军祭司团法以外，法律的发展得益于法学，特别是从公元前3世纪起开始繁荣的法学的发展。其后的法学家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给予这一定义高度的评价（Gai. 1, 1, 《盖尤斯·法学阶梯》第1编第1章=D. 1, 1, 9; J. 1, 2, 1; D. 1, 1, 1, 4; D. 1, 1, 4; D. 1, 1, 5）。

[23] 参见：王焕生译：西塞罗：《论法律》第1卷第42-47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23节。

[25] 同前揭书，第3卷第60节及后节。有关欺诈的定义还可以参见：D. 4, 3, 1, 2。



中还可以看到对善意契约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说明义务”<sup>[26]</sup>——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的准确表述：我们的民法关于出售不动产规定，在出售它们时应说明卖主知道的一切缺陷。根据十二铜表法，应该为口约形式承认的缺陷充分承担责任，否认那些缺陷的人将受双倍的惩罚，法学家们甚至规定沉默也应受惩罚。他们认为，不管不动产有什么缺陷，如果卖主知道，但是没有一一说出，那么卖主应当承担责任。由于克劳狄乌斯出售时知道此事，但未作说明，因此他应该为买主承担损失。由此确定了一条原则，“善意”要求买方应该知道卖方知道的缺陷。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将在贷款问题上利用高利贷谋利比作杀人：<sup>[27]</sup>当有人问老卡托经营什么最有利时，他回答说：“好好放牧。”；当问他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较好地放牧。”当问他再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不好好地放牧。”当问他再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耕种田地。”当有人问他：“贷款谋利怎么样？”这时老卡托反问道：“杀人怎么样？”此外《论义务》中还有有关嗣后不能的事例、<sup>[28]</sup>对奴役<sup>[29]</sup>的思考：象使用雇工那样使用奴隶，即让他们劳动，同时提供应提供的东西。同样在《论义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以公谋私的处罚、<sup>[30]</sup>对为民除害的赞扬。<sup>[31]</sup>发生不公正行为常常甚至是由于对法权的某种曲解，由于过分机敏的，然而却是用心险恶的解释。由此产生了一种说

---

[26] 同前揭书，第3卷第65-67节。

[27] 同前揭书，第2卷第89节。

[28] 同前揭书，第3卷第95节。

[29] 同前揭书，第1卷第41节。

[30] 同前揭书，第1卷第85节。

[31] 同前揭书，第3卷第19节。



法：最严格地守法是最大地犯法。<sup>[32]</sup>这句话已经成为流行的谚语。应当说，维护和平是一种职责，而不是一种治权。<sup>[33]</sup>

桑德罗·斯奇巴尼\*

1999年3月26日于罗马

丁玫 译

---

[32] 同前揭书，第1卷第33节。

[33] 同前揭书，第2卷第27节。

\* 桑德罗·斯奇巴尼 (Sandro Schipani)，罗马第二大学 (Tor Vergata) 罗马法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罗马法传播研究组成员。其罗马法著作有：《产生于阿奎利亚法之责任》，都灵，1968；《实物诉讼中对诉之物的协议责任》，都灵，1971；《安德雷斯·贝洛民法典的前提》，波哥大，1989；《法典·法的一般原则·法学阶梯》，都灵，1995，及诸多评论文章。此外还担任下列研究规划负责人：国家科研委员会 (CNR) 《罗马法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拉丁美洲司法制度的形成》、大学部 (Ministero dell' Università) 《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义务问题》。

## 译本引言

西塞罗《论义务》中译本的问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首先体现在距离如此遥远的两种语言的交流上：在没有任何人群于日常生活中使用并丰富这一语言的意义上，拉丁文被视为“已经死亡的语言”，然而，由于拉丁文著述取之不尽的财富以及它体现出的价值，对于生活在几千年之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而言，拉丁文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拉丁文一样，中文也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语言，但是，与拉丁文不同的是，仍然有十亿人在使用它。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为了找寻法律和道德的“教师”，当代中国文化将触角伸向亚洲以外——西方罗马的中心，开始发掘对当今人类有益的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学思想。

在《论义务》与中国发生的所有巧遇中，我们应当记住：黑格尔（Giorgio Federico Hegel），这位 19 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在《论哲学史》（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一书题为“中国哲学”的章节中探讨孔夫子的道德观时，提到了另一个同样以其道德准则闻名于世的名字——西塞罗，也就是《论义务》这部书的作者。黑格尔在这一章中将孔夫子与西塞罗的道德准则加以比较，指出：孔夫子的道德观突出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广泛的人民性上，而西塞罗的哲学思想则是以其独创性和深刻性为特点的。<sup>〔1〕</sup>

---

〔1〕 参见：黑格尔：Werke 18,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82, 第 142 页。



《论义务》的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这部作品所体现的父爱方面。《论义务》是西塞罗写给他远在雅典逍遥学派哲学家克拉提波斯门下求学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西塞罗是一位父亲，由于受到罗马政治危机引起的不断加剧的不安全因素的影响而隐居了起来。他以一位父亲留给仍要生活下去的 21 岁的年轻人一个生活榜样的方式写下了这部书，抒发他的政治理想。

为躲避政敌，西塞罗被迫过着隐居生活。他写这部书是为了忘却自己的处境和隐居的孤独。当他因从事国务活动或处理诉讼事务写作时，是在为传世而完成自己的讲演稿。<sup>〔2〕</sup>只有在从无比光辉的国家职务退下，终于得到闲暇后，才开始其他方面的写作：“确实的，我在短时间内写作的东西比我那么多年从事国务活动期间写出的东西还要多”。他对自己的才华进行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希腊人在哲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他以自己的哲学拥有最多的读者而感到自豪。演说家的实践与哲学家的气质使他的表述简洁、清晰。年轻的马尔库斯有一位不同寻常的父亲。父亲告诉他一定要学好雅典的哲学：“我并不希望我这样说被视为自负，因为尽管我在哲学知识方面不及许多人，但如果我自认谙熟演说家特有的技能——善于合适地、明晰地、优美地讲演，因为我为此奉献了一生，那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权利这样做”。<sup>〔3〕</sup>

西塞罗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写作《论义务》，显然是与他们父子之间不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每个人

---

〔2〕 参见：西塞罗：《论义务》第 2 卷第 3 节。\* 作者引文中标注的“节”是指《论义务》手抄本中标注的节号而非中译本中以中文数字表示的段。——译者注

〔3〕 同前揭书，第 1 卷第 2 节。

在开始正直生活之时都应当知道自己的义务，西塞罗之子更应如此，因为不断有人在他耳边谈论义务：他应当象父亲期望的那样，在事业上追随父亲，同样，他也应当在国家事务中担当重任并且赢得与父亲一样的声誉。<sup>〔4〕</sup>

在青少年时期，与许多年轻人一样，马尔库斯也参加了军队。庞培任命他为骑兵部队的统率，<sup>〔5〕</sup>但是，西塞罗却为儿子制定了更远大的目标，不必借助武力而直接通过政途取得政权。就是这样，西塞罗挫败了卡提里拉的阴谋，实现了他的计划——军队向元老缴械投降了“在元老们面前打败了军队”。<sup>〔6〕</sup>现在父亲可以这样写了“我现在可以与你，我的儿子马尔库斯一起庆祝这一胜利了，你可以分享这一荣誉并且效仿我的作法”。<sup>〔7〕</sup>正是作品中充溢的这种强烈的父爱使《论义务》完全不同于其他枯燥无味、教条式的义务的说教。只要我们读一读《论义务》最后一段文字就会为这种父爱所感染：“吾儿马尔库斯，这就是父亲给你的礼物，并且在我看来是一件有价值的礼物。但是这有赖于你如何接受它。尽管如此，在克拉提波斯的讲演记录中，你仍然应该把这三卷书如同外邦客人来接受。不过正像倘若我能前来雅典——这本来是可能的，若不是祖国大声地把我从半途中召了回来，你本可以不断地听到我的讲解一样，现在因为我的声音随这几卷书而来，那你就尽你所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尽你所能，把时间花给它们。当我知道这类知识令你感到高兴时，我会象我希望

---

〔4〕 同前揭书，第3卷第6节。

〔5〕 同前揭书，第2卷第45节。

〔6〕 同前揭书，第1卷第77节。

〔7〕 同前揭书，第1卷第78节。



的那样，亲自同你谈论，但是现在你在远方，我也只能这样从远方和你说话。亲爱的西塞罗，再见吧，你要相信，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不过如果你能喜欢这些指导和教诲，你会更令我喜爱。”〔8〕

事实上，《论义务》不是其他的什么作品而是一部理论书籍。它是一位伟大的、无比智慧的政治家对他一生为实践自己倡导的道德标准所从事的每项活动的总结。这一标准不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进行判断的，而是以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应当这样做作为行为指南。如果这就是义务的定义，那么，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生活中，无论在与他人的关系还是在内心世界与自己的关系中，在“产生心灵的崇高和对凡俗事务的蔑视”〔9〕中，这一定义都同样适用。西塞罗指责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帕内奇奥(Panezio)对义务的定义漠不关心的态度，尤其是忽略两类不同问题的界限，即忽略一般的、抽象的、涉及判断最高的善的标准与特殊的、具体的、用于判断日常生活行为的规则之间的界限。〔10〕

对西塞罗而言，没有义务的一览表，也没有用来普及并且传世的行为准则。《论义务》较之孔夫子的人民道德准则更加丰富和雄辩，在这方面，黑格尔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西塞罗是从宏观上研究社会的，他首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动物按照本能维持生存。人则理智地计划过去和未来。能够看出整个生活的进程并且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组成社会，“人类具有追求、探索真理

---

〔8〕 同前揭书，第3卷第121节。

〔9〕 同前揭书，第1卷第4节。

〔10〕 同前揭书，第1卷第7节。

的特性”，<sup>[11]</sup>能够在思想和行动方面保持优美、一致和秩序。<sup>[12]</sup>从人类特有的品质上，我们可以找到人类存在的意义、找到地球上出现人类“道德”方面的原因。“大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人类是为了人类而出生，为了人们之间能互相帮助”。<sup>[13]</sup>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互相帮助的。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两种生活方式——无所事事与勤奋工作；消极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私事、家事与公事、政事；独处与群居。这一直是有识之士不断思考的问题，它不仅是古代社会早已意识到的问题，也是西塞罗反复论证的问题。

尽管在西塞罗的作品中显露出非纯知识层和非个人的、提倡积极生活的历史倾向，但是，这仍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西塞罗以一个罗马人现实主义的眼光对人类社会各个阶层的描述是很有意义的：在将人类从动物中泛泛地抽象出来之后，西塞罗指出：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许多阶层。首先有以同一氏族、种族、语言为基础的社会联系，然后还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属于同一个城邦的人们。因为公民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广场、神庙、游廊、街道、法律、权利、法庭、选举，此外还有共同的习俗、朋友关系和许多人之间建立的各种事务关系和事业。<sup>[14]</sup>更为紧密的联系是亲属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最初联系是夫妻关系，然后是和子女的关系，再后来是组成一个家庭，一切都共有。这便是城邦的开始，并且可以说是国家的起

---

[11] 同前揭书，第1卷第13节。

[12] 同前揭书，第1卷第14节。

[13] 同前揭书，第1卷第22节。

[14] 同前揭书，第1卷第53节。



源。然后产生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再后来是堂表兄弟关系，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时，他们便就像前往移民地一样，去到其他家庭。<sup>[15]</sup>除上面提到的以人类社会、种族、城邦、家庭为基础的联系以外，另一种呈现在西塞罗面前的联系是习性的联系。在所有上述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习性相似的高尚的人们以亲密的友谊建立起来的联系更美好，更牢固。<sup>[16]</sup>

在公元前的古代社会里，没有比以友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类共同体更高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只有耶稣基督将会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词语道出与众不同的、闻所未闻的见解：“我没有母亲和兄弟，但是，所有实现我父亲愿望的人都是我的母亲和兄弟”。

按照“人类生而为了相互帮助”的原则，西塞罗描述了各种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形、航海、农业、商业、畜牧业、采矿、建筑术、排水道、引水渠、田地灌溉、拦河坝、人造港口、驯养动物、健康医疗。<sup>[17]</sup>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财富并不全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人类劳动的成果，然而，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却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不过正如我们靠团结合作和意见一致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样地，没有哪一个巨大的灾难不是由人给人造成的”。<sup>[18]</sup>

道德，或者说，了解并遵守义务能够规范人类的行为，引导那些可能会做好事也可能会做坏事的人们。“毋庸置疑，人们可

---

[15] 同前揭书，第1卷第54节。

[16] 同前揭书，第1卷第56节。

[17] 同前揭书，第2卷第12节及后节。

[18] 同前揭书，第2卷第16节。

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19〕

道德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能够看见的事务、人们行为的结果、有序或无序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道德也在人们的心里，存在于人们欲为或决定为某事时的内心深处。“要知道，这种疑惑本身便包含着罪恶，尽管他们还没有付诸实现，因此，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不值得研究，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本身便是可鄙的”。〔20〕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西塞罗讲述了一个柏拉图曾经引用过的吉革斯的故事。每当吉革斯把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掌心时，就谁也看不见他，他利用戒指的这种能力做了许多坏事，除掉了那些他认为有碍于他的人并且在他作这些罪恶时没有人能发现他。最终，戒指使他从一个牧人变成了吕底亚的国王。“如果是一位智慧之人得到了这只戒指，他决不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作恶，不必像没有戒指时那样，因为贤德之人追求的是高尚的行为，而不是隐蔽的罪恶”。〔21〕

无论是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是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这广大的领域都是《论义务》驰骋的范围。《论义务》从不偏离主题，它讲述历史事件，尤其是罗马的历史；探讨传统理念，特别是希腊哲学以及罗马的法律制度。

所有上述议题都显示出跻身国家管理阶层的西塞罗既精通军事又深谙民事的才能。《论义务》既充满哲理，又充溢着西塞罗演说家雄辩过人的才华。

---

〔19〕 同前揭书，第2卷第17节。

〔20〕 同前揭书，第3卷第37节。

〔21〕 同前揭书，第3卷第38节。



“进行战争要显然除了为了和平，不为了任何其他目的”。<sup>[22]</sup>

“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应该严厉，否则不可能管理国家”。<sup>[23]</sup>

“官员的特有职责在于认识到他代表国家，应该保持国家的尊严和荣耀，维护法律，确定法权，铭记这些是委托给他们的责任”。<sup>[24]</sup>

“公民个人应该享有同其他公民公平、同等的权利生活”。<sup>[25]</sup>

“外邦人指暂时前来的其他城邦的人，移民指有固定居处的外邦人，他们成为该城邦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享有公民权。他们除了从事自己的事情外，不要干涉他人的任何事情，特别是不要关心他人国家的事情”。<sup>[26]</sup>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根据不同的情况或场合选择不同的话题、采用不同的作法、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声音、掌握端庄和优雅的尺度。<sup>[27]</sup>

“应该是主人给房屋，而不是房屋给主人带来荣耀”。<sup>[28]</sup>

义务同样存在于战斗中的军队里，这就是战争义务。<sup>[29]</sup> 因为，对于罗马人而言，战争也是法律进程。

义务也应当适用于奴隶：“应该记住，甚至对处于最下层的

---

[22] 同前揭书，第1卷第80节。

[23] 同前揭书，第1卷第88节。

[24] 同前揭书，第1卷第124节。

[25] 同前揭书，第1卷第124节。

[26] 同前揭书，第1卷第125节。

[27] 同前揭书，第1卷第130节及后节。

[28] 同前揭书，第1卷第139节。

[29] 同前揭书，第1卷第35节及后节。

人也应该保持公正。最下层的地位和命运是奴隶的地位和命运，有些人关于奴隶的提议是很对的，他们要求像使用雇工那样使用奴隶，即让他们劳动，同时提供应提供的东西。”<sup>[30]</sup> 这就是罗马共和晚期，如果不将其称之为革命，那么，这显然是全面改革的社会现状。

在结束列举行为规则的事例时，请记住这条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慷慨规则：“不要阻止人们使用流动的水；如果有人需要，允许从你的火中取火；给咨询者真诚的劝告”。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于我们自己毫无损失地提供给他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提供给甚至是不相识的人。所有这些对获得者有益，对提供者也不会感到为难。<sup>[31]</sup> 自己应该利用这些好处，同时也应该永远把它们提供给他人共同使用。西塞罗受恩尼乌斯的诗篇“有人亲切地给迷路者指明道路，有如把自己的灯盏点燃发出亮光：给人光明，自己的光亮也不显暗淡”的启示，认为：由于个人拥有的财富有限，而需要它们的人却是无限地多，因此日常的慷慨应保持在恩尼乌斯提出的“自己的光亮也不变暗淡”这种限度，<sup>[32]</sup> 以使我们能对自己的亲人保持慷慨。

如果有人将《论义务》作为一部寓言集来读，那么，正如大家读到的那样，他就错了。

西塞罗的规则来自于丰富的经验、深刻的理念、端正的行为。这些规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积淀，除了渊博的学识以外，它还蕴涵着深厚的情感。它是一位父亲的心声，是父亲对自

---

[30] 同前揭书，第1卷第41节。

[31] 同前揭书，第1卷第51节。

[32] 同前揭书，第1卷第52节。



己儿子的殷切期望。

或许正是《论义务》独有的具体性和情感性使得这部公元前1世纪的拉丁文作品能够走进20世纪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心中。

弗朗科·保罗·卡萨沃拉\*

1999年3月31日于罗马

丁玫 译

---

\* 弗朗科·保罗·卡萨沃拉 (Francesco Paolo Casavola), 那波里“费德里科二世”大学罗马法教授, 意大利宪法法院名誉院长, 出版业保障委员会主席, 意大利“特内卡立”百科全书研究院主席。其罗马法著作有:《罗马民众之诉研究》, 那波里, 1958;《罗马法赠与制度起源史》, 那波里, 1960;《亚德里亚法学家》那波里, 1980, 并发表诸多罗马法、宪法方面的论文。



VOLUME STAMPATO CON IL CONTRIBUTO  
DI 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ITALIANO  
E DI MINISTERO DELL' UNIVERSITA ITALIANO

本书的出版得到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  
和意大利大学部的资助

TESTO LATINO TRATTO  
DAL CD AUREA LATINITATIS BIBLIOTHECA ANTIQUA(ALBA)  
EDITORE ZANICHELLI BOLOGNA  
UTILIZZATO PER CORTESE AUTORIZZAZIONE DELL' EDITORE

拉丁文采自拉丁古代文献金库磁盘  
博洛尼亚扎尼克利出版社出版  
承蒙出版社慷慨授权使用



# 目 次

被誉为罗马法灵魂的三部作品(代序) .....	桑德罗·斯奇巴尼(I)
译本引言 .....	弗朗科·卡萨沃拉 (I)

## 论 义 务

第一卷 .....	(3)
第二卷 .....	(157)
第三卷 .....	(249)
专名索引 .....	(366)
译后记 .....	(383)

# 论 义 务

# LIBER I

## I

1 *Quamquam te, Marce fili, annum iam audientem Cratippum idque Athenis abundare oporteat praeceptis institutisque philosophiae propter summam et doctoris auctoritatem et urbis, quorum alter te scientia augere potest. altera exemplis, tamen, ut ipse ad meam utilitatem semper cum Graecis Latina coniunxi, neque id in philosophia solum sed etiam in*



# 第一卷

—

吾儿马尔库斯啊，〔1〕尽管你聆听克拉提波斯〔2〕讲学已有一载，而且是在雅典，理应非常充分地掌握了实践规则和哲学原理，既由于导师的，也由于那座城市的崇高威望，前者可以帮助你增加知识，后者可以为你提供许多范例，不过正如我自己为了个人的需要，常常把拉丁文学与希腊文学结合起来，〔3〕并且我认为你

---

〔1〕 西塞罗之子与父亲同名，全名也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生于公元前65年。公元前51—前50年西塞罗出任基利基亚总督时，把儿子带在身边。内战期间，西塞罗站在庞培和元老院一边，于公元前49年6月前往希腊西部的埃皮罗斯，小马尔库斯一同前往，在那里统率庞培的骑兵。公元前48年庞培在法尔萨洛斯（一名法尔萨利亚）失败后，西塞罗父子于公元前47年秋回到罗马。公元前46年，年轻的马尔库斯任阿尔皮努姆市政官（aedilis）。西塞罗期望儿子能学好哲学，以利于政坛升迁，于公元前45年3月把儿子送往雅典求学。凯撒被刺后的内战打断了小马尔库斯的学业，他参加了以布鲁图斯为首的共和派军队。公元前42年共和派失败后，他投奔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公元前39年获大赦后站在屋大维一边，公元前30年曾任执政官，公元前29—前28年任亚细亚行省总督。

〔2〕 克拉提波斯，哲学家，原籍帕伽马，起初在累斯博斯岛米提勒涅讲学，后来在雅典领导逍遥学派。

〔3〕 西塞罗曾把一些希腊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如阿拉托斯（约公元前315—约前240年）的《星辰和天象》，他还曾用希腊文写作《我的执政官任职》等。

dicendi exercitatione feci, idem tibi censeo faciendum, ut par sis in utriusque orationis facultate. Quam quidem ad rem nos, ut uidemur, magnum attulimus adiumentum hominibus nostris, ut non modo Graecarum litterarum rudes, sed etiam docti, aliquantum se arbitrentur adeptos et ad discendum et ad iudicandum. Quam ob rem disces tu quidem a principe huius aetatis philosophorum et disces quam diu uoles; tam diu autem uelle debebis, quoad te quantum proficias non paenitebit. Sed tamen nostra legens non multum a Peripateticis dissidentia, quoniam utrique Socratici et Platonici uolumus esse, de rebus ipsis utere tuo iudicio – nihil enim impedio –, orationem autem Latinam efficies profecto legendis nostris plenior. Nec uero hoc arroganter dictum existimari uelim; nam philosophandi scientiam concedens multis, quod est oratoris proprium, apte, distincte, ornate dicere, quoniam in eo studio aetatem consumpsi, si id mihi assumo, uideor id meo iure quodam modo uindicare. Quam ob rem magnopere te hortor, mi Cicero, ut non solum orationes meas, sed hos etiam de philosophia libros, qui iam cum illis fere aequantur, studiose legas – uis enim maior in illis dicendi sed hoc quoque colendum est aequabile et temperatum orationis genus. Et id quidem nemini uideo Graecorum adhuc contigisse, ut idem utroque in genere elaboraret sequereturque et illud forense dicendi et hoc quietum

不只是在哲学方面,而且在演说练习方面,也应该这样做,以求具有用两种语言同样地讲演的能力。显然我们正是在这方面给予了国民们很大的帮助,以至于不仅那些不谙希腊文学的人们,而且甚至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们,都觉得自己无论是在演说技巧〔1〕方面,还是在判断能力方面,都获益匪浅。因此,你要继续求学于当代哲学家之魁首门下,并且你想学习多久就可以学习多久;而且你也应该希望继续学习下去,只要你所取得的成绩仍令你感到满意。不过当你阅读我的作品时——尽管它们与逍遥派哲学家们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异,〔2〕因为他们和我都想成为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和柏拉图的继承者,〔3〕——关于这些问题你可以自己判断,我丝毫不想妨碍你,但是在你阅读我的作品后,你定会使自己的拉丁语言变得更加丰富。我并不希望我这样说被视为自负,因为尽管我在哲学知识方面不及许多人,但如果我自认谙熟演说家特有的技能——善于合适地、明晰地、优美地讲演,因为我为此奉献了一生,那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权利这样做。因此,我要极力规劝你,亲爱的西塞罗,不仅要认真阅读我的演说辞,而且要认真阅读我的哲学著作,它们现在差不多与前者相等——前者诚然具有更大的演说威力,然而也应该练习这种平静的、温和的语言类型。我至今确实尚未见到有哪位希腊人同时达到这两个方面,既掌握法庭演说技巧,

---

〔1〕 此处原文有异读:dicere 或作 discere,因此“演说技巧”或译作“学习研究”。

〔2〕 参阅《论法律》I,55;《图斯库卢姆谈话录》V,85。

〔3〕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门徒众多。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5)是其门徒之一,后来成为学园派奠基人。逍遥学派的奠基人是柏拉图的门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



disputandi genus, nisi forte Demetrius Phalereus in hoc numero haberi potest, disputator subtilis, orator parum uehemens, dulcis tamen, ut Theophrasti discipulum possis agnoscere. Nos autem quantum in utroque profecerimus, aliorum sit iudicium, utrumque certe secuti sumus.

4 Equidem et Platonem existimo, si genus forense dicendi tractare uoluisset, grauissime et copiosissime potuisse dicere, et Demosthenem si illa, quae a Platone didicerat, tenuisset et pronuntiare uoluisset, ornate splendideque facere potuisse; eodemque modo de Aristotele et Isocrate iudico, quorum uterque suo studio delectatus contempsit alterum.

## II

Sed cum statuissem scribere ad te aliquid hoc tempore, multa posthac, ab eo ordini maxime uolui, quod et aetati tuae esset aptissimum

又能平静地进行议论,除非差不多可以把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1〕归入此类人之列,一位敏锐的议论家,作为演说家不很杰出,但很悦人,以至于你可以看出他是特奥弗拉斯托斯〔2〕的门生。至于我自己在这两个方面达到怎样的程度,让其他人去评说罢,反正我确实在这两个方面都作过努力。我确实认为,倘若柏拉图有意从事法庭演说,他本可以演讲得非常庄严,非常雄辩;倘若狄摩西尼〔3〕能够保持他从柏拉图那里学得的东西,并且有意展示它们,他本可以演讲得非常优美、非常光彩夺目;我对亚里士多德〔4〕和伊索克拉特斯〔5〕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俩人各自热衷于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而对另一种学科持轻视态度。

## 二

我现在要给你写一点东西,以后还会写许多,因此我认为最好

- 
- 〔1〕 得墨特里奥斯(约公元前 345 - 前 283),希腊西部科尔库拉岛法勒隆(Phaleron)人,公元前 317 年受马其顿国王卡珊德罗斯委派,统治雅典,公元前 307 年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他是一位哲学家、演说家、诗人,西塞罗很推崇他。他著述丰富,但均失佚。
- 〔2〕 特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 372 - 前 287),累斯博斯岛人,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曾领导逍遥学派。
- 〔3〕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5 - 前 322),最著名的雅典演说家,政治家,传下演说辞《反腓力辞》、《花冠辞》等。
- 〔4〕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前 322),柏拉图的学生,逍遥派哲学奠基人,该学派因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公元前 335 - 前 323)边漫步、边讲学而得名。他也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 - 前 323)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传下许多著作,包括逻辑学、修辞学、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方面。
- 〔5〕 伊索克拉特斯(一译为伊索格拉底,公元前 436 - 前 338),雅典著名演说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

et auctoritati meae. Nam cum multa sint in philosophia et grauia et utilia accurate copioseque a philosophis disputata, latissime patere uidentur ea quae de officiis tradita ab illis et praecepta sunt. Nulla enim uitae pars neque publicis neque priuatis neque forensibus neque domesticis in rebus, neque si tecum agas quid, neque si cum altero contrahas, uacare officio potest, in eoque et colendo sita uitae est honestas omnis et  
5 neglegendo turpitude. Atque haec quidem quaestio communis est omnium philosophorum: quis est enim, qui nullis officii praeceptis tradendis philosophum se audeat dicere? Sed sunt non nullae disciplinae, quae propositis bonorum et malorum finibus officium omne peruertant. Nam qui summum bonum sic instituit, ut nihil habeat cum uirtute coniunctum, idque suis commodis, non honestate metitur, hic, si sibi ipse consentiat et non interdum naturae bonitate uincatur, neque amicitiam colere possit nec iustitiam nec liberalitatem; fortis uero dolorem summum malum iudicans aut temperans uoluptatem summum bonum statuens esse certe nullo modo potest. Quae quamquam ita sint in promptu, ut res  
6 disputatione non egeat, tamen sunt a nobis alio loco disputata. Hae disciplinae igitur si sibi consentaneae uelint esse, de officio nihil queant dicere, neque ulla officii praecepta firma, stabilia, coniuncta naturae tradi possunt, nisi aut ab iis, qui solam, aut ab iis, qui maxime honestatem propter se dicant expetendam. Ita propria est ea praeceptio Stoicorum, Academicorum, Peripateticorum, quoniam Aristonis, Pyrrhonis, Erilli iam pridem explosa sententia est; qui tamen haberent



是从既适合于你的年龄,又与我们的威望相称的方面开始。要知道,尽管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而有益的问题已经得到哲学家们精密而详尽的阐述,不过我觉得,涉及最广泛的是他们关于义务所作的讲授和教诲。事实上,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无论是法庭事务还是家庭事务,无论是你對自己提出什么要求还是与他人订立什么协议,都不可能不涉及义务,生活的全部高尚寓于对义务的重视,生活的耻辱在于对义务的疏忽。正是这个问题是所有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有谁不讲授任何有关义务的规则,却敢妄称自己是哲学家?然而却存在一些这样的学说,它们在谈论至善和至恶时,曲解一切义务观念。<sup>〔1〕</sup>要知道,当一个人把至善视为某种与美德毫无关系的东西,并且是以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道德的高尚来衡量时,这样的人若固执于自己的信条,丝毫不为天性的善良所动,那他绝不会用心培养友谊、公正和慷慨;一个把痛苦视为最大的恶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勇敢之人,而一个把快乐视为最高的善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成为有节制之人。虽然这些观点显而易见,无需探讨,不过我仍然在另一部著作里对它们进行了讨论。<sup>〔2〕</sup>就这样,如果这些学派想使自己的观点保持一致性,那么它们便不可能对义务问题进行任何议论;任何人都不可能

对义务问题作出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与自然相符合的教诲,除非或者有人认为道德的高尚性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或者有人认为道德的高尚性本身是最值得追求的。斯多葛派、学园派、逍遥派就是持这样的观点,<sup>〔3〕</sup>因为阿里斯同、皮浪、埃里洛斯的观点早

---

〔1〕 指伊壁鸠鲁派和昔勒尼派哲学。

〔2〕 指《论善和恶的界限》,撰于公元前45年。

〔3〕 斯多葛派持前一种观点,学园派和逍遥派持后一种观点。

ius suum disputandi de officio, si rerum aliquem dilectum reliquissent, ut ad officii inuentionem aditus esset. Sequimur igitur hoc quidem tempore et hac in quaestione potissimum Stoicos, non ut interpretes, sed, ut solemus, e fontibus eorum iudicio arbitrioque nostro quantum quoque modi uidebuntur hauriemus.

- 7 Placet igitur, quoniam omnis disputatio de officio futura est, ante definire, quid sit officium, quod a Panaetio praetermissum esse miror: omnis enim, quae ratione suscipitur de aliqua re institutio, debet a definitione proficisci, ut intellegatur quid sit id de quo disputetur.

### III

Omnis de officio duplex est quaestio: unum genus est, quod pertinet ad finem bonorum, alterum, quod positum est in praeceptis, quibus in omnes partes usus uitae conformari possit. Superioris generis huiusmodi sunt exempla, omniane officia perfecta sint, num quod officium aliud alio maius sit, et quae sunt generis eiusdem. Quorum autem officiorum praecepta traduntur, ea quamquam pertineant ad finem bonorum, tamen minus id apparet, quia magis ad institutionem uitae communis spectare uidentur; de quibus est nobis his libris explicandum.

- 8 Atque etiam alia diuisio est officii: nam et medium quoddam

已被否定；〔1〕不过他们本也可以有权讨论义务问题，倘若他们能保持一定的区别事物的能力，以至于能够发现义务的实质。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主要遵循斯多葛派，不过不是作为翻译者，而是像我们通常那样，根据我们的考虑和判断，决定从他们的泉源中怎样汲取和汲取多少我们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整个讨论将是关于义务问题，因此首先有必要界定义务是什么，令我惊异的是帕奈提奥斯竟然把这一点忽略了。〔2〕要知道，对任何问题的系统讨论都应该从对它的界定开始，以便了解究竟就什么问题进行讨论。

### 三

任何关于义务的研究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涉及善的界限，〔3〕其二包括可运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实践规则。关于前者可以举这样一些问题为例：是否一切义务都是绝对的？是否可能一种义务比另一种义务更重要？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至于说到人们教导的有关这些义务的规则，尽管那些规则也涉及到最高的善，但是这一点表现得不很明显，这显然是由于那些规则主要是针对日常生活行为；我们在这几卷书里正准备对它们进行阐述。

对义务还存在另一种划分：通常称为“普通的”(medium)义务 8

---

〔1〕 阿里斯同(希奥斯岛人)和埃里洛斯(迦太基人)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皮浪(埃利斯人)是怀疑学派奠基人。

〔2〕 帕奈提奥斯(约公元前 180 - 前 105)，罗得斯岛人，斯多葛派哲学家，自公元前 146 - 前 131 年生活在罗马，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公元前 129 年安提帕特罗斯去世后成为该学派的首领。

〔3〕 最大限度的善，即最高的善，至善。

officium dicitur et perfectum. Perfectum officium rectum, opinor, uocemus, quoniam Graeci katorthoma, hoc autem commune officium kathekon uocant. Atque ea sic definiunt, ut, rectum quod sit, id officium perfectum esse definiant; medium autem officium id esse dicunt, 9 quod cur factum sit, ratio probabilis reddi possit. Triplex igitur est, ut Panaetio uidetur, consilii capiendi deliberatio: nam aut honestumne factu sit an turpe dubitant id, quod in deliberationem cadit; in quo considerando saepe animi in contrarias sententias distrahuntur. Tum autem aut anquirunt aut consultant ad uitae commoditatem iucunditatemque, ad facultates rerum atque copias, ad opes, ad potentiam, quibus et se possint iuuare et suos, conducat id necne, de quo deliberant; quae deliberatio omnis in rationem utilitatis cadit. Tertium dubitandi genus est, cum pugnare uidetur cum honesto id, quod uidetur esse utile; cum enim utilitas ad se rapere, honestas contra reuocare ad se uidetur, fit ut distrahatur in deliberando animus afferatque 10 ancipitem curam cogitandi. Hac diuisione, cum praeterire aliquid maximum uitium in diuidendo sit, duo praetermissa sunt; nec enim solum utrum honestum an turpe sit deliberari solet, sed etiam duobus propositis honestis utrum honestius, itemque duobus propositis utilibus utrum utilius: ita, quam ille triplicem putauit esse rationem, in quinque partes distribui debere reperitur. Primum igitur est de honesto, sed dupliciter, tum pari ratione de utili, post de comparatione eorum disserendum.

#### IV

11 Principio generi animantium omni est a natura tributum, ut se,



和“绝对的”(perfectum)义务。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称绝对义务为公道要求的义务(rectum),因为希腊人称其为 κατόρθωμα(公正的行为),而对一般义务他们则称为 καθήκον(义务、责任)。希腊人是这样界定它们的:他们把直接义务界定为绝对义务,而他们称为普通义务的则是那种对于为什么要履行可以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的义务。就这样,正如帕奈提奥斯认为的那样,对事情作出决定时通常<sup>9</sup>要进行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人们通常会提出疑问,作为讨论对象的行为实践起来是高尚的还是可鄙的;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时,看法常常是对立的。其次,人们通常仔细地思考、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有利于生活舒适、快乐,有利于财力和资产的增加,有利于扩大影响,有利于增强权力,即能够给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们带来帮助的各个方面;整个讨论涉及利益问题。第三种疑惑是在似乎是有利的方面与高尚性显得发生冲突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利益从一个方面吸引我们,高尚从另一个方面吸引我们的时候,结果便会使我们思考时心灵产生矛盾,陷于同意或反对的双重疑虑之中。虽然进行划分时出现疏漏是很大的不足,但在这一划分中仍存在<sup>10</sup>两方面的疏忽。要知道,通常不仅考虑某种行为是高尚的还是可鄙的,而且考虑,在提出的两种高尚行为中哪一种更高尚,同样地考虑,在提出的两种有利的行为中哪一种更有利。由此可以看出,帕奈提奥斯提出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应分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关于道德的高尚性,它又分为两个方面,然后同样地讨论有利性,最后是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 四

首先,自然赋予每一种生物以自我保护的本能,即保护自己的<sup>11</sup>

uitam corpusque tueatur, declinet ea, quae nocitura uideantur, omniaque, quae sint ad uiuendum necessaria, anquirat et paret, ut pastum, ut latibula, ut alia generis eiusdem; commune autem animantium omnium est coniunctionis appetitus procreandi causa et cura quaedam eorum, quae  
12 procreata sint. Sed inter hominem et beluam hoc maxime interest, quod haec tantum, quantum sensu mouetur, ad id solum, quod adest quodque praesens est, se accommodat, paulum admodum sentiens praeteritum aut futurum. Homo autem, quod rationis est particeps, per quam consequentia cernit, causas rerum uidet earumque praegressus et quasi antecessiones non ignorat, similitudines comparat rebusque praesentibus adiungit atque adnectit futuras, facile totius uitae cursum uidet ad eamque degendam praeparat res necessarias. Eademque natura ui rationis hominem conciliat homini et ad orationis et ad uitae societatem ingeneratque imprimis praecipuum quendam amorem in eos, qui procreati sunt, impellitque ut hominum coetus et celebrationes et esse et a se obiri uelit ob easque causas studeat parare ea, quae suppeditent ad cultum et ad uictum, nec sibi soli, sed coniugi, liberis, ceterisque quos caros habeat tuerique debeat; quae  
13 cura exsuscitat etiam animos et maiores ad rem gerendam facit. In primisque hominis est propria ueri inquisitio atque inuestigatio. Itaque cum sumus necessariis negotiis curisque uacui, tum auemus aliquid uidere, audire, addiscere, cognitionemque rerum aut occultarum aut admirabilium ad beate uiuendum necessariam ducimus; ex quo intellegitur, quod uerum, simplex sincerumque sit, id esse naturae hominis aptissimum. Huic ueri uidendi cupiditati adiuncta est appetitio quaedam principatus, ut nemini parere animus bene informatus a natura uelit nisi praecipienti aut docenti aut utilitatis causa iuste et legitime imperanti; ex quo magnitudo animi  
14 existit humanarumque rerum contemptio. Nec uero illa parua uis naturae est rationisque, quod unum hoc animal sentit quid sit ordo, quid sit quod deceat, in factis dictisque qui modus.

Itaque eorum ipsorum, quae aspectu sentiuntur, nullum aliud animal pulchritudinem, uenustatem, conuenientiam partium sentit; quam similitudinem natura ratioque ab oculis ad animum transferens multo etiam magis pulchritudinem, constantiam, ordinem in consiliis factisque

生命和身体,避免显然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危害的东西,寻找和获取一切于生存必须的东西,如食物,藏身之处,等等。所有的生物都具有为繁衍而结合的欲望和对所生育的后代的某种哺育本能。人和野兽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动物只在感觉驱使的范围内活动,只能适应现存的环境和条件,很少想到过去和未来。人却具有理性,<sup>12</sup> 凭借理性认识事件的连续性,看出事件的原因,并且不会放过先前发生的事件和有如事件的前奏的事件,对类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与现在的事件联系、结合起来,能很容易地看出整个生活的进程,为维持生活准备必须的一切。这种天性依靠理性的力量使人们互相接近,形成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生活,首先是赋予人们对后代的某种特别的爱,促使人们希望合群和聚居,自己也参与其中,并因而努力为了舒适和生存准备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妻子、儿女和所有他所喜爱、他认为应该关心的人们。这种关心激励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更加精力充沛地去从事生存活动。首先,人类具有追求、探索真理的特性。因此,<sup>13</sup> 当我们摆脱了各种不可避免的事务和忧虑的缠绕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希望能看见、听到、学习点什么,并且认为为了生活幸福,必须认识事物,无论是隐秘的或者是令人惊异的。由此人们懂得,一切真实、单纯、真诚的事物最符合人之天性。与这种发见真理的愿望相联系的是某种对突出地位的追求,以至于一个具有由自然良好构建的心灵的人不希望自己服从于任何人,除了教育他、指导他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公正、合法地统治的人,由此便产生了心灵的崇高和对凡俗事务的蔑视。这是自然和智慧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以<sup>14</sup> 至于只有这一种生物能够感觉什么是秩序,什么为合适和言行应有怎样的分寸。由此,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生物能够感受视觉接受的东西的各部分的优美、可爱和协调一致。自然和理性把这种形象由眼睛传至心灵,认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更应保持优美、一致和

conseruandam putat cauetque ne quid indecore effeminateue faciat, tum in omnibus et opinionibus et factis ne quid libidinese aut faciat aut cogitet. Quibus ex rebus conflatur et efficitur id, quod quaerimus, honestum, quod etiamsi nobilitatum non sit, tamen honestum sit, quodque uere dicimus, etiamsi a nullo laudetur, natura esse laudabile.

## V

15 Formam quidem ipsam, Marce fili, et tamquam faciem honesti uides, quae si oculis cerneretur, "mirabiles amores, ut ait Plato, excitaret sapientiae". Sed omne, quod est honestum, id quattuor partium oritur ex aliqua: aut enim in perspicientia ueri sollertiaque uersatur aut in hominum societate tuenda tribuendoque suum cuique et rerum contractarum fide aut in animi excelsi atque inuicti magnitudine ac robore aut in omnium, quae fiunt quaeque dicuntur, ordine et modo, in quo inest modestia et temperantia. Quae quattuor quamquam inter se colligata atque implicata sunt, tamen ex singulis certa officiorum genera nascuntur, uelut in ea parte, quae prima descripta est, in qua sapientiam et prudentiam ponimus, inest indagatio atque inuentio ueri, eiusque uirtutis  
16 hoc munus est proprium. Vt enim quisque maxime perspicit, quid in re quaque uerissimum sit, quique acutissime et celerrime potest et uidere et explicare rationem, is prudentissimus et sapientissimus rite haberi solet. Quocirca huic quasi materia, quam tractet et in qua uersetur, subiecta est  
17 ueritas. Reliquis autem tribus uirtutibus necessitates propositae sunt ad eas res parandas tuendasque, quibus actio uitae continetur, ut et societas hominum coniunctioque seruetur et animi excellentia magnitudoque cum in augendis opibus utilitatibusque et sibi et suis comparandis, tum multo



秩序,避免做什么不合适的或懦弱的事情,从而不想、不做欲望驱使人去做、去想的任何事情。由这一切产生和形成我们所追求的东西——道德的高尚性,它即使不受到普遍的赞赏,但仍然是高尚的,并且即使它不被任何人所赞扬,我们仍然认为它按本质是值得称赞的。

## 五

吾儿马尔库斯,你已经看到道德高尚性的轮廓,或者甚至可以 15  
说面容;倘若它真能让肉眼看见,正如柏拉图所说,它便会激起(对智慧的)惊人的爱。<sup>〔1〕</sup>整个高尚性产生于下述四个方面之任何一种:或者蕴涵于对真理的洞察和领悟,或者蕴涵于对人类社会的维护,给予每个人所应得,忠实于协约事务,或者蕴涵于崇高、不可战胜的心灵的伟大和坚强,或者蕴涵于一切行为和言论的秩序和分寸,这里包含节制和克己。尽管这四个方面彼此互相联系,互相交叉,但是其中每一个方面都产生一定类型的义务,例如在被列为第一个方面,我们把智慧和谨慎归入其中的那部分,便包含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并且这种职能正是这种德性的特点。实际上,一个人 16  
愈是能最好地区分每个事物中什么是最本质的,一个人愈是能比其他 人更清楚、更迅速地发现并说明每个事物的原因,这样的人理 应被称为最明睿、最智慧的人。因此,真理有如它所探索并蕴涵其 中的物质那样从属于这种德性。其他三种德性的任务在于筹备和 17  
提供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以便保持人类社会和联系,表现 心灵的高尚和伟大,并且不仅在于既为自己,也为了自己的亲人增

〔1〕 见柏拉图《斐德若篇》,250d。

magis in his ipsis despiciendis eluceat. Ordo autem et constantia et moderatio et ea, quae sunt his similia, uersantur in eo genere, ad quod est adhibenda actio quaedam, non solum mentis agitatio; iis enim rebus, quae tractantur in uita, modum quendam et ordinem adhibentes, honestatem et decus conseruabimus.

## VI

18 Ex quattuor autem locis, in quos honesti naturam uimque diuisimus, primus ille, qui in ueri cognitione consistit, maxime naturam attingit humanam; omnes enim trahimur et ducimur ad cognitionis et scientiae cupiditatem, in qua excellere pulchrum putamus, labi autem, errare, nescire, decipi et malum et turpe dicimus. In hoc genere et naturali et honesto duo uitia uitanda sunt, unum, ne incognita pro cognitis habeamus hisque temere assentiamur; quod uitium effugere qui uolet — omnes autem uelle debent — adhibebit ad considerandas res et tempus et  
19 diligentiam. Alterum est uitium, quod quidam nimis magnum studium multamque operam in res obscuras atque difficiles conferunt easdemque non necessarias. Quibus uitis declinatis quod in rebus honestis et cognitione dignis operae curaeque ponetur, id iure laudabitur, ut in astrologia C. Sulpicium audimus, in geometria Sex. Pompeium ipsi cognouimus, multus in dialecticis, plures in iure ciuili; quae omnes artes in ueri inuestigatione uersantur, cuius studio a rebus gerendis abduci

加和积聚财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而且更在于蔑视它们。但是,秩序、坚定、节制以及一切与它们类似的品质属于需要行动的范畴,而不只是进行智力的思考。只要我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事情能保持一定的分寸和秩序,我们便能保持道德的高尚和尊严。

## 六

在我们对高尚性的本质和意义进行划分的四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在于认识真理,它与人的天性的关系最密切。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强烈的认识和求知欲望所吸引和驱动,认为能在这方面出类拔萃是美好的事情,视谬见、错误、无知、被蒙骗为不光彩和可耻。在这种既符合自然,又是高尚的活动中应避免两方面的错误。其一是让我们不要以不知为知之,并且盲目地表示赞同;谁想避免这种错误——其实所有的人都应该避免这种错误,——谁就要花些时间和精力去观察事物。其二是有些人把过分巨大的努力和过多的辛劳花在晦涩难懂,其实并不需要理解的问题上。应该受到称赞的是既能避免这些错误,同时又能把精力和用心放在高尚而值得认识的问题上,例如我们听说在星象学方面有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sup>[1]</sup>我们知道在几何学方面有塞克斯图斯·庞培,<sup>[2]</sup>有许多人精通论辩法,更有许多人精通市民法。所有这些科学都在于探索真理,不过如果因研究它们而脱离事务活动,则是

---

[1] 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盖卢斯,曾任公元前166年执政官,公元前168年曾作为天文学家,随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出征马其顿,预告皮得那战役前夜会有月蚀。

[2] 塞克斯图斯·庞培,著名的民众派首领格奈乌斯·庞培的叔父,曾任公元前70、前55、前52年的执政官。西塞罗在《布鲁图斯》中也曾称赞他的几何知识。



contra officium est. Virtutis enim laus omnis in actione consistit: a qua tamen fit intermissio saepe multique dantur ad studia reditus; tum agitatio mentis, quae numquam adquiescit, potest nos in studiis cognitionis etiam sine opera nostra continere. Omnis autem cogitatio motusque animi aut in consiliis capiendis de rebus honestis et pertinentibus ad bene beateque uiuendum aut in studiis scientiae cognitionisque uersabitur. Ac de primo quidem officii fonte diximus.

## VII

20 De tribus autem reliquis latissime patet ea ratio, qua societas hominum inter ipsos et uitae quasi communitas continetur; cuius partes duae: iustitia, in qua uirtutis splendor est maximus, ex qua uiri boni nominantur, et huic coniuncta beneficentia, quam eandem uel benignitatem uel liberalitatem appellari licet. Sed iustitiae primum munus est, ut ne cui quis noceat, nisi lacessitus iniuria, deinde ut communibus  
21 pro communibus utatur, priuatis ut suis. Sunt autem priuata nulla natura, sed aut uetere occupatione, ut qui quondam in uacua uenerunt, aut uictoria, ut qui bello potiti sunt, aut lege, pactione, condicione, sorte; ex quo fit, ut ager Arpinas Arpinatum dicatur, Tusculanus Tusculanorum; similisque est priuatarum possessionum discriptio. Ex quo, quia suum cuiusque fit eorum, quae natura fuerant communia, quod cuique optigit, id quisque teneat; e quo si quis sibi appetet, uiolabit ius

与义务相悖的。德性的全部荣誉在于行动,然而行动又常常被打断,这便给许多人提供了恢复从事科学研究的可能。这时永不知静息的智力活动甚至无需我们自己努力,便可以使我们沉湎于认识事物的研究之中。而且这时我们的全部思考和心灵活动将在于或者就高尚的、与美好而幸福地生活有关的事情进行筹划,或者从事与科学和认识事物有关的研究工作。我们刚才谈的是关于义务的第一种源泉。

## 七

在其他三个方面中,范围最广的是涉及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有 20 如生活的共同准则的那个方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公正,德性的光辉在其中最为耀眼夺目,人们因它而被誉为高尚之人;其二是与其相联系的善行,善行本身也可称之为善惠或慷慨。公正的首要责任在于任何人都不要伤害他人,如果自己并未受到不公正对待;其次在于为了公共利益使用公共所有,为了个人利益使用个人所有。不存在任何天然形成的个人所有,它或是由于古远的占有,例 21 如从前有人去到荒无人烟的地域,或是由于胜利,例如有人通过战争占领某处地方,或是根据法律、契约、协议、阉签等。这样就形成了:阿尔皮努姆地区被称为属于阿尔皮努姆人,<sup>〔1〕</sup>图斯库卢姆地区被称为属于图斯库卢姆人。<sup>〔2〕</sup>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分配个人所有时。因此,本来属公共所有的东西现在已成为个人所有,那就让每个人拥有已经分配给他的东西;如果有人企图从他人那里攫

〔1〕 阿尔皮努姆在拉丁地区东南部,为西塞罗的故乡。

〔2〕 图斯库卢姆在罗马东南方,距罗马不远,西塞罗在那里有一座庄园。

22 humanae societatis. Sed quoniam, ut praeclare scriptum est a Platone, “non nobis solum nati sumus ortusque nostri partem patria vindicat, partem amici”, atque, ut placet Stoicis, quae in terris gignantur, ad usum hominum omnia creari, homines autem hominum causa esse generatos, ut ipsi inter se aliis alii prodesse possent, in hoc naturam debemus ducem sequi, communes utilitates in medium adferre, mutatione officiorum, dando accipiendo, tum artibus, tum opera, tum facultatibus  
23 devincire hominum inter homines societatem. Fundamentum autem est iustitiae fides, id est dictorum conuentorumque constantia et ueritas. Ex quo, quamquam hoc uidebitur fortasse cuiusdam durius, tamen audeamus imitari Stoicos, qui studiose exquirunt unde uerba sint ducta, credamusque, quia fiat quod dictum est, appellatam fidem.

Sed iniustitiae genera duo sunt, unum eorum, qui inferunt, alterum eorum, qui ab iis, quibus infertur, si possunt, non propulsant iniuriam. Nam qui iniuste impetum in quempiam facit aut ira aut aliqua  
24 perturbatione incitatus, is quasi manus afferre uidetur socio; qui autem non defendit nec obsistit, si potest, iniuriae, tam est in uitio, quam si parentes aut amicos aut patriam deserat. Atque illae quidem iniuriae, quae nocendi causa de industria inferuntur, saepe a metu proficiscuntur, cum is, qui nocere alteri cogitat, timet, ne, nisi id fecerit, ipse aliquo afficiatur incommodo. Maximam autem partem ad iniuriam faciendam aggrediuntur, ut adipiscantur ea, quae concupiuerunt; in quo uitio latissime patet auaritia.



取什么,那他就会破坏人类社会的法权。但是因为我们,正如柏拉图出色地表述的那样,我们出生不只是为了自己,祖国对我们的出生有所期求,朋友们对我们的出生也有所期求;〔1〕又如斯多葛派所认为的大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人类是为了人类而出生,为了人们之间能互相帮助,由此我们应该遵从自然作为指导者,为公共利益服务,互相尽义务,给予和得到,或用技艺、或用劳动、或尽自己的能力使人们相互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公正的基础是信诚,亦即对承诺和契约的遵行和守信。因此,尽管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有些生硬,不过我们仍决意仿效斯多葛派,他们努力探寻词语产生的渊源,并且相信信诚(*fides*)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说过的话应该兑现(*fiat*)。〔2〕

不公正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有些人行不公正行为,其二是有些人虽然可能,但也不使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免遭不公正行为。要知道,一个人不公正地攻击某个人,不管是由于愤怒,或者是由于其他冲动,那他显然有如把手举向自己的同伴;如果有人虽然可能,却不回击、不对抗不公正行为,其错误在于有如他抛弃双亲、朋友或者祖国。那些为了伤害而故意作出的不公正行为常常产生于恐惧,当一个人企图伤害另一个人时,他担心自己如果不这样做,他会遭受某种不测。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作出不公正行为是想得到他强烈希望得到的东西,贪婪在这种行为中得到最明显的表露。

---

〔1〕 柏拉图《书信》, IX, 358a; 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 I, 8。

〔2〕 即认为 *fides* 源自动词 *fieri*; 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 IV, 7。

## VIII

25        Expetuntur autem diuitiae cum ad usus uitae necessarios, tum ad  
perfruendas uoluptates. In quibus autem maior est animus, in iis  
pecuniae cupiditas spectat ad opes et ad gratificandi facultatem, ut nuper  
M. Crassus negabat ullam satis magnam pecuniam esse ei, qui in re  
publica princeps uellet esse, cuius fructibus exercitum alere non posset.  
Delectant etiam magnifici apparatus uitaeque cultus cum elegantia et  
copia, quibus rebus effectum est, ut infinita pecuniae cupiditas esset.  
Nec uero rei familiaris amplificatio nemini nocens uituperanda est, sed  
26 fugienda semper iniuria est. Maxime autem adducuntur plerique, ut eos  
iustitiae capiat obliuio, cum in imperiorum, honorum, gloriae cupiditatem  
inciderunt. Quod enim est apud Ennium

**nulla sancta societas nec fides regni est,**

id latius patet. Nam quicquid eiusmodi est, in quo non possint  
plures excellere, in eo fit plerumque tanta contentio, ut difficillimum sit  
seruare sanctam societatem. Declarauit id modo temeritas C. Caesaris,  
qui omnia iura diuina et humana peruertit propter eum, quem sibi ipse  
opinionis errore finxerat, principatum. Est autem in hoc genere

## 八

人们追求财富既是为了必要的生活需要,也是为了感官享受。25  
心胸宏大之人追求财富是为了能够扩大权势和增加作善事的能力,例如不久前马尔库斯·克拉苏斯<sup>〔1〕</sup>曾经说,那个希望成为国家之首的人没有巨额钱财,无法靠自己的财产供养军队。豪华的陈设、雅致而富足的生活方式能使人感到愉快,然而这些会促使人们漫无止境地追求财富。既增加自己的财富,又不危害任何人,这无可指摘;不过应该永远避免不公正。然而有许多人,当他们堕入 26  
权力、地位、名誉的欲望时,他们会陷入最大的狂热,甚至会使自己忘记公正。恩尼乌斯曾经说:

王权没有任何神圣的联盟,  
没有任何信义,<sup>〔2〕</sup>

这句话广泛地适用。要知道,当有许多人不可能出人头地的时候,便会发生激烈的竞争,以至于很难保持神圣的同盟。不久前盖尤斯·凯撒的厚颜无耻证明了这一点,他竟然不惜破坏了所有神界的和人间的法律,以求得到他错误地为自己构想的东西——最

---

〔1〕 指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外号“富有者”,公元前70年任执政官,公元前65年任监察官,公元前60年与凯撒、庞培组成“前三巨头”同盟,公元前53年死于对安息战争。

〔2〕 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古罗马诗人,悲剧家。



molestum, quod in maximis animis splendidissimisque ingeniis plerumque existunt honoris, imperii, potentiae, gloriae cupiditates. Quo magis  
27 cauendum est, ne quid in eo genere peccetur. Sed in omni iniustitia permultum interest, utrum perturbatione aliqua animi, quae plerumque breuis est et ad tempus, an consulto et cogitata fiat iniuria. Leuiores enim sunt ea, quae repentino aliquo motu accidunt, quam ea, quae meditata et praeparata inferuntur. Ac de inferenda quidem iniuria satis dictum est.

## IX

28 Praetermittendae autem defensionis deserendique officii plures solent esse causae; nam aut inimicitias aut laborem aut sumptus suscipere nolunt aut etiam negligentia, pigritia, inertia aut suis studiis quibusdam occupationibusque sic impediuntur, ut eos, quos tutari debeant, desertos esse patiantur. Itaque uidendum est, ne non satis sit id, quod apud Platonem est in philosophos dictum, quod in ueri inuestigatione uersentur quodque ea, quae plerique uehementer expetant, de quibus inter se digladiari soleant, contemnant et pro nihilo putent, propterea iustos esse. Nam alterum [iustitiae genus] assequuntur, in inferenda ne cui noceant

高权力。<sup>〔1〕</sup>不过在这方面令人痛心的是,甚至在那些具有无比宏大的心灵,具有无比光辉的天才的人们中间也常常充满了对地位、治权、权势和荣誉的强烈欲望。因此,更应该注意不要在这方面犯类似的错误。在各种不公正行为中,尤其应该区别的是所行不公<sup>27</sup>正是由于心灵的某种混乱——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混乱是短暂的和突然的,——还是事先策划、预谋的。要知道,那些由于某种突然的心灵活动而发生的事情比那些事先预谋、准备而发生的事情要容易承受。就这样,关于不公正行为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 九

不进行保护和不尽义务往往存在很多种原因:或者由于不希<sup>28</sup>望引起对自己的敌视,或给自己造成困难,或引起耗费,或者甚至由于冷漠、懒散、迟钝或所从事的某些研究和事业妨碍他们,以至于对那些他们理应保护的人,他们也任其被抛弃。因此应该注意,不能以柏拉图说过的关于哲学家的话为满足:因为他们正在从事探索真理,因为他们对于大部分人极力追求、常常为其互相激烈争斗的东西持蔑视态度,视为一文不值,因此他们是正当的。<sup>〔2〕</sup>要知道,他们达到一种公正——不不公正地给他人造成危害,但是他

---

〔1〕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100年(也可能是公元前102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他本人支持民众派,公元前68年任财政官,公元前65年任市政官,公元前63年任最高祭司,公元前59、前48、前46、前45、前44年任执政官,公元前49、前47、前45、前44年任独裁官。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军队攫取了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公元前44年3月被共和派密谋刺死。

〔2〕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 I, 347c, VI, 485 - 486, VII, 520d; 《斐冬篇》, 64d; 《会饮篇》, 216e 等。

iniuria, \* \* \* in alterum incidunt; discendi enim studio impediti, quos tueri debent, deserunt. Itaque eos ne ad rem publicam quidem accessuros putat nisi coactos. Aequius autem erat id uoluntate fieri; nam hoc ipsum  
29 ita iustum est, quod recte fit, si est uoluntarium. Sunt etiam qui aut studio rei familiaris tuendae aut odio quodam hominum suum se negotium agere dicant nec facere cuiquam uideantur iniuriam. Qui altero genere iniustitiae uacant, in alterum incurrunt: deserunt enim uitae societatem, quia nihil conferunt in eam studii, nihil operae, nihil facultatum.

30 Quando igitur duobus generibus iniustitiae propositis adiunximus causas utriusque generis easque res ante constituimus, quibus iustitia contineretur, facile quod cuiusque temporis officium sit poterimus, nisi nosmet ipsos ualde amabimus, iudicare. Est enim difficilis cura rerum alienarum; quamquam Terentianus ille Chremes "humani nihil a se alienum putat"; sed tamen, quia magis ea percipimus atque sentimus, quae nobis ipsis aut prospera aut aduersa eueniunt, quam illa, quae ceteris, quae quasi longo interuallo interiecto uidemus, aliter de illis ac de nobis iudicamus. Quocirca bene praecipunt, qui uetant quicquam agere, quod dubites aequum sit an iniquum. Aequitas enim lucet ipsa per se, dubitatio cogitationem significat iniuriae.



们未能满足另一种公正：他们沉湎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抛弃了自己应该保护的人。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们甚至都不应该从事国务活动，除非迫不得已。不过最好是他们自愿这样做，因为只有自愿地完成应该完成的事情，那才是正当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或者由于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或者由于对人们的厌恶，声称他们忙于自己的事业，从而似乎并未给任何人作不公正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前一种不公正事情，却做了第二种不公正事情，因为他们使自己的生活在脱离社会，没有为它付出任何努力、任何辛劳、任何财力。

就这样，我们对两种不公正行为作了说明，并且补充说明了出现每一种不公正行为的原因，在这之前还论证了保持公正的基础，由此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作出判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只要我们不是过分地自爱。要知道，关心他人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尽管泰伦提乌斯笔下的克瑞墨斯认为，人所具有的一切他都不陌生。<sup>〔1〕</sup>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对于涉及我们自己的顺利或不顺利的事情的接受和感觉比对涉及他人的事情更深刻，那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似乎与我们相距遥远，因而我们对他人的事情的判断与对自己的事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样一些人的教诲是正确的，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做任何自己难以判断是公正还是不公正的事情。要知道，公正本身闪闪发光，疑惑意味着对不公正性的思考。

---

〔1〕 普布利乌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约公元前 185 - 前 159)是古罗马喜剧家，引文见喜剧《自责者》第 796 行。

## X

31 Sed incidunt saepe tempora, cum ea, quae maxime uidentur digna esse iusto homine, eoque quem uirum bonum dicimus, commutantur fiuntque contraria, ut reddere depositum, (etiamne furioso?) facere promissum quaeque pertinent ad ueritatem et ad fidem, ea migrare interdum et non seruare fit iustum. Referri enim decet ad ea, quae posui principio fundamenta iustitiae, primum ut ne cui noceatur, deinde ut communi utilitati seruiatur. Ea cum tempore commutantur, commutatur  
32 officium et non semper est idem. Potest enim accidere promissum aliquod et conuentum, ut id effici sit inutile uel ei, cui promissum sit, uel ei, qui promiserit. Nam si, ut in fabulis est, Neptunus, quod Theseo promiserat, non fecisset, Theseus Hippolyto filio non esset orbatus: ex tribus enim optatis, ut scribitur, hoc erat tertium, quod de Hippolyti interitu iratus optauit; quo impetrato in maximos luctus incidit. Nec promissa igitur seruanda sunt ea, quae sint iis, quibus promiseris,

## 十

然而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有些行为看起来对于公正之人和<sup>31</sup>我们称之为的贤德之人是完全合适的,然而实际上却发生了变化,成为其相反的方面,例如把受托保管之物归返给神智失常的人,以履行自己的诺言;有时违背和不遵守涉及真诚和忠实的允诺会变成是合理的。为此需要回到我在开始时提出的关于公正的准则,这就是第一,不伤害他人,第二,有利于公共利益。当它们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时候,义务也会发生变化,不会永远是一样的。要知道,可能作出这样的允诺或协议,对它的履行或者可能有<sup>32</sup>害于受允诺的一方,或者可能有害于允诺的一方,例如正像传说的那样,如果尼普顿不履行他对提修斯的诺言,那么提修斯便不会失去儿子希波吕托斯。按照传说,这是三个请求中的第三个,他在愤怒中作出,要让希波吕托斯死去。在这一请求被实现之后,提修斯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sup>〔1〕</sup>就这样,不应该履行会给你所允诺的人带来危害的诺言;如果诺言给你带来的危害大于你所允诺的人

---

〔1〕 提修斯是传说中的雅典王,雅典先王埃勾斯和阿尔戈利斯的特洛曾公主埃特拉之子。他在外祖父家长大,长大后回到雅典。尼普顿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提修斯对尼普顿的三个请求的前两个请求是让他从冥间返回阳世和从克里特迷宫里走出来。他的第三个请求涉及这样一个故事。提修斯的后妻费德拉对他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产生了不正当的爱情,遭到希波吕托斯的拒绝。费德拉羞愧自杀,自杀前留下一封书信,诡称希波吕托斯若对她行非礼。提修斯信以为真,这使希波吕托斯非常痛苦。当希波吕托斯奋激中在海边驱马急驰时,提修斯请求海神尼普顿让希波吕托斯丧命。尼普顿应允了提修斯的请求,派来一只海怪,希波吕托斯的马受惊后狂奔,把希波吕托斯摔死。



---

inutilia, nec si plus tibi ea noceant, quam illi prosint cui promiseris, contra officium est maius anteponi minori, ut, si constitueris cuiquam te aduocatum in rem praesentem esse uenturum atque interim grauius aegrotare filius coeperit, non sit contra officium non facere quod dixeris, magisque ille, cui promissum sit, ab officio discedat, si se destitutum queratur. Iam illis promissis standum non esse quis non uidet, quae coactus quis metu, quae deceptus dolo promiserit? Quae quidem pleraque iure praetorio liberantur, nonnulla legibus.

- 33 Existunt etiam saepe iniuriae calumnia quadam et nimis callida, sed malitiosa, iuris interpretatione. Ex quo illud “summu*m* ius summa iniuria” factum est iam tritum sermone prouerbiu*m*. Quo in genere etiam in re publica multa peccantur, ut ille, qui, cum triginta dierum essent cum hoste indutiae factae, noctu populabatur agros, quod dierum essent pactae, non noctium indutiae. Ne noster quidem probandus, si uerum est Q. Fabium Labeonem seu quem alium – nihil enim habeo praeter auditum – arbitrum Nolanis et Neapolitanis de finibus a senatu datum, cum ad locum uenisset, cum utrisque separatim locutum, ne cupide quid agerent, ne adpetenter, atque ut regredi quam progredi mallent. Id cum utrique fecissent, aliquantum agri in medio relictum est. Itaque illorum

可能得到的好处,那么放弃较小利益而优先考虑更大利益不违背义务精神。例如如果你曾经答应某人作为支持者出庭,<sup>[1]</sup>但是这时你的儿子突然患重病,那么你不履行诺言并不违背义务精神,而且相反,如果你所允诺的人抱怨他被抛弃,那他却背逆了义务精神。谁不理解,不应该坚持履行有人由于恐惧而被迫作出的诺言,有人受蒙骗而作出的诺言?不仅如此,这样的诺言大部分由裁判官法予以解脱,<sup>[2]</sup>有一些则由法律解脱。

发生不公正行为常常甚至是由于对法权的某种曲解,由于过<sup>33</sup>分机敏的,然而却是用心险恶的解释。由此产生了一种说法:最严格地守法是最大地犯法。这句话已经成为流行的谚语。在国务活动中也会发生许多这样的过失。例如有人与敌人签订了三十天休战协议,夜间田地却遭到蹂躏,因为缔结的是有关白天的条约,不是夜间休战。<sup>[3]</sup>我们也有位国人不值得称赞,如果昆图斯·法比乌斯·拉贝奥或某个其他人——因为除了传闻,我没有其他任何材料——确实是那样:据说他被元老院任命为诺拉人和那不勒斯人划分边界的仲裁官,他去到当地,分别劝说双方不要贪婪,不要过分要求,宁可退让,不要前进。在当事双方这样做了之后,在他们中间留下了一些土地。他按他们各自的要求为他们划分了地界,

---

[1] “支持者”(advocatus)指富有影响的人士应邀出庭旁听,表示对诉讼的一方的道义支持,但不发言。

[2] 裁判官法指裁判官履职时发布指令,说明自己履职时的原则,这些指令成为对市民法的补充和阐释,具有法律效力。公元2世纪时哈德里安皇帝废止了行政官员发布这种指令的权力。

[3] 据普卢塔克记载(《斯巴达人箴言集》,223b),这里指的是斯巴达王克勒昂墨涅斯(公元前520—前491)反对阿尔戈斯人的一场战争。拉丁语中,dies既指天,日,又指白天。

---

finis sic, ut ipsi dixerant, terminavit; in medio relictum quod erat, populo Romano adiudicavit. Decipere hoc quidem est, non iudicare; quocirca in omni est re fugienda talis sollertia.

## XI

34 Sunt autem quaedam officia etiam aduersus eos seruanda, a quibus iniuriam acceperis. Est enim ulciscendi et puniendi modus; atque haud scio an satis sit eum, qui laccessierit, iniuriae suae paenitere, ut et ipse ne quid tale posthac et ceteri sint ad iniuriam tardiores. Atque in re publica maxime conseruanda sunt iura belli. Nam cum sint duo genera decertandi, unum per disceptationem, alterum per uim, cumque illud proprium sit hominis, hoc beluarum, confugiendum est ad posterius, si  
35 uti non licet superiore. Quare suscipienda quidem bella sunt ob eam causam, ut sine iniuria in pace uiuatur, parta autem uictoria conseruandi ii, qui non crudeles in bello, non inmanes fuerunt, ut maiores nostri Tusculanos, Aequos, Volscos, Sabinos, Hernicos in ciuitatem etiam acceperunt, at Karthaginem et Numantiam funditus sustulerunt; nollem Corinthum, sed credo aliquid secutos, oportunitatem loci maxime, ne posset aliquando ad bellum faciendum locus ipse adhortari. Mea quidem

把中间剩下的那些土地划给了罗马人民。<sup>〔1〕</sup>这是欺骗,而不是裁判。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避免类似的机敏。

## 十一

对曾经对你行不公正的人也存在一些义务,应该履行。要知<sup>34</sup>道,报复和惩罚有一定的限度——有时行不公正之人也许只要能后悔自己的行为也就够了,——使为恶者自己以后不再为恶,也使其他人较少为恶。至于说到国家,则应该严格遵守战争法。存在两种能决争端的方法,一是通过协商,二是通过武力,前者符合人的特性,后者符合野兽的特性,只有在不可能采用前者的情况下,才应该采用后者。因此,进行战争是为了能不受侵害地和平生<sup>35</sup>活,<sup>〔2〕</sup>战争胜利之后应保全那些在战争过程中不残忍、也不野蛮的人的生命,就像我们的祖辈甚至把公民权授予图斯库卢姆人、埃魁人、沃尔斯基人、萨比尼人、赫尔尼基人<sup>〔3〕</sup>那样,但是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和努曼提亚。<sup>〔4〕</sup>可惜他们也这样对待科林斯,<sup>〔5〕</sup>我想是由于某种考虑,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担心地理位置本身有一天会起战争。在我看来,永远应该关注和平,其中没

---

〔1〕 昆图斯·法比乌斯·拉贝奥曾于公元前196年任财政官,公元前189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83年任执政官。

〔2〕 参阅柏拉图《法律篇》, I, 628e;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VII, 14, 454。

〔3〕 这些都是罗马向其周围地区扩张时征服的部落。

〔4〕 迦太基是北非城市,努曼提亚是西班牙西北部城市,分别于公元前146年和公元前133年被小斯基皮奥摧毁,小斯基皮奥也因此获得“非洲征服者”和“努曼提亚征服者”称号。

〔5〕 科林斯—译科任托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重要城市,于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摧毁,希腊从此完全被罗马人征服。



sententia paci, quae nihil habitura sit insidiarum, semper est consulendum. In quo si mihi esset obtemperatum, si non optimam, at aliquam rem publicam, quae nunc nulla est, haberemus. Et cum iis, quos ui deiceris, consulendum est, tum ii, qui armis positis ad imperatorum fidem confugient, quamuis murum aries percusserit, recipiendi. In quo tantopere apud nostros iustitia culta est, ut ii, qui ciuitates aut nationes deuictas bello in fidem recepissent, earum patroni  
36 essent more maiorum. Ac belli quidem aequitas sanctissime fetiali populi Romani iure perscripta est. Ex quo intellegi potest nullum bellum esse iustum, nisi quod aut rebus repetitis geratur aut denuntiatum ante sit et indictum. [Popilius imperator tenebat prouinciam, in cuius exercitu Catonis filius tiro militabat. Cum autem Popilio uideretur unam dimittere legionem, Catonis quoque filium, qui in eadem legione militabat, dimisit. Sed cum amore pugnandi in exercitu remansisset, Cato ad Popilium scripsit, ut, si eum patitur in exercitu remanere, secundo eum obliget militiae sacramento, quia priore amisso iure cum hostibus pugnare  
37 non poterat. Adeo summa erat obseruatio in bello mouendo.] Marci

有任何阴谋的余地。如果在这方面采纳了我的意见，〔1〕那么我们本可以拥有即使不是最好的，起码也是某种形式的共和国，但现在它已经不存在。我们不仅应该关怀那些被武力征服的人，而且应该关怀那些放下武器，要求我们的统帅们庇护的人们；即使攻城机已经击穿他们的城垣，但我们仍应该接受他们。〔2〕在这方面我们祖辈的公正行为深受崇敬，以至于那些接受战争中被征服的国家或民族请求保护的人按照祖辈的习俗，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战争 36 的正义性曾经由罗马人民的随军祭司团法作了严格的规定。〔3〕由此可以理解，除非事先提出要求或者预先通知和宣布进行战争，否则任何战争都不是公正的。波皮利乌斯统帅〔4〕管理行省时，卡托〔5〕之子曾以新兵身分在他的军队中服役。当波皮利乌斯认为需要解散一个军团时，卡托之子正在那个军团服役，他便解除了卡托之子的军役。但当卡托之子怀着强烈的战斗欲望，仍然留在军队时，卡托至信波皮利乌斯，要求波皮利乌斯如果同意让其子留在军队里，那就让他作第二次军事宣誓，因为第一次宣誓已经失去效力，他已无权与敌人作战。请看在发动战争时，执行规则是如此地严格。现传马尔库斯·卡托给儿子马尔库斯的一封信，信中称他 37

〔1〕指公元前49年内战发生之前的时期，当时西塞罗企图使斗争的双方凯撒和庞培和解。

〔2〕在古罗马人看来，采用攻城槌进攻后，该城即被视为用武力攻陷，应遭劫掠。参阅凯撒《高卢战记》，II，32。

〔3〕古罗马的随军祭司团(fetiales)是信义之神(dius Fidius)祭司团，负责监督国际条约的履行，宣战或媾和。古时罗马人向敌方宣战时，由该祭司团的首领(pater patratus)向敌方土地掷出长矛，后来改为掷向罗马土地。媾和时，由该祭司团举行祭祀。参阅西塞罗《论法律》，II，21。

〔4〕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统帅”(imperator)是兵士(甚至元老院)在战争胜利后对指挥官的最高称呼。盖尤斯·波皮利乌斯·勒那图斯曾于公元前173年任执政官。

〔5〕指老卡托，即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

quidem Catonis senis est epistula ad Marcum filium, in qua scribit se audisse eum missum factum esse a consule cum in Macedonia bello Persico miles esset. Monet igitur ut caueat ne proelium ineat; negat enim ius esse, qui miles non sit, cum hoste pugnare.

## XII

Equidem etiam illud animaduerto, quod, qui proprio nomine perduellis esset, is hostis uocaretur, lenitate uerbi rei tristitiam mitigatam. Hostis enim apud maiores nostros is dicebatur, quem nunc peregrinum dicimus. Indicant duodecim tabulae: AVT STATUS DIES CVM HOSTE itemque ADVERSVS HOSTEM AETERNA AVCTORITAS. Quid ad hanc mansuetudinem addi potest, eum, quicum bellum geras, tam molli nomine appellare? Quamquam id nomen durius effecit iam uetustas; a peregrino enim recessit et proprie in eo, qui arma contra 38 ferret, remansit. Cum uero de imperio decertatur belloque quaeritur gloria, causas omnino subesse tamen oportet easdem, quas dixi paulo ante iustas causas esse bellorum. Sed ea bella, quibus imperii proposita gloria est, minus acerbe gerenda sunt; ut enim cum ciui aliter contendimus, si est inimicus, aliter si competitor — cum altero certamen honoris et dignitatis est, cum altero capitis et famae —, sic cum Celtiberis, cum Cimbris bellum ut cum inimicis gerebatur, uter esset, non uter imperaret,

听说儿子作为兵士在马其顿与佩尔修斯〔1〕作战时，被执政官〔2〕解除了军役。卡托由此提醒儿子不要去参加战斗，因为他认为，儿子既然已不是兵士，便没有权利参加作战。

## 十二

我还注意到一点，我们把一个按词语本意应是敌人的人称为“霍斯提斯”(hostis)，词语的缓和缓解了事情的可恶性。要知道，我们现在称为外邦人者在我们的祖辈时代被称为“霍斯提斯”。〔3〕十二铜表法称：“……或者已确定与‘霍斯提斯’进行诉讼那一天”，以及“对‘霍斯提斯’提出要求的权利具有永久效力。”〔4〕对与之进行战争的人如此缓和地称呼，还能怎样更温和呢？尽管时间已经使这一称呼变得带有凶残的意思，因为它已不再用来称呼外邦人，而专门用来指带着武器进攻我们的人。即使是为了统治权而斗争，为了赢得荣誉而进行战争，但仍然需要我刚才谈到的那些使战争公正的条件。不过纵然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而进行战争，也不要过分残酷地进行，因为正如公民间进行竞争时，我们对待敌对者和对待竞争者不一样那样——同后者是竞争职务和地位，同前者是竞争公民权和名誉，——我们同克尔提贝里人，同钦布里人进行的战争有如同敌人进行的战争，决定谁将继续存在，而不是谁

〔1〕 佩尔修斯是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179 - 前 168 年)。

〔2〕 指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鲁斯，公元前 168 年执政官。

〔3〕 “霍斯提斯”(hostis)指应受到招待的外邦来客，后来转意为“敌人”。

〔4〕 十二铜表法(XII Tabulae)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制订于公元前 451 年，因镌刻在十二块铜板上而得名。公元前 391 年高卢人攻占罗马时被毁，现仅传片断，主要是根据各种称引汇集的。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II, 61 - 63。



cum Latinis, Sabinis, Samnitibus, Poenis, Pyrrho de imperio dimicabatur. Poeni foedifragi, crudelis Hannibal, reliqui iustiores. Pyrrhi quidem de captiuis reddendis illa praeclara:

**nec mi aurum posco nec mi pretium dederitis,  
nec cauponantes bellum sed belligerantes,  
ferro, non auro, uitam cernamus utrique.  
Vosne uelit an me regnare era, quidue ferat Fors,  
uirtute experiamur. Et hoc simul accipe dictum:  
quorum uirtuti belli Fortuna pepercit,  
eorundem libertati me parcere certum est.  
Dono ducite doque uolentibus cum magnis dis.**

Regalis sane et digna Aeacidarum genere sententia.

将统治谁，〔1〕我们同拉丁人、萨比尼人、萨姆尼乌姆人、布匿人，同皮罗斯战斗则是为了统治权。〔2〕布匿人背信弃义，汉尼拔很残忍，〔3〕其他人则比较公正。皮罗斯交还俘虏时说的话非常好：

我不要求黄金，你们也不用付赎款，  
我们不做战争买卖，但是要争斗，  
不是用黄金，是用武器决定谁生存。  
命运让你们还是我统治，又给我什么，  
让我们凭勇敢见分晓，现在请听我说：  
既然战争命运宽恕了他们的勇气，  
那我便应该宽恕他们的自由权利，  
我交还他们，你们领去吧，凭神明的意愿。〔4〕

决定确实富有国王气派，无愧于埃阿科斯家族。〔5〕

- 
- 〔1〕 克尔提贝里人是西班牙部落。钦布里人是日耳曼部落，公元前 101 年被马略击溃。
- 〔2〕 皮罗斯是希腊埃皮罗斯王，古代著名统帅之一。罗马人同萨姆尼特人战争期间，皮罗斯曾率领希腊雇佣军与罗马人作战，公元前 275 年退回埃皮罗斯。
- 〔3〕 汉尼拔是古代著名统帅，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 218—前 201 年，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曾率领迦太基军队由西班牙出发，从北面翻越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进军意大利，给意大利广大地区造成严重损失，公元前 202 年在北非扎马被老斯基皮奥率领的罗马军队打败。
- 〔4〕 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公元前 282 年罗马军队被皮罗斯打败，罗马人派以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为首的使团去赎俘虏，这是皮罗斯的答复。
- 〔5〕 皮罗斯认为自己是古希腊英雄阿基琉斯（参阅荷马史诗）之子皮罗斯（一名涅奥普托勒摩斯）的后裔。涅奥普托勒摩斯认为自己是埃阿科斯的后裔。埃阿科斯是宙斯之子，生前以公正著称，死后成为冥府判官。

## XIII

39       Atque etiam si quid singuli temporibus adducti hosti promiserunt,  
est in eo ipso fides conseruanda, ut primo Punico bello Regulus captus a  
Poenis, cum de captiuis commutandis Romam missus esset iurassetque se  
rediturum, primum, ut uenit, captiuos reddendos in senatu non censuit,  
deinde, cum retineretur a propinquis et ab amicis, ad supplicium redire  
40 maluit quam fidem hosti datam fallere. [Secundo autem Punico bello post  
Cannensem pugnam quos decem Hannibal Romam misit astrictos iure  
iurando se redituros esse, nisi de redimendis iis, qui capti erant,  
impetrassent, eos omnes censores, quoad quisque eorum uixit, quod  
peierassent in aerariis reliquerunt, nec minus illum, qui iure iurando  
fraude culpam inuenerat. Cum enim permissu Hannibalis exisset e  
castris, rediit paulo post, quod se oblitum nescio quid diceret; deinde  
egressus e castris iure iurando se solutum putabat, et erat uerbis, re non  
erat. Semper autem in fide quid senseris, non quid dixeris, cogitandum

## 十三

甚至有些个人为情势所迫,给敌人作了某种承诺,那也应该忠诚于自己的诺言。例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瑞古卢斯被布匿人俘获后,他被派回罗马谈判交换俘虏问题,并发誓会返回去;他回来后,首先在元老院不同意遣返俘虏,后来尽管他的亲属和朋友想把他留下,但他仍宁愿返回去接受惩处,而不想违背自己给敌人允下的诺言。<sup>〔1〕</sup>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康奈战役之后,<sup>〔2〕</sup>汉尼拔曾经派遣十个罗马俘虏返回罗马,让他们立下誓言,如果他们不能使被俘的罗马人赎回,他们自己得返回去;监察官因为他们仍然活着,从而发了伪誓,便把他们终生降为下层公民,<sup>〔3〕</sup>其中包括那个发誓后因行欺骗而犯罪的人。此人受汉尼拔派遣离开军营后,不久又返回去,声称自己忘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从军营出来,认为自己已经从誓言下解脱,然而他只是在口头上,而并非在实际上被解脱。要知道,当事情涉及忠信时,应该考虑的永远是你的意图,而不是你说了什么。祖辈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敌人保持公

---

〔1〕 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瑞古卢斯于公元前 256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255 年在北非被布匿人俘虏,公元前 250 年被布匿人派遣回罗马谈判交换俘虏事宜。他回到罗马后在元老院发表演说,劝说罗马人拒绝布匿人的要求,然后返回迦太基,被布匿人残酷地处死。

〔2〕 康奈位于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境内,康奈战役(*pugna Cannensis*)发生于公元前 216 年。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从北坡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北部后,顺意大利东部南下,不断打败罗马军队,直达康奈,罗马军队在康奈战役中被打败,约 8 万人阵亡,1 万人被俘。

〔3〕 降为下层公民是对上层公民的一种处罚。“下层公民”原文是 *aerarius*, 该阶层低于骑士阶层。



est. Maximum autem exemplum est iustitiae in hostem a maioribus nostris constitutum, cum a Pyrrho perfuga senatui est pollicitus se uenenum regi daturum et eum necaturum. Senatus et C. Fabricius eum Pyrrho dedit. Ita ne hostis quidem et potentis et bellum ultro inferentis interitum cum  
41 scelere adprobauit.) Ac de bellicis quidem officiis satis dictum est. Meminerimus autem etiam aduersus infimos iustitiam esse seruandam. Est autem infima condicio et fortuna seruorum, quibus non male praecipunt qui ita iubent uti ut mercennariis, operam exigendam, iusta praebenda. Cum autem duobus modis, id est aut ui aut fraude, fiat iniuria, fraus quasi uulpeculae, uis leonis uidetur; utrumque homine alienissimum, sed fraus odio digna maiore. Totius autem iniustitiae nulla capitalior quam eorum, qui tum, cum maxime fallunt, id agunt, ut uiri boni esse uideantur. De iustitia satis dictum.

#### XIV

42 Deinceps, ut erat propositum, de beneficentia ac de liberalitate dicatur, qua quidem nihil est naturae hominis accommodatius, sed habet multas cautiones: uidendum est enim, primum ne obsit benignitas et iis ipsis, quibus benigne uidebitur fieri, et ceteris, deinde ne maior benignitas sit quam facultates, tum ut pro dignitate cuique tribuatur; id

正的杰出的例子：当皮罗斯的一个叛逃者向元老院保证，他将给国王递上毒药，把国王毒死时，元老院和盖·法布里基乌斯〔1〕把那位叛逃者交给了皮罗斯。由此可见，他们甚至不赞赏罪恶地杀死敌人，而且是一个强大的、主张给我们带来战争的敌人。〔2〕就这样，关于战争义务已经作了足够的说明。我们应该记住，甚至对处于最下层的人也应该保持公正。最下层的地位和命运是奴隶的地位和命运，有些人关于奴隶的提议是很对的，他们要求像使用雇工那样使用奴隶，即让他们劳动，同时提供应提供的东西。有两种行不公正的方式，一是使用暴力，二是进行欺骗，欺骗像是小狐狸的伎俩，而暴力则有如狮子的行为：这两种方式对于人最为不合适，而欺骗更应该受到憎恶。在所有的不公正行为中，莫过于有些人在作最大的欺骗，却想让自己显得是高尚之人。〔3〕关于公正问题已经说够了。

#### 十四

正如业已说过的那样，下面将要谈善行和慷慨。〔4〕没有什么比它们更符合人的天性，不过有许多需要注意的方面。首先应该注意，要让善惠既不有害于显然能得到这种善惠的人，也不要有害于其他人；其次，善惠不可超过一个人的财力；第三，给予每个人应得的善惠；要知道，这是公正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以公正来

---

〔1〕 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卢斯基努斯曾任公元前 282、前 278 年执政官。

〔2〕 有些抄本中无“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带来战争的敌人”这段叙述。

〔3〕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I，361a。

〔4〕 参阅本卷 20。

enim est iustitiae fundamentum, ad quam haec referenda sunt omnia. Nam et qui gratificantur cuiquam, quod obsit illi, cui prodesse uelle uideantur, non benefici neque liberales, sed perniciosi assentatores iudicandi sunt, et qui aliis nocent, ut in alios liberales sint, in eadem  
43 sunt iniustitia, ut si in suam rem aliena conuertant. Sunt autem multi, et quidem cupidi splendoris et gloriae, qui eripiunt aliis, quod aliis largiantur, iique arbitrantur se beneficos in suos amicos uisum iri, si locupletent eos quacumque ratione; id autem tantum abest ab officio, ut nihil magis officio possit esse contrarium. Videndum est igitur, ut ea liberalitate utamur, que prosit amicis, noceat nemini. Quare L. Sullae, C. Caesaris pecuniarum translatio a iustis dominis ad alienos non debet  
44 liberalis uideri; nihil est enim liberale, quod non idem iustum. Alter locus erat cautionis, ne benignitas maior esset quam facultates, quod qui benigniores uolunt esse quam res patitur, primum in eo peccant, quod iniuriosi sunt in proximos; quas enim copias his et suppeditari aequius est et relinqui, eas transferunt ad alienos. Inest autem in tali liberalitate cupiditas plerumque rapiendi et auferendi per iniuriam, ut ad largiendum suppetant copiae. Videre etiam licet plerosque non tam natura liberales quam quadam gloria ductos, ut benefici uideantur facere multa, quae proficisci ab ostentatione magis quam a uoluntate uideantur; talis autem simulatio uanitati est coniunctior quam aut liberalitati aut honestati.  
45 Tertium est propositum, ut in beneficentia dilectus esset dignitatis; in quo et mores eius erunt spectandi, in quem beneficium conferetur, et animus erga nos et communitas ac societas uitae et ad nostras utilitates officia ante

衡量。因为如果有人给人行善,而善行本身却有害于他们显然希望获益于他们的善行的那个人,那么他们不是行善人,也不是慷慨人,而应该被视为危险的陷媚者。有些人为了对一些人表示慷慨而伤害另一些人,他们在行类似的不公正,就像把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一样。也有许多人,一些热切地希望炫耀自己,获取美名的<sup>43</sup>人,他们把从一些人那里夺得的东西奉送给另一些人,以为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在给朋友作好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们变富足就行。这种情形如此背离义务概念,以至于没有什么会比它更有悖于义务概念。由此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表现慷慨既要使朋友获益,同时又不伤害任何人。所以,卢基乌斯·苏拉,而后是盖尤斯·凯撒,他们把财产从合法的主人手里转交给其他人,这种行为不应该被视为慷慨,因为不合法的行为绝不是什么慷慨。<sup>[1]</sup>另一<sup>44</sup>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不要让善行超过可能,因为当有些人希望表现得比他的财产所许可的更为乐善好施的时候,他们首先便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亲人行了不公正,他们把本该由他们的亲人们享有和继承的财产转交给了他人。此外,在这种慷慨中在大部分情况下还包含着非法地抢劫和掠夺的欲望,以求得到足够的财富显示慷慨。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按本性并不像他们受某种荣誉感驱使而表现的那样慷慨,做出许多善事,似乎很好善行,他们这样做显然主要是为了炫耀自己,而不是出于真诚愿望。这样的行为更像是虚荣,而不是慷慨或道德高尚。第三个应<sup>45</sup>该注意的方面是作善行时要考虑对方值得施惠的程度,其中包括观察受善行者的品性,他对我们的态度,他和我们交往的情况和生活上的联系,以及往日为我们的利益尽义务的情况。这些情况综

---

[1] 这里指的是公元前 82 年苏拉拍卖被没收的财产和公元前 49 - 前 48 年凯撒没收和拍卖庞培派的财产。



collata: quae ut concurrant omnia, optabile est; si minus, plures causae maioresque ponderis plus habebunt.

## XV

46 Quoniam autem uiuitur non cum perfectis hominibus pleneque sapientibus, sed cum iis, in quibus praeclare agitur si sunt simulacra uirtutis, etiam hoc intellegendum puto, neminem omnino esse neglegendum, in quo aliqua significatio uirtutis appareat, colendum autem esse ita quemque maxime, ut quisque maxime uirtutibus his lenioribus erit ornatus, modestia, temperantia, hac ipsa, de qua multa iam dicta sunt, iustitia. Nam fortis animus et magnus in homine non perfecto nec sapiente feruentior plerumque est, illae uirtutes bonum uirum uidentur potius attingere. Atque haec in moribus.

47 De beneuolentia autem, quam quisque habeat erga nos, primum illud est in officio, ut ei plurimum tribuamus, a quo plurimum diligamur, sed beneuolentiam non adulescentulorum more ardore quodam amoris, sed stabilitate potius et constantia iudicemus. Sin erunt merita, ut non ineunda, sed referenda sit gratia, maior quaedam cura adhibenda est;

48 nullum enim officium referenda gratia magis necessarium est. Quodsi ea, quae utenda acceperis, maiore mensura, si modo possis, iubet reddere Hesiodus, quidnam beneficio prouocati facere debemus? An imitari agros fertiles, qui multo plus efferunt quam acceperunt? Etenim si in eos, quos speramus nobis profuturos, non dubitamus officia conferre, quales in eos

合起来,应该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这样,许多更为重要的因素应具有更大的分量。

## 十五

由于我们不是和非常完美、非常富有智慧的人们一起生活,而是和这样一些人一起生活,他们身上如果能存在一些美德的影像,那便是很美好的事情了,而且我认为还应该明白这样一点,即对任何人都应该持蔑视态度,纵然有人仅仅表现出某种美德迹象,而是应该对他表示尊重,特别是如果有人表现出这样一些更为优秀的美德,如节制、克己和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公正,对他们更应该特别尊重。要知道,勇敢而伟大的心灵在不很完美、不很睿智的人们身上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变得更为暴烈,而我们谈到的那些美德显然更应该属于贤德之人。关于人的习性就说这些。

至于说到人们可能对我们表示的善意,首先我们的义务在于: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回报最为崇敬我们的人,但是我们评价善意不应该像年轻人那样以情感的强烈程度,而是更应该根据它的恒定性和持久性。如果我们受到他人的因惠,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施恩,而应该是回报,这时我们应该表现出更大的用心,因为没有什么义务比对人表示感激更重要。如果赫西奥德要求我们要尽可能以更多的利息归还借贷,<sup>[1]</sup>那么我们更应该怎样回报善行啊?难道我们不应该模仿肥沃的土地?土地提供的要远远多于它所接受的。如果我们常常毫不犹豫地为那些我们希望会有助于我们的

---

[1] 赫西奥德是公元前8-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人,文中所引见他的长诗《劳作和节令》第349行。

esse debemus, qui iam profuerunt? Nam cum duo genera liberalitatis sint, unum dandi beneficii, alterum reddendi, demus necne in nostra potestate est, non reddere uiro bono non licet, modo id facere possit sine  
49 iniuria. Acceptorum autem beneficiorum sunt dilectus habendi, nec dubium, quin maximo cuique plurimum debeatur. In quo tamen inprimis, quo quisque animo, studio, beniuolentia fecerit, ponderandum est. Multi enim faciunt multa temeritate quadam sine iudicio uel morbo in omnes uel repentino quodam quasi uento impetu animi incitati; quae beneficia aequae magna non sunt habenda atque ea, quae iudicio, considerate constanterque delata sunt. Sed in collocando beneficio et in referenda gratia, si cetera paria sunt, hoc maxime officii est, ut quisque maxime opis indigeat, ita ei potissimum opitulari; quod contra fit a plerisque: a quo enim plurimum sperant, etiamsi ille iis non eget, tamen ei potissimum inseruiunt.

## XVI

50 Optime autem societas hominum coniunctioque seruabitur, si ut quisque erit coniunctissimus, ita in eum benignitatis plurimum conferetur. Sed, quae naturae principia sint communitatis et societatis humanae, repetendum uidetur altius; est enim primum, quod cernitur in uniuersi generis humani societate. Eius autem uinculum est ratio et oratio, quae docendo discendo, communicando, disceptando, iudicando conciliat inter se homines coniungitque naturali quadam societate; neque ulla re longius absumus a natura ferarum, in quibus inesse fortitudinem saepe dicimus, ut in equis, in leonibus, iustitiam, aequitatem,  
51 bonitatem non dicimus: sunt enim rationis et orationis expertes. Ac

人效力,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为已经有助于我们的人们效力呢?要知道,存在两类慷慨,一类是行善,一类是回报;给予或不给,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是不回报却不是高尚之人应有的行为,只要他在不作什么非法行为的情况下便可回报。我们对受到的善行应该进行区分,但是毫无疑问,对任何一个巨大的善行我们也应进行巨大的回报。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应该衡量,人们是以怎样的心理、热情和善意那样做的。要知道,有许多人做出许多事情态度轻率,没有经过判断,或者完全是病态驱使,或者是心灵如急风般的突然爆发。这样的善行不可能与经过判断、思考、持续一贯地做出的善行等量齐观。当我们施予善行和表示感激时,如果其他情况都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的最大义务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帮助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大部分人的做法正相反:对于他们寄予最大希望的人,甚至在那些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尽量去效力。

## 十六

如果每个人都能对他人保持最亲密的感情,其他人对他同样也表现出巨大的亲切之情,那么人类社会和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便可能得到最好的维护。为了认识人类集体和社会联系具有怎样的自然原则,显然需要对更远古的时代进行考察。要知道,最首要的原则就是那种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可以普遍看到的原则。人类社会的纽带是理性和语言,它们通过教导、学习、交往、讨论、判断,使人们互相接近,并通过某种自然的社会联系使人们联合起来。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按本性远远区别于野兽,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动物的特性是勇猛,例如马、狮子,但是我们不认为它们具有公正感、公平感、善良感,因为它们不具有理性和语言。这一社会对于人们自



latissime quidem patens hominibus inter ipsos, omnibus inter omnes societas haec est; in qua omnium rerum, quas ad communem hominum usum natura genuit, est seruanda communitas, ut, quae discripta sunt legibus et iure ciuili, haec ita teneantur, ut est constitutum legibus ipsis, cetera sic obseruentur, ut in Graecorum prouerbio est, amicorum esse communia omnia. Omnium autem communia hominum uidentur ea, quae sunt generis eius, quod ab Ennio positum in una re transferri in permultas potest:

**homo qui erranti comiter monstrat uiam,  
quasi lumen de suo lumine accendat facit.  
Nihilo minus ipsi lucet, cum illi accenderit.**

Vna ex re satis praecipit, ut, quicquid sine detrimento commodari  
52 possit, id tribuatur uel ignoto. Ex quo sunt illa communia: non prohibere aqua profluente, pati ab igne ignem capere, si qui uelit, consilium fidele deliberanti dare, quae sunt iis utilia, qui accipiunt, danti non molesta. Quare et his utendum est et semper aliquid ad communem utilitatem afferendum. Sed quoniam copiae paruae singulorum sunt, eorum autem, qui his egeant, infinita est multitudo, uulgaris liberalitas referenda est ad illum Enni finem: "Nihilo minus ipsi lucet", ut facultas sit, qua in nostros simus liberales.

己之间,对于所有的人们之间是最广泛地开放的;在这一社会中,自然为人们的共同利用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保持其公共性,使得由法律和市民法规定的一切保持由法律本身规定的状态,而其他的则做到如希腊谚语所说:朋友的一切皆共有。<sup>〔1〕</sup>所有的人共有的东西显然就是这类东西,恩尼乌斯虽然只是对一事物作了描写,但可以推而广之:

有人亲切地给迷路者指明道路,  
有如把自己的灯盏点燃发出亮光:  
给人光明,自己的光亮也不显暗淡。<sup>〔2〕</sup>

恩尼乌斯用这个例子清楚地教导我们,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于我们自己毫无损失地提供给他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提供给甚至是不相识的人。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些共同规则:不要阻止人们使用流动的水;如果有人需要,允许从你的火中取火;给咨询者真诚的劝告。所有这些对获得者有益,对提供者也不会感到为难。因此,自己应该利用这些好处,同时也应该永远把它们提供给共同使用。不过由于个人拥有的财富有限,而需要它们的人却是无限地多,因此日常的慷慨应保持在恩尼乌斯提出的“自己的光亮也不变暗淡”这种限度,以使我们能对自己的亲人保持慷慨。

---

〔1〕 参阅西塞罗《论法律》, I, 33; 柏拉图《斐冬篇》, 297c 等。

〔2〕 可能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

## XVII

53 Gradus autem plures sunt societatis hominum. Vt enim ab illa infinita discedatur, propior est eiusdem gentis, nationis, linguae, qua maxime homines coniunguntur; interius etiam est eiusdem esse ciuitatis; multa enim sunt ciuibus inter se communia, forum, fana, porticus, uiae, leges, iura, iudicia, suffragia, consuetudines praeterea et familiaritates multisque cum multis res rationeque contractae. Artior uero colligatio est societatis propinquorum; ab illa enim immensa societate humani generis in  
54 exiguum angustumque concluditur. Nam cum sit hoc natura commune animantium, ut habeant libidinem procreandi, prima societas in ipso coniugio est, proxima in liberis, deinde una domus, communia omnia; id autem est principium urbis et quasi seminarium rei publicae. Sequuntur fratrum coniunctiones, post consobrinorum sobrinorumque, qui cum una domo iam capi non possint, in alias domos tamquam in colonias exeunt. Sequuntur conubia et affinitates, ex quibus etiam plures propinqui; quae propagatio et suboles origo est rerum publicarum. Sanguinis autem  
55 coniunctio et beniuolentia deuincit homines et caritate; magnum est enim eadem habere monumenta maiorum, eisdem uti sacris, sepulchra habere communia. [Sed omnium societatum nulla praestantior est, nulla firmior, quam cum uiri boni moribus similes sunt familiaritate coniuncti; illud enim honestum, quod saepe dicimus, etiam si in alio cernimus, tamen  
56 nos mouet atque illi, in quo id inesse uidetur, amicos facit. Et quamquam omnis uirtus nos ad se allicit facitque, ut eos diligamus, in quibus ipsa inesse uideatur, tamen iustitia et liberalitas id maxime

## 十七

人们的相互关系存在许多等级。确实,如果我们抛开上面提<sup>53</sup>到的无边际的社会联系不谈,那么还有更为亲近的以同一氏族、种族、语言为基础的社会联系,使人们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更为亲密的关系是属于同一个城邦的人们,因为公民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广场、神庙、游廊、街道、法律、权利、法庭、选举,此外还有共同的习俗、朋友关系和许多人之间建立的各种事务关系和事业。更为紧密的联系是亲属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人们由上面提到的无限的人类社会联系被限制于人数不多的、狭窄的关系之中。由<sup>54</sup>于自然赋予生物的共同特性是具有繁衍后代的欲望,因此人类的最初联系是夫妻关系,然后是和子女的关系,再后来是组成一个家庭,一切都共有。这便是城邦的开始,并且可以说是国家的起源。然后产生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再后来是堂表兄弟关系,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时,他们便就像前往移民地一样,去到其他家庭。然后又是联姻和亲戚关系,从而亲属变得更多。这种关系的扩展和后代的绵延成为国家的开始。血缘关系以善良用心和亲切之情把人们联系起来。要知道,拥有同一的祖先纪念像、举行同一<sup>55</sup>些祭仪、拥有共同的坟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习性相似的高尚的人们以亲密的友谊建立起来的联系更美好,更牢固。即使我们看到在其他人身上表现出我们常常谈到的那种高尚性,我们也会受感动,并且促使我们成为令人觉得具有这种高尚性的人的朋友。虽然所有的美德都能吸引<sup>56</sup>我们,并促使我们敬爱被认为具有这些美德的人们,然而公正和慷慨最具有这种力量。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及高尚之人习性相似更令



efficit.) Nihil autem est amabilius nec copulatius, quam morum similitudo bonorum; in quibus enim eadem studia sunt, eadem uoluntates, in iis fit, ut aequae quisque altero delectetur ac se ipso, efficiturque id, quod Pythagoras ultimum in amicitia putauit, ut unus fiat ex pluribus. Magna etiam illa communitas est, quae conficitur ex beneficiis ultro citroque datis acceptis, quae et mutua et grata dum sunt, 57 inter quos ea sunt, firma deuinciuntur societate. Sed cum omnia ratione animoque lustraris, omnium societatum nulla est grauior, nulla carior quam ea, quae cum re publica est uni cuique nostrum. Cari sunt parentes, cari liberi, propinqui, familiares, sed omnes omnium caritates patria una complexa est, pro qua quis bonus dubitet mortem oppetere, si ei sit profuturus? Quo est detestabilior istorum inmanitas, qui lacerarunt omni scelere patriam et in ea funditus delenda occupati et sunt et fuerunt. 58 Sed si contentio quaedam et comparatio fiat, quibus plurimum tribuendum sit officii, principes sint patria et parentes, quorum beneficiis maximis obligati sumus, proximi liberi totaque domus, quae spectat in nos solos neque aliud ullum potest habere perfugium, deinceps bene conuenientes propinqui, quibuscum communis etiam fortuna plerumque est. Quamobrem necessaria praesidia uitae debentur his maxime, quos ante dixi, uita autem uictusque communis, consilia, sermones, cohortationes, consolationes, interdum etiam obiurgationes in amicitiiis uigent maxime estque ea iucundissima amicitia, quam similitudo morum coniugauit.

人愉快,更能把人们联系起来。在具有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愿望的人们中间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每个人会像自己爱他人地那样为他人所爱,从而实现毕达戈拉斯在友谊中看到的最崇高的东西:愿许多人变成一个人。〔1〕由双方互相给予和接受而作的善行形成的共同关系是强有力的,并且只要这些善行是互相的,仍然使双方感到满意,那么在作这些善行的人们之间便会保持牢固的联系。但是,当你用理智和心灵观察一切的时候,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没57有哪一种比我们每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切。父母亲切,儿女亲切,亲人亲切,朋友亲切,然而一个祖国便囊括了所有这些亲切感;只要对祖国有利,有哪个高尚的人会犹豫为祖国而献身呢?因此,那些用各种罪恶折磨祖国,有的现在忙于、有的过去忙于让祖国彻底遭毁的人的疯狂行为就更令人鄙夷了。〔2〕但是如58果需要进行某种争论和比较,最应该对谁尽义务,那么首先应该是对祖国和父母,我们得到他们的恩惠最大;紧接着是对子女和整个家庭,因为他们只能依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避身处;然后是对和睦相处的亲属,因为我们和他们最大程度地分享共同的命运。因此,我们最应该给予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必须的生活保障,至于共同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建议、谈话、鼓励、劝慰,甚至还有指责,它们在友谊中最为盛行,并且由于习性相似而结成的友谊是最令人愉快的。

---

〔1〕 毕达戈拉斯(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萨摩斯岛人,公元前6世纪末迁居南意大利,对数的性质作过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灵魂转移说,即由一个动物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动物身上,从而主张灵魂不死。

〔2〕 指民众派、凯撒、安东尼及其追随者。

## XVIII

59 Sed in his omnibus officiis tribuendis uidendum erit, quid cuique maxime necesse sit et quid quisque uel sine nobis aut possit consequi aut non possit. Ita non idem erunt necessitudinum gradus qui temporum, suntque officia, quae aliis magis quam aliis debeantur, ut uicinum citius adiuueris in fructibus percipiendis quam aut fratrem aut familiarem, at, si lis in iudicio sit, propinquum potius et amicum quam uicinum defenderis. Haec igitur et talia circumspicienda sunt in omni officio [et consuetudo exercitatioque capienda], ut boni ratiocinatores officiorum esse possimus et addendo deducendoque uidere, quae reliqui summa fiat, ex quo  
60 quantum cuique debeatur intellegas. Sed ut nec medici nec imperatores nec oratores, quamuis artis praecepta perceperint, quicquam magna laude dignum sine usu et exercitatione consequi possunt, sic officii conseruandi praecepta traduntur illa quidem, ut facimus ipsi, sed rei magnitudo usum quoque exercitationemque desiderat. Atque ab iis rebus, quae sunt in iure societatis humanae, quemadmodum ducatur honestum, ex quo aptum est officium, satis fere diximus.

61 Intellegendum autem est, cum proposita sint genera quattuor, e quibus honestas officiumque manaret, splendidissimum uideri, quod animo magno elatoque humanasque res despiciente factum sit. Itaque in probris maxime in promptu est, si quid tale dici potest:

**Vos enim iuuenes animum geritis muliebrem,  
illa uirgo uiri,**

## 十八

在履行所有这些义务时应该注意到,什么对某个人是最需要<sup>59</sup>的,某个人在甚至没有我们的情况下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因此,亲属关系等级与情势对尽义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并且存在一些这样的义务,对一些人比对另一些人更应该履行它们。例如,收获期间你更应该帮助邻人,而不是帮助自己的兄弟或朋友;但是如果发生法庭诉讼,你更需要维护的是亲人或朋友,而不是邻人。就这样,在履行任何一种义务时,对所有这些方面以及类似的因素都应该考虑,并且需要养成习惯和训练,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对义务进行衡量,通过加减看到有怎样的和差,从中你可以理解欠每个人多少。但是有如无论是医生,军队统帅,或是演说家,尽管他们已<sup>60</sup>经掌握了各自科学的原理,但他们如果没有经验和经过实践,也不可能达到任何值得高度称赞的水平一样,虽然也有人教导遵守义务的规则,就像我们自己做的这样,但是事情本身的重要性仍然需要经验和实践。关于怎样从人类社会的法权关系中的各种事情产生道德高尚性,并由此而形成相应的义务,我们差不多都谈到了。

应该明白,虽然提出了产生高尚性和义务感的四个方面,但是<sup>61</sup>最光彩夺目的仍是由伟大而高尚的心灵怀着对凡俗事情的蔑视作成的事情。因此,人们进行嘲辱时,如果可能,常常这样说:

年轻人,你们具有一身女人气质,  
姑娘啊,你具有的是男子气度。<sup>[1]</sup>

---

[1] 可能称引自某部悲剧。



et si quid eiusmodi:

**Salmacida spolia sine sudore et sanguine.**

Contraque in laudibus, quae magno animo et fortiter excellenterque gesta sunt, ea nescio quomodo quasi pleniore ore laudamus. Hic rhetorum campus de Marathone, Salamine, Plataeis, Thermopylis, Leuctris, hinc noster Cocles, hinc Decii, hinc Cn. et P. Scipiones, hinc M. Marcellus, innumerabiles alii, maximeque ipse populus Romanus animi

或者这样回答：

萨尔马基斯的猎获物，无汗无血色。<sup>〔1〕</sup>

相反，我们对于以无比勇敢、无比杰出的心灵作出的业绩，我们可以说是放大声音夸赞。这里为演说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有马拉松、萨拉弥斯、普拉泰亚、温泉关、琉克特拉等；<sup>〔2〕</sup>这里还有我们的科克勒斯、得基乌斯父子、格奈乌斯·斯基皮奥和普布利乌斯·斯基皮奥、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还有无数其他的人物，特别是罗马人民自己，他们表现出了崇高的心灵。<sup>〔3〕</sup>下述情况也表明

---

〔1〕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埃阿斯》。萨尔马基斯是小亚细亚的卡里亚的著名泉水。据说人饮此泉水后会变得娇柔。

〔2〕 马拉松位于希腊阿提卡东北部，公元前 490 年希腊人在那里进行了著名的抗击波斯侵略的马拉松战役，获得胜利。萨拉弥斯岛在雅典西南方，公元前 480 年希腊军队在那里大败波斯皇帝薛西斯亲自统帅的庞大海军。普拉泰亚在希腊中部，萨拉弥斯海战后薛西斯留在希腊的陆军于公元前 479 年在这里被希腊军队击溃。温泉关位于希腊东北部，公元前 480 年以斯巴达人为主的希腊军队曾在那里壮烈地抗击波斯军队的进犯。琉克特拉位于波奥提亚南部，公元前 371 年特拜人曾在那里打败进犯的斯巴达军队。

〔3〕 据古罗马传说，贺拉提乌斯·科克勒斯在罗马人同埃特鲁里亚人的战争中，曾独挡台伯河桥头，英勇地阻止敌人的进攻。参阅李维《史历》，II，10。得基乌斯父子指普布利乌斯·得基乌斯·穆斯父子，父亲得基乌斯曾于公元前 343 年作为军团司令，救出了被萨姆尼乌姆人包围的罗马军队，并击败了敌人。他于公元前 340 年任执政官时，在与拉丁人的战争中英勇地自我献身。其子得基乌斯曾任公元前 312、前 308 和前 297 年执政官，公元前 295 年死于与萨姆尼乌姆人的战争。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卡尔伍斯曾任公元前 222 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即著名的老斯基皮奥的父亲，曾任公元前 218 年执政官，两人在公元前 211 年抵抗迦太基军队的战斗中战死于西班牙。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在公元前 222 - 前 208 年期间曾三度出任执政官，公元前 208 年在维努西亚与汉尼拔的军队的战斗中战死。汉尼拔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崇敬，曾把他的骨灰用银盒装殓，交还他的儿子。

magnitudine excellit. Declaratur autem studium bellicae gloriae, quod statuas quoque uidemus ornatu fere militari.

## XIX

62 Sed ea animi elatio, quae cernitur in periculis et laboribus, si iustitia uacat pugnatque non pro salute communi, sed pro suis commodis, in uitio est; non modo enim id uirtutis non est, sed est potius inmanitatis omnem humanitatem repellentis. Itaque probe definitur a Stoicis fortitudo, cum eam uirtutem esse dicunt propugnantem pro aequitate. Quocirca nemo, qui fortitudinis gloriam consecutus est insidiis et malitia, laudem  
63 est adeptus; nihil honestum esse potest, quod iustitia uacat. Praeclarum igitur illud Platonis: “Non, inquit, solum scientia, quae est remota ab iustitia, calliditas potius quam sapientia est appellanda, uerum etiam animus paratus ad periculum, si sua cupiditate, non utilitate communi impellitur, audaciae potius nomen habeat quam fortitudinis”. Itaque uiros fortes et magnanimos eosdem bonos et simplices, ueritatis amicos minimeque fallaces esse uolumus; quae sunt ex media laude iustitiae.  
64 Sed illud odiosum est, quod in hac elatione et magnitudine animi facillime pertinacia et nimia cupiditas principatus innascitur. Vt enim apud Platonem est, omnem morem Lacedaemoniorum inflammatum esse cupiditate uincendi, sic, ut quisque animi magnitudine maxime excellet, ita maxime uult princeps omnium uel potius solus esse. Difficile autem

他们对战争荣誉的酷爱，即我们看到，他们的雕像几乎都是一身戎装。

## 十九

这种心灵振奋通常只有在危险和劳苦之中才能显示出来，但如果它缺乏正义性，不是为公共幸福，而是为个人私利而战，那它便不对了；这不仅不是什么美德，而且更应该是违背整个人性的疯狂。因此，斯多葛派给英勇作了一个正确的界定，称英勇乃是维护公正的德性。由此，凡以狡诈手段和邪恶用心追求英勇荣誉的人是不配受称赞的；任何缺乏正义的东西不可能是高尚的。所以柏拉图的思想非常对，他说：“不仅背离了公正的知识不应该被称为智慧，而更应该被称为狡猾，而且如果心灵是受个人欲望的驱使，而不是受公共利益的激励而甘冒危险，那么与其称其为英勇，还不如称其为厚颜无耻。”〔1〕因此我们希望心灵勇敢、宏大之人同时也是高尚、纯朴之人，真诚的朋友，毫不虚伪，这些是公正的主要美质之所在。但是令人可憎的是这种崇高精神和伟大心灵却很容易产生固执和过分地贪求高位。正如柏拉图所说，拉克得蒙人的整个风俗燃烧着求胜的欲望，〔2〕同样，一个人心灵愈宏大，便愈是希望自己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唯他独尊。〔3〕然而，当一个人热望能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1〕引自柏拉图《墨涅克塞诺斯篇》，246e，参阅《拉克斯篇》，197b。

〔2〕柏拉图《拉克斯篇》，182e。拉克得蒙人即斯巴达人，古代斯巴达人以尚武著称。

〔3〕暗指凯撒和庞培。参阅卢卡努斯《法尔萨利亚》，I，125；弗洛鲁斯，IV，12，14；瓦勒乌斯·帕特尔科卢斯，II，33等。



est, cum praestare omnibus concupieris, seruare aequitatem, quae est iustitiae maxime propria. Ex quo fit ut neque disceptatione uinci se nec ullo publico ac legitimo iure patiantur, existuntque in re publica plerumque largitores et factiosi, ut opes quam maximas consequantur et sint ui potius superiores quam iustitia pares. Sed quo difficilius, hoc  
65 praeclarius; nullum enim est tempus, quod iustitia uacare debeat. Fortes igitur et magnanimi sunt habendi non qui faciunt, sed qui propulsant iniuriam. Vera autem et sapiens animi magnitudo honestum illud, quod maxime natura sequitur, in factis positum, non in gloria iudicat principemque se esse mauult quam uideri; etenim qui ex errore imperitiae multitudinis pendet, hic in magnis uiris non est habendus. Facillime autem ad res iniustas impellitur, ut quisque altissimo animo est, gloriae cupiditate; qui locus est sane lubricus, quod uix inuenitur, qui laboribus susceptis periculisque aditis non quasi mercedem rerum gestarum desideret gloriam.

## XX

66 Omnino fortis animus et magnus duabus rebus maxime cernitur, quarum una in rerum externarum despicientia ponitur, cum persuasumst nihil hominem nisi quod honestum decorumque sit aut admirari aut optare

的时候，他便很难保持公平，那是公正的最基本的特征。由此，这种人不能容许有人在辩论问题时或者在公法〔1〕或法律权利方面超过他，在国家事务方面他们往往是贿赂者和宗派者，以求攫取尽可能大的权力，并且宁可靠暴力超过他人，而不愿在公正方面与人同等。然而这最后一点愈是难以做到，因而也愈美好。要知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没有公正。就这样，能够被称为英勇和心灵伟大之人的人不是那些行不义的人，而是那些拒绝行不义的人。真正富有智慧、心灵伟大的人认为，天性最好追求的高尚是那种基于行为的高尚，而不是基于荣誉的高尚，他们更希望自己真正成为杰出的人物，而不是显得像是杰出的人物。〔2〕不仅如此，凡依仗无知无识的群众的谬误而得势的人不能被列入伟大人物之列。一个人愈是志气宏大，便愈是容易因贪求荣耀而被驱使去干不义的事情。这是一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很难找到一个人，他能不怕苦难，甘冒危险，却不希冀荣誉，有如对他的业绩的酬赏的荣誉。

## 二十

一般说来，英勇而伟大的心灵特别容易从两个方面看出来。66 其一在于蔑视外在情势，因为人们相信，只有高尚、合适的事情才值得人们赞赏、期望和追求，而不应该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心

---

〔1〕 公法（*jus publicum*）指确定公民与国家 and 公民与公民之间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法规总和。

〔2〕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I，361b。

aut expetere oportere, nullique neque homini neque perturbationi animi nec fortunae succumbere. Altera est res, ut, cum ita sis affectus animo, ut supra dixi, res geras magnas illas quidem et maxime utiles, sed et uehementer arduas plenasque laborum et periculorum cum uitae, tum  
67 multarum rerum, quae ad uitam pertinent. Harum rerum duarum splendor omnis, amplitudo, addo etiam utilitatem, in posteriore est, causa autem et ratio efficiens magnos uiros in priore. In eo est enim illud, quod excellentes animos et humana contemnentis facit. Id autem ipsum cernitur in duobus, si et solum id, quod honestum sit, bonum iudices et ab omni animi perturbatione liber sis. Nam et ea, quae eximia plerisque et praeclara uidentur, parua ducere eaque ratione stabili firmaque contemnere fortis animi magnique ducendum est, et ea, quae uidentur acerba, quae multa et uaria in hominum uita fortunaque uersantur, ita ferre, ut nihil a statu naturae discedas, nihil a dignitate sapientis, robusti  
68 animi est magnaue constantiae. Non est autem consentaneum, qui metu non frangatur, eum frangi cupiditate, nec qui inuictum se a labore praestiterit, uinci a uoluptate. Quam ob rem et haec uidenda et pecuniae fugienda cupiditas: nihil enim est tam angusti animi tamque parui quam amare diuitias, nihil honestius magnificentiusque quam pecuniam contemnere, si non habeas, si habeas, ad beneficentiam liberalitatemque conferre. Cauenda etiam est gloriae cupiditas. ut supra dixi: eripit enim libertatem, pro qua magnanimis uiris omnis debet esse contentio. Nec uero imperia expetenda ac potius aut non accipienda interdum aut  
69 deponenda non numquam. Vacandum autem omni est animi

灵冲动和任何命运变幻<sup>[1]</sup>；其二在于如果你具有我刚才说的这种心灵，那你就应该从事那些确实伟大而又非常有益、但却又非常艰难、充满各种艰辛和危险的事情，尽管那些艰辛和危险不仅直接关系到生命，而且关系到与生命有关的许多其他事情。上述 67 两个方面的全部光荣、伟大，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还有利益，都蕴含在后一个方面，而促使人们成为伟大之人的基础和原因则在第一个方面，因为其中蕴含着能使心灵高洁、蔑视凡俗的因素。这可以根据两种情况来识别，即如果你能把道德高尚视为唯一的善，如果你能摆脱一切心灵冲动。能够把多数人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东西视为微不足道，并且是根据始终不渝的、坚定的原则去探取这种蔑视态度，这样的心灵理应被认为是英勇而伟大的心灵；对于那些令人们觉得痛苦、充涉人生和命运的各种事变既能丝毫不违背自然法则地，又能丝毫不丧失智慧之人的尊严地进行忍受的人理应被认为是具有坚忍的心灵和巨大毅力的人。一个 68 人不为恐惧所征服，却被欲望征服；一个人没有让自己被苦难战胜，却被享乐战胜，这是不相称的。因此应该提防这类事情发生，要戒除对钱财的贪欲；没有什么比贪求财富更符合如此狭窄、如此微小的心灵的特性；没有什么比若是你没有钱财，能蔑视钱财，而如果你有钱财，那就把它们用于善良的和慷慨的事业更高尚、更伟大的了。正如我前面已经说明过的，还应该避免荣誉欲，因为它会剥夺我们的自由，那是所有心灵伟大的人应该全力争取的。甚至也不应该追求治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时就不应该接受，<sup>[2]</sup>有时则应该放弃。<sup>[3]</sup>还应该避免一切心灵冲动， 69

[1] 参阅西塞罗《论友谊》，7。

[2] 西塞罗曾拒绝接受执政官期满后总督外高卢和马其顿的权力。

[3] 苏拉在公元前 78 年曾放弃无限期的独裁权。

perturbatione, cum cupiditate et metu, tum etiam aegritudine et uoluptate animi et iracundia, ut tranquillitas animi et securitas adsit, quae affert cum constantiam tum etiam dignitatem.

Multi autem et sunt et fuerunt, qui eam, quam dico, tranquillitatem expetentes a negotiis publicis se remouerint ad otiumque perfugerint; in his et nobilissimi philosophi longeque principes et quidam homines seueri et graues, nec populi nec principum mores ferre potuerunt, uixeruntque  
70 non nulli in agris delectati re sua familiari. His idem propositum fuit quod regibus, ut ne qua re egerent, ne cui parerent, libertate uterentur, cuius proprium est sic uiuere, ut uelis.

## XXI

Quare cum hoc commune sit potentiae cupidorum cum his, quos dixi, otiosis, alteri se adipisci id posse arbitrantur, si opes magnas habeant, alteri, si contenti sint et suo et paruo. In quo neutrorum omnino contemnenda sententia est, sed et facilius et tutius et minus aliis grauis aut molesta uita est otiosorum, fructuosior autem hominum generi et ad claritatem amplitudinemque aptior eorum, qui se ad rem publicam et ad  
71 magnas res gerendas accommodauerunt. Quapropter et iis forsitan concedendum sit rem publicam non capessentibus, qui excellenti ingenio doctrinae sese dediderunt, et iis, qui aut ualetudinis imbecillitate aut aliqua grauiore causa impediti a re publica recesserunt, cum eius



既包括欲望和恐惧，也包括悲痛、心灵享乐〔1〕和愤怒，以求达到心灵平静无烦扰，它不仅可以使性格坚定，而且可以使心境高贵。

现在有，从前也曾有过许多人，他们为了追求我刚才说的平静而辞去公务，避居于悠闲。〔2〕这些人中有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非常一流的哲学家，也有一些严肃、庄重的人士，他们对民众的和当权者的习性无法忍受，并且有些人生活在乡间，以管理自己的家业以自娱。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如同国王一样：不缺70少任何东西，不听命于任何人，享受自由，其实质就是像希望的那样地生活。

## 二十一

因此，虽然渴望权力的人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闲适之人具有这种共同的特点，但是前者认为自己需有巨额的财富才能达到目的，后者则认为满足于现有的；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财富便可达到。一般说来，对两种意见中的哪一种都不应该持蔑视态度，不过闲适之人的生活更轻松、更安全，较少使他人感到负担和麻烦，而那些献身于管理国家事务和从事伟大事业的人的生活对人类更有益，更适宜于提高他们的荣誉和声望。因此，也许应该原71谅那些不从事国务活动的人，虽然他们天资超群，却致力于学术活动，同样也应该原谅那些或者由于身体孱弱，或者由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受阻而退出国家事务的人，他们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和

---

〔1〕 这是西塞罗常用的一个术语，即过度的高兴或喜悦。

〔2〕 悠闲（otium）指摆脱各种公共事务（negotium）后从事学术活动。

administrandae potestatem aliis laudemque concederent. Quibus autem talis nulla sit causa, si despicerere se dicant ea, quae plerique mirentur, imperia et magistratus, iis non modo non laudi, uerum etiam uitio dandum puto; quorum iudicium in eo, quod gloriam contemnant et pro nihilo putent, difficile factu est non probare, sed uidentur labores et molestias, tum offensionum et repulsarum quasi quandam ignominiam timere et infamiam. Sunt enim qui in rebus contrariis parum sibi constant, uoluptatem seuerissime contemnant, in dolore sint molliores, gloriam neglegant, frangantur infamia atque ea quidem non satis  
72 constanter. Sed iis, qui habent a natura adiumenta rerum gerendarum, abiecta omni cunctatione adipiscendi magistratus et gerenda res publica est; nec enim aliter aut regi ciuitas aut declarari animi magnitudo potest. Capessentibus autem rem publicam nihilo minus quam philosophis, haud scio an magis etiam, et magnificentia et despicientia adhibenda sit rerum humanarum, quam saepe dico, et tranquillitas animi atque securitas, si  
73 quidem nec anxii futuri sunt et cum grauitate constantiaque uicturi. Quae faciliora sunt philosophis, quo minus multa patent in eorum uita, quae fortuna feriat, et quo minus multis rebus egent, et quia si quid aduersi eueniat, tam grauiter cadere non possunt. Quocirca non sine causa maiores motus animorum concitantur maioraque studia efficiendi rem publicam gerentibus quam quietis; quo magis iis et magnitudo est animi adhibenda et uacuitas ab angoribus. Ad rem gerendam autem qui accedit, caueat, ne id modo consideret, quam illa res honesta sit, sed etiam ut habeat efficiendi facultatem; in quo ipso considerandum est, ne aut temere desperet propter ignauiam aut nimis confidat propter cupiditatem. In omnibus autem negotiis priusquam adgrediare, adhibenda est praeparatio diligens.

荣誉让给其他人。然而，有些人没有上述原因，如果他们也声称蔑视一般人羡慕的事情——权力和职务，那么我认为，对这些人不仅不应该称赞，而且应该谴责。他们蔑视荣耀，认为它一文不值，事实上对这种看法很难不予称赞，然而显然他们害怕艰难和忧烦，害怕甚至可以说因政治上的不顺和失败而遭受耻辱和丧失名誉。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身处逆境时不能忠于自己的信念：他们会非常严厉地蔑视享受，但是在困苦中却会意志软弱；他们会藐视荣誉，但是却会因受辱而消沉，甚至变得不坚定。但是有些人，既然天性使他们具有管理事务的能力，他们就应该抛弃一切 72 迟疑，争取各种官职，管理国家事务。要知道，不这样便不可能担当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也不可能表现崇高的心灵。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人丝毫不亚于，而且甚至可以说还超过哲学家们，需要表现崇高的心境和对凡俗事务的藐视——我常常谈到这种藐视，——以及心灵平静无烦扰，如果希望自己能够无忧无虑、庄严、坚定地生活。这些对于哲学家来说显得要容易一些，因为他们 73 生活中较少受命运的打击，因为他们需要的不多，并且由于他们在遭到什么不顺时不可能如此沉重地跌落下来。因此，从事国务活动的人并非毫无原因地比生活平静的人产生更强烈的内心激动和更强烈的追求，由此他们更需要保持心灵的伟大和避免忧烦。一个开始从事国务活动的人应该注意，他不仅应该认真考虑事业本身如何地高尚，而且应该考虑他自己具有怎样的完成事业的能力；他需要仔细考虑情势，以免由于自己能力不够而意外地失望，或者由于自己贪求而过分地自信。总之，在从事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进行充分的准备。

## XXII

74 Sed cum plerique arbitrentur res bellicas maiores esse quam  
urbanas, minuenda est haec opinio. Muli enim bella saepe quaesiuerunt  
propter gloriae cupiditatem, atque id in magnis animis ingeniisque  
plerumque contingit, eoque magis, si sunt ad rem militarem apti et cupidi  
bellorum gerendorum; uere autem si uolumus iudicare, multae res  
75 extiterunt urbanae maiores clarioresque quam bellicae. Quamuis enim  
Themistocles iure laudetur et sit eius nomen quam Solonis inlustrius  
citeturque Salamis clarissimae testis uictoriae, quae anteponatur consilio  
Solonis ei, quo primum constituit Areopagitas, non minus praeclarum hoc  
quam illud iudicandum est. Illud enim semel profuit, hoc semper proderit  
ciuitati; hoc consilio leges Atheniensium, hoc maiorum instituta  
seruantur. Et Themistocles quidem nihil dixerit, in quo ipse Areopagum  
adiuuerit, at ille uere a se adiutum Themistoclem; est enim bellum  
76 gestum consilio senatus eius, qui a Solone erat constitutus. Licet eadem

## 二十二

虽然一般人认为，军事事业比城邦政务更重要，但是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要知道，许多人由于贪求荣誉，常常寻求战争，而且这种情况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在具有伟大心灵和天资的人身上，特别是如果他们适合从事军事，并且渴望进行战争；不过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有许多城邦政务比军事事业更重要、更光荣。要知道，虽然特弥斯托克勒斯理应受到称赞，他的名字比梭伦的名字更光辉，提起萨拉弥斯有如提起无比伟大的胜利的见证人，这一胜利比梭伦的建议更重要，但是梭伦根据那一建议建立了阿瑞奥帕戈斯，不应该视这一建议不及那场胜利光辉。<sup>〔1〕</sup>要知道，特弥斯托克勒斯的胜利只是一次保卫了国家，而梭伦的建议却永远给国家带来好处；这一建议维护了雅典法律，维护了先辈建立的制度。特弥斯托克勒斯举不出任何一点说明他帮助了阿瑞奥帕戈斯，而阿瑞奥帕戈斯却可以说明它帮助了特弥斯托克勒斯，因为战争是根据元老院的决定进行的，而这个元老院是根据梭伦的建议设立的。也应该这样评价鲍萨尼阿斯<sup>〔2〕</sup>和吕珊

〔1〕 特弥斯托克勒斯（约公元前528—前462），雅典著名国务活动家，雅典海军舰队的创建人，并凭借这一海军力量在萨拉弥斯海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波斯海军，为取得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后来被控犯叛国罪，遭放逐。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60），雅典国务活动家，著名的立法者，被称为古希腊“七贤哲”之一。“阿瑞奥帕戈斯”（Areopagus）本意为“阿瑞斯山冈”，为雅典长老议事会所在地，并代指议事会，该议事会拥有政治和立法权，相传为梭伦所设立。

〔2〕 鲍萨尼阿斯是斯巴达将军，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泰亚战役中曾统帅希腊军队打败波斯军队。后被控叛国，于公元前470年去世。



de Pausania Lysandroque dicere, quorum rebus gestis quamquam imperium Lacedaemoniis dilatatum putatur, tamen ne minima quidem ex parte Lycurgi legibus et disciplinae conferendi sunt; quin etiam ob has ipsas causas et parentiores habuerunt exercitus et fortiores. Mihi quidem neque pueris nobis M. Scaurus C. Mario neque, cum uersaremur in re publica, Q. Catulus Cn. Pompeio cedere uidebatur; parui enim sunt foris arma, nisi est consilium domi. Nec plus Africanus, singularis et uir et imperator, in excindenda Numantia rei publicae profuit quam eodem

德罗斯，<sup>〔1〕</sup>虽然人们认为，他们的功绩扩大了拉克得蒙人的统治权，但是他们的功绩怎么也无法与吕库尔戈斯的法律和制度相比拟，<sup>〔2〕</sup>而且正是由于吕库尔戈斯的立法和制度，他们才有了更加服从指挥、更为英勇的军队。我个人在少年时并未感到在我们这里马尔库斯·斯考鲁斯不及盖尤斯·马略，<sup>〔3〕</sup>在我从事国务活动后并未感到昆图斯·卡图卢斯不及格奈乌斯·庞培。<sup>〔4〕</sup>要知道，如果国内没有明智的建议，军队在外就不会有大作用。阿非利加努斯是位杰出的人物和统帅，但是摧毁努曼提亚对国家的贡献并不比同一时期作为个人的普布利乌斯·那西卡的贡献大，当

---

〔1〕 吕珊德罗斯（？ - 公元前 395 年），斯巴达著名军事统帅，公元前 404 年曾率领斯巴达军队击陷雅典，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他在希腊各城邦扶植贵族寡头势力的政策引起民主派的不满，他在斯巴达国内的权势亦遭贵族嫉妒。公元前 395 年死于科林斯战争。

〔2〕 吕库尔戈斯（约公元前 9 世纪），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

〔3〕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公元前 163 - 前 89），曾任公元前 115 年执政官，公元前 109 年监察官，曾修建通埃特鲁里亚的艾弥乌斯大道，修复台伯河大桥。盖尤斯·马略（一译马里乌斯，公元前 157 - 前 86）罗马民众派代表人物，曾任公元前 119 年平民保民官，公元前 107、前 104 - 前 100、前 86 年执政官，领导了与北非尤古尔塔的战斗，公元前 102 年击溃条顿人，公元前 101 年击溃了钦布里人，独裁者苏拉的反对者。西塞罗把他视为罗马道德的典范。

〔4〕 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曾于公元前 78 年任执政官，是维勒斯案的审判官之一，公元前 66 年反对授予庞培进行米特里达梯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曾修复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上遭火灾毁坏的尤皮特神庙，因而获得“卡皮托利努斯”称号，卒于公元前 61 年。格奈乌斯·庞培（公元前 106 - 前 48），曾任公元前 70、前 55、前 52 年执政官，公元前 76 年进行西班牙战争，公元前 67 年成功地消灭了地中海的海盗，公元前 66 - 前 63 年成功地进行米特里达梯斯战争，公元前 49 - 48 年内战期间站在元老院一边，公元前 48 年在法尔萨洛斯被凯撒击溃后逃往埃及，在那里被杀。

tempore P. Nasica priuatus, cum Ti. Gracchum interemit; quamquam haec quidem res non solum ex domestica est ratione – attingit etiam bellicam, quoniam ui manuque confecta est – sed tamen id ipsum est  
77 gestum consilio urbano sine exercitu. Illud autem optimum est, in quod inuadi solere ab improbis et inuidis audio:

**cedant arma togae, concedat laurea laudi.**

Vt enim alios omittam, nobis rem publicam gubernantibus nonne togae arma cesserunt? Neque enim periculum in re publica fuit grauius unquam nec maius otium. Ita consiliis diligentiaque nostra celeriter de manibus audacissimorum ciuium delapsa arma ipsa ceciderunt. Quae res  
78 igitur gesta inquam in bello tanta? Qui triumphus conferendus? Licet enim mihi, Marce fili, apud te gloriari, ad quem et hereditas huius gloriae et factorum imitatio pertinet. Mihi quidem certe uir abundans bellicis laudibus, Cn. Pompeius, multis audientibus, hoc tribuit, ut diceret frustra se triumphum tertium deportaturum fuisse, nisi meo in rem publicam beneficio ubi triumpharet esset habiturus. Sunt igitur domesticae fortitudines non inferiores militaribus; in quibus plus etiam quam in his

他杀死了提比略·格拉古的时候。<sup>〔1〕</sup> 尽管这件事并不完全属于民政问题——它也涉及军事方面，因为是靠强制和暴力解决问题的，——但是事情本身仍然是按市民决议进行的，没有动用军队。下面这行诗说得非常好，我听说它常常受到邪恶之徒和好妒忌之人的攻击：

武器让位于托伽，桂冠屈服于颂扬。<sup>〔2〕</sup>

我不准备谈其他人，难道不正是在我管理国家的时候，武器让位于托伽？要知道，国家经历的危险从没有当时那样严重过，也从没有当时那样平静过。就这样，由于我的决定和警觉，武器很快从那些最为冒险的公民手里滑落，掉到地上。战争中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功绩？什么样的凯旋可以和它相比拟？吾儿马尔库斯，我可以在你面前自夸，因为你关系到对这一光荣的继承和对这些行为的模仿。格奈乌斯·庞培，一位确实建立了许多军事功绩的人，曾经当着许多人的面这样评价我，说如果在我对国家作了贡献之后他没有地方可以举行凯旋式，那他便是白白得到第三次凯旋。<sup>〔3〕</sup> 因此，处理政务时表现出的英勇并不逊色于战争

---

〔1〕“阿非利加努斯”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艾弥利阿努斯，即小斯基皮奥，公元前133年摧毁西班牙的努曼提亚，获得“努曼提亚征服者”称号。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那西卡·塞拉皮奥曾任公元前138年执政官，提比略·格拉古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公元前133年杀害提比略·格拉古的凶手之一，事后逃往小亚细亚的帕伽马。

〔2〕引自西塞罗本人的长诗《我的执政官任职》，引诗本身可能指揭露卡提利那企图阴谋篡夺国家权力。托伽是罗马人常穿的服装长袍，官员的长袍镶有紫边。

〔3〕庞培在战胜蓬托斯国王米特里达梯后，曾于公元前60年举行第三次凯旋式，前两次分别在公元前80年在北非战胜努弥底亚王雅尔巴（Jarba）之后和公元前71年在西班牙战胜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之后。

operae studiique ponendum est.

## XXIII

79 Omnino illud honestum, quod ex animo excelso magnificoque quaerimus, animi efficitur, non corporis uiribus. Exercendum tamen corpus et ita afficiendum est, ut oboedire consilio rationique possit in exsequendis negotiis et in labore tolerando. Honestum autem id, quod exquirimus, totum est positum in animi cura et cogitatione; in quo non minorem utilitatem afferunt, qui togati rei publicae praesunt, quam qui bellum gerunt. Itaque eorum consilio saepe aut non suscepta aut confecta bella sunt, non numquam etiam illata, ut M. Catonis bellum tertium  
80 Punicum, in quo etiam mortui ualuit auctoritas. Qua re expetenda quidem magis est decernendi ratio quam decertandi fortitudo, sed cauendum, ne id bellandi magis fuga quam utilitatis ratione faciamus. Bellum autem ita suscipiatur, ut nihil aliud nisi pax quaesita videatur. Fortis vero animi et constantis est non perturbari in rebus asperis nec tumultuantem de gradu deici, ut dicitur, sed praesenti animo uti et consilio nec a ratione  
81 discedere. Quamquam hoc animi, illud etiam ingenii magni est, praecipere cogitatione futura et aliquanto ante constituere, quid accidere possit in utramque partem et quid agendum sit, cum quid euenerit, nec committere, ut aliquando dicendum sit: "Non putaram". Haec sunt opera magni animi et excelsi et prudentia consilioque fidentis; temere autem in acie uersari et manu cum hoste configere immane quiddam et beluarum simile est; sed cum tempus necessitasque postulat, decertandum manu est et mors seruituti turpitudinique anteponenda.



中的英勇，甚至前者比后者要求付出更大的辛劳和努力。

## 二十三

一般说来，我们在杰出而伟大的心灵里寻求的那种高尚是由 79 心灵的力量，而不是由肉体的力量造成的。不过仍然需要锻炼身体，使它能够听从智慧和理性的要求，完成面临的任務，承受辛劳。至于我们追求的高尚，它则完全到决于心灵的关心和思考；在这方面，身着长袍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人能够作出不亚于进行战争的人们作出的贡献。就这样，根据前者的建议，常常或者不进行战争，或者结束战争，有时甚至宣布战争，例如马尔库斯·卡托宣布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他甚至在死后对那场战争仍然保持了影响。<sup>〔1〕</sup>因此，解决纷争的智慧无疑比作战的勇气更值得人 80 们追求，但是应该注意，我们这样做时不能为了避免战争而不顾及利益。进行战争要显然除了为了和平，不为了任何其他目的。勇敢和坚定的心灵的特点在于陷于险恶处境时不慌乱，遇有动乱时能像经常说的那样，不从原有的立场退缩，而是保持镇静、思想清醒，不失去理智。虽然这些属于心灵范围，但是另一些则属 81 于伟大的天资：通过思考预言未来，预先判断可能发生什么好的和坏的事情，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而不是待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有时不得不说：“我没有想到。”这些是伟大而崇高、深信自己的智慧和思谋的人的事情。冒失地投入战斗，徒手和敌人搏斗，这是一种类似野兽的野蛮行为；当然情势和事态要求这样做时，

---

〔1〕 第三次布匿战争于公元前 149—前 146 年进行。卡托是坚决要求摧毁迦太基的主战人物之一，卒于公元前 149 年。

## XXIV

- 82 [De euertendis autem diripiendisue urbibus ualde considerandum est, ne quid temere, ne quid crudeliter. Idque est uiri magni rebus agitatis punire sontes, multitudinem conseruare, in omni fortuna recta atque honesta retinere.] Vt enim sunt, quemadmodum supra dixi, qui urbanis rebus bellicas anteponant, sic reperias multos, quibus periculosa et calida consilia et quietis et cogitatis splendidiora et maiora uideantur.
- 83 Numquam omnino periculi fuga committendum est, ut inbelles timidique uideamur, sed fugiendum illud etiam, ne offeramus nos periculis sine causa, quo esse nihil potest stultius. Quapropter in adeundis periculis consuetudo imitanda medicorum est, qui leuiter aegrotantes leniter curant, grauioribus autem morbis periculosas curationes et ancipites adhibere coguntur. Quare in tranquillo tempestatem aduersam optare dementis est, subuenire autem tempestati quauis ratione sapientis, eoque magis, si plus adipiscare re explicata boni quam addubitata mali. Periculosae autem rerum actiones partim his sunt, qui eas suscipiunt, partim rei publicae; itemque alii de uita, alii de gloria et beniuolentia ciuium in discrimen uocantur. Promptiores igitur debemus esse ad nostra pericula quam ad communia dimicareque paratius de honore et gloria
- 84 quam de ceteris commodis. Inuenti autem multi sunt, qui non modo pecuniam, sed etiam uitam profundere pro patria parati essent, idem gloriae iacturam ne minimam quidem facere uellent, ne re publica quidem postulante; ut Callicratidas, qui, cum Lacedaemoniorum dux fuisset Peloponnesiaco bello multaue fecisset egregie, uertit ad extremum omnia, cum consilio non paruit eorum, qui classem ab Arginuisis

也应该徒手地进行战斗，宁可一死，也不要受奴役，遭凌辱。

## 二十四

对于摧毁和劫掠城市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以免轻率和残忍<sup>82</sup>。伟大人物的责任在于：发生骚动时惩处罪人，宽恕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公正和高尚。要知道，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视军事比政务更重要，同样你也会发现有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充满危险的、仓促通过的决定比平静地、经过周详的思考而通过的决定更光辉、更伟大。一般说来，我们不<sup>83</sup>应该逃避危险，显得我们软弱怯懦，但是我们应该避免可能使我们无故地陷入危险的情境，那样是最愚蠢的。因此，当我们面临危险时，应该仿效医生的习惯，他们对轻微病人轻微地医治，只是对非常严重的疾病，才不得不采用包含危险的、成败难卜的治疗方法。所以，只有疯子才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希望狂风暴雨来临，智慧之人的责任则在于采用各种办法迎接狂风暴雨，特别是当我们如果阐明事态便可以得到巨大好处，犹豫不决便会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行为的危险性有时是对于行为之人，有时是对于国家。同样，有些人为了生命而冒危险，有些人为了荣誉和名望而冒危险。我们应该更乐于自己遭受危险，而不是让人们普遍遭危险；应该充分地准备为声望和荣誉，而不是为其他的利益而斗争。不过也有许多人，他们为了祖国不仅愿意贡献财富，甚至<sup>84</sup>愿意献出生命，然而在荣誉方面却不愿作任何让步，即使是国家要求这样做。例如卡利克拉提达斯，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是拉克得蒙人的首领，建立了许多杰出的功绩，但最后把一切都毁了，由于他没有接受其他人的建议，那些人认为应该从阿尔基

remouendam nec cum Atheniensibus dimicandum putabant; quibus ille respondit Lacedaemonios classe illa amissa aliam parare posse, se fugere sine suo dedecore non posse. Atque haec quidem Lacedaemoniis plaga mediocris, illa pestifera, qua cum Cleombrotus inuidiam timens temere cum Epaminonda conflixisset, Lacedaemoniorum opes corruerunt.

Quanto Q. Maximus melius, de quo Ennius:

**unus homo nobis cunctando restituit rem.**

**Non enim rumores ponebat ante salutem.**

**Ergo postque magisque uiri nunc gloria claret.**

Quod genus peccandi uitandum est etiam in rebus urbanis; sunt enim qui quod sentiunt, etsi optimum sit, tamen inuidiae metu non audent dicere.

努塞群岛撤退，不和雅典人交战。卡利克拉提达斯回答他们说，拉克得蒙人失去舰队后可以重建另一支舰队，他自己却不可能不蒙受耻辱地逃跑。<sup>〔1〕</sup>不过这一打击对于拉克得蒙人来说不算大，但是当克勒昂布罗托斯由于害怕嫉妒，冒失地与埃帕弥农达斯作战时，那次损失是致命的，使得拉克得蒙人的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sup>〔2〕</sup>我们的昆图斯·马克西穆斯作得多好啊！恩尼乌斯关于他写道：

他用拖延战备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他把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名誉之上，  
愿他享有的荣誉将会与日月同辉。<sup>〔3〕</sup>

我们谈到的这类过失甚至在城邦政务中也是应该避免的。要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害怕嫉妒，不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们的意见是很好的。

---

〔1〕 卡利克拉提达斯于公元前 406 年任斯巴达舰队司令，在小亚细亚西部阿尔基努塞群岛 (Arginusae) 附近的海战中战死。

〔2〕 克勒昂布罗托斯是斯巴达王 (公元前 380 - 前 371)，埃帕弥农达斯是特拜将领，克勒昂布罗托斯于公元前 371 年在琉克特拉与埃帕弥农达斯的战斗中丧生。

〔3〕 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 (约公元前 285 - 前 203)，古罗马国务活动家，公元前 217 年任独裁官，因采用拖延战术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作战而受指责，得外号“坎克塔托尔” (意为“拖延者”)，但这一战术却成功地牵制和消耗了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大量军事力量。引诗见恩尼乌斯《编年纪》，第 12 卷第 370 - 372 行。



## XXV

- 85 Omnino qui rei publicae praefuturi sunt duo Platonis praecepta teneant: unum, ut utilitatem ciuium sic tueantur, ut, quaecumque agunt, ad eam referant obliti commodorum suorum, alterum, ut totum corpus rei publicae curent, ne, dum partem aliquam tuentur, reliquas deserant. Vt enim tutela, sic procuratio rei publicae ad eorum utilitatem, qui commissi sunt, non ad eorum, quibus commissa est, gerenda est. Qui autem parti ciuium consulunt, partem neglegunt, rem perniciosissimam in cuiuitatem inducunt, seditionem atque discordiam; ex quo euenit, ut alii populares, alii studiosi optimi cuiusque uideantur,
- 86 pauci uniuersorum. Hinc apud Athenienses magnae discordiae, in nostra re publica non solum seditiones, sed etiam pestifera bella ciuilia; quae grauis et fortis ciuis et in re publica dignus principatu fugiet atque oderit tradetque se totum rei publicae neque opes aut potentiam consecrabitur totamque eam sic tuebitur, ut omnibus consulat; nec uero criminibus falsis in odium aut inuidiam quemquam uocabit omninoque ita iustitiae honestatique adhaerescet, ut, dum ea conseruet, quamuis grauiter offendat mortemque oppetat potius, quam deserat illa, quae dixi.
- 87 Miserrima omnino est ambitio honorumque contentio, de qua praeclare apud eundem est Platonem “similiter facere eos, qui inter se contenderent, uter potius rem publicam administraret, ut si nautae certarent, quis eorum potissimum gubernaret”. Idemque praecipit, ut

## 二十五

总的说来，将要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应该遵循柏拉图的两<sup>85</sup>点教导：第一，他们应这样维护公民的利益，即不论他们作什么事情，都要使之符合公民的利益，忘记个人的利益；第二，他们应该维护国家整体，而不要为维护某个部分，忽略其他的部分。<sup>〔1〕</sup>要知道，管理国家有如信托，应该维护被托付者的利益，而不是受托者的利益。谁关心一部分公民的利益，忽略另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他便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动乱和不和；由此便出现了：一些人成为民众派，另一些人维护贵族的利益，只有很少一些人维护全体公民的利益。由此，在雅典人那里曾经出<sup>86</sup>现过巨大的不和，在我们国家里不仅出现过动乱，甚至出现了毁灭性的内战。一个严格、英勇、堪当国家领导责任的公民要避免这些现象，憎恶它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不追逐影响和权力，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关心所有的公民；他能不以虚假的控告引起对任何人的憎恨或妒忌，并且能如此严格地保持公正和高尚，以至于当他坚持这些原则时，即使遭受沉重打击，也能宁可一死，而不背弃我说过的那些方面。贪图功名和争求官职，是非<sup>87</sup>常可怜的，对这一点仍是那位柏拉图说得非常好：“人们互相竞争谁更适宜于管理国家，他们的行为就像水手们竞争他们中谁最适宜于为船只掌舵。”他还教导说：“我们应该把举着武器反对国家的人视为敌人，而不要把希望按自己的主张管理国家的人视为

---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I，342e；IV，420b等。

“eos aduersarios existimemus, qui arma contra ferant, non eos, qui suo iudicio tueri rem publicam uelint”, qualis fuit inter P. Africanum et Q. Metellum sine acerbitate dissensio.

88 Nec uero audiendi qui grauius inimicis irascendum putabunt idque magnanimi et fortis uiri esse censebunt; nihil enim laudabilius, nihil magno et praeclaro uiro dignius placabilitate atque clementia. In liberis uero populis et in uiris aequabilitate exercenda etiam est facilitas et altitudo animi quae dicitur, ne si irascamur aut intempestiue accedentibus aut impudenter rogantibus in morositatem inutilem et odiosam incidamus. Et tamen ita probanda est mansuetudo atque clementia, ut adhibeatur rei publicae causa seueritas, sine qua administrari ciuitas non potest. Omnis autem et animaduersio et castigatio contumelia uacare debet neque ad eius, qui punitur aliquem aut uerbis fatigat, sed ad rei publicae utilitatem  
89 referri. Cauendum est etiam ne maior poena quam culpa sit et ne isdem de causis alii plectantur, alii ne appellentur quidem. Prohibenda autem maxime est ira in puniendo; numquam enim iratus qui accedet ad poenam mediocritatem illam tenebit, quae est inter nimium et parum, quae placet Peripateticis, et recte placet, modo ne laudarent iracundiam et dicerent utiliter a natura datam. Illa uero omnibus in rebus repudianda est optandumque, ut ii, qui praesunt rei publicae, legum similes sint, quae ad puniendum non iracundia, sed aequitate ducuntur.

敌人。”〔1〕例如在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和昆图斯·墨特卢斯之间就存在过这样的分歧，但是并非势不两立。〔2〕

切不可听信这样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对反对者应该怒不可遏，并且认为这是心灵伟大而勇敢的人的性格。要知道，对于一个伟大而杰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温和和仁慈更值得称赞、更适合于他的身分的了。在自由的人民中间和在法权平等的情况下，甚至也应该培养平易近人和所谓的自我克制，使得如果我们或者由于有人来得不合时宜，或者由于有人提出不明智的要求而气愤时，不会陷入无益的、令人讨厌的烦躁。不过温厚和仁慈固然值得称赞，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应该严厉，否则不可能管理国家。任何谴责和惩罚都不应该包含侮辱，而且使用它们不是为了惩罚者或谴责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应该注意不要惩罚超过罪过，也不要由于同一些过失一些人受惩处，另一些人却不受追究。惩罚时切不可动怒，因为发怒时进行惩罚，绝不可能保持适中，不至过重和过轻，这是逍遥学派的主张，并且是正确的，只要他们能够不称赞愤怒，不认为愤怒是自然的有益赐予。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摒弃愤怒，而且应该希望领导国家的人们应该像法律一样，引导法律进行惩罚的不是愤怒，而是公正。

---

〔1〕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VI，489b。

〔2〕 “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指小斯基皮奥。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于公元前148年任裁判官，征服马其顿，但不同意把马其顿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他于公元前143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死后，他在元老院成为反小斯基皮奥派的首领。他虽与小斯基皮奥政见不一，但在小斯基皮奥死后，他对小斯基皮奥表示了很大的尊敬。

## XXVI

90 Atque etiam in rebus prosperis et ad uoluntatem nostram fluentibus superbiam magnopere, fastidium arrogantiamque fugiamus. Nam ut aduersas res, sic secundas immoderate ferre leuitatis est, praeclaraque est aequabilitas in omni uita et idem semper uultus eademque frons, ut de Socrate idemque de C. Laelio accepimus. Philippum quidem Macedonum regem rebus gestis et gloria superatum a filio, facilitate et humanitate uideo superiorem fuisse. Itaque alter semper magnus, alter saepe turpissimus, ut recte praecipere uideantur, qui monent, ut, quanto superiores simus, tanto nos geramus summissius. Panaetius quidem Africanum auditorem et familiarem suum solitum ait dicere, “ut equos propter crebras contentiones proeliorum ferocitate exultantes domitoribus tradere soleant, ut iis facilius possint uti, sic homines secundis rebus ecfrenatos sibi praeidentes tamquam in gyrum rationis et doctrinae duci oportere, ut perspicerent rerum humanarum imbecillitatem  
91 uarietatemque fortunae”. Atque etiam in secundissimis rebus maxime est utendum consilio amicorum iisque maior etiam quam ante tribuenda



## 二十六

甚至在顺利和符合我们的愿望的情势下，我们也应该避免傲慢、自大和强横。要知道，无论是逆境或顺境，无节制都是轻率的表现，一生都能保持平和，同样的表情，同样的面容，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特点，据说苏格拉底和盖尤斯·莱利乌斯就是这样。<sup>〔1〕</sup>马其顿国王腓力在功业和荣誉方面无疑被儿子超过，但是我认为他在和蔼和仁道方面胜过儿子。<sup>〔2〕</sup>就这样，父亲常常很伟大，儿子却常常很愚蠢，因此有些人的教诲显然是正确的，他们教导我们，地位愈高，愈应该保持谦虚谨慎。帕奈提奥斯说，他的学生兼朋友阿非利加努斯<sup>〔3〕</sup>曾经这样说过：“就像战马经常参加紧张战斗而变得性烈后，人们常常把它们交给驯养师，使它们变得容易驾驭一样，人们自己在经历了许多顺利的事情变得失去辔头、过分自信之后，也应该交给智慧和哲学去训练，使他们能够理解人类事业的不定性和命运的变幻。”在事情非常顺利的情况下也应该最广泛地采纳朋友们的意见，而且甚至

---

〔1〕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 - 前 399），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以平静地健谈善辩著称，自己未作任何写作，主要以同自己的门生交谈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因而他的哲学观点主要见于柏拉图等人的著作。盖尤斯·莱利乌斯（或称小莱利乌斯），曾任公元前 140 年执政官，小斯基皮奥的挚友，同时代人称其为“睿智者”（Sapiens）。

〔2〕 腓力二世于公元前 359 - 前 336 年任马其顿国王，在公元前 357 - 前 338 年用战争征服了希腊。其子亚历山大生于公元前 356 年，在腓力死后继承王位，公元前 335 年征服了希腊人的起义，公元前 334 - 前 330 年征服波斯、埃及等，后又远征印度，公元前 323 年去世。

〔3〕 指小斯基皮奥。

auctoritas. Isdemque temporibus cauendum est ne assentatoribus patefaciamus aures neue adulari nos sinamus, in quo falli facile est; tales enim nos esse putamus, ut iure laudemur; ex quo nascuntur innumerabilia peccata, cum homines inflati opinionibus turpiter iridentur  
92 et in maximis uersantur erroribus. Sed haec quidem hactenus. Illud autem sic est iudicandum, maximas geri res et maximi animi ab iis, qui res publicas regant, quod earum administratio latissime pateat ad plurimosque pertineat; esse autem magni animi et fuisse multos etiam in uita otiosa, qui aut inuestigarent aut conarentur magna quaedam seseque suarum rerum finibus continerent aut interiecti inter philosophos et eos, qui rem publicam administrarent, delectarentur re sua familiari, non eam quidem omni ratione exaggerantes neque excludentes ab eius usu suos potiusque et amicis impertientes et rei publicae, si quando usus esset. Quae primum bene parta sit nullo neque turpi quaestu neque odioso, deinde augeatur ratione, diligentia, parsimonia, tum quam plurimis, modo dignis, se utilem praebeat, nec libidini potius luxuriaeque quam liberalitati et beneficentiae pareat. Haec praescripta seruantem licet magnifice, grauius animoseque uiuere, atque etiam simpliciter, fideliter, uere erga hominem amice.

## XXVII

93 Sequitur ut de una reliqua parte honestatis dicendum sit, in qua uerencundia et quasi quidam ornatus uitae, temperantia et modestia omnisque sedatio perturbationum animi et rerum modus cernitur. Hoc loco  
94 continetur id, quod dici Latine decorum potest; Graece enim prepon dicitur [decorum]. Huius uis ea est, ut ab honesto non queat separari;

应该比往日更尊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不要使自己听信奉承谄媚之人，也不要让人逢迎巴结，因为这时很容易受骗上当。要知道，这时我们会认为，自己理应受称赞；由此而产生无数的过失，因为当人们自命不凡时，便会可耻地成为嘲笑的对象，陷入许多严重的谬误。关于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成就伟大的、需要伟大心灵参予的事业的是管理国家的人们，因为他们的管理权力非常广泛，涉及的人非常多；不过现在和过去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心灵伟大，但生活清闲，或者研究、或者致力于某种重要的事业，把自己局限在个人事业的范围内，或者让自己处于哲学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以精理家政以自娱，不过并不想用各种办法去增加财富，也不拒绝自己的亲人分享它们，而是把它们与亲友和国家共享，只要什么时候需要这样做。这些财富，第一，应是正当产生的，不是用任何卑鄙的、令人憎恶的手法得来的；其次，依靠智慧、勤劳、节俭增加它们；第三，能给尽可能多的人，诚然是高尚的人带来好处，不是用来满足淫荡和奢侈，而是用于慷慨和善行。能保持这些原则的人可以生活得高尚、尊严、自豪，同时又很简朴，诚实，对人们忠实、友好。

## 二十七

现在接着应该说说关于高尚性留下的最后一个方面，这方面<sup>93</sup>包括敬畏，似乎可称为生活的点缀的克己、节制，平息心灵的各种混乱和保持事物的尺度。这里包含拉丁语可称之为 *decorum* (合适) 的东西，希腊语称其为 *πρέπον*。这一概念的实质在于它<sup>94</sup>不可能与高尚性分离，因为凡是合适的都是高尚的，凡是高尚的

nam et quod decet honestum est et quod honestum est decet. Qualis autem differentia sit honesti et decori, facilius intellegi quam explanari potest. Quicquid est enim, quod deceat, id tum apparet, cum antegressa est honestas. Itaque non solum in hac parte honestatis, de qua hoc loco disserendum est, sed etiam in tribus superioribus quid deceat apparet. Nam et ratione uti atque oratione prudenter et agere quod agas considerate omnique in re quid sit ueri uidere et tueri decet, contraque falli, errare, labi, decipi tam dedecet quam delirare et mente esse captum; et iusta omnia decora sunt, iniusta contra, ut turpia, sic indecora. Similis est ratio fortitudinis; quod enim uiriliter animoque magno fit, id dignum uiro  
 95 et decorum uidetur, quod contra, id ut turpe sic indecorum. Quare pertinet quidem ad omnem honestatem hoc, quod dico, decorum, et ita pertinet, ut non recondita quadam ratione cernatur, sed sit in promptu. Est enim quiddam, idque intelligitur in omni uirtute, quod deceat; quod cogitatione magis a uirtute potest quam re separari. Vt uenustas et pulchritudo corporis secerni non potest a ualetudine, sic hoc, de quo loquimur, decorum totum illud quidem est cum uirtute confusum, sed  
 96 mente et cogitatione distinguitur. Est autem eius descriptio duplex; nam et generale quoddam decorum intellegimus, quod in omni honestate uersatur, et aliud huic subiectum, quod pertinet ad singulas partes honestatis. Atque illud superius sic fere definiri solet, decorum id esse, quod consentaneum sit hominis excellentiae in eo, in quo natura eius a reliquis animantibus differat. Quae autem pars subiecta generi est, eam sic definiunt ut id decorum uelint esse, quod ita naturae consentaneum sit, ut in eo moderatio et temperantia appareat cum specie quadam liberali.

## XXVIII

97 Haec ita intellegi possumus existimare ex eo decoro, quod poetae

都是合适的。但是对于高尚和合适之间的区别，理解可能比说明要容易。要知道，凡合适事物之显现，必有高尚为其先导。因此，不仅我们在这里应该进行讨论高尚性的这一部分，而且在前三部分中已经表明，什么是合适。要知道，合理地运用智慧和语言，审慎地作你需要做的事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能看清和维护真理，这些都是合适的；相反，欺骗、谬误、失策、受蒙骗是不合适的，就像疯狂和精神错乱一样。一切公正的都是合适的，相反，一切不公正的如同鄙陋的一样，都是不合适的。勇敢的概念也和这一样，英武、豪迈的行为虽然与男人相称、合适，一切相反的行为如同鄙陋的行为一样，都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这种合适同一切高尚有关，而且是这样地有关，即不需要用什么隐秘的方式去理解，而是显而易见的。要知道，存在着一种东西，它体现在所有的德性之中，这就是是合适，把它与美德分开进行思考比把它们在实际上分开要容易。正如身体的优雅和美丽不可能和健康分开一样，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合适也完全同德性结合在一起，不过在思想上和理解时可以区分开。合适可分为两类。我们知道有一种普遍的正确，它存在于一切高尚之中，另一种附属于它，涉及高尚的单个方面。对前者通常差不多这样界定：合适是一种与人按本性区别于其他动物而产生的超越相一致的特性。至于说到整体的附属部分，人们对它这样界定：这是一种与本性相一致、节制和克己在其中以某种尊严形态表现的合适。

## 二十八

至于说到这一点正是应该这样去理解，我们可以根据诗人们 97



sequuntur, de quo alio loco plura dici solent. Sed tum seruare illud poetas, quod deceat, dicimus, cum id quod quaque persona dignum est, et fit et dicitur, ut si Aeacus aut Minos diceret:

**oderint, dum metuant,**

aut:

**natis sepulchro ipse est parens,**

indecorum uideretur, quod eos fuisse iustos accepimus; at Atreo dicente plausus excitantur; est enim digna persona oratio. Sed poetae, quid  
98 quemque deceat, ex persona iudicabunt; nobis autem personam imposuit ipsa natura magna cum excellentia praestantiaque animantium reliquarum; quocirca poetae in magna uarietate personarum etiam uitiosis quid conueniat et quid deceat uidebunt, nobis autem cum a natura constantiae, moderationis, temperantiae, uerecundiae partes datae sint cumque eadem natura doceat non negligere, quemadmodum nos aduersus homines geramus, efficitur ut et illud, quod ad omnem honestatem pertinet, decorum quam late fustum sit appareat et hoc, quod spectatur in uno quoque genere uirtutis. Vt enim pulchritudo corporis apta compositione

追求的那种合适去思考，关于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在其他地方阐述得更详尽。<sup>〔1〕</sup>不过只有在所做所说与该人物相称的时候，我们才说诗人保持了合适，例如如果埃阿科斯或弥诺斯<sup>〔2〕</sup>说道：

让人们憎恨吧，只要人们害怕。<sup>〔3〕</sup>

或者说：

父亲自己就是儿女的坟墓。<sup>〔4〕</sup>

他们这样说显然不合适，因为我们从传说中知道，他们是公正的人。然而当阿特柔斯这样说的时候，却可能激起热烈的掌声，因为这些话和人物相称。<sup>〔5〕</sup>诗人们可以根据人物确定，什么对话与该人物合适，而自然赋予我们的则是一种非常崇高、超越于其他动物的角色。因此，诗人在无数各种不同的人物的中甚至<sup>98</sup>观察，什么对于邪恶之徒相称，什么与其合适，至于我们，由于自然赋予我们具有坚定、节制、自制、敬畏之情的角色，而且自然还教导我们与人们交往时不可轻漫，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关系到整个高尚性的那种合适，而且在每一种德性中可以观察到的那种合适，它们涉及的范围多么广泛。要知道，正如基于各

---

〔1〕 指在论述修辞学和诗学的著作中。

〔2〕 弥诺斯是传说中的克里特王，生前以公正著称，死后成为冥府判官。

〔3〕 引自阿克基乌斯的悲剧《阿特柔斯》。

〔4〕 引自阿克基乌斯的悲剧《阿特柔斯》。

〔5〕 阿特柔斯与兄弟提埃斯特斯为王权发生争执，阿特柔斯掌权后把提埃斯特斯赶走了，后来又假装与提埃斯特斯和解，召请提埃斯特斯回国。提埃斯特斯回国后，阿特柔斯却把提埃斯特斯的儿子杀了做成菜肴，让父亲吃。

membrorum mouet oculos et delectat hoc ipso, quod inter se omnes partes cum quodam lepore consentiunt, sic hoc decorum, quod elucet in uita, mouet adprobationem eorum, quibuscum uiuitur, ordine et constantia et 99 moderatione dictorum omnium atque factorum. Adhibenda est igitur quaedam reuerentia aduersus homines et optimi cuiusque et reliquorum; nam negligere quid de se quisque sentiat non solum arrogantis est, sed etiam omnino dissoluti. Est autem quod differat in hominum ratione habenda inter iustitiam et uerecundiam. Iustitiae partes sunt non uiolare homines, uerecundiae non offendere, in quo maxime uis perspicitur decori. His igitur expositis, quale sit id, quod decere dicimus, intellectum puto.

100 Officium autem, quod ab eo ducitur, hanc primum habet uiam, quae deducit ad conuenientiam conseruationemque naturae; quam si sequemur ducem, numquam aberrabimus sequemurque et id, quod acutum et perspicax natura est, et id, quod ad hominum consociationem accommodatum, et id, quod uehemens atque forte. Sed maxima uis decori in hac inest parte, de qua disputamus; neque enim solum corporis, qui ad naturam apti sunt, sed multo etiam magis animi motus 101 probandi, qui item ad naturam accommodati sunt. Duplex est enim uis animorum atque natura: una pars in appetitu posita est, quae est horne Graece, quae hominem huc et illuc rapit, altera in ratione, quae docet et explanat, quid faciendum fugiendumque sit. [Ita fit, ut ratio praesit, appetitus obtemperet.

部分肢体结构匀称的身体美能令人悦目，也使我们自己欣喜，是由于身体的各个部分以一定的优美互相协调一致一样，闪烁于生活中的这种合适能令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们称赞，是由于秩序、坚定和一切言行的节制。因此，应该敬重人，不仅敬重杰出之<sup>99</sup>人，而且敬重其他的人，因为不重视别人对自己的意见不仅是一种傲慢，而且完全是一种粗疏。不过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中应该区别公正和敬重。公正的责任在于不损害人，敬重的责任在于不冒犯人，合适的含义在这里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来。就这样，在作了这些解释之后我认为，什么是我们称之为的合适这一点已经说清楚了。

至于由合适产生的义务，它首先遵循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sup>100</sup>于引导人们和自然相一致，忠实于自然；如果我们能如同追随引导者那样追随自然，那么我们便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并且能永远追求本性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始原，追求符合于人们交往要求的始原，追求坚强和勇敢的始原。<sup>[1]</sup>但是合适的最主要意义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方面。要知道，不仅应该称赞身体的活动，它们是与自然相符合的，而且更应该称赞心灵的活动，它们同样也是与自然一致的。心灵和天性的力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基<sup>101</sup>于欲望，希腊文称之为 *ὄρμη*，它使人一会儿倾向这个方面，一会儿倾向那个方面，另一部分基于理性，它教导、解释，应该做什么，应该避免什么。因此，理性应处于领导地位，欲望应处于服从地位。

---

[1] 即追求智慧，追求正义，追求心灵的崇高。

## XXIX

Omnis autem actio uacare debet temeritate et negligentia nec uero agere quicquam, cuius non possit causam probabilem reddere; haec est  
102 enim fere descriptio officii.) Efficiendum autem est, ut appetitus rationi oboediant eamque neque praecurrant nec propter pigritiam aut ignauiam deserant, sintque tranquilli atque omni animi perturbatione careant; ex quo elucebit *omnis constantia omnisque moderatio*. Nam qui appetitus longius euagantur et tamquam exultantes siue cupiendo siue fugiendo non satis a ratione retinentur, ii sine dubio finem et modum transeunt; relinquunt enim et abiciunt oboedientiam nec rationi parent, cui sunt subiecti lege naturae; a quibus non modo animi perturbantur, sed etiam corpora. Licet ora ipsa cernere iratorum aut eorum, qui aut libidine aliqua aut metu commoti sunt aut uoluptate nimia gestiunt; quorum  
103 omnium uultus, uoces, motus statusque mutantur. Ex quibus illud intellegitur, ut ad officii formam reuertamur, appetitus omnes contrahendos sedandosque esse excitandamque animaduersionem et diligentiam, ut ne quid temere ac fortuito, inconsiderate neglegenterque agamus. Neque enim ita generati a natura sumus, ut ad ludum et iocum facti esse uideamur, ad seueritatem potius et ad quaedam studia grauiora atque maiora. Ludo autem et ioco uti illo quidem licet, sed sicut somno et quietibus ceteris tum, cum grauibus seriisque rebus satis fecerimus. Ipsumque genus iocandi non profusum nec immodestum, sed ingenuum et facetum esse debet. Vt enim pueris non omnem ludendi licentiam damus,



## 二十九

一切行为都应该避免冒失和粗疏，不要做任何不能提出可以接受的理由的事情。要知道，这差不多就是关于义务的规定。应该做到使各种欲望服从理智，既不超越它，也不由于怠惰或懦弱而滞后，〔1〕并使它们保持平静，不受各种心灵纷乱的干扰，这样全部坚定和全部节制才可能放射出光彩来。要知道，当欲望跑得，或者说跳得过远，由于强烈的愿望或者说由于奔跑而未受理智的足够的约束，那时它们无疑会超过界定和限度。这时它们会完全放开，抛弃服从，不再听从理智，那是自然法则要求它们顺从的；由此不仅心灵，而且身体都会发生紊乱。我们可以观察愤怒的人们的面部表情，或者观察为某种强烈的欲望或恐惧所激动、或陷入过分快乐的人们的面部表情，所有这些人的面容、声音、动作、体态都会有变化。由此可以理解——让我们重新回到义务概念上来，——我们应该控制和平息一切欲望，认真注意和提高警觉，不要冒失和偶然地，不要未经考虑和慢不经心地做什么事情。要知道，自然生育我们，显然不是为了让我们追求娱乐、戏谑，而是要我们保持严肃性，去从事更为重要、更为伟大的事业。当然也可以享受那些娱乐和戏谑，不过应该是像享受睡眠和其他休息那样，是在我们很好地完成了重要的、严肃的事情之后。游戏之类本身不应过分而无节制，而要高尚、机智。正如我们并不允许儿童任意玩耍，而只玩耍那些不违背高尚行为的游戏一样，在我们的戏谑本身，也应该闪烁良好天性的光辉。

---

〔1〕以竞技场上赛跑为喻。

sed eam, quae ab honestatis actionibus non sit aliena, sic in ipso ioco  
104 aliquod probi ingenii lumen eluceat. Duplex omnino est iocandi genus,  
unum inliberale, petulans, flagitiosum, obscenum, alterum elegans,  
urbanum, ingeniosum, facetum, quo genere non modo Plautus noster et  
Atticorum antiqua comoedia, sed etiam philosophorum Socraticorum libri  
referti sunt, multaque multorum facete dicta, ut ea, quae a sene Catone  
collecta sunt, quae uocant apophthegmata. Facilis igitur est distinctio  
ingenui et inliberalis ioci. Alter est, si tempore fit, ut si remisso animo,  
grauissimo homine dignus, alter ne libero quidem, si rerum turpitudine  
adhibetur aut uerborum obscenitas. Ludendi etiam est quidam modus  
retinendus, ut ne nimis omnia profundamus elatique uoluptate in aliquam  
turpitudinem delabamur.

## XXX

105 Suppeditant autem et campus noster et studia uenandi honesta  
exempla ludendi. Sed pertinet ad omnem officii quaestionem semper in  
promptu habere, quantum natura hominis pecudibus reliquisque beluis  
antecedat; illae nihil sentiunt nisi uoluptatem ad eamque feruntur omni  
impetu, hominis autem mens descendo alitur et cogitando, semper aliquid  
aut anquirat aut agit uidendique et audiendi delectatione ducitur.

Quin etiam, si quis est paulo ad uoluptates propensior, modo ne sit

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高尚的、粗鲁的、可鄙的、淫秽的，另一类是雅致的、文明的、机敏的、幽默的。这前一类戏谑不仅充满了我们的普劳图斯的作品〔1〕和阿提卡作家的旧喜剧，〔2〕而且充满了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们的著作，充满在许多人的无数机敏的话语中，例如在卡托晚年时收集，被称之为《箴言集》的著作中。〔3〕因此，区分高雅和粗俗的戏谑是很容易的。前一种如果时间合适，并且作为心灵的休息，对于极有身分的人是合适的，后一种如果说的是猥亵的事情或者用的是淫秽的语言，对于自由人是不合适的。娱乐也要注意分寸，使我们不至于滥用一切，陶醉于快乐，陷入某种丑陋的境地。我们的战神广场〔4〕和狩猎活动提供了高尚娱乐的范例。

### 三十

经常注意研究人的天性如何优越于畜类和其他野兽，这也与 105 整个义务问题有关。动物除了感官快乐，并且所有冲动都为此目的而外，不知道任何其他感觉，而人的智慧则由学习和思考哺育，经常或是在探究什么，或是在从事什么实际活动，为视觉和听觉快感所引导。甚至即使有人稍许倾向于享乐——只是但愿他

---

〔1〕 提图斯·普劳图斯·马克基乌斯（约公元前 254 - 前 184）是古罗马最著名的喜剧家，传下 20 部剧本和 1 部残剧。

〔2〕 阿提卡旧喜剧即通常所称的希腊旧喜剧，这类喜剧区别于后来的过渡性的中期喜剧和世态性的新喜剧的主要方面在于其内容以政治讽刺为主。旧喜剧的主要代表诗人是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46 - 前 385）。

〔3〕 卡托的这部著作失传。

〔4〕 战神广场位于罗马西北部，是青年习武的地方。

ex pecudum genere, sunt enim quidam homines non re sed nomine, sed si quis est paulo erectior, quamuis uoluptate capiatur, occultat et  
106 dissimulat appetitum uoluptatis propter uerecundiam. Ex quo intellegitur corporis uoluptatem non satis esse dignam hominis praestantia eamque contemni et reici oportere, sin sit quispiam, qui aliquid tribuat uoluptati, diligenter ei tenendum esse eius fruendae modum. Itaque uictus cultusque corporis ad ualetudinem referatur et ad uires, non ad uoluptatem. Atque etiam si considerare uolumus, quae sit in natura nostra excellentia et dignitas, intellegemus quam sit turpe diffluere luxuria et delicate ac molliter uiuere, quamque honestum parce, continenter, seuerè, sobrie.

107 Intellegendum etiam est duabus quasi nos a natura indutos esse personis; quarum una communis est ex eo, quod omnes participes sumus rationis praestantiaeque eius, qua antecellimus bestiis, a qua omne honestum decorumque trahitur et ex qua ratio inueniendi officii exquiritur; altera autem, quae proprie singulis est tributa. Vt enim in corporibus  
108 magnae dissimilitudines sunt (alios uidemus uelocitate ad cursum, alios uiribus ad luctandum ualere, itemque in formis aliis dignitatem inesse, aliis uenustatem), sic in animis existunt maiores etiam uarietates. Erat in L. Crasso, in L. Philippo multus lepos, maior etiam magisque de industria in C. Caesare, L. filio; at isdem temporibus in M. Scauro et in

不是属于某种畜类，须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非在实际上，而只是名义上是人，——不过如果有人仍然有一点向上的心理，尽管他被享乐所俘获，但出于羞愧，仍会掩盖和伪装自己对享乐的追求。由此可以理解，肉体享乐对于优于兽类的人是不很相称的，应该蔑视和抛弃它。如果有人有些热衷于享乐，那他应该努力保持这种享受的分寸。就这样，给予身体食物和衣着是为了健康和体力，而不是为了享乐。并且如果我们有意仔细观察我们的本性如何超越和高尚，那么我们会理解，沉湎于放荡和娇柔、奢侈地生活是多么可鄙，节俭地、克制地、严格地、清醒地生活又多么高尚。

还必须明白，自然好像赋予我们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共同的，由于我们全都具有理性和使我们超越于野兽的优势，由此而产生一切高尚和合适，由此我们探究认识义务的方法。至于另一种角色，它被赋予个人。要知道，正如人的身体存在巨大的差异一样（我们看到有些人奔跑迅速，有些人身体健壮，适于角力，同样，还有一些人仪容高贵，另一些人容貌秀丽），心灵方面同样存在甚至更大的差异。卢基乌斯·克拉苏斯非常诙谐，<sup>〔1〕</sup>卢基乌斯·菲利普斯非常诙谐，<sup>〔2〕</sup>卢基乌斯之子盖尤斯·凯撒更加诙谐，并且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的勤奋。<sup>〔3〕</sup>在同一时期，马尔库斯·

---

〔1〕 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公元前140—前91），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2年任监察官，著名演说家，西塞罗《论演说家》对话参加者之一。

〔2〕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公元前91年任执政官。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反对者。

〔3〕 指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公元前90年任市政官，公元前87年被马略处死。西塞罗《论演说家》对话参加者之一。



---

M. Druso adulescente singularis seueritas, in C. Laelio multa hilaritas, in eius familiari Scipione ambitio maior, uita tristior. De Graecis autem dulcem et facetum festiuique sermonis atque in omni oratione simulatorem, quem eirona Graeci nominarunt, Socratem accepimus, contra Pythagoram et Periclem summam auctoritatem consecutos sine ulla hilaritate. Callidum Hannibalem ex Poenorum, ex nostris ducibus Q. Maximum accepimus, facile celare, tacere, dissimulare, insidiari, praeripere hostium consilia; in quo genere Graeci Themistoclem et Pheraeum Iasonem ceteris anteponunt, in primisque uersutum et callidum factum Solonis, qui, quo et tutior eius uita esset et plus aliquanto rei publicae prodesset, furere se simulauit. Sunt his alii multum dispares, simplices et aperti, qui nihil ex occulto, nihil de insidiis agendum putant, ueritatis cultores, fraudis inimici, itemque alii, qui quiduis

斯考鲁斯和年轻的马尔库斯·德鲁苏斯表现出特有的严肃，〔1〕盖尤斯·莱利乌斯很和悦，他的亲密朋友斯基皮奥则更贪求功名，生活更严格。在希腊人中，我们听说苏格拉底和蔼、幽默，语言愉快，每次谈话都故作愚顽，希腊人称其为“伪装者”；相反，毕达戈拉斯和伯里克利斯〔2〕从无悦色，然而却获得非常崇高的威望。据说布匿人中汉尼拔狡猾，而在我们的将领中是昆图斯·马克西穆斯，他们都善于掩饰、沉默、伪装、埋伏、预测敌人的计划。在这方面，希腊人认为特弥斯托克勒斯和费赖的伊阿宋〔3〕超过其他人，并且认为梭伦的行动尤为机敏、狡猾，此人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安全，并对国家更有利，便装起疯来。〔4〕也 109 有一些人与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单纯、直率，认为一切事情无需隐瞒，一切事情都不该施阴谋诡计，是真实的维护者，欺骗的敌人；同样还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忍受一切，可以为任何人服

〔1〕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公元前 91 年任保民官，新贵支持者，他企图折衷各阶层利益，把司法权还给元老院，骑士阶层可在元老院获得席位，城市平民可得到廉价粮食和意大利、西西里的土地，意大利人可获得罗马公民权，但他的上述政治方案遭到新贵和骑士阶层的反对，他自己在冲突中丧身，并引起意大利起义，导致公元前 91 年—前 88 年意大利人反对罗马的同盟战争（或称意大利战争）。

〔2〕 伯里克利斯是雅典著名国务活动家，出身于贵族，但后来成为雅典民主派首领（从公元前 469 年起），在他掌政时期（公元前 444—前 429），雅典奴隶制城邦达到最繁荣的时期。

〔3〕 伊阿宋是费赖僭主，公元前 374 年取得对特萨利亚的军事统治权，并企图获得对整个希腊的统治权，公元前 370 年被杀。

〔4〕 据普卢塔克说，雅典人苦于为争夺萨拉弥斯与塞伽拉人的长期战争，立法禁止再战，年轻人却仍跃跃欲试，但又不敢违背禁令。梭伦看到这种情形后，便装疯闭门不出，实际上写成一首长诗背熟，然后突然出现在广场，朗诵了那首长诗，鼓动为争夺萨拉弥斯开战。人们听了那首诗后情绪激越，废除了禁令，一举夺得萨拉弥斯。参阅普卢塔克《梭伦传》，8。

perpetiantur, cuius deseruiant, dum quod uelint consequantur, ut Sullam et M. Crassum uidebamus. Quo in genere uersutissimum et patientissimum Lacedaemonium Lysandrum accepimus, contraque Callicratidan, qui praefectus classis proximus post Lysandrum fuit. Itemque in sermonibus: talium quemque, quamuis praepotens sit, efficere, ut unus de multis esse uideatur; quod in Catulo, et in patre et in filio, idemque in Q. Mucio, in Mancina uidimus. Audiui ex maioribus natu, hoc idem fuisse in P. Scipione Nasica, contraque patrem eius, illum qui Ti. Gracchi conatus perditos uindicauit, nullam comitatem habuisse sermonis ne Xenocratem quidem seuerissimum philosophorum ob eamque rem ipsam magnum et clarum fuisse. Innumerabiles aliae dissimilitudines sunt naturae morumque, minime tamen uituperandorum.

## XXXI

110 Admodum autem tenenda sunt sua cuique non uitiosa, sed tamen propria, quo facilius decorum illud, quod quaerimus, retineatur. Sic enim est faciendum, ut contra uniuersam naturam nihil contendamus, ea

务，只要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例如我们见过的苏拉〔1〕和马尔库斯·克拉苏斯〔2〕。据说这类人中最机敏、最坚忍的是拉克得蒙人吕珊·德罗斯，相反的是卡利克拉提达斯，此人继吕珊·德罗斯之后成为舰队司令。同样，有的人尽管在演说方面颇有才能，但是却让自己显得更像普通人一样，就像我们在卡图卢斯身上，既在父亲身上，也在儿子身上看到的那样，〔3〕同样在昆图斯·穆基乌斯·曼基亚身上见到的那样。〔4〕我还从长辈那里听说，普布利乌斯·斯基皮奥·那西卡也是有这样的特点；相反，他的父亲，就是惩处了提比略·格拉古的有害企图的那个人，在语言方面丝毫不谦和。哲学家中最严肃的克塞诺克拉特斯也这样，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闻名著称。〔5〕在天性和习惯方面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差异，对那些差异丝毫都不应指责。

### 三十一

不过每个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特性，当然不是恶习，而是他特有 110 的性格，以便更容易保持我们正在探求的合适。要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即既丝毫不违背普遍的天性，而在保持普遍天性的同时，

---

〔1〕 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参阅本卷 43 及注。

〔2〕 指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前三巨头”之一，参阅本卷 25 及注。

〔3〕 卡图卢斯父子指同名的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父子。老卡图卢斯于公元前 102 年与马略一起同任执政官，后来支持苏拉，于公元前 87 年被马略派杀害。小卡图卢斯参阅本卷 76 及注。

〔4〕 昆图斯·穆基乌斯·曼基亚，情况不详，参阅西塞罗《论演说家》，II，274。

〔5〕 克塞诺克拉特斯（公元前 396—前 31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柏拉图和斯珀西波斯去世后曾在 25 年间领导学园派。

tamen conseruata propriam nostram sequamur, ut etiamsi sint alia grauiora atque meliora, tamen nos studia nostra nostrae naturae regula metiamur; neque enim attinet naturae repugnare nec quicquam sequi, quod assequi non queas. Ex quo magis emergit quale sit decorum illud, ideo quia nihil decet inuita Minerua, ut aiunt, id est aduersante et repugnante natura.

111 Omnino si quicquam est decorum, nihil est profecto magis quam aequabilitas uniuersae uitae, tum singularum actionum, quam conseruare non possis, si aliorum naturam imitans omittas tuam. Vt enim sermone eo debemus uti, qui notus est nobis, ne ut quidam Graeca uerba inculcantes iure optimo rideamur, sic in actiones omnemque uitam nullam  
112 discrepantiam conferre debemus. Atque haec differentia naturarum tantam habet uim, ut non numquam mortem sibi ipse consciscere alius debeat, alius in eadem causa non debeat. Num enim alia in causa M. Cato fuit, alia ceteri, qui se in Africa Caesari tradiderunt? Atqui ceteris forsitan uitio datum esset, si se interemissent, propterea quod lenior eorum uita et mores fuerant faciliores; Catoni cum incredibilem tribuisset natura grauitatem, eamque ipse perpetua constantia roborauisset semperque in proposito susceptoque consilio permansisset, moriendum potius quam  
113 tyranni uultus aspiciendus fuit. Quam multa passus est Vlixes in illo errore diuturno, cum et mulieribus, si Circe et Calypso mulieres appellandae sunt, inseruiret et in omni sermone omnibus affabilem esse se



又能遵循我们自己的特点,从而做到即使存在其他更重要、更伟大的事业,但我们仍能以我们的天性为准绳,来衡量我们的追求,因为既无需与天性对抗,也无需追求你不可能达到的东西。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讨论的这种合适的本质,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任何违背弥涅尔瓦的东西,亦即任何违背、抗拒天性的东西都是不合适的。<sup>〔1〕</sup>一般说来,如果存在什么合适,那么当然没有什么比一贯性更合适,无论是对于整个生活,或者是对于单个的行为;并且如果你模仿他人的习性,放弃自己的习性,那你便不可能保持这种一贯性。要知道,正如我们应该使用我们熟悉的那种语言,而不要像有些人硬塞进一些希腊词语,从而完全理所当然地受人耻笑那样,我们同样也不应该把任何不和谐带进我们的行为和整个生活中。人的天性的这种差异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有时候一个人决定自杀,而另一个人在同样情况下却不应该这样做。难道马尔库斯·卡托曾经处于一种形势下,而那些在非洲向凯撒投降的人则处于另一种形势下?<sup>〔2〕</sup>如果其他人自杀,这对于他们甚至可能是一种罪恶,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平和,性情比较温顺,而对于卡托来说,由于天性赋予他特有的严肃性,而他自己又通过一贯坚持增强了这种严肃性,并且永远忠实于自己提出和采取的决定,因此应该是宁可一死,也不愿见到暴君的面容。尤利克西斯在他那漫长的漂泊过程中又忍受了多少苦难,当他屈从于女人(如果基尔克和卡吕普索也堪称为女人),并且要使自己在和所有的人谈话时都显得和蔼可亲。他在家里甚至忍受奴隶和女仆的侮辱,为

---

〔1〕 这是一句谚语。弥涅尔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2〕 指公元前46年庞培派在北非乌提卡被凯撒打败后,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生于公元前95年,老卡托之曾孙)在那里自杀而死,同时自杀的还有其他一些人。

---

uellet. Domi uero etiam contumelias seruorum ancillarumque pertulit, ut ad id aliquando, quod cupiebat, ueniret. At Ajax, quo animo traditur, milies oppetere mortem quam illa perpeti maluisset. Quae contemplantes expendere oportebit, quid quidque habeat sui, eaque moderari nec uelle experiri, quam se aliena deceant; id enim maxime quemque decet, quod 114 est cuiusque maxime suum. Suum quisque igitur noscat ingenium acremque se et bonorum et uitiorum suorum iudicem praebeat, ne scaenici plus quam nos uideantur habere prudentiae. Illi enim non optumas, sed sibi accommodatissimas fabulas eligunt; qui uoce freti sunt, Epigonos

了有一天能达到自己渴望的目的。<sup>〔1〕</sup>而埃阿斯,凭他被赋予的那种性格,他宁愿死上千次,也不希望忍受那些屈辱。<sup>〔2〕</sup>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每个人权衡自己的特性,适当节制自己的特性,不要企图让自己具有他人的特性,因为每个人最合适的是他自己最特有的那种性格。因此,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成为自己优点和恶习的严格的判官,而不要让演员显得比我们更富有见识。要知道,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杰出的,而是最适合自己的剧本。有人依仗自己的嗓音,选择《埃皮戈尼》<sup>〔3〕</sup>和《墨杜斯》<sup>〔4〕</sup>;有人相信自己的表演,选择《墨拉尼帕》<sup>〔5〕</sup>和《克吕泰墨

---

〔1〕 尤利克西斯(或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拉丁称呼,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海上漂泊十年,滞留于会妖术的神女基尔克和卡吕普索的居地。后来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回到故乡,但仍不得不装成乞丐,受到自己的奴隶和女仆们的嘲辱,最后和儿子一起,报复了那些向他的妻子求婚、挥霍他的财产的人们。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五、十、十二—十九卷。

〔2〕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阿基琉斯被帕里斯的箭射死后,阿基琉斯的母亲忒提斯曾许诺把阿基琉斯遗下的铠甲赏给作战最勇敢的人。埃阿斯和奥德修斯为此发生争执,阿伽门农把铠甲判给了奥德修斯,埃阿斯认为自己在保护阿基琉斯的遗体的战斗中作战最勇敢,因而深感委屈,自杀而死。

〔3〕 “埃皮戈尼”指随奥狄浦斯之子埃特奥克勒斯攻打特拜时战死于城下的将领们的后代,他们重新前来攻打特拜,攻下了该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古罗马悲剧家阿克基乌斯都曾用此题材写作过悲剧。

〔4〕 墨杜斯是美狄亚之子,他按美狄亚的吩咐,杀死了陶里斯国王佩尔修斯,占领了佩尔修斯的王国。古罗马悲剧家帕库维乌斯曾写过同名剧本。

〔5〕 墨拉尼帕和海神波塞冬生下一对孪生子,波塞冬把婴儿扔进山中,把母亲刺割后囚禁起来。婴儿长大后救出了母亲。欧里庇得斯曾以此为题材写过悲剧,恩尼乌斯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悲剧。

Medumque, qui gestu Melanippam, Clytemestram, semper Rupilius, quem ego memini, Antiopam, non saepe Aesopus Aiacem. Ergo histrio hoc uidebit in scaena, non uidebit sapiens uir in uita? Ad quas igitur res aptissimi erimus, in iis potissimum elaborabimus. Sin aliquando necessitas nos ad ea detruserit, quae nostri ingenii non erunt, omnis adhibenda erit cura, meditatio, diligentia, ut ea, si non decore, at quam minime indecore facere possimus; nec tam est enitendum, ut bona, quae nobis data non sint, sequamur, quam ut uitia fugiamus.

### XXXII

115 Ac duabus iis personis, quas supra dixi, tertia adiungitur, quam casus aliqui aut tempus imponit; quarta etiam, quam nobismet ipsi iudicio nostro accommodamus. Nam regna, imperia, nobilitas, honores, diuitiae, opes eaque, quae sunt his contraria, in casu sita temporibus gubernantur; ipsi autem gerere quam personam uelimus, a nostra uoluntate proficiscitur. Itaque se alii ad philosophiam, alii ad ius ciuile, alii ad eloquentiam applicant, ipsarumque uirtutum in alia alius mauult

涅斯特拉》〔1〕根据我的记忆，鲁皮利乌斯〔2〕总是选择《安提奥帕》〔3〕，伊索〔4〕并不总是饰演埃阿斯。就这样，演员能够在舞台上看到这一点，难道智慧之人却不能在生活中看出这一点？因此，我们最适合于做什么事情，就尽可能让我们做什么。但如果有什么时候情势迫使我们去从事我们力不胜任的事情，那时我们也应该投入我们的全部关心、思考和注意力，以便使我们能够即使不是应有地，起码也是尽可能小一点不不应有地完成任任务。这时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未曾赋予我们的优点，而是尽可能避免缺点。

## 三十二

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两种角色外，还应该提到第三种角色，由115某种机会或情势赋予的角色，甚至第四种角色，由我们自己决定担当的角色。要知道，王权、治权、显贵身分、官职、财富、影响以及一切与之相反的东西，它们都有赖于机遇，受情势支配，但是我们自己想饰演什么角色，则却由我们的愿望决定。就这样，有些人想研究哲学，有些人想从事民法，有些人想致力于演说术，至于说到德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

---

〔1〕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是阿伽门农的妻子，在阿伽门农率军远征特洛亚后与阿伽门农的堂兄弟埃吉斯托斯私通，在阿伽门农从特洛亚得胜回国时她与埃吉斯托斯合谋，把阿伽门农杀死，后来她又被她自己和阿伽门农生的儿子奥瑞斯特斯杀死。埃斯库罗斯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三部曲《奥瑞斯特斯》、《奠酒人》和《报仇神》，阿克基乌斯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悲剧。

〔2〕 鲁皮利乌斯是西塞罗青年时期一位不太知名的罗马演员。

〔3〕 安提奥帕和宙斯生仄托斯和安菲昂，儿子长大后解救了受迫害的母亲。

〔4〕 克劳狄乌斯·伊索是西塞罗的同时代人，著名悲剧演员。



116 excellere. Quorum uero patres aut maiores aliqua gloria praestiterunt, ii student plerumque eodem in genere laudis excellere, ut Q. Mucius P. f. in iure ciuili, Pauli filius Africanus in re militari. Quidam autem ad eas laudes, quas a patribus acceperunt, addunt aliquam suam, ut hic idem Africanus eloquentia cumulauit bellicam gloriam; quod idem fecit Timotheus, Cononis f., qui cum belli laude non inferior fuisset quam pater, ad eam laudem doctrinae et ingenii gloriam adiecit. Fit autem interdum ut non nulli, ommissa imitatione maiorum, suum quoddam institutum consequantur, maximeque in eo plerumque elaborant ii, qui  
117 magna sibi proponunt obscuris orti maioribus. Haec igitur omnia, cum quaerimus quid deceat, complecti animo et cogitatione debemus; in primis autem constituendum est, quos nos et quales esse uelimus et in quo genere uitae, quae deliberatio est omnium difficillima. Ineunte enim adulescentia, cum est maxima imbecillitas consili, tum id sibi quisque genus aetatis degendae constituit, quod maxime adamauit; itaque ante implicatur aliquo certo genere cursuque uiuendi, quam potuit, quod

当有些人的父辈或祖辈在某个方面享有荣誉时，他们通常也努力争取在那个方面出类拔萃，例如普布利乌斯之子昆图斯·穆基乌斯〔1〕在民法方面，鲍卢斯之子阿非利加努斯〔2〕在军事方面。不过也有人能够继承于父辈的荣誉又增加某种新的荣誉，例如还是这位阿非利加努斯又以演说给军事荣誉增辉。科农之子提摩透斯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军事荣誉方面不亚于自己的父亲，但他除了这一荣誉外，又以学识和才能著称。〔3〕有时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模仿祖辈，而是追求自己的某种原则，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作这种努力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于不大知名的祖辈，希望获得巨大的成就。就这样，当我们探求什么是合适的时候，我们117 们应该心灵贯注地认真思考所有这些问题，而其中首先应该确定，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成为怎样的人，想怎样地生活，这一思考是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要知道，正是在进步青年之后，这时判断事情的能力还最为薄弱，每个人便为自己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方式，并且是他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每个人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是在他能够判断什么是最好的之前。据色诺118

---

〔1〕 指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之子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公元前140—前82，不是占卜官昆图斯·斯凯沃拉），公元前115年任最高祭司，公元前106年任平民保民官，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后来任亚细亚总督，公元前82年被苏拉没收财产，并遭杀害。他是西塞罗的老师，曾撰民法方面的著作。参阅本书Ⅲ，62。

〔2〕 指小斯基皮奥。

〔3〕 科农是雅典将领，公元前394年曾在亚细亚西部近海克涅多斯岛附近击溃斯巴达舰队，恢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撤毁了的雅典城墙。其子提摩透斯参加了雅典恢复霸权的战争，占领了尤卑亚岛、科尔基拉岛（位于希腊西部）、萨摩斯岛和塞斯托斯（位于赫勒斯滂托斯海峡北岸）等，公元前364年攻进马其顿。他是伊索克拉特斯的弟子，卒于公元前354年。

118 optimum esset, iudicare. Nam quod Herculem Prodicus dicit, ut est apud Xenophontem, cum primum pubesceret, quod tempus a natura ad deligendum, quam quisque uiam uiuendi sit ingressurus, datum est, exisse in solitudinem atque ibi sedentem diu secum multumque dubitasse, cum duas cerneret uias, unam Voluptatis, alteram Virtutis, utram ingredi melius esset, hoc Herculi, Iouis satu edito, potuit fortasse contingere, nobis non item, qui imitamur quos cuique uisum est, atque ad eorum studia institutaque impellimur. Plerumque autem parentium praeceptis imbuti ad eorum consuetudinem moremque deducimur; alii multitudinis iudicio feruntur, quaeque maiori parti pulcherrima uidentur, ea maxime exoptant; non nulli tamen siue felicitate quadam siue bonitate naturae sine parentium disciplina rectam uitae secuti sunt uiam.

### XXXIII

119 Illud autem maxime rarum genus est eorum, qui aut excellenti ingenii magnitudine aut praeclara eruditione atque doctrina aut utraque re ornati spatium etiam deliberandi habuerunt, quem potissimum uitae cursum sequi uellent; in qua deliberatione ad suam cuiusque naturam consilium est omne reuocandum. Nam cum in omnibus quae aguntur, ex eo, quomodo quisque natus est, ut supra dictum est, quid deceat

芬介绍，〔1〕普罗狄科斯〔2〕曾经叙述说，海格立斯〔3〕刚刚步入青年——这是自然赋予人们选择生活道路的时期，——他便去到旷野，坐在那里久久地反复思考，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享乐，一条是美德，他选择哪一条道路更合适；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海格立斯身上，他是宙斯所生，但是同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模仿每个人认为合适的人，并且遵循他们的志向和原则。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受父母教诲的影响，仿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有一些人受民众的意见感染，主要追求那些被大部分人认为最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或是由于某种幸运，或是由于自然赋予的良好品性，尽管没有父母的教诲，他们也选择了正确的生活道路。

### 三十三

下述这类人特别少见，他们尽管或者具有出类拔萃的杰出天资，或者具有非常丰富的教养和知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他们甚至也曾经拥有空闲时间思考，他们应该选择哪种生活道路最为合适。在这样思考之后，作出的所有决定理应能符合每个人自己的天性。如果我们实际上在各种事情上都在探索，正如上面所说，从我们每个人天生的特性考虑，什么是合适的，那么在我

---

〔1〕色诺芬（公元前427—前355年之后）是苏格拉底的门生，历史家，所引故事见《回忆录》，II，1，21。

〔2〕普罗狄科斯（公元前5世纪）是一名著名的智者，出生于克奥斯岛，长期居住雅典，在那里与苏格拉底有交往。

〔3〕海格立斯是著名的希腊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拉丁名字，他按传说是宙斯与特拜王安菲特律昂的妻子阿尔克墨涅所生。

exquirimus, tum in tota uita constituenda multo est eius rei cura maior  
adhibenda, ut constare in perpetuitate uitae possimus nobismet ipsis nec  
120 in ullo officio claudicare. Ad hanc autem rationem quoniam maximam uim  
natura habet, fortuna proximam, utriusque omnino habenda ratio est in  
deligendo genere uitae, sed naturae magis; multo enim et firmior est et  
constantior, ut fortuna non numquam tamquam ipsa mortalis cum  
immortali natura pugnare uideatur. Qui igitur ad naturae suae non uitiosae  
genus consilium uiuendi omne contulerit, is constantiam teneat (id enim  
maxime decet), nisi forte se intellexerit errasse in deligendo genere uitae.  
Quod si acciderit, potest autem accidere, facienda morum institutorumque  
mutatio est. Eam mutationem si tempora adiuuabunt, facilius  
commodiusque faciemus; sin minus, sensim erit pedetemptimque  
faciendum, ut amicitias, quae minus delectent et minus probentur, magis  
decere censent sapientes sensim diluere quam repente praecidere.  
121 Commutato autem genere uitae omni ratione curandum est ut id bono  
consilio fecisse uideamur. Sed quoniam paulo ante dictum est imitandos  
esse maiores, primum illud exceptum sit, ne uitia sint imitanda, deinde  
si natura non feret ut quaedam imitari possit (ut superioris filius Africani,  
qui hunc Paulo natum adoptauit, propter infirmitatem ualetudinis non tam  
potuit patris similis esse, quam ille fuerat sui), si igitur non poterit siue  
causas defensitare siue populum contionibus tenere siue bella gerere, illa  
tamen praestare debebit, quae erunt in ipsius potestate, iustitiam, fidem,  
liberalitatem, modestiam, temperantiam, quo minus ab eo id, quod



们确定整个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认真地考虑，以便使我们能够在各人的人生过程中始终一贯，在履行任何义务时都不发生偏差。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天性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命运稍次<sup>120</sup>之，那么一般说来，在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两个方面都应该考虑到，不过应该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的天性。要知道，天性远为恒定不变，以至于有时似乎可以说是有死的命运同不死的天性进行争斗。就这样，当有人为自己确定的整个生活道路符合他的无瑕的〔1〕天性的时候，但愿他能坚持始终（要知道，这对于一个人是最合适的），除非他偶然发现他在选择生活道路时发生了谬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那就应该改变自己的习性和生活规则。如果情势有利于这种改变，那我们做起来就要容易一些，方便一些；如果情况相反，那就应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进行，就像当友谊不能令人们高兴、不能令人们满意的时候，智慧的人们认为更为合适的处理方式是逐渐消除，而不是突然中断。〔2〕在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应该特<sup>121</sup>别注意的是要使这种改变显得是根据良好的考虑作出的。但是因为在前面曾谈到应该模仿祖辈，因此首先应该排除的是不可模仿恶习，然后如果是天性不允许模仿某些方面。例如老阿非利加努斯之子，他过继了鲍卢斯的儿子，但他由于健康不佳，却不能像他父亲仿效其父亲那样仿效自己的父亲。〔3〕就这样，如果一个人或者不能出庭辩护，或者不能在民会上掌握人们的注意力，或者不能出征作战，那他仍然应该表现出属于他的能力范围

〔1〕 意为人的天性生来是无瑕的。

〔2〕 参阅西塞罗《论友谊》，76。

〔3〕 老斯基皮奥的父亲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曾于公元前218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11年战死于西班牙。“鲍卢斯之子”即小斯基皮奥。

desit, requiratur. Optima autem hereditas a patribus traditur liberis omnique patrimonio praestantior gloria uirtutis rerumque gestarum, cui dedecori esse nefas et uitium iudicandum est.

## XXXIV

122 Et quoniam officia non eadem disparibus aetatibus tribuuntur aliaque sunt iuuenum, alia seniorum, aliquid etiam de hac distinctione dicendum est. Est igitur adulescentis maiores natu uereri exque iis deligere optimos et probatissimos, quorum consilio atque auctoritate nitatur; ineuntis enim aetatis inscitia senum constituenda et regenda prudentia est. Maxime autem haec aetas a libidinibus arcenda est exercendaque in labore patientiaque et animi et corporis, ut eorum et in bellicis et in ciuilibus officiis uigeat industria. Atque etiam cum relaxare animos et dare se iucunditati uolent, cauendant intemperantiam, meminerint uerecundiae, quod erit facilius, si ne in eiusmodi quidem rebus maiores natu nolint  
123 interesse. Senibus autem labores corporis munuendi, exercitationes animi etiam augendae uidentur, danda uero opera, ut et amicos et iuuentutem et maxime rem publicam consilio et prudentia quam plurimum adiuuent. Nihil autem magis cauendum est senectuti quam ne languori se desidiaequae dedat; luxuria uero cum omni aetate turpis tum senectuti foedissima est. Sin autem etiam libidinum intemperantia accessit, duplex malum est, quod et ipsa senectus dedecus concipit et facit adulescentium impudentiorem intemperantiam.

124 Ac ne illud quidem alienum est, de magistratum, de priuatorum, de ciuium, de peregrinorum officiis dicere. Est igitur proprium munus magistratus intellegere se gerere personam ciuitatis debereque eius

的品质：公正、忠实、慷慨、节制、克己，从而并不要求他缺乏的东西。父亲传给儿子最好的、比一切财产更珍贵的遗产是由于美德和功业而赢得的荣誉，玷辱这一荣誉应被视为亵渎和犯罪。

### 三十四

由于赋予不同年龄的义务是不一样的，赋予年轻人的是这样<sup>122</sup>一些义务，赋予老年人的是另样一些义务，因此有必要稍许说一说这种区别。就这样，青年人应该尊敬年长者，并且从他们中间选择最优秀和最值得敬重者，仰仗他们的智慧和威望，因为青年人的特点是无知，需要接受老年人的富有远见的教诲和指导。不过这个年龄最该抑制情欲，最该锻炼吃苦和忍耐，既在心灵方面，也在身体方面，以使他们在履行军事的和民政的义务时能够精力充沛。甚至在他们认为可以松弛心灵、享受快乐的时候，他们也要提防失去节制，牢记敬畏；这对他们会变得容易些，如果年长者不拒绝参加那样的娱乐。至于老年人，他们显然应该减少<sup>123</sup>身体劳累，而心灵锻炼甚至更应该加强，应该努力以自己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尽可能多地帮助朋友、青年、特别是国家。然而老年最应该提防的莫过于懒散和无所事事；奢侈对于所有年龄的人都是可耻的，而对于老年人尤为丑恶。如果再辅之以放纵情欲，那么它便包括两方面的坏处：不仅使老年本身蒙受耻辱，而且会使年轻人的放纵变得更为漫无节制。

完全有必要说说关于官员的义务、公民个人的义务、外邦人<sup>124</sup>的义务。官员的特有职责在于认识到他代表国家，应该保持国家的尊严和荣耀，维护法律，确定法权，铭记这些是委托给他们的责任。公民个人应该享有同其他公民公平、同等的权利生活，不

dignitatem et decus sustinere, seruare leges, iura describere, ea fidei  
125 suae commissa meminisse. Priuatum autem oportet aequo et pari cum  
ciuibus iure uiuere neque summissum et abiectum neque se ecferentem,  
tum in re publica ea uelle, quae tranquilla et honesta sint; talem enim  
solemus et sentire bonum ciuem et dicere. Peregrini autem atque incolae  
officium est nihil praeter suum negotium agere, nihil de alio anquirere  
minimeque esse in aliena re publica curiosum. Ita fere officia reperientur,  
cum quaeretur quid deceat et quid aptum sit personis, temporibus,  
aetatibus. Nihil est autem quod tam deceat, quam in omni re gerenda  
consilioque capiendo seruare constantiam.

## XXXV

126 Sed quoniam decorum illud in omnibus factis, dictis, in corporis  
denique motu et statu cernitur idque positum est in tribus rebus,  
formositate, ordine, ornatu ad actionem apto, difficilibus ad  
eloquendum, sed satis erit intellegi, in his autem tribus continetur cura  
etiam illa, ut probemur iis, quibuscum apud quosque uiuamus, his  
quoque de rebus pauca dicantur. Principio corporis nostri magnam natura  
ipsa uidetur habuisse rationem, quae formam nostram reliquamque  
figuram, in qua esset species honesta, eam posuit in promptu, quae  
partes autem corporis ad naturae necessitatem datae aspectum essent  
127 deformem habiturae atque turpem, eas contexit atque abdidit. Hanc  
naturae tam diligentem fabricam imitata est hominum uerencundia. Quae  
enim natura occultauit, eadem omnes, qui sana mente sunt, remouent ab  
oculis ipsique necessitati dant operam ut quam occultissime pareant;

屈从、不卑谦，也不骄傲自恃，在国家事务方面则希望事事都能和平、高尚。我们通常认为和称这样的公民是好公民。至于说到 125 外邦人和移民的义务，〔1〕他们除了从事自己的事情外，不要干涉他人的任何事情，特别是不要关心他人国家的事情。当有人探询什么是合适，什么适合于具体的人物、情势和年龄的时候，他会发现各种义务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在作任何事情或者作任何决定时，没有什么比保持坚定更合适。

### 三十五

因为这种合适体现在一切行为、语言中，还体现在身体的动作和姿态里，并且基于这样三种事物，即美观、整齐、与行为相 126 适合的风度，因此对它们很难用言词表述，但能够理解便足够了。在这三类事物中体现着一种关心，那就是希望我们能引起与之一起、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赞赏，因此关于这些事物也需要说几句。首先，自然本身显然对我们的身体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它使我们的面容和蕴含高尚风采的其他形体一起置于明显的位置，而把身体为着本身的需要、看起来形态丑陋的那些部分掩盖起来，隐藏起来。人类的羞惭心理就是模仿了自然的这种如此精 127 细的安排。因此，所有理智健康的人也把自己隐蔽的那些部分不让视觉所及，并且竭力使本性的需要尽可能隐蔽地表露；不仅对于身体上本性需要利用的那些部分，而且对于利用本身，人们也都不称呼其本名，并且对凡并非丑恶，但需隐蔽地做的事情，称

---

〔1〕 外邦人指暂时前来的其他城邦的人，移民指有固定居处的外邦人，他们成为该城邦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享有公民权。



quarumque partium corporis usus sunt necessarii, eas neque partes neque earum usus suis nominibus appellant, quodque facere non turpe est, modo occulte, id dicere obscenum est. Itaque nec actio rerum illarum  
128 aperta petulantia uacat nec orationis obscenitas. Nec uero audiendi sunt Cynici, aut si qui fuerunt Stoici paene Cynici, qui reprehendunt et irrident, quod ea, quae re turpia non sint, uerbis flagitiosa ducamus, illa autem, quae turpia sunt, nominibus appellemus suis. Latrocinari, fraudare, adulterare re turpe est, sed dicitur non obscene; liberis dare operam re honestum est, nomine obscenum; pluraque in eam sententiam ab eisdem contra uerecundiam disputantur. Nos autem naturam sequamur et ab omni, quod abhorret ab oculorum auriumque approbatione, fugiamus; status, incessus, sessio, accubitio, uultus, oculi, manuum  
129 motus teneat illud decorum. Quibus in rebus duo maxime sunt fugienda, ne quid effeminatum aut molle et ne quid durum aut rusticum sit. Nec uero histrionibus oratoribusque concedendum est, ut iis haec apta sint, nobis dissoluta. Scaenicorum quidem mos tantam habet uetere disciplina uerecundiam, ut in scaenam sine subligaculo prodeat nemo; uerentur enim, ne, si quo casu euenerit, ut corporis partes quaedam aperiantur, aspiciantur non decore. Nostro quidem more cum parentibus puberes filii, cum soceris generi non lauantur. Retinenda igitur est huius generis uerecundia, praesertim natura ipsa magistra et duce.

呼它们便是猥亵。因此，无论是公开做那些事情，或是猥亵地谈论它们，都难免是放荡不羁。至于说到演员，他们的习俗按照古代规矩，保持着如此严格的廉耻感，即若没有扎大腿带，任何人都不得登台表演，为的是防备不要在什么时候暴露出身体的某些部位，不合适地被看见。按照我们的习俗，成年的儿子不和父亲同浴，女婿不和岳父同浴。因此，我们应该保持这类廉耻，特别是自然本身是我们的老师和指导。不应该听从昔尼克派或者一些<sup>128</sup>原本属斯多葛派，后来差不多是昔尼克派的人的说教，<sup>〔1〕</sup>他们批评和嘲笑我们，说我们对那些实际上并非可耻的事情用一些词语，使其变成为可耻的，而对那些可耻的事情却直称其名。盗窃、欺骗、通奸、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可耻的，但是却并不羞惭地称呼它们，生育子女本是高尚的事，但其称呼却令人羞惭。这些哲学家还就这些问题还发过许多其他背逆廉耻的议论。不过我们则遵循自然，避免一切不宜于看、不宜于听的事情。姿态、步履、坐势、餐榻卧势、面部表情、眼睛、双手动作，所有这些都要保持合适。在这些事情上应特别避免两点，即既不要骄揉造<sup>129</sup>作，也不要生硬鲁莽。不能让好的东西只适用于演员和学说家，与我们却无关系。<sup>〔2〕</sup>

---

〔1〕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5世纪末由提斯特涅斯（约公元前435—前370）创立的一个哲学派别，其核心原则是回归自然，从而导致蔑视法律和既定生活规则。该派代表人物被贬称为“狗”（kyon），“昔尼克”即由此词音译而来。最著名的昔尼克派哲学家是狄欧根尼（或译狄奥革涅斯，公元前404—前323）。

〔2〕 有些版本把第127节中“至于说到演员……特别是自然本身是我们的老师和指导”一段移至此处。

## XXXVI

130 Cum autem pulchritudinis duo genera sint, quorum in altero uenustas sit, in altero dignitas, uenustatem muliebrem ducere debemus, dignitatem uirilem. Ergo et a forma remoueatur omnis uiro non dignus ornatus, et huic simile uitium in gestu motuque caueatur. Nam et palaestrici motus sunt saepe odiosiores et histrionum nonnulli gestus ineptiis non uacant, et in utroque genere quae sunt recta et simplicia laudantur. Formae autem dignitas coloris bonitate tuenda est, color exercitationibus corporis. Adhibenda praeterea munditia est non odiosa neque exquisita nimis, tantum quae fugiat agrestem et inhumanam negligentiam. Eadem ratio est habenda uestitus, in quo, sicut in  
131 plerisque rebus, mediocritas optima est. Cauendum autem est, ne aut tarditatibus utamur in ingressu mollioribus, ut pomparum ferculis similes esse uideamur, aut in festinationibus suscipiamus nimias celeritates, quae cum fiunt, anhelitus mouentur, uultus mutantur, ora torquentur; ex quibus magna significatio fit non adesse constantiam. Sed multo etiam magis elaborandum est, ne animi motus a natura recedant, quod assequemur, si cauebimus ne in perturbationes atque exanimationes incidamus et si attentos animos ad decoris conseruationem tenebimus.  
132 Motus autem animorum duplices sunt, alteri cogitationis, alteri appetitus; cogitatio in uero exquirendo maxime uersatur, appetitus impellit ad agendum. Curandum est igitur, ut cogitatione ad res quam optimas utamur, appetitum rationi oboedientem praebeamus.

## XXXVII

Et quoniam magna uis orationis est eaque duplex, altera contentionis, altera sermonis, contentio disceptationibus tribuatur

## 三十六

虽然美有两类，其一是优雅，其二是端庄，但我们应该认为，优雅是属于女性的，端庄是属于男性的。因此，男子应该去除一切不合适的装饰，并且在举止和动作方面也不要犯与此相类似的错误。要知道，体育场馆里的举止常常使人厌恶，演员的手势有时也难免荒谬，在这两方面唯有正规的和朴实的才能赢得称赞。外表的端庄要有好的气色来维护，好的气色由锻炼身体得来。此外，还应该保持清洁，不可令人生厌，也不要过分讲究，只要能避免粗俗的和不文明的疏忽即可。对于衣着也要保持同样的原则，在这方面也像在大部分事情上一样，适中是最好的。还应该注意，行走不可缓慢和过分懒散，使我们看起来像游行行列中的扛舆；亦不可仓促地过分快步，因为如果那样，会气喘吁吁，面色改变，面部特征扭曲，这些可以充分地表明缺乏稳健。不过更应该多多注意的是不要使心理活动背离自然；如果我们能避免心激动和慌乱，能保持心灵审慎，做到合适，那我们就能达到这一些。心灵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些属于思维，一些属于欲望。思维主要用在寻找真理，欲望则促使行动。因此应该注意，使我们把思维用于最好的事物，让欲望服从于理智。

## 三十七

由于语言的作用非常巨大，并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演说，一是谈话，因此演说用于诉讼争辩、民众大会、元老院会议，谈

iudiciorum, contionum, senatus, sermo in circulis, disputationibus, congressionibus familiarium uersetur, sequitur etiam conuiuia. Contentionis praecepta rhetorum sunt, nulla sermonis, quamquam haud scio an possint haec quoque esse. Sed discentium studiis inueniuntur magistri, huic autem qui studeant sunt nulli, rhetorum turba referta omnia; quamquam, quae uerborum sententiarumque praecepta sunt, 133 eadem ad sermonem pertinebunt. Sed cum orationis indicem uocem habeamus, in uoce autem duo sequamur, ut clara sit, ut suavis, utrumque omnino a natura petendum est, uerum alterum exercitatio augebit, alterum imitatio presse loquentium et leniter. Nihil fuit in Catulis, ut eos exquisito iudicio putares uti litterarum, quamquam erant litterati; se et alii; hi autem optime uti lingua Latina putabantur; sonus erat dulcis, litterae neque expressae, neque oppressae, ne aut obscurum esset aut putidum, sine contentione uox nec languens nec canora. Vberior oratio L. Crassi nec minus faceta, sed bene loquendi de Catulis opinio non minor. Sale uero et facetiis Caesar, Catuli patris frater, uicit omnes, ut in illo ipso forensi genere dicendi contentiones aliorum sermone uinceret.

In omnibus igitur his elaborandum est, si in omni re quid deceat 134 exquirimus. Sit ergo hic sermo, in quo Socratici maxime excellunt, lenis minimeque pertinax, insit in eo lepos; nec uero, tamquam in possessionem suam uenerit, excludat alios, sed cum reliquis in rebus tum in sermone communi uicissitudinem non iniquam putet; ac uideat in



话则用于会见、讨论和朋友聚会，甚至陪伴宴会的进行。修辞学家们制定演说规则，却不制定任何谈话规则，尽管这里也可能有一定的规则。不过只要有人想学习，便可以找到老师，现在是没有任何人想学习它，修辞学家却成群结伙，比比皆是，尽管存在有关词语和思想的规则，它们也会适用于谈话。既然我们把声音<sup>133</sup>作为语言的象征，那么我们运用声音时应追求两个目标，一是清晰，二是悦人：一般说来，这二者都应该得之于自然，不过前者可通过锻炼得到加强，后者可通过模仿说话准确、平静之人得到提高。在卡图卢斯父子<sup>[1]</sup>身上你看不到任何迹象，使你认为他们对文学有精深的理解，尽管他们很富有文学修养；其他人也是这样，虽然他们被认为是最善于使用拉丁语的人。他们语言优美，音节既不断断续续，又不仓促拥挤，因而既无晦涩之感，又无卖弄之嫌；他们的声音不紧张，因此既不软弱无力，又不尖锐刺耳。卢基乌斯·克拉苏斯<sup>[2]</sup>的语言更为丰富，也不缺乏机敏，不过一般认为，卡图卢斯父子具有并不亚于他出色地演说的能力。老卡图卢斯的兄弟凯撒<sup>[3]</sup>确实以辛辣和幽默超过所有的人，以至于他在诉讼类型的演说中采用谈话形式战胜了其他人的演说。因此，我们应该在所有这些都方面认真努力，如果我们想找到在所有事物中什么是合适。

愿苏格拉底派最擅长的这种谈话能够保持平静、谦和，充满<sup>134</sup>诙谐。愿它不是像进入自己的领地那样排除他人，而是认为，应该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共同的谈话中轮流发言是公正的，并且首先应该注意谈论的是怎样的事情，如果是关于严肃的事情，

---

[1] 参阅本卷 109 及注。

[2] 参阅本卷 108 及注。

[3] 参阅本卷第 108 节

primis, quibus de rebus loquatur, si seriis, seueritatem adhibeat, si iocosis, leporem; in primisque prouideat, ne sermo uitium aliquod indicet inesse in moribus; quod maxime tum solet euenire, cum studiose de absentibus detrahendi causa aut per ridiculum aut seuerè maledice  
135 contumelioseque dicitur. Habentur autem plerumque sermones aut de domesticis negotiis aut de re publica aut de artium studiis atque doctrina. Danda igitur opera est ut, etiamsi aberrare ad alia coeperit, ad haec reuocetur oratio, sed utcumque aderunt; neque enim isdem de rebus nec omni tempore nec similiter delectamur. Animaduertendum est etiam, quatenus sermo delectationem habeat, et ut incipiendi ratio ferit, ita sit desinendi modus.

### XXXVIII

136 Sed quo modo in omni uita rectissime praecipitur, ut perturbationes fugiamus, id est motus animi nimios rationi non obtemperantes, sic eiusmodi motibus sermo debet uacare, ne aut ira existat aut cupiditas aliqua aut pigritia aut ignauia aut tale aliquid appareat, maximeque curandum est, ut eos, quibuscum sermonem conferemus, et uereri et diligere uideamur. Obiurgationes etiam nonnumquam incidunt necessariae, in quibus utendum est fortasse et uocis contentione maiore et uerborum grauitate acriore, id agendum etiam, ut ea facere uideamur irati. Sed ut ad urendum et secandum, sic ad hoc genus castigandi raro inuitique ueniamus, nec umquam nisi necessario, si nulla reperietur alia medicina; sed tamen ira procul absit, cum qua nihil recte fieri, nihil

那就应该保持严肃，如果是关于滑稽的事情，那就要保持诙谐；特别要注意不要让谈话涉及某个人习性方面的缺陷，通常当人们背地里热切地谈论一个人，或是为了败坏，或是为了嘲笑，或是为了严厉地、狠毒地、侮辱性地评说的时侯，最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部分情况下，谈话或是关于家务，或是关于国情，或是关于技艺活动，或是关于哲学。因此应该努力做到，即使谈话已开始偏向其他方面，也要让它回到这些问题上来，不过应该照顾到在场的人。要知道，我们获得谈话的乐趣并非仅就同一些问题，也不是在所有的时侯，而且所得乐趣也不是一样的。还应该注意，谈话进行到怎样的程度会令参加者快乐，并且正如谈话有起始的理由一样，它也应该有结束的限度。

### 三十八

正如人们极其正确地规劝，在整个生活中要避免情感纷乱，即心灵过分冲动、不服从理智一样，谈话同样也应该避免类似的冲动，以免出现或是愤怒，或是某种热望，或是萎靡不振，或是没精打采，或是其他类似的情形，特别要注意对我们与之谈话的人要显得谦恭和敬重。有时甚至也需要责备，并且在进行责备时有时也需要更加提高声音，采用更为尖锐的严厉词语，并且甚至应该努力显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愤怒。不过正如采用火疗和截肢一样，我们要很少地、不情愿地采用这种训斥手法，有时除非是不得已，没有任何其他药物可用。不过需要远远地避开愤怒，因为心怀愤怒不可能作出任何公正的事情，不可能思考任何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应采用温和的责备，但伴之以严肃，做到既严格，又不带侮辱，并且还应该表明一点，即虽然责备很尖锐，但

137 considerate potest. Magnam autem partem clementi castigatione licet uti, grauitate tamen adiuncta, ut et seueritas adhibeatur et contumelia repellatur, atque etiam illud ipsum, quod acerbitatis habet obiurgatio, significandum est ipsius id causa, qui obiurgetur, esse susceptum. Rectum est autem etiam in illis contentionibus, quae cum inimicissimis fiunt, etiam si nobis indigna audiamus, tamen grauitatem retinere, iracundiam pellere; quae enim cum aliqua perturbatione fiunt, ea nec constanter fieri possunt neque iis, qui adsunt, probari. Deforme etiam est de se ipsum praedicare, falsa praesertim, et cum inrisione audientium imitari militem gloriosum.

### XXXIX

138 Et quoniam omnia persequimur, uolumus quidem certe, dicendum est etiam, qualem hominis honorati et principis domum placeat esse, cuius finis est usus, ad quem accommodanda est aedificandi descriptio et tamen adhibenda commoditatis dignitatisque diligentia. Cn. Octauio, qui primus ex illa familia consul factus est, honori fuisse accepimus, quod praeclaram aedificasset in Palatio et plenam dignitatis domum, quae cum uulgo uiseretur, suffragata domino, nouo homini, ad consulatum

这样做是为了受指责者本人。即使是在与对我们最心怀恶意的人们进行辩论时，甚至我们可能听到一些与我们不相称的话，这时我们仍然要保持严肃，避免发怒。要知道，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作出的事情既不可能始终如一，也不可能得到在座的人们的赞赏。自我宣扬，特别是虚孚的宣扬，在听众的嘲笑声中表演吹牛的军人是可鄙的。<sup>〔1〕</sup>

### 三十九

由于我们正在对义务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起码我们确实这样希望，因此我们也应该说一个身居要职、身分显要的人的住宅应该是怎么样的。住宅的目的在于使用，因此建筑方案应与此相适应，不过也应该注意舒适和声望。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是他家庭中第一个出任执政官的人，据说他因为在帕拉提乌姆山冈建造了一座美丽而辉煌的住宅而闻名，人们看见那住宅，都认为那是在为住宅的主人，一位新人，当选执政官投票。<sup>〔2〕</sup>后来

---

〔1〕 吹牛的军人是希腊新喜剧和罗马喜剧中常见的受嘲讽的角色之一，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在喜剧《吹牛的军人》中，泰伦提乌斯在《阉奴》中，对这一形象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在马其顿战争期间曾于公元前168年率领罗马舰队把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围困在萨摩特拉克岛（Samothrace），以裁判官身分享受凯旋，公元前165年任执政官，死于约公元前163—前162年。帕拉提乌姆山冈位于罗马城中心，那里建有许多贵族住宅。“新人”（homo novus）指非元老阶层出身，却达到高级官吏职衔的人。



putabatur. Hanc Scaurus demolitus accessionem adiunxit aedibus. Itaque ille in suam domum consulatum primus attulit, hic, summi et clarissimi uiri filius, in domum multiplicatam non repulsam solum rettulit, sed  
139 ignominiam etiam et calamitatem. Ornanda enim est dignitas domo, non ex domo tota quaerenda, nec domo dominus, sed domino domus honestanda est, et, ut in ceteris habenda ratio non sua solum, sed etiam aliorum, sic in domo clari hominis, in quam et hospites multi recipiendi et admittenda hominum cuiusque modi multitudo, adhibenda cura est laxitatis. Aliter ampla domus dedecori saepe domino est, si est in ea solitudo, et maxime, si aliquando alio domino solita est frequentari. Odiosum est enim, cum a praetereuntibus dicitur:

**o domus antiqua, hei quam dispari  
dominare domino!**

140 quod quidem his temporibus in multis licet dicere. Cauendum autem est, praesertim si ipse aedifices, ne extra modum sumptu et magnificentia prodeas, quo in genere multum mali etiam in exemplo est. Studiose enim plerique praesertim in hanc partem facta principum imitantur, ut L. Luculli, summi uiri, uirtutem quis? At quam multi uillarum

斯考鲁斯把那座住宅摧毁了，为自己的宅邸修建起附属建筑。<sup>〔1〕</sup>就这样，那前者第一个给自己的住宅带来执政官职衔，这一位虽然也是杰出而著名的人物的儿子，但不仅给自己扩大住宅带来失败，而且带来耻辱和灾难。要知道，房屋固然可以给人带来荣 139 耀，但是不是一切都求之于房屋；应该是主人给房屋，而不是房屋给主人带来荣耀，并且正如在其他方面一个人不但应该考虑自己，而且还要考虑其他人，对于杰出人士的住宅也一样，由于在他的住宅里需要会见许多客人，进来各界许多人士，因此应该考虑宽大。换一种情况，宽阔的房屋对于主人常常是不合适的，如果屋里空空荡荡，特别是如果它从前属于另一个人时常常宾客满堂。要知道，令人讨厌的是过路人会纷纷议论：

啊，古老的住宅，不一样的主人，  
不一样的管理！<sup>〔2〕</sup>

现在对许多住宅都可以这样说。不过应该注意，特别是如果 140 你自己建造住宅时，不可过分耗费，过分豪华，在这方面有许多恶果可以为例。要知道，许多人在这方面极力模仿显要人士的做法，例如模仿卢基乌斯·卢库卢斯，一位杰出的人士，然而有谁

---

〔1〕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是同名父亲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参阅本卷第 76 节）之子，过继给苏拉，公元前 56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55 年任萨丁岛裁判官衔总督。卸任后被控勒索，西塞罗为其辩护，胜诉。公元前 52 年被控选举时行贿，遭判处。

〔2〕 引自某部佚名悲剧。

magnificentiam imitati! Quarum quidem certe est adhibendus modus ad mediocritatemque reuocandus. Eademque mediocritas ad omnem usum cultumque uitae transferenda est. Sed haec hactenus.

141 In omni autem actione suscipienda tria sunt tenenda, primum ut appetitus rationi pareat, quo nihil est ad officia conseruanda accommodatius, deinde ut animaduertatur, quanta illa res sit, quam efficere uelimus, ut neue maior neue minor cura et opera suscipiatur, quam causa postulet; tertium est, ut caueamus, ut ea, quae pertinent ad liberalem speciem et dignitatem, moderata sint. Modus autem est optimus decus ipsum tenere, de quo ante diximus, nec progre di longius. Horum tamen trium praestantissimum est appetitum obtemperare rationi.

## XL

142 Deinceps de ordine rerum et de opportunitate temporum dicendum est. Haec autem scientia continentur ea, quam Graeci eutaxian nominant, non hanc, quam interpretamur modestiam, quo in uerbo modus inest, sed illa est eutaxia, in qua intellegitur ordinis conseruatio. Itaque, ut eandem nos modestiam appellemus, sic definitur a Stoicis, ut modestia sit scientia rerum earum, quae agentur aut dicentur, loco uso collocandarum. [Ita uidetur eandem uis ordinis et collocationis fore; nam et ordinem sic

模仿过他的德性？却有多少人模仿过他的别墅的豪华啊！〔1〕建造别墅确实应保持限度，这种限度应该回归适中。这种适中应体现于所有的实践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就说这些。

在我们作任何事情的时候应该保持三条原则。第一，让欲望<sup>141</sup>服从于理智，对于遵守义务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合适的了。第二，注意我们希望完成的事情有多大的重要性，使得对事情的关心和努力能与事情本身要求的既无过之，也无不及。第三，我们应该注意，让一切有关高尚仪表和尊贵身分的东西保持适度。最好的适度就是保持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种合适本身，不要超越它的限度。不过在这三条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欲望服从理智。

## 四十

接着应该谈一谈事物的秩序和时机的合适问题。它们为希腊<sup>142</sup>人称之为 *eútaxia* 的学问所包含，不过不是我们翻译成的 *modestia* (适度)，源自 *modus* (尺度)，这是通常理解为“保持秩序” (*ordinis conservatio*) 的那个 *eútaxia*。因此，为了我们也能称它为“适度”，斯多葛派作了这样的界定：适度是使所做或所说的事物处于 (*collocare*) 自己的位置的科学。就这样，*ordo* (“秩序”) 和 *collocatio* (“处于自己的位置”) 似乎将具有同一个意义。要知

---

〔1〕 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卢库卢斯公元前 74 年任执政官，在第一次与米特里达梯四世的战争期间（公元前 88 - 前 84）任苏拉的代表，在第二次米特里达梯战争中起初曾以卸任执政官身分统率军队，后来被马略罢免。此处指他建在图斯库卢姆的豪华别墅。参阅西塞罗《论法律》，Ⅲ，40。

definiunt, compositionem rerum aptis et accommodatis locis.) Locum autem actionis opportunitatem temporis esse dicunt; tempus autem actionis opportunum Graece eukairia, Latine appellatur occasio. Sic fit, ut modestia haec, quam ita interpretamur, ut dixi, scientia sit  
143 opportunitatis idoneorum ad agendum temporum. Sed potest eadem esse prudentiae definitio, de qua principio diximus; hoc autem loco de moderatione et temperantia et harum similibus uirtutibus quaerimus. Itaque quae erant prudentiae propria suo loco dicta sunt; quae autem harum uirtutum, de quibus iam diu loquimur, quae pertinent ad uerecundiam et ad eorum approbationem, quibuscum uiuimus, nunc dicenda sunt.

144 Talis est igitur ordo actionum adhibendus, ut, quemadmodum in oratione constanti, sic in uita omnia sint apta inter se et conuenientia; turpe enim ualdeque uitiosum in re seuera conuiuio digna aut delicatum aliquem inferre sermonem. Bene Pericles, cum haberet collegam in praetura Sophoclem poetam iique de communi officio conuenissent et casu formosus puer praeteriret dixissetque Sophocles: "O puerum pulchrum, Pericle!" "At enim praetorem, Sophocle, decet non solum manus sed etiam oculos abstinentes habere". Atqui hoc idem Sophocles si in athletarum probatione dixisset, iusta reprehensione caruisset. Tanta uis est et loci et temporis. Vt si qui, cum causam sit acturus, in itinere aut in ambulatione secum ipse meditetur, aut si quid aliud attentius cogitet, non reprehendatur, at hoc idem si in conuiuio faciat, inhumanus uideatur  
145 inscitia temporis. Sed ea, quae multum ab humanitate discrepant, ut si qui in foro cantet aut si qua est alia magna peruersitas, facile apparet nec magnopere admonitionem et praecepta desiderat; quae autem parua



道，人们这样界定 *ordo*：把事物安排在适当、合适的位置。行为的位置被称为合适的时机，然而希腊文称行为的合适时机为 *εὐκαιρία*，拉丁文为 *occasio*。于是应该是，我在上面提到的我们翻译成的适度 (*modestia*) 应是适宜于作事情的合适时机。对我们 143 一开始时谈到的谨慎 (*prudentia*) 也可以作同样的界定，不过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节制、克己和与它们相类似的德性。有关谨慎的特征我们已经在适当的地方讨论过了，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关于我们已经谈论很久的那些德性和与敬畏及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的称赞有关的问题。

就这样，应该使行为保持这样的秩序，以便生活中也像在一 144 篇很好地结构的的演说辞中一样，一切互相都很合适、一致。要知道，在谈论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加进一些适用于饮宴时说的话或者含糊不清的话语是非常鄙陋的，而且甚至是非常错误的。当伯里克利斯和诗人索福克勒斯同任将军职，正在讨论公务时，<sup>〔1〕</sup> 一个漂亮的男孩偶然从他们面前走过，这时索福克勒斯说道：“啊，伯里克利斯，一个多么漂亮的男孩！”伯里克利斯回答说：“索福克勒斯，一个将军不仅应该约束自己的手，而且也应该约束自己的眼睛。”然而，倘若索福克勒斯是在夸赞竞技运动员时说这些话，便不会受到这种合理的指责。地点和时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样，如果有人正要出庭辩护，他在走路时或漫步时独自进行思索，或者如果他聚精会神地进行思考，他不会被人责备，但如果他在宴会上这样做，那他便会由于行为不合时宜而显得不文明。有些事情很不合人之常情，例如如果有人广场上放 145 声歌唱，或者如果发生什么其他特别狂妄的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它们无需作特别的指示和教导；至于那些看起来微小，而

〔1〕 索福克勒斯于公元前 440 年任这一职务。

uidentur esse delicta neque a multis intellegi possunt, ab his est diligentius declinandum. Vt in fidibus aut tibiis, quamuis paulum discrepent, tamen id a sciente animaduerti solet, sic uidendum est in uita ne forte quid discrepet, uel multo etiam magis, quo maior et melior actionum quam sonorum concentus est.

## XLI

146 Itaque, ut in fidibus musicorum aures uel minima sentiunt, sic nos, si acres ac diligentes esse uolumus animaduersores uitiorum, magna saepe intellegemus ex paruis. Ex oculorum optutu, superciliorum aut remissione aut contractione, ex maestitia, ex hilaritate, ex risu, ex locutione, ex reticentia, ex contentione uocis, ex summissione, ex ceteris similibus facile iudicabimus, quid eorum apte fiat, quid ab officio naturaque discrepet. Quo in genere non est incommodum, quale quidque eorum sit, ex aliis iudicare, ut, si quid non deceat illos, uitemus ipsi. Fit enim nescio quomodo ut magis in aliis cernamus, quam in nobismet ipsis, si quid delinquitur. Itaque facillime corriguntur in discendo,  
147 quorum uitia imitantur emendandi causa magistri. Nec uero alienum est ad ea eligenda, quae dubitationem afferunt, adhibere doctos homines uel etiam usu peritos et, quid iis de quoque officii genere placeat, exquirere (maior enim pars eo fere deferri solet, quo a natura ipsa deducitur). In quibus uidendum est, non modo quid quisque loquatur, sed etiam quid quisque sentiat atque etiam de qua causa quisque sentiat. Vt enim pictores et ii qui signa fabricantur et uero etiam poetae suum quisque opus a uulgo considerari uult, ut si quid reprehensum sit a pluribus, id corrigatur, iique et secum et ex aliis quid in eo peccatum sit exquirunt,

且不为许多人注意的荒唐行为，更要努力避免。就像在演奏竖琴或吹奏笛子时，即使音调稍许有些不和谐，也会引起行家的注意那样，生活中同样也要注意，以免有什么不协调，或者甚至更需要多加注意，因为行为的和谐比声音的和谐更重要、更美好。

#### 四十一

就这样，有如演奏竖琴时音乐家的耳朵甚至能够感觉出极其<sup>146</sup>微小的音变，我们也一样，只要 we 想使自己敏锐、警觉，善于发现缺点，我们也常常能从一些小事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根据眼神的注视、眉头的放松或蹙起，根据忧伤、喜悦、笑容、谈吐、沉默、声音的提高或降低，根据其他类似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判断，其中哪些是适当的，哪些与义务和天性不相一致。在这方面非常有利的是：以他人为例判断他们的某种行为怎么样，以便如果有什么对他们不合适，我们自己便可以避免。要知道，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常常更能发现别人的不足，而不是自己的不足，如果发生什么过失。因此，当学习中老师为了纠正人们的缺点而对他们的缺点进行模仿时，那样最容易纠正人们的缺点。当我们对应该选择什么义务产生疑惑时，合适的做法是去向富有学识的人们，特别是去向经验丰富的人们请教，了解他们对每种<sup>147</sup>义务的看法。要知道，大部分人可以说通常都是倾向于他们的本性指引的方向。在这些情况下不仅应该注意每个人说什么，而且应该注意每个人在想什么，甚至每个人为什么那样想。就像绘画匠，制作雕塑的人，甚至还有诗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人们的鉴赏，以便如果有什么地方为许多人所不如意，好对它进行修改；他们自己思考，也询问其他人，他们的作品中

sic aliorum iudicio permulta nobis et facienda et non facienda et mutanda  
148 et corrigenda sunt. Quae uero more agentur instituisque ciuilibus, de his  
nihil est praecipendum; illa enim ipsa praecepta sunt, nec quemquam  
hoc errore duci oportet, ut si quid Socrates aut Aristippus contra morem  
consuetudinemque ciuilem fecerint locutiue sint, idem sibi arbitretur  
licere; magnis illi et diuinis bonis hanc licentiam assequebantur.  
Cynicorum uero ratio tota est eicienda: est enim inimica uerecundiae,  
149 sine qua nihil rectum esse potest, nihil honestum. Eos autem, quorum  
uita perspecta in rebus honestis atque magnis est, bene de re publica  
sentientes ac bene meritos aut merentes sicut aliquo honore aut imperio  
affectos obseruare et colere debemus, tribuere etiam multum senectuti,  
cedere iis, qui magistratum habebunt, habere dilectum ciuis et peregrini  
in ipsoque peregrino priuatimne an publice uenerit. Ad summam, ne  
agam de singulis, communem totius generis hominum conciliationem et  
consociationem colere, tueri, seruare debemus.

## XLII

150 Iam de artificiis et quaestibus, qui liberales habendi, qui sordidi  
sint, haec fere accepimus. Primum improbantur ii quaestus, qui in odia  
hominum incurrunt, ut portitorum, ut feneratorum. Inliberales autem et  
sordidi quaestus mercennariorum omnium, quorum operae, non

有什么缺陷；我们同样也应该根据其他人的意见，有许多事情应该做，有许多事情不应该做，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和修正。对于<sup>148</sup>凡是应该按习俗和公民规则进行的事情，无需作任何规定。要知道，那些习俗和规则本身便是规定，任何人都不要发生这样的谬误，以为如果苏格拉底或阿里斯提波斯<sup>〔1〕</sup>做了或说了什么违背习俗和公民习惯的事或话，他也可以做和说；他们获得这种自由是由于他们那些伟大的、由神明赋予的高尚品格。昔尼克派的信条确实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同廉耻相违背；没有廉耻，任何东西便不可能是正确的，任何东西便不可能是高尚的。至于说到这<sup>149</sup>样一些人，他们的一生由于许多高尚、伟大的事业而众所周知，他们对国家怀有美好的情感，曾经为国家作过贡献，或者由于现在正担任着某种官职或被赋予某种权力，为国家效力，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敬重他们；我们也应该高度敬重老年，礼让将要履行官职的人，注意区分本邦公民和外邦人，对于外邦人应区分是私人前来还是履行公务。总之，免得我一件件细说，我们应该尊重、保护、维持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团结和友好关系。

## 四十二

关于职业和谋利，其中有些是适宜于自由人的，有些是卑贱<sup>150</sup>的，我们接受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些遗训。首先那些会引起人们憎恶的收入是不值得称赞的，如收税人的收入，高利贷者的收入。各种雇工的收入也是与自由人不相称的，卑贱的，因为被购买的

---

〔1〕阿里斯提波斯生于北非昔勒尼，苏格拉底的学生，一直陪伴苏格拉底到死去，后来成为昔勒尼派的奠基人。



quorum artes emuntur; est enim in illis ipsa merces auctoramentum seruitutis. Sordidi etiam putandi, qui mercantur a mercatoribus, quod statim uendant; nihil enim proficiant, nisi admodum mentiantur; nec uero est quicquam turpius uanitate. Opificesque omnes in sordida arte uersantur; nec enim quicquam ingenuum habere potest officina. Minimeque artes eae probandae, quae ministrae sunt uoluptatum

**cetarii, lanii, coqui, fartores, piscatores,**

151 ut ait Terentius; adde huc, si placet, unguentarios, saltatores, totumque ludum talarium. Quibus autem artibus aut prudentia maior inest aut non mediocris utilitas quaeritur, ut medicina, ut architectura, ut doctrina rerum honestarum, eae sunt iis, quorum ordini conueniunt, honestae. Mercatura autem, si tenuis est, sordida putanda est; sin magna et copiosa, multa undique apportans multisque sine uanitate impertiens, non est admodum uituperanda; atque etiam si satiata quaestu uel contenta potius, ut saepe ex alto in portum, ex ipso se portu in agros possessionesque contulit, uidetur iure optimo posse laudari. Omnium autem rerum, ex quibus aliquid acquiritur, nihil est agri cultura melius, nihil uberius, nihil dulcius, nihil homine, nihil libero dignius; de qua quoniam in Catone Maiore satis multa diximus, illinc assumes quae ad

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技艺。要知道，在这些情况下，付款本身是对奴隶性服务的报酬。那些向商人购买货物又随即出卖的人也应该被认为是可鄙的，因为他们若不进行欺骗，便不可能有任何获利。要知道，没有什么比撒谎更可耻。一切工匠从事的也是卑贱的职业，因为作坊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才能。最不该受称赞的是那些为享乐服务的行业，如泰伦提乌斯所说：

鱼贩、屠户、厨师、家禽商、渔夫。<sup>〔1〕</sup>

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加上卖香料的，跳舞的以及各种掷骰子游戏。<sup>〔2〕</sup>至于那些包含较高智慧的职业或者那些可以带来不小利益的职业，如医术、建筑术、教育从事高尚事业，它们对于身分地位相称的人们是合适的。至于说到买卖，如果是小规模，那也应该认为是可鄙的；如果是大规模的，货物丰富，从各处运来许多东西，又无欺骗地分给大家，这样的买卖完全不应该受谴责；并且甚至如果他们满足于已有的收入，或者更进一步，经常把货物从海上运进港口，再从港口运到田庄，显然这是完全应该受称赞的。在一切可以获得一定收入的事业中，没有什么比农业更美好、更有利，没有什么比农业更甜美，没有什么比农业更合适于人，没有什么比农业对自由人更合适。由于在《老卡图》中我对农业也作了相当多的叙述，因此你可以从那里汲取与

---

〔1〕 引自《阉奴》，第257行。

〔2〕 “掷骰子游戏”的拉丁文是 *ludum talarium*，对这一短语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狂热的掷骰子游戏，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着装短小的 (*stola talaria*) 猥亵性歌舞。

hunc locum pertinebunt.

### XLIII

152 Sed ab iis partibus, quae sunt honestatis, quem ad modum officia  
ducerentur, satis expositum uidetur. Eorum autem ipsorum, quae honesta  
sunt, potest incidere saepe contentio et comparatio, de duobus honestis  
utrum honestius, qui locus a Panaetio est praetermissus. Nam cum omnis  
honestas manet a partibus quattuor, quarum una sit cognitionis, altera  
153 deligendo officio saepe inter se comparentur necesse est. Placet igitur  
aptiora esse naturae ea officia, quae ex communitate, quam ea, quae ex  
cognitione ducantur, idque hoc argumento confirmari potest, quod, si  
contigerit ea uita sapienti, ut omnium rerum affluentibus copiis quamuis  
omnia, quae cognitione digna sint, summo otio secum ipse consideret et  
contempletur, tamen si solitudo tanta sit, ut hominem uidere non possit,  
excedat e uita. Princepsque omnium uirtutum illa sapientia, quam  
sophian Graeci uocant (prudenciam enim, quam Graeci phronesin dicunt,  
aliam quandam intellegimus, quae est rerum expetendarum  
fugiendarumque scientia); illa autem sapientia, quam principem dixi,  
rerum est diuinarum et humanarum scientia, in qua continetur deorum et  
hominum communitas et societas inter ipsos; ea si maxima est, ut est,  
certe necesse est, quod a communitate ducatur officium, id esse  
maximum. Etenim cognitio contemplatioque naturae manca quodam modo

此有关的東西。〔1〕

### 四十三

义务如何从这些道德高尚性方面衍生出来，似乎已经说得够<sup>152</sup>多的了。对那些高尚事物本身常常可能发生争论和比较，两种高尚事物中哪一种更高尚，这一点被帕奈提奥斯忽略了。要知道，当一切道德高尚皆源于四个方面时，其中第一种属于知识，第二种属于共同的社会生活，第三种属于宏大的心灵，第四种属于节制，在选择义务时常常必然要对它们进行比较。在我看来，与源<sup>153</sup>自知识的义务相比较，源自共同的社会生活的义务更适合于自然，这一点可从下述论据得到证明。即倘若一个智慧之人过着一种各种物品都非常充裕的生活，尽管他可以高度悠闲地观察和思考一切值得认识的事物，但如果他孤独得一个人都不可能见到，那他会宁愿离开生活。〔2〕智慧为一切德性之首，希腊人称这为 σοφία（要知道，对于希腊人称之为 φρόνησις 的“谨慎”（prudential），我们理解为另一种东西，它是求得或回避事物的知识）。至于我刚才称之为德性之首的那种智慧，它是关于神界和人间事物的知识，这里包括天神和凡人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如果这一德性是最伟大的，正如实际存在的那样，那么必然是：从社会生活产生的义务也是最伟大的。确实，认识和观察自然如果不继之以对事物的任何行动，那么这种认识和观察从某种角度来

〔1〕《老卡图》或称《论老年》，全称是《老卡图论老年》，撰于公元前44年，所称见该篇第44节等。

〔2〕参阅《论友谊》，87。

atque inchoata sit, si nulla actio rerum consequatur. Ea autem actio in hominum commodis tuendis maxime cernitur; pertinet igitur ad societatem generis humani; ergo haec cognitioni anteponenda est.

154 Atque id optimus quisque reapse ostendit et iudicat. Quis enim est tam cupidus in perspicienda cognoscendaque rerum natura, ut, si ei tractanti contemplantique res cognitione dignissimas subito sit allatum periculum discrimenque patriae, cui subuenire opitularique possit, non illa omnia relinquat atque abiciat, etiamsi dinumerare se stellas aut metiri mundi magnitudinem posse arbitretur? Atque hoc idem in parentis, in  
155 amici re aut periculo fecerit. Quibus rebus intellegitur studiis officiisque scientiae praeponenda esse officia iustitiae, quae pertinent ad hominum utilitatem, qua nihil homini esse debet antiquius.

#### XLIV

Atque illi, quorum studia uitaque omnis in rerum cognitione uersata est, tamen ab augendis hominum utilitatibus et commodis non recesserunt. Nam et erudierunt multos, quo meliores ciues utilioresque rebus suis publicisessent, ut Thebanum Epaminondam Lysis Pythagoreus, Syracosium Dionem Plato multique multos, nosque ipsi, quicquid ad rem



说便是不完善的、未完成的。这种行动特别表现在对人类利益的维护，因此它与人类社会直接有关，从而应该视它比认识更重要。

其实，每个高尚之人都在实际上证明这一点，都这样认为。<sup>154</sup>要知道，有谁如此沉溺于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本质，以至于当他正在思考和观察事物，而且即使是最值得认识的事物时，这时国家突然面临紧迫的危险，尽管他可以前去帮助，他却仍不想放下，不想抛弃那一切观察和认识，纵然他想数清星辰或丈量宇宙的大小？并且即使他的父亲或朋友遭遇到困难或危险，他也会这样做。由此可以理解，应该把源于公正的义务置于科学研究和源于<sup>155</sup>知识的义务之上，因为源于公正的义务关系到人们的利益，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利益更重要的了。

#### 四十四

有些人虽然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对事物的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对人们的利益和幸福的关心。要知道，他们教育了許多人，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更有利于自己的国家，例如毕达戈拉斯派的吕西斯教育了特拜的埃帕弥农达斯，<sup>〔1〕</sup>柏拉图教育了叙拉古扎人狄昂，<sup>〔2〕</sup>还有许多人教育了许

---

〔1〕 吕西斯（公元前5世纪）是塔伦图姆人。关于埃帕弥农达斯，参阅本卷84及注。

〔2〕 狄昂生于公元前409年，是柏拉图的门生（公元前389—前388），叙拉古扎僭主老狄奥倪西奥斯的亲属。他竭力想使小狄奥倪西奥斯摆脱骄奢淫逸，结果遭狄奥倪西奥斯放逐。公元前357年他率领军队赶走了狄奥倪西奥斯，但他自己也成了暴君，于公元前353年被杀死。

publicam attulimus, si modo aliquid attulimus, a doctoribus atque  
156 doctrina instructi ad eam et ornati accessimus. Neque solum uiui atque  
praesentes studiosos discendi erudiunt atque docent, sed hoc idem etiam  
post mortem monumentis litterarum assequuntur. Nec enim locus ullus est  
praetermissus ab iis, qui ad leges, qui ad mores, qui ad disciplinam rei  
publicae pertineret, ut otium suum ad nostrum negotium contulisse  
uideantur. Ita illi ipsi doctrinae studiis et sapientiae dediti ad hominum  
utilitatem suam intelligentiam prudentiamque potissimum conferunt; ob  
eamque etiam causam eloqui copiose, modo prudenter, melius est quam  
uel acutissime sine eloquentia cogitare, quo cogitatio in se ipsa uertitur,  
157 eloquentia complectitur eos, quibuscum communitate iuncti sumus. Atque  
ut apium examina non fingendorum fauorum causa congregantur, se, cum  
congregabilia natura sint, fingunt fauos, sic homines, ac multo etiam  
magis natura congregati adhibent agendi cogitandique sollertiam. Itaque,  
nisi ea uirtus, quae constat ex hominibus tuendis, id est ex societate  
generis humani, attingat cognitionem rerum, soliuaga cognitio et ieiuna  
uidatur, itemque magnitudo animi remota cummunitate coniunctioneque  
humana feritas sit quaedam et immanitas. [Ita fit, ut uincat cognitionis  
158 studium consociatio hominum atque communitas.] Nec uerum est quod  
dicitur a quibusdam, propter necessitatem uitae, quod ea, quae natura  
desideraret, consequi sine aliis atque efficere non possemus, idcirco  
initam esse cum hominibus communitatem et societatem; quodsi omnia  
nobis, quae ad uictum cultumque pertinent, quasi uirgula diuina, ut  
aiunt, suppeditarentur, tum optimo quisque ingenio, negotiis omnibus  
omissis, totum se in cognitione et scientia collocaret. Non est ita: nam et  
solitudinem fugeret et socium studii quaereret, tum docere, tum discere

多其他人；至于我们自己，不论我们对国家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只要我们真的给国家作出了什么贡献，那都是由于有博学的人们和他们的学说的教导和武装，才能服务于国家的。他们不仅在世<sup>156</sup>时生活在我们中间，教育、指导愿意学习的人们，而且他们在死后仍以他们的文字著作继续这样做。要知道，没有任何一处与法律、与风俗、与国家制度有关的方面被他们忽略了，以至于似乎他们为了我们能服务于社会，奉献出了自己的闲适时光。就这样，他们潜心于学术和知识的研究，为了人们的利益，尽可能地贡献自己的学识和远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内容丰富地演讲，只要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演讲，甚至更优于可以说是非常精细的，但却未通过演讲表达的思想认识，因为思考仅限于自己，而演讲却能影响因共同的社会生活使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正如<sup>157</sup>蜂群并不是为了营巢才聚集到一起，它们营巢是因为具有群居的本性；人类也一样，而且更加强烈，他们因天性而群居一起，在行动和思考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就这样，对事物的认识若没有源自维护人类的美德，亦即源自人类社会联系的美德与其相结合，那它便会是空虚的，无成果的，同样，如果伟大的心灵脱离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的联系，那它也会成为某种疯狂和残暴。因此，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共同关系应胜过于认识追求。有些<sup>158</sup>人的看法<sup>〔1〕</sup>也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是由于生活的需要，因为没有他人的参予，我们不可能得到和生产天生需要的东西，才产生了人类共同的社会和互相联系；如果像俗语所说，魔杖能使我们拥有一切与食物和衣着有关的东西，那么所有天资杰出的人都会放弃自己的全部工作，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认识事物和知识了。然而事情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既想避免孤独，又想找到从事科学研

---

〔1〕 指柏拉图等，参阅《理想国》，Ⅱ，369。

uellet, tum audire, tum dicere. Ergo omne officium, quod ad coniunctionem hominum et ad societatem tuendam ualet, anteponendum est illi officio, quod cognitione et scientia continetur.

## XLV

159 Illud forsitan quaerendum sit, num haec communitas, quae maxime est apta naturae, sit etiam moderationi modestiaeque semper anteponenda. Non placet; sunt enim quaedam partim ita foeda, partim ita flagitiosa, ut ea ne conseruande quidem patriae causa sapiens facturus sit. Ea Posidonius collegit permulta, sed ita taetra quaedam, ita obscena, ut dictu quoque uideantur turpia. Haec igitur non suscipiet rei  
160 publicae causa, ne res publica quidem pro se suscipi uolet. Sed hoc commodius se res habet, quod non potest accidere tempus, ut intersit rei publicae quicquam illorum facere sapientem. Quare hoc quidem effectum sit, in officiis deligendis hoc genus officiorum excellere, quod teneatur hominum societate. Etenim cognitionem prudentiamque sequetur considerata actio; ita fit, ut agere considerate pluris sit quam cogitare prudenter. Atque haec quidem hactenus. Patefactus enim locus est ipse, ut non difficile sit in exquirendo officio quid cuique sit praeponendum uidere. In ipsa autem communitate sunt gradus officiorum, ex quibus quid cuique praestet intellegi possit, ut prima diis immortalibus, secunda

究的同伴，还希望有时候能指导他人，有时自己学习，有时听他人说话，有时自己说话。因此，一切能维护人们之间的结合和联系的义务应该比那些与认识事物和科学研究有关的义务更重要。

## 四十五

也许应该问一句，难道与自然最相符合的这种共同的社会性<sup>159</sup>甚至应该永远高于节制和适度？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有些事情如此丑陋，有些事情如此可鄙，以至于智慧之人甚至为了拯救国家也不会去做。波西多尼奥斯<sup>〔1〕</sup>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但其中有一些如此令人厌恶，如此可鄙，以至于甚至提到它们都令人觉得耻辱。就这样，智慧之人不会为了国家去做那些事情，国家也不会为了自己要求去做那些事情。不过事情本身提供了更有利的解决办法，因为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势，以至于要求智慧之人为国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情。但愿能确定这样一条规则，即在<sup>160</sup>选择义务时，处于突出地位的应是那种以人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为基础的义务。事实上，认真考虑的行动是认识和预见的结果，因此，深思熟虑的行动比周详的思考更重要。不过关于这一点就说到这里。要知道，事情本身已经很清楚，以至于在研究义务时不难看出，什么义务比其他义务更重要。在人们共同关系本身存在着义务等级，从那些等级中可以理解，什么义务重于其他义务，即第一类义务应是对永生的天神的义务，第二类义务应是对国家的义务，第三类义务应是对父母的义务，然后是逐步对其他人应

---

〔1〕波西多尼奥斯（约公元前135—？），帕奈提奥斯的门生，庞培的朋友，西塞罗青年时期在罗得斯岛曾经听过他的讲学。



[6] patriae, tertia parentibus, deinceps gradatim reliquis debeantur. Quibus ex rebus breuiter disputatis intellegi potest non solum id homines solere dubitare, honestumne an turpe sit, sed etiam duobus propositis honestis utrum honestius sit. Hic locus a Panaetio est, ut supra dixi, praetermissus. Sed iam ad reliqua pergamus.

---

尽的义务。从对这些问题的简单讨论中可以看出，人们通常不仅<sup>161</sup>会问，一件事情是高尚还是可鄙，而且会问，在提出的两件高尚的事情中哪一件更高尚。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这一点被帕奈提奥斯略过了。现在让我们继续谈其他问题。

## LIBER II

### I

1        Quemadmodum officia ducerentur ab honestate, Marce fili, atque ab  
omni genere uirtutis, satis explicatum arbitror libro superiore. Sequitur ut  
haec officiorum genera persequar, quae pertinent ad uitae cultum et ad  
earum rerum, quibus utuntur homines, facultatem, ad opes, ad copias;  
in quo tum quaeri dixi, quid utile, quid inutile, tum ex utilibus quid  
utilius aut quid maxime utile. De quibus dicere adgrediar, si pauca prius  
2 de instituto ac de iudicio meo dixerō. Quamquam enim libri nostri  
complures non modo ad legendi, sed etiam ad scribendi studium  
excitauerunt, tamen interdum uereor ne quibusdam bonis uiris  
philosophiae nomen sit inuisum mirenturque in ea tantum me operae et  
temporis ponere. Ego autem quam diu res publica per eos gerebatur,  
quibus se ipsa commiserat, omnes curas cogitationesque in eam  
conferebam; cum autem dominatu unius omnia tenerentur neque esset  
usquam consilio aut auctoritati locus, socios denique tuendae rei

## 第二卷

### 一

吾儿马尔库斯，关于如何从道德高尚，或者说从各类德性产生义务，我认为在前一卷里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下面我将要继续谈谈这样一些义务，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人们支配他们拥有的财产的能力、与人们的权势和财富有关。正如我曾经说过，这里需要探讨，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有利的之中什么是比较有利的，什么是最有利的。关于这些问题我随后就开始叙述，首先我想稍许说一说我的意图和想法。要知道，尽管我的著作曾经不仅激起了许多人阅读的兴趣，而且激起了他们写作的愿望，但是我仍然担心，哲学这一名词会令一些贤德之人反感，并且惊异于我在这方面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sup>〔1〕</sup>至于我，当国家一直由它亲自把自己托付的那些人管理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全部用心和思想奉献给了它；不过当一切受制于一个人的专制，<sup>〔2〕</sup>没有地方可以提供意见，发挥影响，甚至最后还失

---

〔1〕 哲学等人文科学在罗马社会一直遭蔑视，直到西塞罗时代，这种影响尚未消除。

〔2〕 指凯撒专制。

publicae summos uiros amissem, nec me angoribus dedidi, quibus  
essem confectus, nisi iis restitsem, nec rursus indignis homine docto  
3 uoluptatibus. Atque utinam res publica stetisset quo coeperat statu nec in  
homines non tam commutandarum quam euertendarum rerum cupidos  
incidisset! Primum enim, ut stante re publica facere solebamus, in  
agendo plus quam in scribendo operae poneremus, deinde ipsis scriptis  
non ea, quae nunc, sed actiones nostras mandarem, ut saepe fecimus.  
Cum autem res publica, in qua omnis mea cura, cogitatio, opera poni  
solebat, nulla esset omnino, illae scilicet litterae conticuerunt forenses et  
4 senatoriae. Nihil agere autem cum animus non posset, in his studiis ab  
initio uersatus aetatis existimaui honestissime molestias posse deponi, si  
me ad philosophiam rettulissem: cui cum multum adulescens discendi  
causa temporis tribuissem, posteaquam honoribus inseruire coepi meque  
totum rei publicae tradidi, tantum erat philosophiae loci, quantum  
superfuerat amicorum et rei publicae temporibus; id autem omne  
consumebatur in legendo, scribendi otium non erat.

## II

5 Maximis igitur in malis hoc tamen boni assecuti uidemur, ut ea  
litteris mandarem, quae nec erant satis nota nostris et erant cognitione  
dignissima. Quid enim est, per deos, optabilius sapientia, quid  
praestantius, quid homini melius, quid homine dignius? Hanc igitur qui



去了保卫国家的同盟者，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的时候，〔1〕我没有陷入忧伤，如果不是我和它们对抗，这些忧伤早把我压垮了，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堕入与博学之人不相称的纵情享乐之中。啊，但愿国家仍然保持在它开始时的状态，〔2〕没有落入那些强烈地希望不是改变它的制度，而是彻底把它推翻的人们的手里！如果那样，首先，我会像在共和国存在时我通常做的那样，把精力主要花在行动上，而不是写作上；其次，我不会写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而是像我往日经常做的那样，写我的活动。然而因为共和国，我往日曾把我的全部关注、思想和辛劳为之奉献的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我的诉讼演说和元老院演说自然也就缄默了。但由于我的心灵不可能完全无所事事，鉴于我从少年时期起便开始接触这些学问，因此我想，如果我能重新研究哲学，心灵的忧伤便可以非常高尚地被摆脱。尽管我青年时期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哲学，可是在我开始争求功名，完全献身于国家事务之后，我能够用于研究哲学的时间只是在我为朋友和国家服务之后的剩余时间，而且所有那点时间也只能用来阅读，没有闲暇可用来写作。

## 二

因此，在这许多巨大的不幸之中，我们显然得到了这样一种好处，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著述把国人们以前不太知道而又非常值得知道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确实，神明啊，有什么比智慧更令人渴望，更美好，更有益于人，更适合于人？因此，那些追

---

〔1〕 指庞培、小卡托以及其他的在内战中丧生的朋友。

〔2〕 指凯撒被刺后的状态。

expetunt philosophi nominantur, nec quicquam aliud est philosophia, si interpretari uelis, praeter studium sapientiae; sapientia autem est, ut a ueteribus philosophis definitum est, rerum diuinarum et humanarum causarumque, quibus eae res continentur, scientia, cuius studium qui uituperat haud sane intellego quidnam sit quod laudandum putet. Nam siue oblectatio quaeritur animi requiesque curarum, quae conferri cum eorum studiis potest, qui semper aliquid anquirunt, quod spectet et ualeat ab bene beateque uiuendum? Siue ratio constantiae uirtutisque ducitur, aut haec ars est aut nulla omnino, per quam eas assequamur. Nullam dicere maximarum rerum artem esse, cum minimarum sine arte nulla sit, hominum est parum considerate loquentium atque in maximis rebus errantium. Si autem est aliqua disciplina uirtutis, ubi ea quaeretur, cum ab hoc discendi genere discesseris? Sed haec, cum ad philosophiam cohortamur, accuratius disputari solent, quod alio quodam libro fecimus; hoc autem tempore tantum nobis declarandum fuit, cur orbati rei publicae ueneribus ad hoc nos studium potissimum contulissemus. Occurritur autem nobis, et quidem a doctis et eruditis quaerentibus, satisne constanter facere uideamur, qui, cum percipi nihil posse dicamus, tamen et aliis de rebus disserere soleamus et hoc ipso tempore praecepta officii persequamur. Quibus uellem satis cognita esset nostra sententia. Non enim sumus ii, quorum uagetur animus errore nec habeat umquam quid sequatur; quae enim esset ista mens uel quae uita potius, non modo disputandi, sed etiam uiuendi ratione sublata? Nos autem, ut celeri alia certa, alia incerta esse dicunt, sic ab his dissentientes alia probabilia,

求智慧的人被称为哲学家，哲学（philosophia）不是什么别的，如果你想把这个词翻译过来，那就是“爱智慧”。〔1〕至于智慧，正如古代哲学家们界定的那样，它乃是关于神界和人间事物以及涉及这些事物的原因的知识；如果有人贬责哲学爱好，那我真不明白，他认为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称赞。或者如果想寻求心灵怡悦和忧烦后的宁静，有哪种怡悦和宁静能与这样一些人的研究相比拟？他们总是在探求关系到并能使生活美好、幸福的东西。或者如果指的是坚定和美德，那么或者正是这样一门科学，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科学，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上述品格。有人声称并不存在任何探讨重要问题的科学，当甚至连最微小的问题没有科学也无法解决的时候，持这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说话缺乏思虑，在重要问题上陷入迷误的人。如果确实存在某种有关德性的学说，那么不采用这种学习方法，又怎么能掌握它呢？我在鼓励人们学习哲学时，通常对这些问题作更详细的阐述，我在另一部著作里已这样做过。〔2〕不过我们现在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被剥夺了效力于国家的可能之后，我们为什么恰恰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有人询问我们，而且是一些学识渊博、富有教养的人，我们虽然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被准确领悟的，然而却经常谈论各种问题，现在又热心研究义务规则，我们这样做观点一贯吗？我希望他们能充分了解我们的看法。要知道，我们并不是那种心灵在谬误中漫游，从不知道究竟应该追随什么的人。如果不仅抛弃了研究的准则，而且抛弃了生活的尺度，那么还有什么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有什么生活？至于说到我们，就像其他人认为一些事物是确定的，另一事物是不确定的，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

〔1〕 拉丁文为 *studium sapientiae*。

〔2〕 指《霍尔腾西乌斯》，失传。

s contra alia dicimus. Quid est igitur, quod me impediat ea, quae probabilia mihi uideantur, sequi, quae contra, improbare atque adfirmandi arrogantiam uitantem fugere temeritatem, quae a sapientia dissidet plurimum? Contra autem omnia disputatur a nostris, quod hoc ipsum probabile elucere non posset, nisi ex utraque parte causarum esset facta contentio. Sed haec explanata sunt in Academicis nostris satis, ut arbitror, diligenter. Tibi autem, mi Cicero, quamquam in antiquissima nobilissimaque philosophia Cratippo auctore uersaris iis simillimo, qui ista praeclara pepererunt, tamen haec nostra finituma uestris ignota esse nolui. Sed iam ad instituta pergamus.

### III

9 Quinque igitur rationibus propositis officii persequendi, quarum duae ad secus honestatemque pertinerent, duae ad commoda uitae, copias, opes, facultates, quinta ad eligendi iudicium, si quando ea, quae dixi, pugnare inter se uiderentur, honestatis pars confecta est, quam quidem tibi cupio esse notissimam. Hoc autem de quo nunc agimus, id ipsum est, quod utile appellatur; in quo uerbo lapsa consuetudo deflexit de uia sensimque eo deducta est, ut honestatem ab utilitate secernens constitueret esse honestum aliquid, quod utile non esset, et utile, quod non honestum, qua nulla pernicietas maior hominum uitae potuit afferri.

我们认为一些事物是或然的，另一些事物是非或然的。因此，有什么能阻止我研究那些在我看来是或然的事物，否弃非或然的事物，不傲慢地作断言，避免与智慧完全相悖的轻率？我们的学派〔1〕讨论所有的问题，因为甚至或然的事物，如果不通过对两方面的因素进行比较，也不可能被清楚地展示出来。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我所撰《学园派哲学》〔2〕里已得到相当精细的阐释。至于你，亲爱的西塞罗，尽管你隶属于一个非常古老、非常著名的哲学学派，该学派的首领是克拉提波斯，此人完全像那些提出这些光辉观点的人们〔3〕，不过我仍然希望你对我们这些与你们的学派相近似的观点不可茫然无知。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业已提出的问题。

### 三

就这样，我们已经阐述了履行义务的五个方面，其中两项涉及合适和道德高尚，另外两项涉及生活享受、财富、影响、权势，第五项涉及如果我谈到的那些方面互相似乎发生冲突时的选择判断；高尚部分已经阐述完了，我希望你对这部分有透彻的理解。我们现在准备讨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通常称之为的有利（utile）。习俗的变化也使这个词的概念发生了偏差，渐渐导致高尚与有益分离，并且认为：高尚的不可能是有利的，有利的不可能是高尚的；不会有什么认识比这种想法能给人类生活带

---

〔1〕 指学园派。

〔2〕 写于公元前45年。

〔3〕 指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及其逍遥学派。



10) Summa quidem auctoritate philosophi seuerè sane atque honestè hæc tria genere confusa cogitatione distinguunt: quicquid enim iustum sit, id etiam utile esse censet, itemque quod honestum, idem iustum; ex quo efficitur, ut, quicquid honestum sit, idem sit utile. Quod qui parum perspiciunt, ii sæpe uersutos homines et callidos admirantes malitiã sapientiam iudicant. Quorum error eripiendus est opinioque omnis ad eam spem traducenda, ut honestis consiliis iustisque factis, non fraude et  
11) malitiã se intellegant ea, quæ uelint, consequi posse. Quæ ergo ad uitam hominum tuendam pertinent, partim sunt inanima, ut aurum, argentum, ut ea, quæ gignuntur e terra, ut alia generis eiusdem partim animalia, quæ habent suos impetus et rerum appetitus. Eorum autem rationis expertia sunt alia, alia ratione utentia. Expertes rationis equi, boues, reliquæ pecudes, apes, quarum opere efficitur aliquid ad usum hominum atque uitam. Ratione autem utentium duo genera ponunt, deorum unum, alterum hominum. Deos placatos pietas efficiet et sanctitas; proxime autem et secundum deos homines hominibus maxime  
12) utiles esse possunt. Earumque item rerum, quæ noceant et obsint, eadem diuisio est. Sed quia deos nocere non putant, iis exceptis homines hominibus obesse plurimum arbitrantur. Ea enim ipsa, quæ inanima diximus, pleraque sunt hominum operis effecta, quæ nec haberemus, nisi manus et ars accessisset, nec iis sine hominum administratione uteremur. Neque enim ualitudinis curatio neque nauigatio neque agricultura neque frugum fructuumque reliquorum perceptio et conseruatio  
13) sine hominum opera ulla esse potuisset. Iam uero et earum rerum, quibus abundaremus, exportatio et earum, quibus egeremus, inuectio certe nulla esset, nisi iis muneribus homines fungerentur. Eademque ratione nec lapides ex terra exciderentur ad usum nostrum necessarii, nec ferrum,

来更大的危害。那些享有崇高威望的哲学家严格、明智而又高尚<sup>10</sup>地把它分为三种情况，实际上意思互相联系；按照他们的意见，一切公正的同时也是有利的，同样，一切高尚的同时也是公正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切高尚的同时也是有利的。有些人由于缺乏洞察能力，从而常常对机敏、狡猾之人感到钦佩，把诡诈视为智慧。必须使他们摆脱谬误，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样的认识，使他们理解，他们只有靠高尚的思想和正义的行为，而不是靠欺骗和诡诈，才能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要知道，在有助<sup>11</sup>于维持人类生活的东西中，有一些是无生命的，如金、银，如大地生长的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另一些是有生命的，他们有自己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欲望。他们中有一些没有理性，有一些具有理性。不具有理智的有马、牛、其他牲畜、蜜蜂，他们的劳动在某种方面对人类有用和有助于人类生存。具有理性的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另一类是人。<sup>[1]</sup>虔诚和圣洁可以使神明感到满意，仅次于神明的人类能够对人类最有利。对于那些有害的、<sup>12</sup>能带来损害的事情，也可以作同样的划分。但是由于人们认为神明不会危害人类，因此他们在排除了神明之后，认为绝大部分伤害是人类给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们称之为无生命的物体大部分是人们制造的；如果人们不运用自己的双手和技艺，我们便不可能拥有它们；如果人们不进行管理，我们就不可能利用它们。要知道，如果没有人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任何健康医疗、航海、农作、谷物和其他果实的收集和储存。还有，如果人们不尽自己的<sup>13</sup>责任，那便完全不可能输出我们拥有的那许多物品，也完全不可能运进我们缺少的那些物品。同样，如果没有人们的辛劳和双手，也不可能从地下发掘出我们需要使用的石块，开采出深深埋

---

[1] 参阅西塞罗《论法律》，I，23。

abditum saes, aurum, argentum effoderetur penitus ine hominum labore et manu.

#### IV

Tecta uero, quibus et frigorum uis pelleretur et calorum molestiae sedarentur, unde aut initio generi humano dari potuissent aut postea subuenire, si aut ui tempestatis aut terrae motu aut uetustate cecidissent, nisi communis uita ab hominibus harum rerum auxilia petere didicisset?

14 Adde ductus aquarum, deriuationes fluminum, agrorum inrigationes, moles oppositas fluctibus, portus manu factos, quae unde sine hominum opere habere possemus? Ex quibus multisque aliis perspicuum est, qui fructus quaeque utilitates ex rebus iis, quae sint inanima, percipiuntur, eas nos nullo modo sine hominum manu atque opera capere potuisse. Qui denique ex bestiis fructus aut quae commoditas, nisi homines adiuuarent, percipi posset? Nam et qui principes inueniendi fuerunt, quem ex quaque belua usum habere possemus, homines certe fuerunt, nec hoc tempore sine hominum opera aut pascere eas aut domare aut tueri aut tempestiuos fructus ex iis capere possemus; ab eisdemque et eae, quae nocent,

15 interficiuntur et, que usui possunt esse, capiuntur. Quid enumerem artium multitudinem, sine quibus uita omnino nulla esse potuisset? Qui enim aegris subueniretur, quae esset oblectatio ualentium, qui uictus aut cultus, nisi tam multae nobis artes ministrarent, quibus rebus exulta hominum uita tantum distat a uictu et cultu bestiarum? Vrbes uero sine hominum coetu non potuissent nec aedificari nec frequentari; ex quo leges moresque constituti, tum iuris aequa discriptio certaue uiuendi disciplina; quas res et mansuetudo animorum consecuta et uerecundia est, effectumque ut esset uita munitior, atque ut dando et accipiendo

藏的铁、铜、金、银。

#### 四

至于说到房屋，它们能抵御严寒的威力，消除暑热的烦恼，如果共同的生活没有教会人们在这些情况下向人们求助，那么人们或者起初会从哪里得到它们，或者后来在遭遇到风暴袭击，或遭受地震破坏，或由于年久朽坏而崩塌的时候又怎么能重建它们？此外还有排水道、引水渠、田地灌溉、拦河坝、人造港口，<sup>14</sup>如果没有人们的辛劳，我们能拥有这些吗？从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从被称为无生命的事物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好处和利益？如果没有人们的双手和辛劳，我们怎么也不可能得到它们。最后，如果不是由于人们的帮助，又能从动物那里获得什么好处？得到什么方便？要知道，首先发现每一种动物对我们各有什么用途的无疑是人，即使现在，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我们也不可能饲养它们，或驯服它们，或照料它们，或从它们获得适时的成果；还是人，杀死可能造成伤害的动物，捕获能够被利用的动物。我为什么还需要列举那为数众多的技艺？没有它们，<sup>15</sup>人类的生活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确实的，倘若没有那么多技艺为我们提供那么多东西，那些东西改善了的人类生活，如此区别于野兽的食物和服装，那么病人怎么可能得到帮助？有什么样的娱乐能适合于健康人？食物又会是怎样的？服装又会是怎样的？至于说到城市，如果人们不聚合到一起，无论是建设，无论是密集居住，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制订了法律，形成了习俗，而后公平地分配权利，形成一定的生活规则；然后出现了温和的心灵和廉耻的心理，生活也变得更加有保障，并且通过给予和接受，彼

---

mutandisque facultatibus et commodandis nulla re egeremus.

## V

16 Longiores hoc loco sumus quam necesse est. Quis est enim, cui non perspicua sint illa, quae pluribus uerbis a Panaetio commemorantur, neminem neque ducem bello nec principem domi magnas res et salutare sine hominum studiis gerere potuisse? Commemoratur ab eo Themistocles, Pericles, Cyrus, Agesilaus, Alexander, quos negat sine adiumentis hominum tantas res efficere potuisse. Utitur in re non dubia testibus non necessariis. Atque ut magnas utilitates adipiscimur conspiratione hominum atque consensu, sic nulla tam detestabilis pestis est, quae non homini ab homine nascatur. Est Dicaearchi liber de interitu hominum, Peripatetici magni et copiosi, qui collectis ceteris causis eluionis, pestilentiae, uastitatis, beluarum etiam repentinae multitudinis, quarum impetu docet quedam hominum genera esse consumpta, deinde comparat, quanto



此互相效力，使得我们不缺少任何东西。

## 五

我刚才的说明远远超出了需要，因为有谁不知道帕奈提奥斯<sup>16</sup>曾经作过详细解释的观点：任何人，无论是战争中的指挥者或平时时期的领导人，如果没有人们的协力相助，都不可能进行伟大的、有益的事业。他谈到特弥斯托克勒斯、伯里克利斯、居鲁士<sup>[1]</sup>、阿革西拉奥斯<sup>[2]</sup>、亚历山大，认为如果没有人们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成就如此巨大的业绩。他为无可怀疑的事实作了许多不必要的论证。不过正如我们靠团结合作和意见一致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样地，没有哪一个巨大的灾难不是由人给人造成的。现传狄克阿尔科斯的著作《论人类的毁灭》，一位杰出的、知识渊博的逍遥派哲学家，<sup>[3]</sup>他列举了种种原因，如火灾、瘟疫、土地荒芜、野兽的突然袭击，证明有些民族被这些现象的威

---

[1] 可能指小居鲁士，其母在先王故去后曾想使他继承王位，未能成功。其兄阿尔塔克塞尔克斯 (Artaxerx) 继承了王位，本想把他处死，但由于母亲从中说情而获救。他回到自己的属地后，一直想报仇，于公元前 400 年发兵 10 万和 1.3 万希腊雇佣军，离开萨狄。当他抵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时，遭到阿尔塔克塞尔克斯亲率 40 万大军的阻击，结果战死。参阅色诺芬《远征记》。

[2] 阿革西拉奥斯 (公元前 442 - 前 358)，约从公元前 400 年起成为斯巴达国王，掌政温和，因而受到斯巴达人的爱戴。公元前 396 年率军在小亚细亚登陆，以阻止波斯人对希腊人的进犯。公元前 394 年应召回国，打败了特拜、雅典、科林斯等的反斯巴达同盟。但后来在同波斯的谈判中，他以牺牲泛希腊利益为代价，以求得到斯巴达对希腊的霸权。

[3] 狄克阿尔科斯是西西里墨萨纳人，亚里士多德的门生，特奥弗拉斯托斯的好友，著述丰富，包括政治学、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

plures deleti sint homines hominum impetu, id est bellis aut seditionibus, quam omni reliqua calamitate.

17 Cum igitur hic locus nihil habeat dubitationis, quin homines plurimum hominibus et prosint et obsint, proprium hoc statuo esse uirtutis, conciliare animos hominum et ad usus suos adiungere. Itaque, quae in rebus inanimis quaeque in usu et tractatione beluarum fiunt utiliter ad hominum uitam, artibus ea tribuuntur operosis, hominum autem studia, ad amplificationem nostrarum rerum prompta ac parata, 18 uirorum praestantium sapientia et uirtute excitantur. Etenim uirtus omnis tribus in rebus fere uertitur, quarum una est in perspicendo, quid in quaque re uerum sincerumque sit, quid consentaneum cuique, quid consequens, ex quo quaeque gignantur, que cuiusque rei causa sit, alterum cohibere motus animi turbatos, quos Graeci pathe nominant, appetitionesque, quas illi hormas, oboedientes efficere rationi, tertium iis, quibuscum congregemur, uti moderate et scienter, quorum studiis ea, quae natura desiderat, expleta cumulataque habeamus, per eosdemque, si quid importetur nobis incommodi, propulsemus ulciscamurque eos, qui nocere nobis conati sint, tantaque poena adficiamus, quantam aequitas humanitasque patiatur.

## VI

19 Quibus autem rationibus hanc facultatem assequi possimus, ut hominum studia complectamur eaque teneamus, dicemus, neque ita multo post, sed pauca ante dicenda sunt. Magnam uim esse in fortuna in utramque partem, uel secundas ad res uel aduersas, quis ignorat? Nam

力吞噬，然后他又进行比较，死于人的袭击，即死于战争和纷乱的人如何多于死于所有其他灾难的人。

就这样，既然毋庸置疑，人们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sup>17</sup>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德的特性在于团结人们的心灵，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事实上，无论是利用无生命物体，或者是在使用和驯养动物中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都是由于人的不吝艰辛的劳动技能；然而人们为增加我们拥有的财富的奋发意向之萌生和形成，则是由杰出的人们的智慧和德性激起的。实际上，所有的德性都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sup>18</sup>在于洞察每件事物中什么是真实的、可靠的，什么是于每个人都合适的，什么是一贯的，每件事物是由何物产生的，每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二在于抑制心灵的各种激烈冲突（希腊人称它们为  $\pi\acute{\alpha}\theta\eta$ ）和欲望（希腊人称它们为  $\delta\omicron\rho\mu\alpha\acute{\iota}$ ），使它们服从于理性；其三在于节制地、审慎地与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们交往，使我们能够依靠他们的努力，充分、富足地拥有本性需要的一切，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避免我们可能遭到的不利，惩罚企图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他们进行公正和人道所允许的惩处。

## 六

下面我们将讨论怎样可以引起人们对我们的产生好感，并保持<sup>19</sup>这种好感，是紧接着就谈，只是事先得作一些说明。有谁不知道命运具有巨大的力量，并且是在两个方面，即对于幸运的事情或不幸的事情？当我们享受它呼出的顺利气流时，我们会被送向希望的出口；当它逆向吹来时，我们会被摧垮。事实上，这种命运本身掌握的是一些比较罕见的偶然事变，首先如源自无生命的狂

et, cum prospero flatu eius utimur, ad exitus peruehimur optatos et, cum reflauit, affligimur. Haec igitur ipsa fortuna ceteros casus rariores habet, primum ab inanimis procellas, tempestates, naufragia, ruinas, incendia, 20 deinde a bestiis ictus, morsus, impetus. Haec ergo, ut dixi, rariora. At uero interitus exercituum, ut proxime trium, saepe multorum, clades imperatorum, ut nuper summi et singularis uiri, inuidiae praeterea multitudinis atque ob eas bene meritorum saepe ciuium expulsioniones, calamitates, fugae, rursusque secundae res, honores, imperia, uictoriae, quamquam fortuita sunt, tamen sine hominum opibus et studiis neutram in partem effici possunt. Hoc igitur cognito dicendum est, quonam modo hominum studia ad utilitates nostras allicere atque excitare possimus. Quae si longior fuerit oratio, cum magnitudine utilitatis comparetur; ita 21 fortasse etiam breuior uidebitur. Quaecumque igitur homines homini tribuunt ad eum augendum atque honestandum, aut beneuolentiae gratia faciunt, cum aliqua de causa quempiam diligunt, aut honoris, si cuius uirtutem suspiciunt quemque dignum fortuna quam amplissima putant, aut cui fidem habent et bene rebus suis consulere arbitrantur, aut cuius opes metuunt, aut contra, a quibus aliquid expectant, ut cum reges popularesue homines largitiones aliquas proponunt, aut postremo pretio ac mercede ducuntur, quae sordidissima est illa quidem ratio et inquinatissima et iis, qui ea tenentur, et illis, qui ad eam confugere 22 conantur. Male enim se res habet, cum, quod uirtute effici debet, id temptatur pecunia. Sed quoniam non numquam hoc subsidium necessarium est, quemadmodum sit utendum eo dicemus, si prius iis de rebus, quae uirtuti propiores sunt, dixerimus. [Atque etiam subiciunt se

风、暴雨、难船、建筑物崩坍、火灾等，其次如来自动物的进攻、叮咬、袭击。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些事件都是比较罕见的。<sup>20)</sup>另一方面是：军队的覆没，如最近的三次，<sup>〔1〕</sup>许多军队也常常会遭到；统帅们的失败，如不久前一位无比杰出、才能出众的人物的遭遇，<sup>〔2〕</sup>此外还有民众的憎恨和许多非常高尚的公民由此常常遭受的放逐、不幸、逃亡，与此相反的是幸运的事件、荣耀、治权和胜利；尽管这些事件都带有偶然性，但是如果没有人的帮助和努力，无论是顺利或逆境，都不可能出现。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现在应该说说，我们怎样才能吸引和激励人们的热情，使其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我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比较长，那就把它与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拟，那时也许还会显得短了些。

就这样，人们不管给予他人什么，以使自己更受人尊敬，增加<sup>21)</sup>荣耀，他们这样做或是出于善意，由于某种原因喜爱某个人，或是由于想表示敬重，如果他们赞赏那人的品格，并且认为那人应享受尽可能大的幸运，或是由于对那人的信任，认为那人会很认真地关心他的事情，或是由于惧怕那人的权力，或是相反，由于对某些人有所期待，例如当国王或民众派人物作某些慷慨赠予时，最后或是由于为奖赏和酬劳所驱动，它无论对于接受它的人或企图这样做的人，都是一种非常可鄙、非常恶劣的行为。要知<sup>22)</sup>道，这样行事是很不好的，本来应该靠德性实现的东西，却用金钱去求得。不过因为有时这种辅助手段也是需要的，因此我们会谈到该怎样利用它，只是首先让我谈与德性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

---

〔1〕 指庞培派公元前 48 年在希腊特萨利亚的法尔萨洛斯、公元前 46 年在北非的塔普索斯、公元前 45 年在西班牙的门达河遭受的失败。

〔2〕 指公元前 48 年庞培在法尔萨洛斯战役中及以后的遭遇。



homines imperio alterius et potestati de causis pluribus; ducuntur enim aut benevolentia aut beneficiorum magnitudine aut dignitatis praestantia aut spe sibi id utile futurum aut metu ut parere cogantur aut spe largitionis promissisque capti aut postremo, ut saepe in nostra re publica uidemus, mercede conducti. ]

## VII

23 Omnium autem rerum nec aptius est quicquam ad opes tuendas ac tenendas quam diligere nec alienius quam timeri. Praeclare enim Ennius:

**quem metuunt oderunt; quem quisque odit  
perisse expetit.**

Multorum autem odiis nullas opes posse obsistere, si antea fuit ignotum, nuper est cognitum. Nec uero huius tyranni solum, quem armis oppressa pertulit ciuitas, + apparet cuius maxime portui interitus declarat + quantum odium hominum ualet ad pestem, sed reliquorum similes exitus tyrannorum, quorum haud fere quisquam talem interitum effugit. Malus enim est custos diuturnitatis metus contraque beniulencia  
24 fidelis uel ad perpetuitatem. Sed iis, qui uti oppressos imperio coercent,

问题。人们服从他人的统辖和权力甚至也有许多种原因。要知道，他们这样做或是由于善意，或是由于受过许多恩惠，或是由于对方地位显赫，或是由于希望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或是由于担心自己会遭到武力胁迫，或是为希望得到馈赠和为允诺所诱惑，最后或是像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国家见到的那样，为获得酬劳所驱使。

## 七

一般说来，在所有各种保护和维持权力的手段中，没有什么<sup>23</sup>比受人尊敬更合适，没有什么比令人惧怕更不适宜。恩尼乌斯说得好：

人们憎恶所惧怕的人，人人都希望自己憎恶之人死去。<sup>〔1〕</sup>

任何权力都不可能与众人的憎恶相对抗：如果以前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不久前就应该知道了。不只是这位暴君的结局表明<sup>〔2〕</sup>——国家在他的武器的压迫下曾经不得不忍受他，在他死后显得更加依附他<sup>〔3〕</sup>，——人们的憎恶对于瘟疫多么有力量，而且其他暴君的类似的死亡——他们中几乎任何人都没有能逃过这样的结局——也表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惧怕永远是一个不好的卫士，相反，善意却是忠实的卫士，而且是始终一贯的。不过<sup>24</sup>

---

〔1〕 引自恩尼乌斯的失传悲剧。

〔2〕 指凯撒被刺死。

〔3〕 此句原文费解。

sit sane adhibenda saeuitia, ut eris in famulos, si aliter teneri non possunt; qui uero in libera ciuitate ita se instruunt, ut metuantur, iis nihil potest esse dementius. Quamuis enim sint demersae leges alicuius opibus, quamuis timefacta libertas, emergunt tamen haec aliquando aut iudiciis tacitis aut occultis de honore suffragiis. Acriores autem morsus sunt intermissae libertatis quam retentae. Quod igitur latissime patet neque ad incolumitatem solum, sed etiam ad opes et potentiam ualet plurimum, id amplectamur, ut metus absit, caritas retineatur; ita facillime quae uolemus et priuatis in rebus et in re publica consequemur. Etenim qui se metui uolent, a quibus metuentur, eosdem metuant ipsi  
25 necesse est. Quid enim censemus superiorem illum Dionysium quo cruciatu timoris angi solitum, qui cultros metuens tonsorios candente carbone sibi adurebat capillum? Quid Alexandrum Pheraeum quo animo uixisse arbitramur? Qui, ut scriptum legimus, cum uxorem Theben admodum diligeret, tamen ad eam ex epulis in cubiculum ueniens barbarum, et eum quidem, ut scriptum est, conpunctum notis Thraeciis, dstricto gladio iubebat anteire praemittebatque de stipatoribus suis qui scrutarentur arculas muliebres et, ne quod in uestimentis telum occultaretur, exquirerent. O miserum, qui fidelioem et barbarum et stigmatiam putaret quam coniugem! Nec eum fefellit: ab ea est enim ipsa propter pelicatus suspicionem interfectus. Nec uero ulla uis imperii tanta  
26 est, quae premente metu possit esse diuturna. Testis est Phalaris, cuius

那些靠暴力压服屈从于自己权力的人们的人必然会施行残酷的统治，就像主人对待奴仆一样，既然不可能他依靠另样的方式维护统治。有人在自由的国家也想让自己令人畏惧，没有什么比他们更愚蠢的了。要知道，虽然法律被某个人的权力所压抑，虽然自由处于恐惧之中，但是它们迟早会或者通过默默的判决，或者通过选举官员时的秘密投票而表现出来。然而曾经受过压抑的自由咬起人来要比一直保持着的自由更尖锐。<sup>〔1〕</sup>因此，有一条原则最明显不过，不仅对于保障自身的安全，而且特别对于保障他的财富和权力，这就是抛弃恐惧，让亲切之情常在；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地得到我们希望的一切，无论是在个人事务方面，还是在公共事务方面。实际上，凡希望自己为人所惧怕的人，他们自己必然对惧怕他们的人心怀恐惧。我们对那位老狄奥倪西奥斯作何感想？他一直为何等强烈的痛苦所折磨，以至于害怕剃刀，宁可用烧红的木炭去烧自己的头发。<sup>〔2〕</sup>我们认为费赖的亚历山大又怎么样？<sup>〔3〕</sup>他以一种怎样的心境活着？正如我们在史书里读到的，尽管他非常喜欢他的妻子特贝，但每当他离开宴会前去她的寝间时，他总是命令一个蛮族人，而且据史书记载，是一个刺有特拉克印记的人手握佩剑走在前面，并且事先派出自己的卫士，让他们去搜查妇女的梳妆匣，搜寻衣服里是否藏有武器。啊，真可怜，他认为蛮族人和刺成的印记比自己的妻子更可信！他也没有错，因为他被怀疑有外遇而被妻子杀死了。确实没有哪个政权如此强大，以至于能够依靠暴力压制而长久地存在。法拉里斯就是<sup>26</sup>

---

〔1〕 参阅西塞罗《反腓力辞》。

〔2〕 老狄奥倪西奥斯（公元前430—前367）从公元前405年起成为西西里叙拉古扎的僭主，著名的暴君。

〔3〕 亚历山大是特萨利亚的费赖城僭主（公元前365—前358）以残忍和狡诈著称。

est praeter ceteros nobilitata crudelitas, qui non ex insidiis interiit, ut is, quem modo dixi, Alexander, non a paucis, ut hic noster, sed in quem uniuersa Agrigentinorum multitudo impetum fecit. Quid? Macedones nonne Demetrium reliquerunt uniuersique se ad Pyrrhum contulerunt? Quid? Lacedaemonios iniuste imperantes nonne repente omnes fere socii deseruerunt spectatoreque se otiosos praebuerunt Leuctricae calamitatis?

## VIII

Externa libentius in tali re quam domestica recordor. Verum tamen quam diu imperium populi Romani beneficiis tenebatur, non iniuriis, bella aut pro sociis aut de imperio gerebantur, exitus erant bellorum aut mites aut necessarii, regum, populorum, nationum portus erat et refugium senatus, nostra autem magistratus impratoresque ex hac una re maximam laudem capere studebant, si prouincias, si socios aequitate et fide defendissent. Itaque illud patrocinium orbis terrae uerius quam imperium poterat nominari. Sensim hanc consuetudinem et disciplinam iam antea



证人，他的残忍众所周知，超过了其他人；他不是死于阴谋，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亚历山大那样，也不是死于少数人之手，如我们的这一位，而是全体阿格里根图姆人都起来反对他。<sup>〔1〕</sup>什么？难道马其顿人没有抛弃得墨特里奥斯，全都投到皮罗斯一边？<sup>〔2〕</sup>什么？难道差不多所有的同盟者不是正确地突然背弃了统治他们的拉克得蒙人，成为他们在琉克特拉遭受不幸的若无其事的旁观者？<sup>〔3〕</sup>

## 八

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回忆外邦人的事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确实的，当罗马人民的统治是靠善行，而不是靠非正义来维持的时候，当进行战争或是为了保卫同盟者，或是为了统治权，战争的结果或是非常仁慈，或是出于必要的时候，元老院是各个国王、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的港湾和避难所，而我们的官员和军队统帅们也只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努力为自己追求最大的荣誉，即如果能公平地、真诚地保卫行省，保卫同盟者。因此，当<sup>27</sup>时可以更为合适地称为庇护，而不是统治。但是我们起初是逐渐

---

〔1〕 法拉里斯是西西里的阿格里根图姆城僭主（公元前 570—前 554），他曾经铸了一只空肚铜牛，把活人放进去煮死。

〔2〕 此处的得墨特里奥斯指马其顿国王得墨特里奥斯，公元前 305 年围攻罗德斯时曾采用攻城机械，因而得外号“波利奥尔克斯”（“攻城者”），自公元前 294 年起成为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287 年出征亚洲，希腊著名的军事统帅皮罗斯乘机攻入马其顿，他本人于公元前 286 年被叙利亚国王塞琉古俘获，数年后死去。

〔3〕 参阅本书 I，61 及注。

minuebamus, post uero Sullae uictoriam penitus amisimus; desitum est enim uideri quicquam in socios iniquum, cum exstitisset in ciues tanta crudelitas. Ergo in illo secuta est honestam causam non honesta uictoria; est enim ausus dicere, hasta posita cum bona in foro uenderet et bonorum uirorum et locupletium et certe ciuium, praedam se suam uendere. Secutus est, qui in causa impia, uictoria etiam foediore, non singulorum ciuium bona publicaret, sed uniuersas prouincias regionesque uno  
28 calamitatis iure comprehenderet. Itaque uexatis ac perditis exteris nationibus ad exemplum amissi imperii portari in triumpho Massiliam uidimus et ex ea urbe triumphari, sine qua numquam nostri imperatores ex Transalpinis bellis triumpharunt. Multa praeterea commemorarem nefaria in socios, si hoc uno quicquam sol uidisset indignius. Iure igitur plectimur. Nisi enim multorum impunita scelera tulissemus, numquam ad unum tanta peruenisset licentia, a quo quidem rei familiaris ad paucos,  
29 cupiditatum ad multos improbos uenit hereditas. Nec uero umquam bellorum ciuilium semen et causa deerit, dum homines perditam hastam

地改变了这种习俗和制度，而在苏拉胜利之后则完全把它放弃了。要知道，在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公民之后，任何对待同盟者的行为也便不再显得是不公正的了。由此，在苏拉统治时期，伴随着高尚的事业的都是不高尚的胜利。<sup>〔1〕</sup>当他把长矛插在广场上，，拍卖高尚而富裕的人们的财产，并且起码是公民们的财产的时候，他却胆敢声称他拍卖的是自己的战利品。<sup>〔2〕</sup>继他之后的是这样一个人，<sup>〔3〕</sup>此人以邪恶的理由，以更为可鄙的胜利，不过不是没收单个市民的财产充公，而是使整个整个的行省和地区陷入同一场灾难。<sup>〔4〕</sup>就这样，在外邦人遭受蹂躏和摧残之后，<sup>28</sup>我们看到，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证明，在凯旋行列中举着马西利亚的图像，并且是为攻占这样一座城市而凯旋，然而若没有这座城市的帮助，我们的统帅们是永远不可能取得外阿尔卑斯战争的胜利的。<sup>〔5〕</sup>此外我还可以列举许多罪恶地对待同盟者的事例，倘若太阳曾经见过什么比这更卑劣的事情。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遭受惩罚。要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容忍许多人的罪行未受惩处，那便也就永远不会出现一个人如此地放纵不羁。继承他的家

---

〔1〕 指苏拉与以马略为代表的民众派对抗，本是想为了卫护贵族的利益，但他的胜利却变成了暴政。

〔2〕 公元前82年苏拉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曾经没收了约40位元老和1600名骑士的财产，把自己的约12万老兵安排到往日反对他的人们土地上。

〔3〕 指凯撒。

〔4〕 凯撒独裁后，曾把意大利坎佩尼亚的土地分配给自己的老兵，给行省任命总督，从而破坏了元老院的权限。

〔5〕 马西利亚即今马赛，当时是山北高卢地中海边的重要城市，在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中一直与罗马结盟，但内战时站在庞培一边，后被凯撒攻陷。凯撒为此举行了凯旋，凯旋时举着马西利亚的图像。按照罗马习俗，不得为占有同盟城市而举行凯旋，因此西塞罗说，此事证明罗马失去了对马西利亚的统治权。

---

illam cruentam et meminerint et sperabunt, quam P. Sulla cum uibrasset dictatore propinquo suo, idem sexto tricensimo anno post a sceleratiore hasta non recessit; alter autem, qui in illa dictatura scriba fuerat, in hac fuit quaestor urbanus. Ex quo debet intellegi talibus praemiis propositis numquam defutura bella ciuilia. Itaque parietes modo urbis stant et manent, iique ipsi iam extrema scelera metuentes, rem uero publicam penitus amisimus. Atque in has clades incidimus (redeundum est enim ad propositum), dum metui quam cari esse et diligi malumus. Quae si populo Romano iniuste imperanti accidere potuerunt, quid debent putare singuli? Quod cum perspicuum sit beniuolentiae uim esse magnam, metus imbecillam, sequitur ut disseramus, quibus rebus facillime possimus 30) eam, quam uolumus, adipisci cum honore et fide caritatem. Sed ea non pariter omnes egemus; nam ad cuiusque uitam institutam accommodandum est, a multisne opus sit an satis sit a paucis diligi. Certum igitur hoc sit, idque et primum et maxime necessarium familiaritates habere fidas

产的人虽然不多，但他的强烈欲望却传给了许多卑鄙之徒。<sup>〔1〕</sup>只要那些堕落的人们仍然记得那支血淋淋的长矛，仍然希望看见<sup>2)</sup>它，就不会缺乏内战的种子和原因。例如普布利乌斯·苏拉，在他的亲属担任独裁官时，他曾经挥舞过那根长矛，在三十六年之后，仍是他，没有从更为罪恶的长矛后退；<sup>〔2〕</sup>而另一个人，他在第一次独裁时是书记官，在这一次独裁时则是城市财政官。<sup>〔3〕</sup>由此可以理解，只要有这样的奖赏，内战便永远不会断绝。就这样，现在只有城市的围墙仍然存在，保留着，不过它们也已经对各种滔天罪行感到恐惧，至于说到共和国，我们已经完全失去它了。我们是在希望自己受人畏惧，而不是受人亲爱和尊敬的时候，陷入这些灾难的（我们应该回到原先的讨论）。既然当罗马人民不公正地统治的时候，这些灾难可能降临于他们，那么个人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因为既然很明显，善意力量巨大，恐惧力量微小，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最容易地得到我们所希望的、建筑在尊敬和信任基础上的亲受。但是我们<sup>3)</sup>不是所有的人都同等地需要它，因为每个人都必然按照自己选定的生活方式作出决定，他需要许多人敬重他，还是只需要少数人敬重他。因此，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第一的，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应该拥有热爱我们，并且敬佩我们的事业的朋友们的

---

〔1〕 继承凯撒财产的人有：盖尤斯·屋大维（继承全部遗产的 1/4）、卢基乌斯·皮那里乌斯和昆图斯·佩狄图斯（各继承全部遗产的 1/8），参阅斯维托尼乌斯《凯撒传》，83。

〔2〕 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独裁者苏拉的亲属，公元前 82 年曾参加对政敌财产的没收和拍卖。公元前 65 年曾被选为执政官，但后来选举结果被取消，他本人被控贿赂选民。公元前 46 年凯撒在内战中胜利之后，也曾经拍卖过被没收的人的财产。

〔3〕 此人可能是独裁者苏拉的释放奴隶。“第二次独裁”指凯撒独裁，凯撒曾经把财政官增加到 40 个。



amantium nos amicorum et nostra mirantium; hec enim est una res prorsus, ut non multum differat inter summos et mediocres uiros, eaque  
31 utrisque est propemodum comparanda. Honore et gloria et beniuolentia ciuium fortasse non aequae omnes egent, sed tamen, si cui haec suppetunt, adiuuant aliquantum cum ad cetera, tum ad amicitias comparandas.

## IX

Sed de amicitia alio libro dictum est qui inscribitur Laelius; nunc dicamus de gloria, quamquam ea quoque de re duo sunt nostri libri, sed attingamus, quandoquidem ea in rebus maioribus administrandis adiuuat plurimum. Summa igitur et perfecta gloria constat ex tribus his: si diligit multitudo, si fidem habet, si cum admiratione quadam honore dignos putat. Haec autem, si est simpliciter breuiterque dicendum, quibus rebus pariuntur a singulis, eisdem fere a multitudine. Sed est alius quoque quidam aditus ad multitudine. Sed est alius quoque quidam aditus ad  
32 multitudinem, ut in uniuersorum animos tamquam influere possimus. Ac primum de illis tribus, quae ante dixi, beniuolentiae praecepta uideamus; quae quidem capitur beneficiis maxime; secundo autem loco uoluntate benefica beniuolentia mouetur, etiamsi res forte non suppetit; uehementer autem amor multitudinis commouetur ipsa fama et opinione liberalitatis, beneficentiae, iustitiae, fidei omniumque earum uirtutum, quae pertinent ad mansuetudinem morum ac facilitatem. Etenim illud ipsum, quod honestum decorumque dicimus, quia per se nobis placet animosque omnium natura et specie sua commouet maximeque quasi

真诚的友谊。要知道，一般说来只是在这一点上，高尚的人们和普通的人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需要建立友谊。对于荣誉、声望和公民们的亲善，也并非所有的人<sup>31</sup>都同等地需要，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它们，那么这不仅在其他事情上，而且在获得友谊上也会对他大有帮助。

## 九

关于友谊问题我在另一本书里已经谈过了，那本书称为《莱利乌斯》<sup>〔1〕</sup>。现在让我们谈荣誉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两卷书，<sup>〔2〕</sup>不过我们仍然要涉及它，因为在进行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荣誉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就这样，最高的、最完美的荣誉有赖于下述三个方面：如果民众尊敬我们，如果民众信任我们，如果民众不仅对我们怀有一定的钦佩感，而且认为我们应该享受尊荣。如果说得简明、扼要些，从民众那里赢得一切与从个人那里赢得这一切的方法差不多是一样。但是还有另一种接近民众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悄悄地深入所有人的心灵。在我前面<sup>32</sup>提到过的三个方面中，首先让我们看看善意原则。善意主要靠善行得到；其次，善意由善行的愿望所激发，尽管资产也许不够充足；不过最能激起民众热爱之情的是传闻本身和关于慷慨、善行、公道、忠实以及与温和习性、平易近人的性格相关的所有各种美德的忖度。实际上，因为正是我们通常称之为高尚和合适的那种德性本身令我们喜欢，它们以自己的本质和外表现激动所

---

〔1〕 全称为《莱利乌斯论友谊》。

〔2〕 该著作可能写于此前不久，意大利诗人佩特拉克知道它，但后来失传。

perlucet ex iis, quas commemoravi, uirtutibus, idcirco illos, in quibus eas uirtutes esse remur, a natura ipsa diligere cogimur. Atque hae quidem causae diligendi grauissimae; possunt enim praeterea nonnullae  
33 esse leuiores. Fides autem ut habeatur duabus rebus effici potest, si existimabimur adepti coniunctam cum iustitia prudentiam. Nam et iis fidem habemus, quos plus intellegere quam nos arbitramur quosque et futura prospicere credimus et, cum res agatur in discrimenque uentum sit, expedire rem et consilium ex tempore capere posse; hanc enim utilem homines existimant ueramque prudentiam. Iustis autem et fidis hominibus, id est bonis uiris, ita fides habetur, ut nulla sit in iis fraudis iniuriaeque suspicio. Itaque his salutem nostram, his fortunas, his liberos  
34 rectissime committi arbitramur. Harum igitur duarum ad fidem faciendam iustitia plus pollet, quippe cum ea sine prudentia satis habeat auctoritatis; prudentia sine iustitia nihil ualet ad faciendam fidem. Quo enim quis uersutior et callidior, hoc inuisior et suspectior detracta opinione probitatis. Quam ob rem intellegentiae iustitia coniuncta quantum uolet habebit ad faciendam fidem uirium; iustitia sine prudentia multum poterit, sine iustitia nihil ualebit prudentia.

## X

35 Sed ne quis sit admiratur cur, cum inter omnes philosophos constet a meque ipso saepe disputatum sit, qui unam haberet, omnes habere uirtutes, nunc ita seiungam, quasi possit quisquam, qui non idem prudens sit, iustus esse, alia est illa, cum ueritas ipsa limatur in disputatione, subtilitas, alia, cum ad opinionem communem omnis accommodatur oratio. Quam ob rem, ut uulgus, ita nos hoc loco

有人的心灵，并且特别是由于我提到过的那些美德的璀璨闪光，因此天性本身迫使我们喜爱那些我们认为是有这些美德的人。这些是引起人们喜爱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它们次要一些。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赢得信任，即如果我们被视为达到公正和智慧兼备。要知道，我们信任那些在我们看来比我们更善于理解事态，相信他们比我们更富有洞察力，当发生什么事情而陷入险境时能够找到摆脱办法并及时作出决定的人，因为人们认为这是有益的、真正的远见卓识。至于公正而诚实的人们，亦即所谓的高尚之人，他们能赢得信任在于人们不怀疑他们有任何欺诈和不公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把我们的安全、把我们的财产、把我们的子女托付给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就这样，在这两种能够赢得信任的因素中，公正更有力量，因为公正没有见识，仍然具有足够的威望，然而若见识没有公正，对于赢得信任便毫无作用。要知道，一个人愈是机敏、狡诈，在他失去正直声誉之后便愈会令人憎恶和猜忌。因此，公正与理解能力相结合，便会具有所希望的那种赢得信任的强大力量；公正若无见识，仍会具有很大的力量；见识若无公正，便不会有任何意义。

## 十

为了不至于有人感到惊异，虽然所有的哲学家都一致认为，而且我自己也常常论证，具有一种美德之人必具有所有美德，为什么我现在却把它们分开，好像一个人虽然不是富有见识之人；却可以是公正之人；其实前一种观点是研讨问题时对真理本身的精确表述，而后一种则是为了使整个谈话适应普遍的看法。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这部著作里也像普通民众那样说话，称这些人

loquimur, ut alios fortes, alios uiros bonos, alios prudentes esse dicamus; popularibus enim uerbis est agendum et usitatis, cum loquimur de opinione populari, idque eodem modo fecit Panaetius. Sed ad  
36 propositum reuertamur. Erat igitur ex iis tribus, quae ad gloriam pertinerent, hoc tertium, ut cum admiratione hominum honore ab iis digni iudicaremur. Admirantur igitur communiter illi quidem omnia, quae magna et praeter opinionem suam animaduenterunt, separatim autem in singulis, si perspiciunt necopinata quaedam bona. Itaque eos uiros suspiciunt maximisque efferunt laudibus, in quibus existimant se excellentes quasdam et singulares perspicere uirtutes, despiciunt autem eos et contemnunt, in quibus nihil uirtutis, nihil animi, nihil neruorum putant. Non enim omnes eos contemnunt, de quibus male existimant; nam quos improbos, maledicos, fraudulentos putant et ad faciendam iniuriam instructos, eos contemnunt quidem neququam, sed de iis male existimant. Quam ob rem, ut ante dixi, contemnuntur ii, qui "nec sibi nec alteri", ut dicitur, in quibus nullus labor, nulla industria, nulla  
37 cura est. Admiratione autem adficiunt ii, qui anteire ceteris uirtute putantur et cum omni carere dedecore, tum uero iis uitiiis, quibus alii non facile possunt obsistere. Nam et uoluptates, blandissimae dominae, maioris partis animos a uirtute detorquent et, dolorum cum admouentur faces, praeter modum plerique exterrentur; uita, mors, diuitiae, paupertas omnes homines uehementissime permouent. Quae qui in utramque partem excelso animo magnoque despiciunt, eos omnes suspiciunt cumque aliqua iis ampla et honesta res obiecta est et totos ad se conuertit et rapit, tum quis non admiretur splendorem pulchritudinemque uirtutis?



是勇敢之人，称那些人是高尚之人，称另一些人是富有见识之人。要知道，当我们说明民众的看法时，我们需要使用民众性的、常用的词语，帕奈提奥斯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原先的话题上。

就这样，在涉及争取荣誉的三条中还有这第三条，即我们既要为人们所钦佩，同时也要被他们认为应该享受荣誉。实际上，人们通常钦佩一切巨大的、超过他们想象的东西，特别是对于个人，如果他们看出某些意想不到的高尚品质。因此，当人们认为自己在有的人身上看出了某些突出的、特殊的美德时，他们敬重这些人，高度地赞扬他们，然而当他们认为有的人既无任何美德，也无任何精神和勇气时，他们便轻视这些人，蔑视这些人。不过他们并不是蔑视所有他们认为不好的人。要知道，他们一点也不蔑视被他们认为的邪恶之人、恶语中伤者、狡诈之徒和企图违法作歹的人，而是对他们作否定的评价。因此，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些如常言所说的“对己对人均无益”的人遭人们蔑视，这种人不勤劳，不努力，不用心。然而那些被认为美德超群，既无任何不好的名誉行为，也无任何人们常常难以避免的过失的人，却令人们称赞。要知道，感官享乐这位最能媚感人的主妇，能诱使绝大部分人的心灵脱离美德，而当灾难的烈焰临近的时候，许多人又会恐惧得超过限度；生命、死亡、财富、贫穷能够无比强烈地激动所有的人。那些在两个方面〔1〕都能以高尚而伟大的心灵审视这一切的人，当发生某种伟大、高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完全被感动和吸引，这时有谁会不钦佩他们的德性的光辉和美呢？

---

〔1〕 即欢乐和悲伤。

## XI

38 Ergo et haec animi despicientia admirabilitatem magnam facit et maxime iustitia, ex qua una uirtute uiri boni appellantur, mirifica quaedam multitudini uidetur, nec iniuria: nemo enim iustus esse potest, qui mortem, qui dolorem, qui exilium, qui egestatem timet aut qui ea, quae sunt his contraria, aequitati anteponit. Maximeque admirantur eum, qui pecunia non mouetur; quod in quo uiro perspectum sit, hunc igni spectatum arbitrantur. Itaque illa tria quae proposita sunt ad gloriam, omnia iustitia conficit, et beniuolentiam, quod prodesse uult plurimis, et ob eandem causam fidem et admirationem, quod eas res spernit et neglegit, ad quas plerique inflammata auiditate rapiuntur.

39 Ac mea quidem sententia omnis ratio atque institutio uitae adiumenta hominum desiderat, in primisque, ut habeat quibuscum possit familiares conferre sermones; quod est difficile, nisi speciem prae te boni uiri feras. Ergo etiam solitario homini atque in agro uitam agenti opinio iustitiae necessaria est, eoque etiam magis, quod, eam si non habebunt, (iniusti  
40 habebuntur) nullis praesidiis saepti multis afficientur iniuriis. Atque iis etiam, qui uendunt, emunt, conducunt, locant, contrahendisque negotiis implicantur, iustitia ad rem gerendam necessaria est, cuius tanta uis est, ut ne illi quidem, qui maleficio et scelere pascuntur, possint sine ulla particula iustitiae uiuere. Nam qui eorum cuiquam, qui una latrocinantur, furatur aliquid aut eripit, is sibi ne in latrocinio quidem relinquit locum, ille autem, qui archipirata dicitur, nisi aequabiliter dispertiat, praedam

## 十一

因此，心灵的这种优越也受到人们的无限称赞，而公正，只<sup>38</sup>要具有这一种德性，便会被称为高尚之人，民众认为它是某种特别令人惊异的东西，而且这样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害怕死亡、害怕灾难，害怕放逐，害怕贫困的人，或者把与上述这些相反的东西看得比公正更重要的人，都不可能是公正之人。人们最好钦佩的是不为金钱所动的人，因为很明显，他们认为他经受了火的考验。<sup>[1]</sup>因此，我们提出的能博得荣誉的三个方面都是由公正促成的：因为公正希望自己能对尽可能多的人有益，为此它建立信任，激起人们的钦佩感，因为它鄙弃和蔑视为心怀强烈的贪婪欲望的人们极力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在我看来，整个生活方式和规则都要求有别人帮助，首先需<sup>39</sup>要有知心朋友，可以和他们亲切交谈；如果他不能使自己被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此，甚至对于孤独生活的人和乡间居住的人，他们也需要公正的名声，尤其是因为如果他们不享有这种名声，他们便会被视为不公正的人，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受到许多非法对待。甚至对于那些买者、<sup>40</sup>卖者、承包人、放贷人，对于那些从事需要订立契约的事务的人们，公正对于事业的进行也是必须的；公正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即使那些为非作歹地生活的人们如果没有一点公正，他们也不可能生活。如果他们中有人偷窃或抢劫某个同他一起劫掠的人的东西，那么他甚至在盗匪中间也不会有存在的余地；如果被拥

---

[1] 这是一句谚语。

aut interficiatur a sociis aut relinquatur. Quin etiam leges latronum esse dicuntur, quibus pareant, quas obseruent. Itaque propter aequalibem praedae partitionem et Bardulis Illyrius latro, de quo est apud Theopompum, magnas opes habuit et multo maiores Viriatus Lusitanus, cui quidem etiam exercitus nostri imperatoresque cesserunt, quem C. Laelius, is qui Sapiens usurpatur, praetor fregit et comminuit ferocitatemque eius ita repressit ut facile bellum reliquis traderet. Cum igitur tanta uis iustitiae sit, ut ea etiam latronum opes firmet atque augeat, quantam eius uim inter leges et iudicia et in constituta re publica fore putamus?

## XII

41 Mihi quidem non apud Medos solum, ut ait Herodotus, sed etiam

之为首领者分赃不均，那么他或者可能被同伙杀死，或者可能被他们抛弃。更何况据说在盗贼中也存在法律，他们都得服从那些法律，遵守那些法律。就这样，由于能公平分赃，伊利里亚强盗巴尔杜利斯〔1〕——特奥蓬波斯对他有所描述〔2〕——甚至积得了大量的财富，而卢西塔尼亚的维里阿图斯积得的财富更多，我们的军队和统帅甚至不得不从他面前退却，〔3〕只是裁判官盖尤斯·莱利乌斯，一个被称为“睿智者”的人，才把他击溃、打败，抑制了他的疯狂气焰，因而很容易地把战争交给其他人继续进行。〔4〕就这样，既然公正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甚至能够巩固和增强强盗们的势力，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在存在法律、存在法庭的情况下，在一个秩序严谨的国家里又该具有多么强大的威力呢？

## 十二

在我看来，从前不仅在米底亚人〔5〕那里，如希罗多德叙述 41

---

〔1〕 巴尔杜利斯是希腊西北部伊利里亚国王，在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三世在位期间曾征服马其顿的大部分土地，后来于公元前 358 年被腓力打败。伊利里亚在古代是海盗猖獗的地区之一，所以西塞罗称巴尔杜利斯为强盗。

〔2〕 特奥蓬波斯（公元前 4 世纪），基奥斯岛人，伊索格拉特斯的门生，曾撰《希腊史》。

〔3〕 卢西塔尼亚位于西班牙西部，维里阿图斯在公元前 150—前 140 年间曾经成功地抵抗罗马人的进攻。

〔4〕 盖尤斯·莱利乌斯于公元前 140 年任执政官。维利阿图斯死于公元前 139 年。

〔5〕 居住在伊朗高原西北部的民族。



apud maiores nostros iustitiae fruendae causa uidentur olim bene morati reges constituti. Nam cum premeretur in otio multitudo ab iis qui maiores opes habebant, ad unum aliquem confugiebant uirtute praestantem, qui cum prohiberet iniuria tenuiores, aequitate constituenda summos cum infimis pari iure retinebat. Eademque constituendarum legum fuit causa  
42 quae regum. Ius enim semper est quaestitum aequabile; neque enim aliter esset ius. Id si ab uno iusto et bono uiro consequerentur, erant eo contenti; cum id minus contingeret, leges sunt inuentae quae cum omnibus semper una atque eadem uoce loquerentur. Ergo hoc quidem perspicuum est, eos ad imperandum deligi solitos, quorum de iustitia magna esset opinio multitudinis; adiuncto uero, ut idem etiam prudentes haberentur, nihil erat, quod homines iis auctoribus non posse consequi se arbitrarentur. Omni igitur ratione colenda et retinenda iustitia est, cum ipsa per sese — nam aliter iustitia non esset — tum propter amplificationem honoris et gloriae. Sed ut pecuniae non quaerendae solum ratio est, uerum etiam collocandae, quae perpetuos sumptus suppeditet, nec solum necessarios, sed etiam liberales, sic gloria et quaerenda et  
43 collocanda ratione est. Quamquam praeclare Socrates hanc uiam ad gloriam proximam et quasi compendiarium dicebat esse, si quis id ageret, ut qualis haberi uellet, talis esset. Quod si qui simulatione et inani ostentatione et ficto non modo sermone sed etiam uultu stabilem se gloriam consequi posse rentur, uehementer errant. Vera gloria radices agit atque etiam propagatur, ficta omnia celeriter tamquam flosculi decidunt nec

的那样〔1〕，而且在我们的祖辈那里，为了能享受公正，人们总是立道德高尚之人为王。要知道，人们平时由于受到势力强大的人们的压迫，他们便求助于某个德性出众之人，此人为了保护弱者免遭欺凌，便建立平等制度，以使地位崇高的人们和地位低下的人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制定法律的原因与拥立国王的原因是一样的。要知道，人们一向追求的就是权利的平等，而且不可能存在另样的权利。如果他们从一个公正而高尚的人那里达到了这一点，他们便会心满意足了。既然未能达到这一点，因此便发明了法律，让它永远用同一个声音和所有的人说话。由此，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即那些通常被推举出来掌权的人是那些被人们认为具有高度的公正性的人；此外，如果那些人甚至被认为是富有智慧的人，那么人们便会认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没有什么他们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应该尽一切办法维护和保持公正，既是为了公正本身——因为否则公正便不可能存在，——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尊贵和荣誉。但是有如不仅存在获得钱财的办法，也存在安排它们的办法，以便它们能满足不断的耗费，不仅包括必要的花费，而且包括慷慨的馈赠一样，对荣誉也应该合理地追求和利用。尽管苏格拉底曾经巧妙地说过，存在获得荣誉的最接近的，并且似乎是最快捷的途径，那就是如果有人想得到它，那他就应成为人们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2〕然而如果有人以为凭伪装，凭空洞的夸耀，凭不仅虚伪的言辞，甚至虚伪的面部表情，便可以使自己得到永久的荣誉，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荣誉会生根，还会延展，所有虚伪的东西会像小花一样迅速萎谢，任何伪装的东西都不可

---

〔1〕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约前425），哈利卡尔纳索斯人，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撰《历史》9卷，此处称引见第1卷第96章。

〔2〕 参阅色诺芬《回忆录》，I, 7, 1等。

simulatum potest quicquam esse diuturnum. Testes sunt permulti in utramque partem, sed breuitatis causa familia contenti erimus una. Tiberius enim Gracchus, P. f., tam diu laudabitur, dum memoria rerum Romanarum manebit, at eius filii nec uiui probabantur bonis et mortui numerum optinent iure caesorum. Qui igitur adipisci ueram gloriam uolet, iustitiae fungatur officiis. Ea quae essent, dictum est in libro superiore.

### XIII

‡ Sed ut facillime, quales simus, tales esse uideamur, etsi in eo ipso uis maxima est, ut simus ii, qui haberi uelimus, tamen quedam praecepta danda sunt. Nam si quis ab ineunte aetate habet causam celebritatis et nominis aut a patre acceptam, quod tibi, mi Cicero, arbitror contigisse, aut aliquo casu atque fortuna, in hunc oculi omnium coniciuntur atque in eum, quid agat, quemadmodum uiuat, inquiritur, et, tamquam in clarissima luce uersetur, ita nullum obscurum potest nec  
45 dictum eius esse nec factum. Quorum autem prima aetas propter humilitatem et obscuritatem in hominum ignoratione uersatur, ii, simul ac iuuenes esse coeperunt, magna spectare et ad ea rectis studiis debent contendere; quod eo firmiore animo facient, quia non modo non inuidetur

能长久地存在。关于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非常多的例证,不过为了简略起见,让我们仅仅举一个家庭为例。提比略·格拉古,普布罗乌斯之子,他将会如此长久地被人们称颂,只要仍然保持着对罗马业绩的记忆,<sup>[1]</sup>然而他的儿子们,他们在世时便未能因善行而受称赞,死后则合理地被归入被砍死者之列。<sup>[2]</sup>因此,谁希望自己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之人的声誉,谁就应该履行公正赋予的义务。关于这些义务,在上一卷书里已经谈过了。

### 十三

为了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显出我们实际上具有的那个样子——<sup>44</sup>尽管这里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仍然需要提供一些规则。如果有人从青年时期起便具有出名的可能——或者是继承于父辈,亲爱的西塞罗,我想就像你已经经历的那样,或者是由于某种情势和机遇,——那时所有人的目光都会投向他,都会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怎样生活,并且就好像处于极为明亮的阳光下一样,不可能有任何隐瞒,无论是言语或者行动。相<sup>45</sup>反,那些由于出身卑微低贱而在不为人们知晓之中度过自己少年时期的人,在他们一开始步入青年时期时,就需要立下远大志向,并且认正努力地去追求;他们要怀着更为坚定的心灵去行动,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年龄不仅不会惹人嫉妒,反而会受人称赞。青年争

---

[1] 指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约生于公元前220年),老斯基皮奥的女婿,曾任公元前177、前163年执政官。

[2] 民主运动首领提比略·格拉古和盖尤斯·格拉古在贵族派的反对下,双双为自己领导的民主改革被杀死。

illi aetati, uerum etiam fauetur. Prima est igitur adulescenti commendatio ad gloriam, si qua ex bellicis rebus comparari potest, in qua multi apud maiores nostros extiterunt; semper enim fere bella gerebantur. Tua autem aetas incidit in id bellum, cuius altera pars sceleris nimium habuit, altera felicitatis parum. Quo tamen in bello cum te Pompeius alae [alteri] praefecisset, magnam laudem et a summo uiro et ab exercitu consequere equitando, iaculando, omni militari labore tolerando. Atque ea quidem tua laus pariter cum re publica cecidit. Mihi autem haec oratio suscepta non de te est, sed de genere toto; quam ob rem pergamus ad ea, quae restant.

46 Vt igitur in reliquis rebus multo maiora opera sunt animi quam corporis, sic eae res, quas ingenio ac ratione persequimur, gratiores sunt quam illae, quas uiribus. Prima igitur commendatio proficiscitur a modestia, cum pietate in parentes, in suos beneuolentia. Facillime autem et in optimam partem cognoscuntur adulescentes, qui se ad claros et sapientes uiros bene consulentes rei publicae contulerunt; quibuscum si frequentes sunt, opinionem adferunt populo eorum fore se similes, quos  
47 sibi ipsi delegerint ad imitandum. P. Rutili adulescentiam ad opinionem et innocentiae et iuris scientiae P. Muci commendauit domus. Nam L. quidem Crassus, cum esset admodum adulescens, non aliunde mutuatus



取功名的第一次表现是如果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我们的先辈中有许多人就是在那里暂露头角的,因为当时可以说战争连绵不断。然而你的青春年龄适逢那样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罪恶过分,战争的另一方幸运不足。〔1〕不过当庞培在那场战争中让你指挥一个骑兵队的时候,〔2〕你以自己的骑术、投掷本领和对一切军中艰苦的忍耐,曾经博得这位伟大人物和军队的赞扬。可是你的这一荣誉现在已同共和国一起殒没了。不过对于我来说,作这段谈话不只是针对你一个人,同时也是针对所有的青年,因此现在让我们继续原先的话题罢。

正如在许多其他类型的活动中,心灵的劳动远比躯体的劳动<sup>46</sup>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样,我们用禀赋和智慧追求的目的同样也比用体力追求的目的更能娱悦人们。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举荐是行为举止的节制,还有对父母的敬重,对亲人的善心。然而最容易为人知晓,而且是从最好的方面为人知晓的青年是那些热心地向著名而富有智慧的人士求教、关心国家事务的青年;如果他们经常同那些人士往来,便会使人民产生印象,认为他们将会成为与他们为自己选择作为楷模的那些人相类似的人。例如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sup>47</sup>的宅邸为年轻的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带来了公正无私和通晓法学的声誉。〔3〕至于说到卢基乌斯·克拉苏斯,尽管他当时还相当年轻,但他不是靠承继于任何人,而是完全靠自己的才能,

〔1〕 指公元前49—前45年的内战,前者指凯撒,后者指庞培。

〔2〕 此处指同盟者的骑兵队,通常由300人组成,由统帅的年轻随从担任指挥。

〔3〕 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于公元前141年任保民官,公元前136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33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31年任大祭司。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属斯多葛派,帕奈提奥斯的门生,公元前133年参加了对西班牙的努曼提亚的围攻,公元前10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4年他作为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的代表去到亚细来行省。他在此期间的清廉任职引起了骑士阶层的不满,诬控他受贿,于公元前92年遭放逐。

est, sed sibi ipse peperit maximam laudem ex illa accusatione nobili et gloriosa, et, qua aetate qui exercentur, laude adfici solent, ut de Demosthene accepimus, ea aetate L. Crassus ostendit id se in foro optime iam facere, quod etiam tum poterat domi cum laude meditari.

## XIV

48 Sed cum duplex ratio sit orationis, quarum in altera sermo sit, in altera contentio, non est id quidem dubium, quin contentio orationis maiorem vim habeat ad gloriam — ea est enim, quam eloquentiam dicimus —, sed tamen difficile dictu est, quantopere conciliet animos comitas adfabilitasque sermonis. Extant epistolae et Philippi ad Alexandrum et Antipatri ad Cassandrum et Antigoni ad Philippum filium, trium prudentissimorum — sic enim accepimus —, quibus praecipunt ut oratione benigna multitudinis animos ad benevolentiam alliciant militesque blande appellando sermone deleniant. Quae autem in multitudine cum contentione habetur oratio, ea saepe uniuersam excitat gloriam. Magna est enim admiratio copiose sapienterque dicentis, quem qui audiunt

以那次非常著名而光荣的控告获得了巨大的称赞，〔1〕并且在其他人通常还只是进行演说训练而博得称赞的那个年龄（例如我们从狄摩西尼那里知道），卢基乌斯·克拉苏斯表明他已经能够在广场上出色地完成他甚至在家里思考也会受到称赞的事情。

## 十四

但是因为存在两种语言类型，其中一类是谈话，另一类是演说〔2〕毫无疑问的是，演说对于争求荣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雄辩”的类型，——但是很难用言语说明，温和而亲切的谈话能多么强烈地激发人们的心灵产生好感。流传有腓力致亚历山大的信，安提帕特罗斯致卡珊德罗斯的信和安提戈诺斯致腓力的信，据传这是三位最富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在那些信中规劝用和蔼的语言激起民众的好感，亲切体贴地对待兵士，使他们心向自己。〔3〕至于说到在民众面前作带争辩的演说，这种演说常常能在人们的心目中激起巨大的声望。要知道，丰富而智慧的演说能引起巨大的称赞，因为人们听他讲演时以为他彻

---

〔1〕 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参阅本书 I，101 及注。他在 21 岁时控告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此人曾是格拉古兄弟的支持者，因害怕审判，自杀而死。

〔2〕 参阅本书 I，132。

〔3〕 这些信可能出于修辞学家们的杜撰。腓力指马其顿国王腓力（公元前 359—前 336 年在位），著名的亚历山大的父亲。安提帕特罗斯（公元前 400—前 319 年）是腓力的密友和亲信，亚历山大曾于公元前 334 年任命他管理马其顿。卡珊德罗斯（卒于公元前 297 年）是安提帕特罗斯之子。安提戈诺斯是亚历山大的部下，在亚历山大死后参予瓜分亚历山大的王国，公元前 301 年被杀，他是德墨特里奥斯·波利奥尔克特斯和另一个腓力的父亲。

intelligere etiam et sapere plus quam ceteros arbitrantur. Si uero inest in oratione mixta modestia grauitas, nihil admirabilius fieri potest, eoque  
49 magis, si ea sunt in adulescente. Sed cum sint plura causarum genera, quae eloquentiam desiderent, multique in nostra re publica adulescentes et apud iudices et apud populum et apud senatum dicendo laudem assecuti sint, maxima est admiratio in iudiciis. Quorum ratio duplex est: nam ex accusatione et ex defensione constat, quarum etsi laudabilior est defensio, tamen etiam accusatio probata persaepe est. Dixi paulo ante de Crasso; idem fecit adulescens M. Antonius. Etiam P. Sulpici eloquentiam accusatio inlustrauit cum seditiosum et inutilem ciuem, C.  
50) Norbanum, in iudicium uocauit. Sed hoc quidem non est saepe faciendum nec unquam nisi aut rei publicae causa, ut ii, quos ante dixi, aut ulciscendi gratia, ut duo Luculli, aut patrocinii, ut nos pro Siculis, pro Sardis in Albucio Iulius. In accusando etiam M. Aquilio L. Fufi cognita

悟事情实质，并且比其他人更富有智慧。如果演说既庄严，又富有节制，那么没有什么会比它更令人赞叹的了，特别是如果这些特点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不过尽管有许多种类型的事情需要<sup>49</sup>演说术，在我们的国家里，青年们可以在承审员面前，在人民面前，在元老院里发表演说，寻求称赞，但是最能引起称赞的是在法庭上。法庭演说有两种形式，包括控告和辩护；尽管其中辩护演说更能激起称赞，但是控告演说有时也能赢得赞赏。刚才我曾谈到克拉苏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年轻时也是这样做的。<sup>[1]</sup>当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向法庭控告图谋骚动的有害公民盖尤斯·诺尔巴努斯时，控告演说也曾经出色地显示过他的雄辩才能。<sup>[2]</sup>但是这种控告常常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可取的，除非或者<sup>50</sup>是为了国家利益，例如象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做的那样，或者是为了报复，例如象卢库卢斯兄弟做的那样，<sup>[3]</sup>或者是为了保护人，例如象我们为西西里人做的那样，<sup>[4]</sup>象尤利乌斯为萨丁人控告阿尔布基乌斯那样。<sup>[5]</sup>卢基乌斯·孚菲乌斯在控告曼尼乌斯

[1] 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143—前87），西塞罗前一辈著名的演说家，曾任公元前99年执政官，后被马略派杀害。他是盖尤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的父亲，“后三巨头”之一安东尼（或译安托尼乌斯）的祖父。

[2]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生于公元前124年），公元前88年任保民官。盖尤斯·诺尔巴努斯曾任公元前95年保民官，于公元前94年被苏尔皮基乌斯控告任职期间阴谋组织骚动，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为他辩护，胜诉。

[3] 卢库卢斯兄弟指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卢库卢斯（参阅本书I，140）和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卢库卢斯。他们为报复占卜官塞尔维利乌斯指控他们的父亲侵吞财物，对后者进行反控。马尔库斯·卢库卢斯曾过继给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因而称为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卢库卢斯·利基尼阿努斯。

[4] 指西塞罗应西西里人的请求，控告原西西里总督维勒斯勒索案。

[5]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曾控告公元前133年萨丁岛裁判官衔总督提图斯·阿尔布基乌斯贿赂选民，阿尔布基乌斯被流放非洲。参阅本书I，108。



industria est. Semel igitur aut non saepe certe. Sin erit, cui faciendum sit saepius, rei publicae tribuat hoc munus, cuius inimicos ulcisci saepius non est reprehendendum; modus tamen adsit. Duri enim hominis, uel potius uix hominis uidetur periculum capitis inferre multis. Id cum periculosum ipsi est, tum etiam sordidum ad famam committere, ut accusator nominere; quod contigit M. Bruto, summo genere nato, 51 illius filio, qui iuris ciuilis in primis peritus fuit. Atque etiam hoc praeceptum officii diligenter tenendum est, ne quem umquam innocentem iudicio capitis arcessas; id enim sine scelere fieri nullo pacto potest. Nam quid est tam inhumanum, quam eloquentiam a natura ad salutem hominum et ad conseruationem datam ad bonorum pestem perniciemque conuertere? Nec tamen, ut hoc fugiendum est, item est habendum religioni nocentem aliquando, modo ne nefarium impiumque, defendere: uult hoc multitudo, patitur consuetudo, fert etiam humanitas. Iudicis est semper in causis uerum sequi, patroni non numquam ueri simile, etiam si minus sit uerum, defendere; quod scribere, praesertim cum de philosophia scriberem, non auderem, nisi idem placeret grauissimo Stoicorum Panaetio. Maxime autem et gloria paritur et gratia defensionibus, eoque maior, si quando accidit ut ei subueniatur, qui potentis alicuius opibus circumueniri urgerique uideatur, ut nos et saepe alias et adulescentes contra L. Sullae dominantis opes pro Sex. Roscio

·阿克维利乌斯时表现出的勤励也是很有名的。<sup>〔1〕</sup>就这样，控告可做一次，或者起码不经常做。不过如果有人不得不经常做，但愿他为国家尽这种责任，只有对国家的敌人进行惩罚才常常是无可非议的，但仍应有分寸。要知道，企图威胁众多人的公民权显然是残酷之人的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一个人的本性。作一名控告者不仅对他本人是充满危险的，而且会使他的名誉蒙受耻辱。这样的事情就曾让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遭受过，一位出身于贵族世家的人，一位精通市民法者的儿子。<sup>〔2〕</sup>还应该严格遵<sup>51</sup>守这样一条义务规则，即任何时候都不要向法庭作威胁无罪公民的起诉；这样做无论怎么样也难免罪愆。要知道，自然赋予我们演说才能本是为了人类利益和保护人类，如果被用来给好人制造灾难和毁灭，那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呢？然而，正如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的事情一样，有时心中对为一个有罪之人辩护同样也不要存在疑虑，只要他不是穷凶极恶的褻渎不洁之人，因为民众希望这样做，习俗容忍这样做，人道精神也允许这样做。承审员审案时永远应遵循真实，辩护人有时可以为似乎是真实的东西辩护，尽管可能不完全真实。我本不敢写这些东西，特别是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若不是那位最严格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也持这样的观点。进行辩护可以特别能赢得声誉和感激，尤其是如果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受辩护人显然处于某个权势之人的淫威的迫害和压迫之下，就像我常常作的一些其他辩护和我青年时期反对卢基乌斯·苏拉的强权势力而为塞克斯图斯·罗斯基乌斯·阿

---

〔1〕 卢基乌斯·孚菲乌斯是年轻一辈演说家，于公元前 98 年控告曼尼乌斯·阿克维利乌斯（曾任公元前 101 年执政官）犯有行贿罪。阿克维利乌斯由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辩护，被判无罪。

〔2〕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外号“控告者”，他的同名父亲是罗马市民法三创立者之一。

Amerino fecimus, quae, ut scis, extat oratio.

## XV

52 Sed expositis adulescentium officiis, quae ualeant ad gloriam adipiscendam, deinceps de beneficentia ac de liberalitate dicendum est, cuius est ratio duplex: nam aut opera benigne fit indigentibus aut pecunia. Facilior est haec posterior, locupleti praesertim, sed illa lautior ac splendidior et uiro forti claroque dignior; quamquam enim in utraque inest gratificandi liberalis uoluntas, tamen altera ex arca, altera ex uirtute depromitur, largitioque, quae fit ex re familiari, fontem ipsum benignitatis exhaurit. Ita benignitate benignitas tollitur, qua quo in plures  
53 usus sis, eo minus in multos uti possis. At qui opera, id est uirtute et industria, benefici et liberales erunt, primum, quo pluribus profuerint, eo plures ad benigne faciendum adiutores habebunt, dein consuetudine beneficentiae paratiores erunt et tamquam exercitatiores ad bene de multis promerendum. Praeclare in epistula quadam Alexandrum filium Philippus accusat, quod largitione beniuolentiam Macedonum consecetur. " Quae te, malum !" inquit "ratio in istam spem induxit, ut eos tibi fideles putares fore, quos pecunia corrupisses? An tu id agis, ut Macedones non te regem suum, sed ministrum et praebitorem sperent fore?" Bene "ministrum et praebitorem", quia sordidum regi, melius etiam quod largitionem corruptelam dixit esse. Fit enim deterior qui accipit atque

墨利努斯辩护的那样，正如你知道的，那篇演说辞还在。<sup>〔1〕</sup>

## 十五

在论述了有助于年轻人赢得荣誉的各种义务之后，现在应该<sup>52</sup>谈谈善行和慷慨；其方式有两种：善意地为需要帮助的人效力或给钱财。比较容易的是第二种，特别是对于富有之人来说，不过前者更伟大、更光荣，并且对于英勇、著名的人士来说更适宜。要知道，尽管这两种方式都包含了乐善好施的高尚意愿，但是一种取自钱柜，另一种来自美德，取自家庭财产的慷慨赠予会把善行的源泉本身汲尽。就这样，善心会被善心毁掉，你施予过善心的人愈多，你可能施予的人也就会愈越少。相反，那些将以效<sup>53</sup>力，即以德行和尽力给人行善和慷慨的人，首先，他们愈是对更多的人有益，他们将愈会有更多的帮助行善的朋友；其次，养成的行善习惯会使他们更有准备地，并且可以说更富经验地为许多人作善行。腓力在一封信里对儿子亚历山大指责得非常好，因为后者用慷慨施予寻求马其顿人的好感。腓力写道：“天哪，什么想法使你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使你以为你用金钱收买他们，他们就会效忠于你？或者你想让马其顿人希望你将不是他们的国王，而会成为他们的管家和供应者？”“管家和供应者”，这话说得非常好，因为这对国王来说是可耻的，说得更好的是他称慷慨赠予是收买。要知道，一个仅知道接受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卑劣，并且

---

〔1〕 西塞罗为罗斯基乌斯辩护是在公元前80年，当时他27岁。苏拉的释奴和亲信控告罗斯基乌斯犯有弑父罪，目的在于企图侵吞罗斯基乌斯的父亲死后留下的大笔财产。西塞罗为罗斯基乌斯辩护，获胜。

54 etiam ad idem semper expectandum paratior. Hoc ille filio, sed  
praeceptum putemus omnibus. Quam ob rem id quidem non dubium est,  
quin illa benignitas, quae constet ex opera et industria, et honestior sit et  
latius pateat et possit prodesse pluribus. Non numquam tamen est  
largiendum nec hoc benignitatis genus omnino repudiandum est et saepe  
idoneis hominibus indigentibus de re familiari impertiendum, sed  
diligenter atque moderate; multi enim patrimonia effuderunt inconsulte  
largiendo. Quid autem est stultius quam, quod libenter facias, curare ut  
id diutius facere non possis? Atque etiam sequuntur largitionem rapinae:  
cum enim dando egere coeperunt, alienis bonis manus afferre coguntur.  
Ita, cum beniuolentiae comparandae causa benefici esse uelint, non tanta  
studia assequuntur eorum, quibus dederunt, quanta odia eorum, quibus  
55 ademerunt. Quam ob rem nec ita claudenda res est familiaris, ut eam  
benignitas aperire non possit, nec ita reseranda, ut pateat omnibus;  
modus adhibeatur isque referatur ad facultates. Omnino meminisse  
debemus id, quod a nostris hominibus saepissime usurpatum iam in  
prouerbii consuetudinem uenit, largitionem fundum non habere; etenim  
quis potest modus esse, cum et idem qui consueuerunt et idem illud alii  
desiderent?

## XVI

Omnino duo sunt genera largorum, quorum alteri prodigi, alteri  
liberales: prodigi, qui epulis et uiscerationibus et gladiatorum muneribus  
ludorum uenationumque apparatu pecunias profundunt in eas res, quarum



甚至会愈来愈总想得到这种慷慨赠予。他这样教诲儿子，但我们<sup>54</sup>认为这一教诲也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那种以效劳和尽力体现的善意更高尚，表现更广泛，可以给更多的人好处。不过有时也应该慷慨赠予，这类善意不应该被一概鄙弃，并且当他们需要捐助的时候，我们常常应该从自己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给予那些适合的人，只是这样做要注意适度。要知道，有许多人由于轻率馈赠而耗尽财产。有什么比一个人努力使自己不能把自己乐意做的事情做得更长久这种行为更愚蠢的呢？而且慷慨赠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劫掠。<sup>〔1〕</sup>要知道，当人们由于馈赠而开始感到缺乏钱财的时候，他们便会让自己的手伸向他人的财富。就这样，尽管他们希望成为善行者而赢得人们的善意，但结果他们从受惠者那里得到的亲善却并不及他们从被掠夺者那里招来的憎恶。因此，一个人对家财既不应该锁闭得太紧，以至<sup>55</sup>于善心都不可能打开它，但是也不应该放得太松，使它对所有的人敞开；应该保持分寸，使它与财力相适。一般说来，我们应该记住一点，我们的国人们经常提到它，并且已经成为习用谚语：馈赠无底。确实的，当习惯接受赠予的人想要它，其他人也想要它的时候，还能有什么限度呢？

## 十六

一般说来，慷慨馈赠之人有两种，一种是滥用之人，一种是慷慨之人。滥用之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钱财耗费于豪华的饮宴，祭肉分发，组织角斗表演、娱乐和狩猎，花在安排那些其实

---

〔1〕 暗指苏拉、凯撒、安东尼等人的行为。

memoriam aut breuem aut nullam omnino sint relicturi, liberales autem, qui suis facultatibus aut captos a praedonibus redimunt aut aes alienum suscipiunt amicorum aut in filiarum collocatione adiuuant aut opitulantur  
56 uel in re quaerenda uel augenda. Itaque miror, quid in mentem uenerit Theophrasto in eo libro, quem de diuitiis scripsit, in quo multa praeclare, illud absurde: est enim multus in laudenda magnificentia et apparitione popularium munerum taliumque sumptuum facultatem fructum diuitiarum putat. Mihi autem ille fructus liberalitatis, cuius pauca exempla posui, multo et maior uidetur et certior. Quanto Aristoteles grauius et uerius nos reprehendit, qui has pecuniarum effusiones non admiremur, quae fiunt ad multitudinem deleniendam. Ait enim “qui ab hoste obsidentur, si emere aquae sextarium cogerentur mina, hoc primo incredibile nobis uideri omnesque mirari, sed, cum adtenderint, ueniam necessitati dare, in his immanibus iacturis infinitisque sumptibus nihil nos magnopere mirari, cum praesertim neque necessitati subueniatur nec dignitas augeatur ipsaque illa delectatio multitudinis ad breue exiguumque  
tempus \* \* \* eaque a leuissimo quoque, in quo tamen ipso una cum  
57 satietate memoria quoque moriatur uoluptatis”. Bene etiam colligit “haec pueris et mulierculis et seruis et seruorum simillimis liberis esse grata, graui uero homini et ea, quae fiunt, iudicio certo ponderanti probari posse nullo modo”. Quamquam intellego in nostra ciuitate inueterasse iam bonis temporibus, ut splendor aedilitatum ab optimis uiris postuletur.

人们对它们或者只是暂时记住，或者根本就不留任何记忆的事情上；然而慷慨之人是这样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或者从强盗那里赎回被劫掠者，或者为朋友承担债务，或者帮助朋友安排女儿出嫁，或者帮助朋友获得财富或增加财富。因而我对特奥弗拉<sup>56</sup>斯托斯在撰写《论财富》时的想法感到奇怪，他在那部著作里对许多问题阐述得很好，但对一点说得很荒谬：他极力称赞奢华和组织民众娱乐，并认为对财力的这种耗费是财富带来的好处。然而我却认为，慷慨馈赠的好处（我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论述这一点）要更大，更可靠。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对这些挥霍浪费不感到惊异作了多么更为严肃、更为正确的指责，认为那样做的目的只是在争取民众。他说道：“有人被敌人包围，如果他们不得不花一谟那买一塞克斯塔里乌斯水，<sup>〔1〕</sup>这种价格首先会使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惊异，但是在他们仔细想了之后，他们会以必要性谅解这样做，然而当我们听到那些庞大的、漫无止境的耗费时，我们却不感到任何特别的惊异，尽管那样做特别是既无必要，也不能增加名望，而那种娱乐本身对于民众来说也是非常短暂的，微不足道的，……即使是对于极为轻浮的人，他们也会在感到厌倦的同时把享乐一起忘却。”他非常正确地总结<sup>57</sup>说：“那些娱乐会使儿童、柔弱的妇女、奴隶和那些近似于奴隶的自由人感到高兴，然而对于庄重的、能以一定的见解衡量发生的事情的人来说，却不会受到任何称赞。”<sup>〔2〕</sup>尽管我明白，我们国家甚至在美好的古代便形成了习俗，即要求显贵人士出任市政官时提供奢华娱乐。就这样，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一位不仅

---

〔1〕 塞克斯塔里乌斯是罗马容量单位，约合0.547公升。谟那是古希腊阿提卡货币单位。

〔2〕 无法确考这段话称引自亚里士多德的哪部著作。

Itaque et P. Crassus cum cognomine diues tum copiis functus est aedilicio maximo munere, et paulo post L. Crassus cum omnium hominum moderatissimo Q. Mucio magnificentissima aedilitate functus est, deinde C. Claudius App. f., multi post, Luculli, Hortensius, Silanus; omnes autem P. Lentulus me consule uicit superiores; hunc est Scaurus

外号为“巨富”，而且实际上也是很富有的人，在自己的市政官任期内曾经组织过非常豪华的娱乐；〔1〕稍后不久，卢基乌斯·克拉苏斯和昆图斯·穆基乌斯，一位在所有的人中最富有节制的人，一起履行市政官职务时，曾经组织过极为奢华的表演；〔2〕后来有盖尤斯·克劳狄乌斯，阿皮乌斯之子，〔3〕此后还有许多人，如卢库卢斯兄弟、〔4〕霍尔腾西乌斯、〔5〕西拉努斯；〔6〕不过在我任执政官之年，普布利乌斯·楞图卢斯超过了所有上面提到的人；〔7〕斯考鲁斯曾经模仿他；〔8〕我们的朋友庞培在第二次任执

---

〔1〕指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外号“巨富”，“前三巨头”之一克拉苏斯的父亲，公元前102年任市政官，公元前97年任执政官，公元前89年任监察官，苏拉的支持者，公元前87年马略攻进罗马时自杀而死。有些研究者认为，西塞罗在这里指的是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穆基阿努斯，公元前142年的市政官候选人，公元前131年曾任执政官。

〔2〕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著名演说家，参阅本书 I，108 及注；关于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大祭司），参阅本书 I，116 及注。他们一起于公元前103年任市政官。

〔3〕指盖尤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曾任公元前99年市政官。他第一个用绘画美化舞台，并第一次组织大象表演。

〔4〕参阅第1卷140及注和本卷50及注。

〔5〕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卢斯（公元前114—前50），公元前75年任市政官，公元前69年任执政官，著名演说家，比西塞罗年长，属亚细亚派。在西塞罗代西西里人控告维勒斯案中，霍尔腾西乌斯为被告维勒斯辩护，失败。西塞罗对他一直很敬重，曾和他一起为许多案件作辩护。

〔6〕得基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约公元前70年任市政官，公元前62年任执政官。

〔7〕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楞图卢斯·斯平特尔，公元前63年任市政官，公元前57年任执政官，曾努力促成把西塞罗从放逐中召回，内战中站在庞培一边。

〔8〕指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曾于公元前58年任市政官，参阅本书 I，138 及注。

imitatus; magnificentissima uero nostri Pompei munera secundo consulatu; in quibus omnibus quid mihi placeat, uides.

## XVII

58 Vitanda tamen suspicio est auaritiae. Mamerco, homini diuitissimo, praetermissio aedilitatis consulatus repulsam attulit. Quare et si postulatur a populo, bonis uiris si non desiderantibus, at tamen adprobantibus faciundum est, modo pro facultatibus, nos ipsi ut fecimus, et si quando aliqua res maioratque utilior populari largitione acquiritur, ut C. resti nuper prandia in semitis decumae nomine magno honori fuerunt. Ne M. quidem Seio uitio datum est, quod in caritate asse modium populo dedit; magna enim se et inueterata inuidia nec turpi iactura, quando erat aedilis, nec maxima liberauit. Sed honori summo nuper nostro Miloni fuit, qui gladiatoribus emptis rei publicae causa, quae salute nostra continebatur,



政官那年曾经举办过无比豪华的演出。<sup>〔1〕</sup>你知道，对于所有这一切我持怎样的看法。

## 十七

不过仍然应该避免吝啬之嫌。马墨尔库斯，一位无比富有的<sup>58</sup>人，因为放弃市政官任职而导致执政官竞选失败。<sup>〔2〕</sup>因此，如果人民要求，虽然高尚的人们没有表示希望，但是也赞成，那么还是应该举办娱乐，只是要量财力而行，就像我们做过的那样；<sup>〔3〕</sup>或者如果什么时候有什么更重要、更有利的事情需要以慷慨馈赠寻求民众支持，就像不久前奥瑞斯图斯在各条街上以十分之一祭名义举办的宴请，曾经给他带来巨大的荣耀。<sup>〔4〕</sup>甚至马尔库斯·塞尤斯也没有被视为过失，尽管他在粮价昂贵时仍以一摩狄乌斯—阿斯价卖给民众；在他担任市政官时，他就这样以既不辱没名誉，又不开支庞大，把自己从强烈而久远的憎恨中解脱了出来。<sup>〔5〕</sup>我们的朋友弥洛不久前获得巨大的荣誉，他购买

---

〔1〕 庞培曾于公元前 55 年在罗马用石料建成一座巨大的剧场，可容纳 4 万人，并举办了盛大的角斗表演。

〔2〕 马墨尔库斯·艾弥利乌斯·勒皮杜斯·利维阿努斯只是在公元前 77 年才担任执政官。

〔3〕 西塞罗曾于公元前 69 年任市政官。

〔4〕 格奈乌斯·欧菲狄乌斯·奥瑞斯图斯曾于公元前 77 年任城市裁判官。“十分之一祭”原指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献祭海格立斯，后来这种风俗变成为设宴招待民众，给民众分发肉食。

〔5〕 马尔库斯·塞尤斯是一名骑士，西塞罗的朋友，公元前 74 年任市政官。以低价售粮博得人民的好感，后来被判处。摩狄乌斯是罗马容量单位，约合 8.75 公升。阿斯是罗马货币单位。

---

omnes P. Clodi conatus furoresque compressit. Causa igitur largitionis  
59 est, si aut necesse est aut utile. In his autem ipsis mediocritatis regula  
optima est. L. quidem Philippus Q. f., magno uir ingenio in primisque  
clarus, gloriari solebat se sine ullo munere adeptum esse omnia quae  
haberentur amplissima. Dicebat idem Cotta, Curio. Nobis quoque licet in  
hoc quodam modo gloriari; nam pro amplitudine honorum, quos cunctis  
suffragiis adepti sumus nostro quidem anno, quod contigit eorum nemini,  
(61) quos modo nominaui, sane exiguus sumptus aedilitatis fuit. Atque etiam  
illae impensae meliores, muri, naualia, portus, aquarum ductus  
omniaque, quae ad usum rei publicae pertinent, quamquam, quod  
praesens tamquam in manum datur, iucundius est, tamen haec in  
posterum gratiora. Theatra, porticus, noua templa uerecundius

了许多角斗士用以保卫国家——因为国家的命运同我的平安是紧密联系的，——制服了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的一切疯狂罪恶。<sup>〔1〕</sup>就这样，馈赠的理由常常是，或者如果必要，或者如果有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适中仍然是最佳尺度。例如卢基乌斯·菲利普斯，昆图斯之子，天资高超，荣誉卓著，常常以没有组织任何娱乐，却仍然得到所有最高的职位而自豪。<sup>〔2〕</sup>科塔、库里奥也这样说过。<sup>〔3〕</sup>我们在这方面也多少可以自夸。要知道，我们依靠大家选举，在适合的年龄便达到的那些官职，在我刚才提到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过；与那些官职的地位相比较，我任市政官时的花费完全是微乎其微的。<sup>〔4〕</sup>用于修建城垣、船坞、港口、引水道和一切服务于国家的事项要更有意义，尽管那些眼前的、有如直接交到手里的耗费更能令人愉快，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在以后会更令人高兴。出于对庞培的敬意，我对剧

---

〔1〕 提图斯·安尼乌斯·弥洛于公元前 57 年任保民官，极力主张把西塞罗从放逐中召回。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是西塞罗的政敌，曾任公元前 58 年保民官，借口西塞罗未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卡提利那阴谋分子，极力鼓动放逐西塞罗。公元前 52 年，克洛狄乌斯在与弥洛的一次冲突中被弥洛的随身护卫杀死。

〔2〕 关于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参阅本书 I，108 及注。其父昆图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曾任公元前 186、前 169 年执政官。

〔3〕 盖尤斯·奥勒利乌斯·科塔，公元前 75 年执政官。西塞罗在《论演说家》、《论神性》中把他作为谈话参加者之一。盖尤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公元前 76、前 61 年执政官，公元前 62 年曾为克洛狄乌斯亵渎善良女神祭祀案辩护。

〔4〕 当时担任各级官职有一定的年龄要求。根据公元前 180 年通过的维利乌斯法，只有服过军役的人才有权担任行政官职，每种官职的起始年龄由低向高相距 3 年，财政官为 27 岁，市政官为 30 岁，裁判官为 33 岁，执政官为 36 岁。后来根据公元前 81 年通过的科尔涅利乌斯法，担任财政官的年龄应不小于 29 岁，担任裁判官的年龄应不小于 39 岁。担任执政官的年龄应不小于 42 岁，并且相隔 10 年后才能第二次担任执政官。西塞罗于公元前 69 年担任市政官，时年 36 岁。

reprehendo propter Pompeium, sed doctissimi non probant, ut et hic ipse Panaetius, quem multum in his libris secutus sum, non interpretatus, et Phalereus Demetrius, qui Periclem, principem Graeciae, uituperat, quod tantam pecuniam in praeclara illa propylaea coniecerit. Sed de hoc genere toto in iis libris, quos de re publica scripsi, diligenter est disputatum. Tota igitur ratio talium largitionum genere uitiosa est, temporibus necessaria et tum ipsum et ad facultates accommodanda et mediocritate moderanda est.

## XVIII

61 In illo autem altero genere largiendi, quod a liberalitate proficiscitur, non uno modo in disparibus causis adfecti esse debemus: alia causa est eius, qui calamitate premitur, et eius, qui res meliores  
62 quaerit nullis suis rebus aduersis. Propensior benignitas esse debet in calamitosos, nisi forte erunt digni calamitate. In iis tamen, qui se adiuuari uolent, non ne adfligantur, sed ut altiorem gradum ascendant, restricti omnino esse nullo modo debemus, sed in deligendis idoneis iudicium et diligentiam adhibere. Nam praeclare Ennius:

**Bene facta male locata male facta arbitror.**

63 Quod autem tributum est nono uiro et grato, in eo cum ex ipso

场、柱廊和新建的庙宇的批评较为克制，〔1〕但是学识渊博的人们都不赞成那样做，其中如帕奈提奥斯，我在这几卷书里采纳了他的许多看法，虽然不是翻译；此外还有法勒隆人得墨特里奥斯，他指责希腊第一人伯里克利斯把那么多钱花在修建著名的卫城入口上。关于整个这类问题，我在所撰论共和国的那几卷书里作过详细的论述。〔2〕因此，所有这些馈赠本质上都是错误的；不过有时是需要的，正是这时应该适合于自己的财力，并且应保持适中。

## 十八

在作另一类出于慷慨的馈赠时，由于存在不同的情况，我们61不应该只采用一种方式：一种情况是有人遭到不幸，另一种情况是有人并未遭受什么不幸，但是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更应该向62那些遭到不幸的人表示善意，只要是他们本不应该遭受不幸。对于另一些希望得到帮助的人，他们并未遭受损失，只是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一般说来，我们怎么也不应该显得吝啬，但是要认真判断，谨慎行事，以选择合适的对象，恩尼乌斯说得好：

在我看来，行善不当会成为作恶。〔3〕

至于说到对高尚而知感恩的人所作的善行，我们不仅可以从63

---

〔1〕当时与庞培剧场毗邻，还建有胜利女神庙、维纳斯庙、柱廊等。

〔2〕可能是在《论共和国》第5卷里，其中有关论述失传。

〔3〕称引自恩尼乌斯的某部失传悲剧。

fructus est, tum etiam ex ceteris; temeritate enim remota gratissima est liberalitas, eoque eam studiosius plerique laudant, quod summi cuiusque bonitas commune perfugium est omnium. Danda igitur opera est ut iis beneficiis quam plurimos adficiamus, quorum memoria liberis posterisque prodatur, ut iis ingratis esse non liceat; omnes enim immemorem beneficii oderunt eamque iniuriam in deterrenda liberalitate sibi etiam fieri eumque, qui faciat, communem hostem tenuiorum putant. Atque haec benignitas etiam rei publicae est utilis, redimi e seruitute captos, locupletari tenuiores; quod quidem uolgo solitum fieri ab ordine nostro in oratione Crassi scriptum copiose uidemus. Hanc ergo consuetudinem benignitatis largitioni munerum longe antepono; haec est grauium hominum atque magnorum, illa quasi assentatorum populi multitudinis  
(64) leuitatem uoluptate quasi titillantium. Conueniet autem cum in dando munificum esse, tum in exigendo non acerbum in omnique re contrahenda, uendendo emendo, conducendo locando, uicinitatibus et confiniis aequum, facilem, multa multis de suo iure cedentem, a litibus uero, quantum liceat et nescio an paulo plus etiam quam liceat, abhorrentem. Est enim non modo liberale paulum non numquam de suo iure decedere, sed interdum etiam fructuosum. Habenda autem ratio est rei familiaris, quam quidem dilabi sinere flagitiosum est, sed ita, ut inliberalitatis auaritiaeque absit suspicio: posse enim liberalitate uti non spoliantem se patrimonio nimirum est pecuniae fructus maximus. Recte etiam a Theophrasto est laudata hospitalitas; est enim, ut mihi quidem uidetur, ualde decorum patere domos hominum inlustrium hospitibus inlustribus idque etiam rei publicae est ornamento homines externos hoc



他本人，而且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收获。要知道，若不是轻率从事，慷慨是非常令人感激的，它令许多人更为感激的是因为任何一个显贵之人的善行对于所有的人共同的庇护所。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为尽可能多的人进行这样的施惠，对这些恩惠的记忆将会传给子孙后代，以至于不会不受感激。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憎恶忘恩，并且认为它会压抑慷慨行为，甚至是对施惠人的侮辱，是贫穷的人们的共同敌人。而且这样的善行，如把俘虏从奴役中赎出来，使穷人变富，它们甚至对国家也有好处；我们阶层〔1〕经常这样做，就象我们看到的，克拉苏斯在自己的演说里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2〕因此我认为，这种善行习俗远较花钱组织娱乐为好；这种善行是端庄而伟大的人们的行为，那一种善行是逢迎民众的行为，他们有如以感官享乐去迎合民众的轻率。一个人应该不仅给予时要慷慨大度，而且索取时也不可尖刻严厉，在一切协约事务中，在买卖中，在雇佣借贷中，在对待邻人和田地接壤者时要公平、温和，对人们在权利方面多方让步，尽可能地或者甚至超过可能地避免诉讼。要知道，有时稍许从自己的权利退让不仅是慷慨的表示，而且也许甚至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应该爱护自己的家产，任其随意流失是可耻的，但也应该避免不大方和吝啬之嫌：一个人能够既慷慨，又不失去自己的家产，这无疑钱财的最大收益。特奥弗拉斯托斯对殷勤好客称赞得非常对，〔3〕因为起码在我看来，著名人士的宅邸对著名的客人敞开是非常合适的，并且甚至对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耀，如果

---

〔1〕指元老阶层，西塞罗在担任财政官后便成了元老院成员。

〔2〕指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参阅本书 I，108。此处可能指克拉苏斯于公元前 106 年作为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克皮奥提出的把审判权归还元老院法案的辩护演说。

〔3〕出处不详，可能指《论财富》中的阐述。

liberalitatis genere in urbe nostra non egere. Est autem etiam uehementer utile iis, qui honeste posse multum uolunt, per hospites apud externos populos ualere opibus et gratia. Theophrastus quidem scribit Cimonem Athenis etiam in suos curiales Laciadas hospitem fuisse; ita enim instituisse et uilicis imperauisse, ut omnia praeberentur, quicumque Laciades in uillam suam deuertisset.

## XIX

65 Quae autem opera, non largitione beneficia dantur, haec tum in uniuersam rem publicam tum in singulos ciues conferuntur. Nam in iure cauere, consilio iuuare atque hoc scientiae genere prodesse quam plurimis, uehementer et ad opes augendas pertinet et ad gratiam. Itaque cum multa praeclara maiorum, tum quod optime constituti iuris ciuiliis summo semper in honore fuit cognitio atque interpretatio; quam quidem ante hanc confusionem temporum in possessione sua principes retinuerunt, nunc, ut honores, ut omnes dignitatis gradus, sic huius scientiae splendor deletus est, idque eo indignius, quod eo tempore hoc contigit, cum is esset, qui omnes superiores, quibus honore par esset,

外邦人在我们的城市里不缺少这类慷慨。对于那些希望自己能够高尚地获得威望的人们来说，如果能依靠自己的财富和亲善在外邦人民那里获得声誉，这也是非常有益的。特奥弗拉斯托斯写道，客蒙甚至在雅典对自己的乡亲拉基亚得人也非常殷勤好客，他曾经规定并吩咐田庄总管，对于任何一个前往他的田庄的拉基亚得人要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sup>〔1〕</sup>

## 十九

然而有些善行是以效力，而不是以馈赠来实现的，这些善行<sup>65</sup>既可以提供给整个国家，也可以提供给单个的公民。在法律方面保护人，提供有益的意见帮助人，以及以类似的知识给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好处，这对于扩大影响，提高声望非常重要。因此，不仅先辈们的许多光辉事迹，而且有关出色地制定的市民法的各种知识和解释，它们一向都享有崇高的敬意。在这一动乱时代之前，国家显要人士一直掌握着这些知识，可现在这些知识的光辉也像各种官职、各个荣誉等级一样，熄灭了，而且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时刻，这时生活着这样一个人，此人虽然享有与前辈同样的荣誉，但在知识方面却完全胜过了所有的前辈。<sup>〔2〕</sup>就这样，这种效力符合许多人的愿望，并且符合以善行

---

〔1〕 客蒙（一译西门，约公元前 510 - 前 449），弥尔提阿得斯之子，雅典著名将军，贵族首领，在希波战争中曾立下不少功绩，公元前 461 年遭放逐，后被召回国，仍继续领导了抗击波斯侵略的斗争。拉基亚得乡位于雅典西部郊区，客蒙一向以慷慨好客著称。

〔2〕 指法学家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公元前 51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43 年死于前去与安东尼进行谈判的途中。

scientia facile uicisset. Haec igitur opera grata multis et ad beneficiis  
66 obstringendos homines accommodata. Atque huic arti finitima est dicendi  
grauior facultas et gratior et ornatior; quid enim eloquentia praestabilius  
uel admiratione audientium uel spe indigentium uel eorum, qui defensi  
sunt, gratia? Huic quoque ergo a maioribus nostris est in toga dignitatis  
principatus datus. Diserti igitur hominis et facile laborantis, quodque in  
patriis est moribus, multorum causas et non grauate et gratuito  
67 defendentis, beneficia et patrocina late patent. Admonebat me res ut hoc  
quoque loco intermissionem eloquentiae, ne dicam interitum, deponerem,  
ni uererer, ne de me ipso aliquid uiderer queri. Sed tamen uidemus,  
quibus extinctis oratoribus quam in paucis spes, quanto in paucioribus  
facultas, quam in multis sit audacia. Cum autem omnes non possint, ne  
multi quidem, aut iuris periti esse aut diserti, licet tamen opera prodesse  
multis, beneficia petentem, commendantem iudicibus, magistratibus,  
uigilantem pro re alterius, eos ipsos, qui aut consuluntur aut defendunt,  
rogantem; quod qui faciunt, plurimum gratiae consequuntur latissimeque  
68 eorum manat industria. Iam illud non sunt admonendi — est enim in  
promptu —, ut animaduertant, cum iuuare alios uelint, ne quos  
offendant. Saepe enim aut eos laedunt, quos non debent, aut eos, quos  
non expedit; si imprudentes, neglegentiae est, si scientes, temeritatis.  
Utendum etiam est excusatione aduersus eos, quos inuitus offendas,  
quacumque possis, quare id, quod feceris, necesse fuerit nec aliter  
facere potueris, ceterisque operis et officiis erit id, quod uiolatum  
uidebitur, compensandum.

## XX

69 Sed cum in hominibus iuuandis aut mores spectari aut fortuna soleat,

吸引人们的原则。与这门学问最邻近的是更为庄严、更受人欢迎、更能显露光辉的演说才能。有什么比演说术更能引起听众的赞叹，更能使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希望，更能使受保护者产生感激之情？所以我们的祖先在和平生活的各种技能中把它摆在最崇高的地位。因此，对于一个富有口才、乐意以行动帮助人、并且按照祖先习俗无条件地、不计报酬地为许多人的案件辩护的人来说，广阔地敞开着作善行和在法庭上保护人的可能。刚才对问题的分析使我很想在这里为演说术的停滞，且不说是死亡而哭泣，若不是我担心这样做会使人觉得我是在为自己发抱怨。不过我们仍然看到，一些怎样的演说家消失了？令人抱有希望的人又是多么少？当只有很少的人显露出才华的时候，许多人又表现出怎样的狂妄？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许多人都能够通晓法律或精于讲演，但是他们仍可以用效力为许多人提供帮助：为人们谋求利益，在承审员、官员面前进行辩护，警觉地保护他人的利益，向法学家和律师请求帮助。凡能这样做的人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感激，他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最广泛的运用。有一点对他们无需提醒，因为道理很清楚，即应该注意，不要在帮助一些人时得罪另一些人。要知道，他们常常会伤害他们不应该伤害的人，或者不宜于伤害的人；他们这样做时如果是无意的，那就是疏忽；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冒失。应该对被你无意中得罪的人尽可能地道歉，因为你当时必须那样做，不可能有另样的做法，对于因冒犯而可能会造成的损失，应该通过其他帮助和尽其他义务来补偿。

## 二十

尽管对于需要帮助的人通常考虑的或是他的品性或是他的财<sup>69</sup>

dictu quidem est procliue, itaque uolgo loquuntur, se in beneficiis collocandis mores hominum, non fortunam sequi. Honesta oratio est; sed quis est tandem, qui inopis et optimi uiri causae non anteponat in operanda gratiam fortunati et potentis? A quo enim expeditior et celerior remuneratio fore uidetur, in eum fere est uoluntas nostra propensior. Sed animaduertendum est diligentius, quae natura rerum sit; nimirum enim inops ille, si bonu est uir, etiam si referre gratiam non potest, habere certe potest. Commode autem, quicumque dixit, “pecuniam qui habeat, non reddidisse, qui reddiderit, non habere, gratiam autem et, qui rettulerit, habere et, qui habeat, rettulisse”. At qui se locupletes, honoratos, beatos putant, ii ne obligari quidem beneficio uolunt; quin etiam beneficium se dedisse arbitrantur, cum ipsi quamuis magnum aliquod acceperint, atque etiam a se aut postulari aut expectari aliquid suspicantur, patrociniuo uero se usos aut clientes appellari mortis instar  
70) putant. At uero ille tenuis, cum, quicquid factum sit, se spectatum, non fortunam putat, non modo illi, qui est meritus, sed etiam illis, a quibus expectat — eget enim multis —, gratum se uideri studet, neque uero uerbis auget suum munus, si quo forte fungitur, sed etiam extenuat. Videndumque illud est, quod, si opulentum fortunatumque defenderis, in uno illo aut, si forte, in liberis eius manet gratia; sin autem inopem,  
71) probum tamen et modestum, omnes non improbi humiles, quae magna in populo multitudo est, praesidium sibi paratum uident. Quam ob rem melius apud bonos quam apud fortunatos beneficium collocari puto. Danda omnino opera est, ut omni generi satis facere possimus, sed, si res



产状况，并且人们也常常这样说——因为说说很容易，——他们施惠时关心的是受惠者的品性，而不是财产状况，这话说得很高尚，然而究竟有谁在为人效力时不是把富有而有权势的人的感激看得比贫穷却高洁的穷人的利益更重？要知道，我们的愿望通常更倾向于在我们看来更有可能、会更快地作出报偿的人。但是更应该认真注意的是事情的本质。事实上，一个人虽然贫穷，但只要他心灵善良，即使他甚至不可能作报答，那他也定会保持报答之情。有人切中肯綮地说道：“有钱的人不还钱，还钱的人没有钱，然而报恩者感恩，感恩者报恩。”〔1〕相反，有些人自认为富裕、有名望、幸运，却不希望自己为受惠所束缚；甚至在他们受到别人的某种巨大的恩惠的时候，他们还会认为是由于自己给了他人恩惠，并且甚至怀疑对方对他可能有所要求或期待，认为自己受人庇护或者被称为门客那等于死亡。然而上面提到的穷人，<sup>70</sup> 不管为他做了什么，他会认为这是为他做的，而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因而不仅对施惠之人，而且对所有他所期望的人——因为他需要许多人的帮助——都努力显得知恩感恩，并且对自己尽的责任——如果他可能尽什么责任——从不自诩夸大，而且甚至还会轻描淡写。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如果你保护的是一个富有而幸运的人，那么只有他本人，或者也许还有他的子女们怀有感激之情；然而如果你保护的是一个贫穷的人，质朴而正派，那么所有秉性不卑劣的人——人民中这样的人很多——都会认为这对他们是现成的保护。因此我认为，向善良之人施惠比向幸运之人<sup>71</sup> 施惠要好得多。一般说来，我们应该尽可能施惠于各个阶层，但是如果不得不进行比较，那就毫无疑问，应该以特弥斯托克勒斯为例，当他被问到他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善良但贫穷的人，还是嫁

〔1〕 参阅西塞罗的演说辞《致谢人民》，23；《为普兰基乌斯辩护》，58。

in contentionem ueniet, nimirum Themistocles est auctor adhibendus, qui cum consuleretur, utrum bono uiro pauperi an minus probato diuiti filiam collocaret: "Ego uero", inquit, "malo uirum, qui pecunia egeat, quam pecuniam quae uiro". Sed corrupti mores deprauatique sunt admiratione diuitiarum; quarum magnitudo quid ad unumquemque nostrum pertinet? Illum fortasse adiuuat, qui habet: ne id quidem semper; sed fac iuuare: + utentior + sane sit, honestior uero quodmodo? Quod si etiam bonus erit uir, ne impediunt diuitiae quominus iuuetur, modo ne adiuuent, sitque omne iudicium, non quam locuples, sed qualis quisque sit. Extremum autem praeceptum in beneficiis operaque danda, ne quid contra aequitatem contendas, ne quid pro iniuria; fundamentum enim est perpetuae commendationis et famae iustitia, sine qua nihil potest esse laudabile.

## XXI

72 Sed, quoniam de eo genere beneficiorum dictum est, quae ad singulos spectant, deinceps de iis, quae ad uniuersos quaeque ad rem publicam pertinent, disputandum est. Eorum autem ipsorum partim eius modi sunt, ut ad uniuersos ciues pertineant, partim, singulos ut attingant, quae sunt etiam gratiora. Danda opera est omnino, si possit, utrisque, nec minus, ut etiam singulis consulatur, sed ita, ut ea res aut prosit aut certe ne obsit rei publicae. C. Gracchi frumentaria magna largitio, exhauriebat igitur aerarium; modica M. Octaui et rei publicae tolerabilis et plebi necessaria, ergo et ciuibus et rei publicae salutaris.

给一个不很正派，但富有的人时，他回答说：“我更喜欢没有钱的人，而不是没有人的钱。”但是习俗却因崇拜金钱而被败坏、堕落了；充裕的财富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意义呢？它也许能有助于拥有者，然而也不是总是有帮助；不过就算对他有帮助吧，他有更多的钱花消，他又该怎样让品性也更高尚呢？即使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善良之人，但是财富也不应该阻止他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财富并没有能帮助他，并且我们的总的的评价不在于一个人怎样富有，而在于他的品性如何。施惠和效劳的最高原则是：无论作什么都不可违背公平，不可支持不义。要知道，持久的赞赏和良好的声誉的基础是公正，任何不合公正的事情都不值得赞扬。

## 二十一

由于上面谈的是针对个人的施惠，接着应该谈一谈针对所有人和针对国家的施惠。施惠本身有的与全体公民有关，有的与单个的公民有关，而且它们甚至更能令人感激。一般说来，应该尽可能注意到两个方面，并且对个人的关心不应被视为无足轻重，但是要使它或者有利于国家，或者起码不有损于国家。盖尤斯·格拉古由于大量施舍粮食而耗尽了国库，<sup>〔1〕</sup>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的富有节制的措施即使国家能够忍受，对平民也很必要，因而对公民，对国家都有好处。<sup>〔2〕</sup>一个将要管理国家事务的人首

---

〔1〕 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生于公元前153年）于公元前123年任保民官时提出贱价售粮法案，即森普罗尼乌斯法。按照该法，向每个罗马公民按每摩狄乌斯6.5阿斯的价格出售粮食。

〔2〕 盖尤斯·格拉古被杀后，他提出的贱价售粮法并未立即被取消。约公元前120年的保民官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采取折衷方案，把粮价略作提高。

73 In primis autem uidendum erit ei, qui rem publicam administrabit, ut suum quisque teneat neque de bonis priuatorum publice deminutio fiat. Perniciose enim Philippus in tribunatu, cum legem agrariam ferret, quam tamen antiquari facile passus est et in eo uehementer se moderatum praebuit, — sed cum in agendo multa populariter, tum illud male, “non esse in ciuitate duo milia hominum, qui rem haberent”. Capitalis oratio est ad aequationem bonorum pertinens, qua peste quae potest esse maior? Hanc enim ob causam maxime, ut sua tenerentur, res publicae ciuitatesque constitutae sunt. Nam, etsi duce natura congregabantur homines, tamen spe custodiae rerum suarum urbium praesidia  
74 quaerebant. Danda etiam opera est, ne, quod apud maiores nostros saepe fiebat propter aerarii tenuitatem assiduitatemque bellorum, tributum sit conferendum, idque ne eueniat multo ante erit prouidendum. Sin quae necessitas huius muneris alicui rei publicae obuenerit — malo enim extraneae quam nostrae ominari, neque tamen de nostra, sed de omni re publica disputo —, danda erit opera ut omnes intellegant, si salui esse uelint, necessitati esse parendum. Atque etiam omnes, qui rem publicam gubernabunt, consulere debebunt ut earum rerum copia sit, quae sunt ad uictum necessariae. Quarum qualis comparatio fieri soleat et debeat, non est necesse disputare; est enim in promptu; tantum locus attingendus fuit.

75 Caput autem est in omni procuratione negotii et muneris publici, ut auaritiae pellatur etiam minima suspicio. “Vtinam”, inquit C. Pontius Samnis, “ad illa tempora me fortuna reseruauisset et tum essem natus, quando Romani dona accipere coepissent! Non essem passus diutius eos imperare.” Ne illi multa saecula expectanda fuerunt; modo enim hoc malum in hanc rem publicam inuasit. Itaque facile patior tum potius

先应该关心的是使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使私人财产不会从国家方面而遭受损失。要知道，菲利普斯担任保民官期间提出丈地法案时的行为就很有害，诚然他很容易地把它放弃了，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有节制，但是他在讨好民众的讲演中，有一点说得很不好：“整个国家拥有财产者不足两千人。”这种说法非常可恶，因为它意在平均财产，有什么能比这更邪恶？要知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维护私有财产，才建立了国家和公民社会。事实上，人们尽管由天性引导而聚合起来，但是他们正是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寻求城市作为保障。甚至还应该注意不要像我们祖辈时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由于国库空虚和连绵战争而需要征税，对此应及早预防，以免发生。如果有哪个国家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我宁愿预示某个国家，而不是我们的国家，我现在是就所有的国家而言，——那就应该努力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他们希望自己平安无恙，就应该服从这种需要。所有将要掌握国家之舵的人甚至还应该关心使生活品保持充足。至于通常怎样储备和应该怎样储备它们，这里没有必要去细说。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问题只需涉及一下。

在履行一切公务和职责时首要的是要避免甚至微小的贪婪之嫌。萨姆尼乌姆人盖尤斯·蓬提乌斯曾经说过：“真希望命运一直把我保留着，使我出生在罗马人开始接受礼物的时候，那时我便不会长久地忍受他们的统治。”〔1〕他确实不得不等待许多个世纪，因为这种恶习只是在不久之前才渗入到这个国家。因此，我更希望蓬提乌斯生活在那个时代，既然他曾经如此富有锐气。自

---

〔1〕 盖尤斯·蓬提乌斯是萨姆尼乌姆的首领，在第二次萨姆尼乌姆战争中曾于公元前321年在萨姆尼乌姆南部的考狄乌姆峡谷打败罗马军队，公元前292年被罗马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击溃，并在后者凯旋后被处死。

Pontium fuisse, si quidem in illo tantum fuit roboris. Nondum centum et decem anni sunt, cum de pecuniis repetundis a L. Pisone lata lex est, nulla antea cum fuisset: at uero postea tot leges et proxumae quaeque duriores, tot rei, tot damnati, tantum Italicum bellum propter iudiciorum metum excitatum, tanta sublatis legibus et iudiciis expilatio direptioque sociorum, ut inbecillitate aliorum, non nostra uirtute ualeamus.

## XXII

76      Laudat Africanum Panaetius, quod fuerit abstinens. Quidni laudet? Sed in illo alia maiora. Laus abstinentiae non hominis est solum, sed etiam temporum illorum. Omni Macedonum gaza, quae fuit maxima, potitus est Paulus; tantum in aerarium pecuniae inuexit, ut unius imperatoris praeda finem attulerit tributorum: at hic nihil domum suam intulit praeter memoriam nominis sempiternam. Imitatus patrem Africanus nihilo locupletior Karthagine euersa. Quid? qui eius collega fuit in censura, L. Mummius, num quid copiosior, cum copiosissimam urbem



卢基乌斯·皮索提出关于勒索钱财法至今尚不足 130 年，因为以前没有任何这样的法律。<sup>〔1〕</sup> 在那之后制定了那么多法律，而且一个比一个严厉，<sup>〔2〕</sup> 有那么多人受到审判，那么多人被处罚，如此激烈的意大利战争也是由于害怕审判而暴发<sup>〔3〕</sup>，在法律和法庭被取消后，在同盟者之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抢劫和掠夺，以至于我们的强大是由于他人的软弱，而不是由于我们的德性。

## 二十二

帕奈提奥斯称赞阿非利加努斯<sup>〔4〕</sup>，因为后者具有自制精神。<sup>76</sup> 他怎能不称赞呢？不过在后者身上还有其他更优秀的品质。对自制的称赞不只是针对他一个，而且也是对当时的时代。鲍卢斯曾经占领了马其顿人的宝库，那座宝库是那样的巨大；他给国库充实了一笔如此巨大的财富，以至于是一位统帅的战利品便取消了税收，但是他没有把任何东西运往自己的家里，除了对他的名字的永久记忆。<sup>〔5〕</sup> 阿非利加努斯仿效他的父亲，在摧毁迦太基后丝毫没有变得更富裕。<sup>〔6〕</sup> 什么？他的监察官同僚卢基乌斯·穆弥乌

---

〔1〕 保民官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于公元前 149 年提出此法，建立常设法庭，追查勒索行为（*quaestio perpetua de repetundis*），矛头主要针对罗马派往各行省的官员。

〔2〕 这样的法律如公元前 123 年的阿基利乌斯法，公元前 108 年的塞尔维利乌斯法，公元前 81 年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公元前 59 年的尤利乌斯法等。

〔3〕 参阅本书 I，108 及注。

〔4〕 指小斯基皮奥。

〔5〕 指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参阅本书 I，116 及注。

〔6〕 指小斯基皮奥，公元前 146 年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摧毁迦太基。

funditus sustulisset? Italiam ornare quam domum suam maluit; quamquam  
77 Italia ornata domus ipsa mihi uidetur ornatior. Nullum igitur uitium  
taetrius est, ut eo, unde digressa est, referat se oratio, quam auaritia,  
praesertim in principibus et rem publicam gubernantibus; habere enim  
quaestui rem publicam non modo turpe est, sed sceleratum etiam et  
nefarium. Itaque, quod Apollo Pythius oraculum edidit, Spartuam nulla re  
alia nisi auaritia esse perituram, id uidetur non solum Lacedaemoniis,  
sed etiam omnibus opulentis populis praedixisse. Nulla autem re  
78 conciliare facilius beneuolentiam multitudinis possunt ii, qui rei publicae  
praesunt, quam abstinentia et continentia. Qui uero se populares uolunt  
ob eamque causam aut agrariam rem temptant, ut possessores pellantur  
suis sedibus, aut pecunia creditas debitoribus condonandas putant,  
labefactant fundamenta rei publicae, concordiam primum, quae esse non  
potest, cum aliis adimuntur, aliis condonantur pecuniae, deinde  
aequitatem, quae tollitur omnis, si habere suum cuique non licet. Id  
enim est proprium, ut supra dixi, ciuitatis atque urbis, ut sit libera et  
79 non sollicita suae rei cuiusque custodia. Atque in hac pernicie rei  
publicae ne illam quidem consequuntur, quam putant, gratiam. Nam,  
cui res erepta est, est inimicus; cui data est, etiam dissimulat se  
accipere uoluisse et maxime in pecuniis creditis occultat suum gaudium,  
ne uideatur non fuisse soluendo. At uero ille, qui accepit iniuriam, et  
meminit et prae se fert dolorem suum, nec, si plures sunt ii, quibus  
inprobe datum est, quam illi, quibus iniuste ademptum est, idcirco plus

斯在彻底毁灭了最为富裕的城市之后，难道变得更富有了？〔1〕他更希望装饰的是意大利，而不是自己的住宅，尽管在我看来，他在装饰了意大利之后，他的住宅也得到更美好的装饰。没有什么恶习比贪婪更令人厌恶的了——我又把谈话回到刚才离开的话题上，——特别是对于杰出人士和国家管理者来说。管理国家而谋私不仅可耻，而且是犯罪和亵渎。因此，阿波罗·皮提奥斯发出神示说，除了贪婪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能毁灭斯巴达，显然这不仅是警告拉克得蒙人，也是警告所有富裕的人民。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人们没有什么能比克己和自制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善意。当有人想使自己成为民众派的时候，他们或者提出土地问题，以便把所有者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或者认为应该宽免债务人的债务，从而动摇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和睦；当一方面剥夺一些人的财产，另一方面又把它们赠送给其他人的时候，和睦是不可能的；〔2〕其次是公平，如果每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整个公平便会被破坏。要知道，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使每个人能自由地、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财产，这是国家和城市的责任。在国家陷入这种灾难的时候，那些人并不会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感激。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财产的人是他们的敌人，就连受到赠予的人也会掩饰自己想得到它们，特别是在取消借贷债务的时候会掩盖自己的喜悦，不要显得自己是一个无力还债的人。然而，受到非法对待的人会记住这一点，公开表露自己的愤懑，而那些不公正地受到赠予的人即使多于被非法地剥夺财产的人，他们也不会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判断这些事情不是按数量，而是

〔1〕 卢基乌斯·穆弥乌斯任公元前146年执政官，摧毁希腊商业中心科林斯。

〔2〕 西塞罗的“和睦”（*concordia ordinum*）主要指元老阶层和骑士阶层的和睦，并把达到和保持这种和睦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

etiam ualent: non enim numero haec iudicantur, sed pondere. Quam autem habet aequitatem, ut agrum multis annis aut etiam saeculis ante possessum qui nullum habuit habeat, qui autem habuit amittat?

### XXIII

80) Ac propter hoc iniuriae genus Lacedaemonii Lysandrum ephorum expulerunt, Agim regem, quod numquam antea apud eos acciderat, necauerunt, exque eo tempore tantae discordiae secutae sunt, ut et tyranni existerent et optimates exterminarentur et praeclarissime constituta res publica dilaberetur. Nec uero solum ipsa cecidit, sed etiam reliquam Graeciam euertit contagionibus malorum, quae a Lacedaemoniis profecta emanarunt latius. Quid? nostros Gracchos, Ti. Gracchi summi  
81 uiri filios, Africani nepotes, nonne agrariae contentiones perdiderunt? At uero Aratus Sicyonius iure laudatur, qui, cum eius ciuitas quinquaginta annos a tyrannis teneretur, profectus Argis Sicyonem clandestino introitu urbe est potitus, cumque tyrannum Nicoclem inproviso oppressisset, sescentos exules, qui locupletissimi fuerant eius ciuitatis, restituit remque publicam aduentu suo liberauit. Sed cum magnam animaduerneret

按分量。况且这是一种什么公平，让一个以前一无所有的人占有在许多年间或者甚至在数个世纪里属于另一个人的土地，而那个人却不得不放弃它？

## 二十三

正是由于这种不公正行为，拉克得蒙人放逐了执政官吕珊德<sup>80</sup>罗斯，处死了国王阿吉斯，在他们那里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sup>〔1〕</sup>从此以后开始了激烈的纷争，僭主出现，显贵遭放逐，如此完善地建立的国家衰落了。不只是斯巴达本身倾覆了，为邪恶所波及——它们产生于拉克得蒙人中间，但传播得更广泛，——希腊的其他部分也被损害了。什么？难道我们的格拉古兄弟，无比杰出的人物提比略·格拉古之子，阿非利加努斯之外孙，没有为土地斗争所毁灭？但西库昂人阿拉托斯理应受到称<sup>81</sup>赞，他的国家已被僭主统治五十年之久，他由阿尔戈斯来到西库昂，悄悄地进入城市，占据了它，出其不意地推翻了僭主尼科克勒斯的统治，恢复了六百个遭放逐、但却是那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的权利，以自己的到来解放了国家。<sup>〔2〕</sup>但是当他看到在财产所

---

〔1〕 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公元前 244 - 前 240）在执政官吕珊德罗斯的支持下，为恢复斯巴达昔日的威力，试图进行改革，提议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吸收外邦人加入城邦等。这些提议遭到激烈反对，结果吕珊德罗斯受到审判，阿吉斯被处死。

〔2〕 西库昂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沿海城市。阿拉托斯生于公元前 271 年，幼年时父亲被害，他前往阿尔戈斯。他长大后团结西库昂的流亡者，回国推翻了僭主尼科克勒斯的统治。公元前 251 年他鼓动西库昂，参加了阿开亚同盟，自公元前 245 年起连续被选为同盟首领，与马其顿结盟反对埃托利亚人，公元前 213 年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毒死。

in bonis et possessionibus difficultatem, quod et eos, quos ipse restituerat, quorum bona alii possederant, egere iniquissimum esse arbitrabatur et quinquaginta annorum possessiones mouere non nimis aequum putabat, propterea quod tam longo spatio multa hereditatibus, multa emptionibus, multa dotibus tenebantur sine iniuria, iudicauit neque  
82 illis adimi nec iis non satis fieri, quorum illa fuerant, oportere. Cum igitur statuisset opus esse ad eam rem constituendam pecunia, Alexandream se proficisci uelle dixit remque integram ad reditum suum iussit esse, isque celeriter ad Ptolomaeum, suum hospitem, uenit, qui tum regnabat alter post Alexandream conditam; cui cum exposuisset patriam se liberare uelle causamque docuisset, a rege opulento uir summus facile impetrauit, ut grandi pecunia adiuuaretur. Quam cum Sicyonem attulisset, adhibuit sibi in consilium quindecim principes, cum quibus causas cognouit et eorum, qui aliena tenebant, et eorum, qui sua amiserant, perfecitque aestumandis possessionibus, ut persuaderet aliis, ut pecuniam accipere mallent, possessionibus cederent, aliis, ut commodius putarent numerari sibi, quod tanti esset, quam suum recuperare; ita perfectum est ut omnes concordia constituta sine querella  
83 discederent. O uirum magnum dignumque, qui in re publica nostra natus esset! Sic par est agere cum ciuibus, non, ut bis iam uidimus, hastam in foro ponere et bona ciuium uoci subicere praeconis. At ille Graecus, id quod fuit sapientis et praestantis uiri, omnibus consulendum putauit, eaque est summa ratio et sapientia boni ciuis, commoda ciuium non diuellere atque omnis aequitate eadem continere. Habitent gratis in alieno. Quid ita? Vt, cum ego emerim, aedificarim, tuear, impendam,



有权问题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因为他恢复了权利的那些人的财产已由他人占有，他认为让他们处于贫困之中是极不合理的，但是他又认为，取消业已五十年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太合理，因为在这么长的时期内，许多已被人作为遗产拥有，许多已被人作为买入的财产拥有，许多财产已被人作为嫁妆拥有，它们并非不合法，因此他认为不可能从现在拥有者那里夺取那些财产，以满足原先拥有者的要求。就这样，因为他明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筹集金钱，因此他宣布他要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并且要求在他回来之前事情保持原状。他很快来到他的好客的主人托勒密那里，此人当时是亚历山大里亚建城后的第二位国王。<sup>[1]</sup>在这位杰出的人物向国王说明了他想解放自己的国家，并说明了事情的实质后，他从富有的国王那里很容易便得到了巨额的金钱帮助。他把那些钱运回西库昂后，吸收十五位显要人士参加他的委员会，同他们审议占有他人财产者的案情和失去自己的财产者的案情，并在对所有权进行评估之后做到说服一些人宁可接受金钱补偿而放弃所有权，说服另一些人认为得到相应的现金比收回所有权更有利，从而在建立起和睦之后，所有的人都毫无怨言地离去。啊，一位伟大的人物，应该出生在我们的国家！这样对待公民才是合适的，不可像我们两次见到的那样，把长矛插在广场上，把公民的财产扔在地上，让传令官叫喊拍卖。然而那位希腊人却认为关心所有人的利益是一个智慧和卓越之人的特性，一个贤德之人的最正确的决定和智慧在于不引起公民间的利益矛盾，而是让所有的人处于同一个公平原则之下。让他们居住在别人的住宅里。为什么要这样？为了让我买、我建造、我耗费，你不争

---

[1] 指托勒密二世（公元前 285 - 前 246 年在位）。

tu me inuito fruare meo? Quid est aliud aliis sua eripere, aliis dare  
84 aliena? Tabulae uero nouae quid habent argumenti, nisi ut emas mea  
pecunia fundum, eum tu habeas, ego non habeam pecuniam?

## XXIV

Quam ob rem ne sit aes alienum, quod rei publicae noceat,  
prouidendum est, quod multis rationibus caueri potest, non, si fuerit, ut  
locupletes suum perdant, debitores lucrentur alienum; nec enim ulla res  
uehementius rem publicam continet quam fides, quae esse nulla potest,  
nisi erit necessaria solutio rerum creditarum. Numquam uehementius  
actum est quam me consule ne solueretur; armis et castris temptata res est  
ab omni genere hominum et ordine, quibus ita restiti, ut hoc totum  
malum de re publica tolleretur. Numquam nec maius aes alienum fuit nec  
melius nec facilius dissolutum est; fraudandi enim spe sublata soluendi  
necessitas consecuta est. At uero hic nunc uictor, tum quidem uictus,  
quae cogitarat, cum ipsius intererat, tum ea perfecit, cum eius iam nihil  
interesset: tanta in eo peccandi libido fuit, ut hoc ipsum eum delectaret,  
85 peccare, etiam si causa non esset. Ab hoc igitur genere largitionis, ut  
aliis detur, aliis auferatur, aberunt ii, qui rem publicam tuebuntur, in

得我的同意便享用我的东西？<sup>〔1〕</sup>这不就是从一些人那里夺取他们的财产，把别人的财产交给其他人？新的债务法案还能意味什么？不就是你用我的钱购买田产，你拥有它，我失去了钱吗？

## 二十四

因此，应该注意，不要让债务达到可能危害国家的程度。有许多办法可以避免这一点，不过不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便让富人失去自己的财产，让负债人得到他人的财富。要知道，没有什么比信用能更有力地维护国家，而如果不必须清偿债务，那么便连信用也就不可能存在。有关废除债务的问题从来没有像在我任执政官时斗争得那样激烈，各种类型、各个阶层的人都曾试图通过武器和军队来解决它，我们当时坚决地反对他们，从而把这一灾祸从国家彻底清除掉了。<sup>〔2〕</sup>从来没有过更为巨大的债务，也从来没有更为顺利、更为容易地清偿过，因为既然排除了赖债的希望，随之必然是清偿。然而这位现在的胜利者，当时的失败者，在对他的利益非常重要时谋划的东西在与他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时实现了。<sup>〔3〕</sup>此人的犯罪欲望曾经如此强烈，以至于犯罪本身使他感到高兴，甚至即使不存在犯罪的理由。因此，凡是<sup>85</sup>希望维护国家利益的人都会避免夺取一些人的财产赠给另一些人这种慷慨，并且首先努力争取做到让每个人能够根据公平的法权

---

〔1〕 公元前48年裁判官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孚斯曾提议立法取消住房租金，次年保民官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多拉贝拉又提出同样的法案，均被否决。

〔2〕 指揭露和粉碎卡提利那的篡权暴动阴谋。

〔3〕 西塞罗暗示凯撒在卡提利那阴谋中的两面作用和他对取消债务的兴趣。卡提利那阴谋时期（公元前63年），凯撒欠着巨额债务。

primisque operam dabunt, ut iuris et iudiciorum aequitate suum quisque teneat et neque tenuiores propter humilitatem circumueniantur neque locupletibus ad sua uel tenenda uel recuperanda obsit inuidia, praeterea, quibuscumque rebus uel belli uel domi poterunt, rem publicam augeant imperio, agris, uectigalibus. Haec magnorum hominum sunt, haec apud maiores nostros factitata, haec genera officiorum qui persequuntur cum summa utilitate rei publicae magnam ipsi adipiscentur et gratiam et gloriam.

86 In his autem utilitatum praeceptis Antipater Tyrius, Stoicus, qui Athenis nuper est mortuus, duo praeterita censet esse a Panaetio, ualetudinis curationem et pecuniae; quas res a summo philosopho praeteritas arbitror, quod essent faciles; sunt certe utiles. Sed ualetudo sustentatur notitia sui corporis et obseruatione, quae res aut prodesse soleant aut obesse, et continentia in uictu omni atque cultu corporis tuendi causa, praeternittendis uoluptatibus, postremo arte eorum,  
87 quorum ad scientiam haec pertinent. Res autem familiaris quaeri debet iis rebus, a quibus abest turpitudine, conseruari autem diligentia et parsimonia, eisdem etiam augeri. Has res commodissime Xenophon Socraticus persecutus est in eo libro, qui *Oeconomicus* inscribitur, quem nos, ista fere aetate cum essemus, qua es tu nunc, e Graeco in Latinum conuertimus. Sed toto hoc de genere, de quaerenda, de collocanda pecunia, uellem etiam de utenda, commodius a quibusdam optimis uiris

和公平的审判拥有自己的财产，让较为贫穷的人不会由于自己地位低下而受欺诈，让嫉妒之心不会阻碍富人拥有或重新获得自己的财产，此外无论在战时或平时，任何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增加国家的威力、领土和收入。这些就是伟大的人物应尽的责任，这些就是在我们的祖辈时代日常履行的职责，凡是能够尽到这些义务从而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人也会为自己赢得巨大的感激和荣誉。

关于这些利益原则，不久前在雅典去世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安<sup>86</sup>提帕特罗斯·提里奥斯<sup>〔1〕</sup>认为，帕奈提奥斯忽略了两点，即关心健康，关心财产。在他看来，著名的哲学家略过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太容易；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有益的。身体的健康有赖于对身体状况的了解和注意观察通常什么对身体有益或有害，节制各种饮食和注意生活方式以保护身体，此外还应控制各种感官享乐，最后还应利用掌握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知识的人们的技能。至<sup>87</sup>于说到家庭财产，应该通过各种诚实的途径得到它，以勤奋和节俭来维护它，并仍以同样的方式增加它。苏格拉底的门生色诺芬在所撰称之为《家政论》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作过非常有益的论述，在我差不多像你现在这么大年龄的时候，我曾经把那部著作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sup>〔2〕</sup>但是关于整个这个问题——关于如何获得钱财，如何借贷，我希望甚至还有关于如何使用，坐在雅努斯庙柱廊旁的那些杰出人士中的某一个人会比任何一个学派的

---

〔1〕 安提帕特罗斯·提里奥斯是腓尼基提尔城人，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乌提肯苏斯的朋友。

〔2〕 关于色诺芬，参阅本书 I，119 及注。他的《家政论》是一部叙述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著作，西塞罗的译本失传。

ad flānum medium sedentibus quam ab ullis philosophis ulla in schola disputatur. Sunt tamen ea cognoscenda; pertinent enim ad utilitatem, de qua hoc libro disputatum est.

## XXV

22 Sed utilitatum comparatio – quoniam hic locus erat quartus, a Panaetio praetermissus – saepe est necessaria: nam et corporis commoda cum externis et externa cum corporis et ipsa inter se corporis et externa cum externis comparari solent. Cum externis corporis hoc modo comparantur, ualere ut malis quam diues esse, cum corporis externa hoc modo, diues esse potius quam maximis corporis uiribus, ipsa inter se 89 corporis sic, ut bona ualetudo uoluptati anteponatur, uires celeritati, externorum autem, ut gloria diuitiis, uectigalia urbana rusticis. Ex quo genere comparationis illud est Catonis senis: a quo cum quaereretur, quid maxime in re familiari expediret, respondit: “Bene pascere”; quid secundum;

“ ” Satis bene pascere”; quid tertium: “Male pascere”; quid quartum: “Arare”. Et cum ille, qui quaesierat, dixisset: “Quid



任何一位哲学家认识得更合适。<sup>〔1〕</sup>对这些问题都应该了解，因为它们涉及利益问题，而它正是这卷书里讨论的问题。

## 二十五

对有益的事情进行比较——因为这是被帕奈提奥斯忽略了的<sup>88</sup>第四个问题——常常是必要的。通常把身体的好处与外界的好处相比较，把外界的好处与身体的好处相比较，把身体的各种好处本身相比较，把外界的好处与外界的好处相比较。当把身体的好处与外界的好处这样相比较时，你会宁要健康，而不是财富；当把外界的好处与身体的好处这样相比较时，你会宁要财富，而不要强壮的身体；当把身体的各种好处本身相比较时，你会宁要良好的健康，而不是感官享乐，宁要体力，而不是速度；而在外界的好处中，宁要荣誉，而不是财富，宁要城市收入，而不是乡村收入。有关这些比较，老卡托有一段比较的话：当有人问他家庭经营<sup>89</sup>中什么最有利时，他回答说：“好好放牧。”；当问他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较好地放牧。”当问他再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不好好地放牧。”当问他再其次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耕种田地。”当有人问他：“贷款谋利怎么样？”这时卡托反问

---

〔1〕 雅努斯是古罗马神话中最古老的神之一，它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未来，一副面向过去，因而能知道一切过去未来的事情。他是门神，一切事物的起始神，道路和旅人的保护神。传说他教会人们造船，因而受到航海者的崇敬。古罗马钱币上铸有雅努斯头像和船只图案。罗马广场建有雅努斯庙，庙两侧有柱廊，是钱庄主和商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faenerair?", tum Cato: "Quid hominem" inquit "occidere?". Ex quo et multis aliis intellegi debet utilitatum comparationes fieri solere recteque  
90 hoc adiunctum esse quartum exquirendorum officiorum genus. Reliqua deinceps persequemur.

---

道：“杀人怎么样？”〔1〕由这个例子和许多其他例子可以理解，人们经常对有益的事物进行比较，同时在讨论义务时把它作为第四部分进行补充是对的。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其他问题。 90

---

〔1〕古罗马时代贷款利率很高。虽然十二铜表法规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12%，但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 LIBER III

### I

<sup>1</sup> P. Scipionem, Marce fili, eum, qui primus Africanus appellatus est, dicere solitum scripsit Cato, qui fuit eius fere aequalis, numquam se minus otiosum esse, quam cum otiosus, nec minus solum, quam cum solus esset. Magnifica uero uox et magno uiro ac sapiente digna; quae declarat illum et in otio de negotiis cogitare et in solitudine secum loqui solitum, ut neque cessaret unquam et interdum conloquio alterius non egeret. Ita duae res, quae languorem adferunt ceteris, illum acuebant, otium et solitudo. Vellem nobis hoc idem uere dicere liceret, sed si minus imitatione tantam ingenii praestantiam consequi possumus, uoluntate certe proxime accedimus; nam et a re publica forensibusque negotiis armis impiis uique prohibiti otium persequimur et ob eam causam

<sup>2</sup> urbe relicta rura peragrantes saepe soli sumus. Sed nec hoc otium cum Africani otio nec haec solitudo cum illa comparanda est: ille enim

## 第三卷

### 一

吾儿马尔库斯，普布利乌斯·斯基皮奥，就是首先获得阿非利加努斯称号的那一位，〔1〕——据卡托写道，他与前者差不多是同龄人，——曾经常常说，他从没有像真正地闲暇那样度过闲暇，也从没有像真正地独处那样独处过。〔2〕话语确实宏伟，与一个伟大而睿智的人物相称；这表明，他通常在闲暇时也在思考公务，在独处时也在自我商讨问题，以至于他从来就没有空闲过，也从来就没有缺少与人交谈。就这样，两种情况，即闲暇和独处，常常使其他人变懒散，然而却使他更奋勉。我真希望我们也能这样自诩，但我们即使通过模仿，也不可能达到灵性的这种超越，不过我们在愿望方面确实非常接近这种心境。在邪恶的武装和暴力迫使我无法从事国务活动和诉讼事务之后，我也有了闲暇，并因此离开了罗马，穿行于乡间，常常一人独处。〔3〕不过，我的这种闲暇无法与阿非利加努斯的闲暇相比拟，我的这种独处

---

〔1〕指老斯基皮奥。“阿非利加努斯”意为“非洲征服者”，老斯基皮奥因在北非打败迦太基军队，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而获得此称号。

〔2〕可能称引自老卡托的《史源》，该著作失传。

〔3〕指在凯撒专政期间。特别是在公元前45年西塞罗的女儿图利亚去世以后，西塞罗经常居住在乡间庄园里。

requiescens a rei publicae pulcherrimis muneribus otium sibi sumebat aliquando et coetu hominum frequentiaque interdum tamquam in portum se in solitudinem recipiebat; nostrum autem otium negotii inopia, non requiescendi studio constitutum est. Extincto enim senatu deletisque iudiciis quid est quod dignum nobis aut in curia aut in foro agere  
3 possimus? Ita qui in maxima celebritate atque in oculis ciuium quondam uixerimus, nunc fugientes conspectum sceleratorum, quibus omnia redundant, abdimus nos quantum licet et saepe soli sumus. Sed quia sic ab hominibus doctis accepimus, non solum ex malis eligere minima oportere, sed etiam excerpere ex ipsis, si quid inesset boni, propterea et otio fruor, non illo quidem, quo debeat is, qui quondam peperisset otium ciuitati, nec eam solitudinem languere patior, quam mihi adfert  
4 necessitas, non uoluntas. Quamquam Africanus maiorem laudem meo iudicio assequebatur. Nulla enim eius ingenii monumenta mandata litteris, nullum opus otii, nullum solitudinis munus exstat; ex quo intellegi debet illum mentis agitatione inuestigationeque earum rerum, quas cogitando consequabatur, nec otiosum nec solum umquam fuisse; nos autem, qui non tantum roboris habemus, ut cogitatione tacita a solitudine abstrahamur, ad hanc scribendi operam omne studium curamque conuertimus; itaque plura breui tempore euersa quam multis annis stante re publica scripsimus.



也无法与他的独处相比拟，因为他是从无比光辉的国家职务退下后，终于得到闲暇，从无数的交往和接触中离开后如同进入港湾一样，使自己得享独处，而我的闲暇却是离开事务，不是由于自己渴望休息而得到它。其实，在元老院已经沉寂、法庭已被废弃之后，我在元老院或广场上还能做什么值得我做的事情呢？就这样，尽管我以前曾经生活在与非常多的人们的交往之中，生活在国民们的瞩目之中，现在却不得不避开恶棍们无所不在的眼光，<sup>〔1〕</sup>尽可能地离开，常常独处。不过因为我们从博学的人们那里懂得，不仅应该从各种恶中选择最小者，而且应该从最小的恶中吸取可能包含的善，因此我充分利用我的闲暇，利用一个从前曾经给国家带来平静<sup>〔2〕</sup>的人不应得到的闲暇，不使自己不得不忍受、而不是自己期望的独处变懒散。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阿非利加努斯博得了更大的赞扬。这<sup>4</sup>位人物确实没有传下任何录于文字的著作，任何闲暇时的作品，任何独处时的礼物，但我们应该推想，他由于用心思考和研究那些他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以至于从来就没有空闲过，独处过；而我，由于不具备他那样的坚强毅力，难以以默默的思考使自己摆脱孤寂，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和关心用在这种写作上。确实的，我在短时间内写作的东西比我那么多年从事国务活动期间写出的东西还要多。<sup>〔3〕</sup>

---

〔1〕 指安东尼及其支持者们。

〔2〕 指揭露和镇压卡提利那篡权暴乱阴谋。

〔3〕 西塞罗的大部分哲学著作和修辞学著作写于公元前46—前44年间。

## II

5 Sed cum tota philosophia, mi Cicero, frugifera et fructuosa nec ulla  
pars eius inculta ac deserta sit, tum nullus feracior in ea locus est nec  
uberior quam de officiis, a quibus constanter honesteque uiuendi  
praecepta ducuntur. Quare, quamquam a Cratippo nostro, principe huius  
memoriae philosophorum, haec te assidue audire atque accipere confido,  
tamen conducere arbitror talibus aures tuas uocibus undique  
6 circumsonare, nec eas, si fieri possit, quicquam aliud audire. Quod cum  
omnibus est faciendum, qui uitam honestam ingredi cogitant, tum haud  
scio an nemini potius quam tibi: sustines enim non paruum expectationem  
imitandae industriae nostrae, magnam honorum, non nullam fortasse  
nominis. Suscepisti onus praeterea graue et Athenarum et Cratippi; ad  
quos cum tamquam ad mercaturam bonarum artium sis profectus, inanem  
redire turpissimum est dedecorantem et urbis auctoritatem et magistri.  
Quare quantum coniti animo potes, quantum labore contendere, si  
discendi labor est potius quam uoluptas, tantum fac ut efficias neue  
committas ut, cum omnia suppeditata sint a nobis, tute tibi defuisse  
uideare. Sed haec hactenus; multa enim saepe ad te cohortandi gratia  
scripsimus; nunc ad reliquam partem propositae diuisionis reuertamur.

7 Panaetius igitur, qui sine controuersia de officiis accuratissime  
disputauit quemque nos correctione quadam adhibita potissimum secuti  
sumus, tribus generibus propositis, in quibus deliberare homines et  
consultare de officio solerent, uno, cum dubitarent, honestumne id esset,  
de quo ageretur, an turpe, altero, utilene esset an inutile, tertio, si id,

## 二

亲爱的西塞罗，尽管整个哲学丰饶、富有成果，并且没有哪一部分尚未被垦殖和耕种过，但是它无论哪一部分都不及论义务更肥沃、更多产，坚毅、高尚地生活的各项法则即由这部分推导而来。因此，尽管我相信你会不断地从当代哲学家之魁首、我们的朋友克拉提波斯那里听到和知道这些，但是我仍然想让你的耳朵听听这些从各个方面传来的声音，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再去听其他任何声音。尽管所有希望开始高尚生活的人都应该这样做，然而你却显然比其他任何人更应该这样。要知道，你肩负着巨大的期望——仿效我的奋发精神，肩负着巨大的期待——赢得官职的荣耀，此外还有相当的期冀——取得一定的名望。另外你还承担着沉重的负担——生活在雅典，求学于克拉提波斯门下。因为你前往那里有如去购买高尚的知识，你若空手而回，将是奇耻大辱，也会玷污城市和教师的名望。因此，你要尽可能地努力运用你的智慧，尽可能地不辞艰辛劳苦，既然学习是劳动，而不是享乐；你定要发奋努力，不可放纵自己，免得我给你准备了一切，你却背弃了自己。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些，因为我为了激励你，常常给你写过很多；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提出来进行分析的最后一部分。

就这样，帕奈提奥斯，就是那位无疑对义务问题作过最详尽的研究，我们虽然对其观点有所修正，但仍然最大限度地进行遵循的帕奈提奥斯，建议把义务问题分成三个方面，让人们通常在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讨论：第一，当人们产生疑问，被讨论的对象是高尚的，还是可鄙的；第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第

quod speciem haberet honesti, pugnaret cum eo, quod utile uideretur, quomodo ea discerni oporteret, de duobus generibus primis tribus libris explicauit, de tertio autem genere deinceps se scripsit dicturum nec  
8 exsoluit id, quod promiserat; quod eo magis miror, quia scriptum a discipulo eius Posidonio est triginta annis uixisse Panaetium posteaquam illos libros edidisset. Quem locum miror a Poseidonio breuiter esse tactum in quibusdam commentariis, praesertim cum scribat nullum esse locum in  
9 tota philosophia tam necessarium. Minime uero assentior iis, qui negant eum locum a Panaetio praetermissum, sed consulto relictum, nec omnino scribendum fuisse, quia numquam posset utilitas cum honestate pugnare: de quo alterum potest habere dubitationem, adhibendumne fuerit hoc genus, quod in diuisione Panaeti tertium est, an plane omittendum, alterum dubitari non potest, quin a Panaetio susceptum sit, sed relictum. Nam qui e diuisione tripertita duas partes absoluerit, huic necesse est restare tertiam; praeterea in extremo libro tertio de hac parte pollicetur se  
10 deinceps esse dicturum. Accedit eodem testis locuples Posidonius, qui etiam scribit in quadam epistula P. Rutilium Rufum dicere solere, qui Panaetium audierat, ut nemo pictor esset inuentus, qui in Coa Venere eam partem, quam Apelles inchoatam reliquisset, absolueret — oris enim pulchritudo reliqui corporis imitandi spem auferebat —, sic ea, quae Panaetius praetermisisset et non perfecisset, propter eorum, quae perfecisset, praestantiam neminem persecutum.

三，如果看起来高尚的事物与显得有利的事物发生冲突时，应该对它们如何区分；〔1〕他对前两部分用三卷书作了阐述，对第三部分声称以后将作叙述，但没有实践允诺。我对此事更感惊异的8是因为他的门生波西多尼奥斯曾经写道，帕奈提奥斯在发表了那三卷书之后还继续活了三十年。我感到奇怪，波西多尼奥斯在自己的札记中对这个问题只是约略一提，特别是因为他说，在整个哲学中，任何其他问题都没有这样重要。我完全不同意有些人的9看法，他们认为帕奈提奥斯不是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是故意放到一边，并且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需要阐述，因为有利的永远不可能与高尚的相冲突。由此，一方面可以提出疑问，应该不应该包括这一部分，按帕奈提奥斯的划分为第三部分，或者完全应该放弃，另一方面又毋庸置疑，帕奈提奥斯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把它放下了。要知道，如果有人把问题分成三部分，阐述了其中的两部分，那么他对第三部分也应该会阐述，况且在第三卷末尾，他还答应以后要阐述这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有力10的证据，那就是波西多尼奥斯，他在自己的一封信里写道，曾经听过帕奈提奥斯讲演的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2〕经常说，正如还没有找到一位画家能够把《科斯岛的维纳斯》上阿佩勒斯留下的开始了的那一部分补充完一样〔3〕——因为面貌的美使人不可能希望通过模仿，相应地画出身体的其他部分，——对于帕奈提奥斯略过而未完成的部分，由于已经完成的部分是那样地出色，同样也没有人能补充如此完美的作品。

---

〔1〕 参阅本书 I，9。

〔2〕 参阅本书 II，47 及注。

〔3〕 阿佩勒斯是雅典画家，只有他一人曾被允许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画像。他曾作过维纳斯从海浪中出现的绘画，在当时非常有名。此处提到的作品失传。

## III

11 Quam ob rem de iudicio Panaeti dubitari non potest; rectene autem hanc tertiam partem ad exquirendum officium adiunxerit an secus, de eo fortasse disputari potest: nam siue honestum solum bonum est, ut Stoicis placet, siue, quod honestum est, id ita summum bonum est, quemadmodum Peripateticis uestris uidetur, ut omnia ex altera parte collocata uix minimi momenti instar habeant, dubitandum non est quin numquam possit utilitas cum honestate contendere. Itaque accepimus Socratem exsecrari solitum eos, qui primum haec natura cohaerentia opinione distraxissent; cui quidem ita sunt Stoici adsensi, ut et, quicquid honestum esset, id utile esse censerent, nec utile quicquam, quod non  
12 honestum. Quodsi is esset Panaetius, qui uirtutem propterea colendam diceret, quod ea efficiens utilitatis esset, ut ii, qui res expetendas uel uoluptate uel indolentia metiuntur, liceret ei dicere utilitatem aliquando cum honestate pugnare; sed cum sit is, qui id solum bonum iudicet, quod honestum sit, quae autem huic repugnent specie quadam utilitatis, eorum neque accessione meliorem uitam fieri nec decessione peiorem, non  
13 uidetur debuisse eiusmodi deliberationem introducere, in qua quod utile uideretur cum eo, quod honestum est, compararetur. Etenim quod summum bonum a Stoicis dicitur, conuenienter naturae uiuere, id habet



## 三

因此，对于帕奈提奥斯的看法是无可怀疑的，至于他把这第 11 三部分与对义务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否正确，对这个问题或许是可以讨论的。要知道，不管高尚的是唯一的善——如斯多葛派认为的那样，或者凡高尚的必为至善——如你们的逍遥学派认为的那样，〔1〕既然从另一方放置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2〕那么便不应该产生疑问，似乎有利的会与高尚的发生冲突。由此，我们听说苏格拉底经常诅咒那些首先发表看法，把这些按本质互相联系的事物分开的人。斯多葛派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直至认为，凡高尚的均是有利的，凡非高尚的均是不利的。倘若帕奈提 12 奥斯也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之所以应该培养美德，是因为美德能够产生利益，就像有些人那样，那些人或以快乐，〔3〕或以不痛苦〔4〕来衡量所追求的事物，那么他也会说利益有时也会与高尚相矛盾。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人，认为高尚的是唯一的善，并且认为，增加那些可以说看起来像有利，实际上与高尚的相矛盾的东西并不会使生活变得美好，失去它们也不会使生活变得更差，因此他显然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把显得有利的东西与真正高尚的东西进行比较。至于说到斯多葛派认为的至善——顺应自然 13

〔1〕 按照斯多葛派的看法，除美德外，其他一切都毫无价值。按照逍遥学派的看法，除高尚的外，其他一切都具有局限性。

〔2〕 此处借用逍遥派哲学家克里托拉奥斯（公元前 2 世纪）的话，此人以天平为喻，认为放置精神财富的那一边会远比放置一切物质财富的那一边要重。

〔3〕 指以昔勒尼的阿里斯提波斯（公元前 4 世纪）为代表的享乐主义学派。

〔4〕 指伊壁鸠鲁学派。

hanc, ut opinor, sententiam, cum uirtute congruere semper, cetera autem, quae secundum naturam essent, ita legere, si ea uirtuti non repugnarent. Quod cum ita sit, putant quidam hanc comparisonem non recte introductam nec omnino de eo genere quicquam praecipendum fuisse. Atque illud quidem honestum, quod proprie uereque dicitur, id in sapientibus est solis neque a uirtute diuelli unquam potest. In iis autem, in quibus sapientia perfecta non est, ipsum illud quidem perfectum  
14 honestum nullo modo, similitudines honesti esse possunt. Haec enim officia, de quibus his libris disputamus, media Stoici appellant; ea communia sunt et late patent, quae et ingenii bonitate multi assequuntur et progressionem discendi; illud autem officium, quod rectum idem appellant, perfectum atque absolutum est et, ut idem dicunt, omnes  
15 numeros habet nec praeter sapientem cadere in quemquam potest. Cum autem aliquid actum est, in quo media officia compareant, id cumulate uidetur esse perfectum, propterea quod uulgus, quid absit a perfecto, non fere intellegit; quatenus autem intellegit, nihil putat praetermissum; quod idem in poematis, in picturis usu uenit in aliisque compluribus, ut delectentur imperiti laudentque ea, quae laudanda non sint, ob eam, credo, causam, quod insit in his aliquid probi, quod capiat ignaros, qui idem, quid in unaquaque re uitii sit, nequeant iudicare; itaque, cum sunt docti a peritis, desistunt facile sententia.

地生活，在我看来它具有这样的意思，即永远与美德相一致，至于其他事物，尽管它们也与自然相协调，则只选取那些不与美德相冲突的事物。既然事情是这样，因此有些人认为，提出这种比较，并且就此提供指导意见，一般说来是不合适的。正是这种按其本质，并且完全正确地被称之为的高尚，只有智慧之人才会具有，而且永远不可能与美德分开。凡不具有完美的智慧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具有这种完美的高尚，而只能具有近似高尚的东西。要知道，我们在这几卷书里讨论的这些义务，斯多葛派称它们为“普通的”，它们是普遍性的，广泛应用的，许多人由于天性的善良和学习的长进都能够践行；至于说到那种义务，斯多葛派称其为“公道要求的”，那是完美的、绝对的，<sup>〔1〕</sup>并且正如斯多葛派所说，具有所有的数，<sup>〔2〕</sup>除了智慧之人外，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它。另一面，当人们完成某件事情以后，虽然其中表现的只是普通义务，但是却显得似乎是彻底完美的，因为民众通常不理解要达到完美还缺少什么，但是按照他们可能的理解，他们以为什么也没有被忽略。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也发生在诗歌、绘画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无知识的人们欣赏、称赞的往往是那些不值得赞赏的东西，我想这是因为那些作品包含着一些好的因素，吸引了不在行的人们，然而他们又无力判断某件事物里的不足。因此，在他们得到有经验的人们的指导以后，他们便会很容易地放弃自己的观点。

---

〔1〕 参阅 I, 8。

〔2〕 按照斯多葛派的观点，道德法则是世界法则的一部分，世界服从于数。

## IV

Haec igitur officia, de quibus his libris disserimus, quasi secunda quaedam honesta esse dicunt, non sapientium modo propria, sed cum  
16 omni hominum genere communia. Itaque iis omnes, in quibus est uirtutis  
indoles, commouentur. Nec uero, cum duo Decii aut duo Scipiones fortes  
uiri commemorantur aut cum Fabricius aut Aristides iustus nominatur, aut  
ab illis fortitudinis aut ab his iustitiae tamquam a sapiente petitur  
exemplum; nemo enim horum sic sapiens, ut sapientem uolumus  
intellegi, nec ii, qui sapientes habiti et nominati, M. Cato et C.  
Laelius, sapientes fuerunt, ne illi quidem septem, sed ex mediorum  
officiorum frequentia similitudinem quandam gerebant speciemque  
17 sapientium. Quocirca nec id, quod uere honestum est, fas est cum  
utilitatis repugnantia comparari, nec id, quod communiter appellamus  
honestum, quod colitur ab iis, qui bonos se uiros haberi uolunt,

## 四

我们在这几卷书里讨论的这些义务，它们在斯多葛派看来似乎是一些次等的高尚行为，它们不只是属于富有智慧的人们，而且为整个人类所共有。因此，凡天性趋向于培养美德的人，都会履行这些义务。此外，当人们称两位得基乌斯和两位斯基皮奥<sup>〔1〕</sup>为勇敢的人，或者当人们称法布里基乌斯或阿里斯提得斯<sup>〔2〕</sup>为公正的人的时候，人们并非想从前者那里寻找勇敢的典范，从后者那里寻找公正的典范，就像并非想从智慧之人那里寻找智慧的典范一样。要知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理解的智慧者那样富有智慧，即使通常被认为、被称为智慧之人的马尔库斯·卡托<sup>〔3〕</sup>和盖尤斯·莱利乌斯也不是真正的智慧之人，被称之为“七贤哲”的<sup>〔4〕</sup>也不是，但是由于他们一向坚持履行普通义务，因而便产生了一定的相似性和智慧者的表象。所以，把真正高尚的行为同与利益相冲突的行为相比较是不合适的；也永远不应该把那种被我们一致地称之为高尚的、为希望自己成为正派之

〔1〕 参阅本书 I, 61 及注。

〔2〕 阿里斯提得斯（公元前 540—前 468），雅典将军，国务活动家。参加过公元前 490 年抗击波斯侵略的马拉松战役，表现突出。公元前 489 年任执政官，后来遭放逐。被召回后参加了萨拉弥斯战役。一生以公正著称。

〔3〕 指老卡托。

〔4〕 即通常所说的希腊“七贤哲”。他们是：米利都的泰勒斯，雅典的梭伦，小亚细亚普里埃涅的比阿斯，累斯博斯岛的皮塔库斯，罗得斯岛的克勒奥布卢斯，科林斯的佩里安得尔和斯巴达的克戎。他们生活在公元前 7—前 6 世纪期间，或是诗人、哲学家，或是国务活动家，以高尚的德性、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智慧著称。

cum emolumentis umquam est comparandum, tamque id honestum, quod in nostram intelligentiam cadit, tuendum conseruandumque nobis est quam illud, quod proprie dicitur uereque est honestum, sapientibus; aliter enim teneri non potest, si quae as uirtutem est facta progressio. Sed  
18 haec quidem de iis, qui conseruatione officiorum existimantur boni. Qui autem omnia metiuntur emolumentis et commodis neque ea uolunt praeponderari honestate, ii solent in deliberando honestum cum eo, quod utile putant, comparare, boni uiri non solent. Itaque existimo Panaetium, cum dixerit homines solere in hac comparatione dubitare, hoc ipsum sensisse, quod dixerit “solere” modo, non etiam “oportere”. Etenim non modo pluris putare quod utile uideatur quam quod honestum sit, sed etiam haec inter se comparare et in his addubitare turpissimum est. Quid ergo est quod non numquam dubitationem adferre soleat considerandumque uideatur? Credo, si quando dubitatio accidit, quale sit id, de quo consideretur; saepe enim tempore fit, ut quod turpe  
19 plerumque haberi soleat, inueniatur non esse turpe. Exempli causa ponatur aliquid, quod pateat latius. Quod potest maius esse scelus quam non modo hominem, sed etiam familiarem hominem, occidere? num igitur se adstrinxit scelere, si qui tyrannum occidit quamuis familiarem? Populo quidem Romano non uidetur, qui ex omnibus praeclaris factis illud pulcherrimum existimat. Vicit ergo utilitas honestatem? Immo uero, honestatem utilitas secuta est.

Itaque, ut sine ullo errore diiudicare possimus, si quando cum illo, quod honestum intellegimus, pugnare id uidebitur, quod appellamus utile, formula quaedam constituenda est, quam si sequemur in  
20 comparatione rerum, ab officio numquam recedemus. Erit autem haec formula Stoicorum rationi disciplinaeque maxime consentanea; quam



人的人们所努力培养的行为与利益相比较；我们应该保持和维护我们理解中的那种高尚，就像智慧之人保持和维护所谓本义上的、真正的高尚的东西那样，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在追求美德方面取得的进步，如果真的取得了什么进步。不过这些是那些由于能尽心履行义务而被称为贤德之人的事情。凡以好处和收益评价一切，不知道高尚比它们更有份量的人，他们在分析的时候通常会把高尚与他们视之为有利的东西相比较，贤德之人不会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帕奈提奥斯说人们在作这种比较时常常产生疑惑时，他所考虑的正是他所说的，即“常常”，而不是“应该”。因此，不仅视似乎有利的东西高于真正高尚的东西，而且甚至将它们进行比较，并由此而产生疑惑，都是极端错误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有时让人们产生疑惑，并看来需要认真考虑呢？在我看来，是在如果对所考虑的事物的本质产生疑惑时。要知道，常常由于具体的境况，某种事物被大部分人视为可鄙的，但结果可能发现并非可鄙的。作为例子，可以随便举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事件。有什么比不仅是杀死一个人，而且是杀死一个自己的朋友更可恶？那么，如果杀死的是一个暴君，尽管那也是自己的朋友，难道这也会使人被罪行玷污吗？<sup>〔1〕</sup> 罗马人民不这么认为，他们把这件事视为所有光辉的事迹中最美好的一项业绩。那么，是利益战胜了高尚？不，完全不是，是利益服从于高尚。

就这样，为了如果一旦我们称之为有利的与我们理解为高尚的之间显得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够不出现任何失误地作出判断，那就需要确定一种规则，使得我们如果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若能够遵循这一规则，便永远不会偏离义务。这一规则将完全符合于斯多葛派的观点和学说；我们在这几卷书里之所以遵循这一学

---

〔1〕 暗指刺杀凯撒。

quidem his libris propterea sequimur, quod, quamquam et a ueteribus Academicis et a Peripateticis uestris, qui quondam idem erant qui Academici, quae honesta sunt anteponuntur iis, quae uidentur utilia, tamen splendidius haec ab eis disserentur, quibus quicquid honestum est, idem utile uidetur nec utile quicquam, quod non honestum, quam ab iis, quibus et honestum aliquid non utile et utile non honestum. Nobis autem nostra Academia magnam licentiam dat, ut, quodcumque maxime probabile occurrat, id nostro iure liceat defendere. Sed redeo ad formulam.

## V

21 Detrahere igitur alteri aliquid et hominem hominis incommodo suum commodum augere magis est contra naturam quam mors, quam paupertas, quam dolor, quam cetera, quae possunt aut corpori accidere aut rebus externis; nam principio tollit conuictum humanum et societatem: si enim sic erimus adfecti, ut propter suum quisque emolumentum spoliet aut uiolet alterum, disrumpi necesse est eam, quae maxime est secundum  
22 naturam, humani generis societatem. Vt, si unum quodque membrum sensum hunc haberet, ut posse putaret se ualere, si proximi membri ualitudinem ad se traduxisset, debilitari et interire totum corpus necesse esset, sic, si unus quisque nostrum ad se rapiat commoda aliorum detrahatque quod cuique possit emolumenti sui gratia, societas hominum et communitas euertatur necesse est; nam sibi ut quisque malit, quod ad usum uitae pertineat, quam alteri adquirere, concessum est non repugnate natura, illud natura non patitur, ut aliorum spoliis nostras facultates,  
23 copias, opes augeamus. Neque uero hoc solum natura, id est iure gentium, sed etiam legibus populorum, quibus in singulis ciuitatibus res publica continetur, eodem modo constitutum est, ut non liceat sui commodi causa nocere alteri. Hoc enim spectant leges, hoc uolunt, incolumem esse ciuium coniunctionem, quam qui dirimunt, eos morte, exsilio, uinclis, damno coercent. Atque hoc multo magis efficit

说，是因为尽管旧学园派和你们的以前与学园派看法一致的逍遥学派都认为崇高的比看起来有利的更重要，不过那些认为凡高尚的同时也会是有利的、凡不利的同时也不会是高尚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比那些认为凡高尚的不会是有利的、凡有利的不会是高耸的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高明得多。新学园派给予了我们巨大的自由，使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利维护一切我们觉得最为可能的东西。现在我来谈规则。

## 五

就这样，夺取他人的东西，作为人却损人而利己，这比死亡<sup>21</sup>、贫穷、痛苦，比其他各种可能危害我们的身体和外利益的的不幸更违背自然。要知道，首先，它破坏人类的共同生活和社会联系：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为了自己获得好处而去抢劫他人，危害他人，那么必然会瓦解最为符合自然的东西——人类社会。就像如果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产生这样的想法，以为若是<sup>22</sup>剥夺邻近部分的健康据为己有，便可以使自己健康，那么整个身体便必然会衰弱、死亡，同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夺取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尽可能地进行劫掠，那么人类社会和共同生活就必然会崩溃。要知道，尽管每个人更希望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并且这样做是允许的，与自然不相矛盾，但是自然不允许我们靠抢夺别人来增加自己的权势、财富和影响。不仅自然，即自然法则，而且在单个的社会<sup>23</sup>中，国家据以维系的人民法律都这样地规定：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法律维护这一点，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使公民之间的纽带不受损害；如果有人破坏这种纽带，法律会以死亡、

ipsa naturae ratio, quae est lex diuina et humana; cui parere qui uelit —  
omnes autem parebunt, qui secundum naturam uolent uiuere —  
numquam committet ut alienum appetat et id, quod alteri detraxerit, sibi  
24 adsumat. Etenim multo magis est secundum naturam excelsitas animi et  
magnitudo itemque comitas, iustitia, liberalitas quam uoluptas, quam  
uita, quam diuitiae: quae quidem contemnere et pro nihilo ducere  
comparantem cum utilitate communi magni animi et excelsi est.  
[detrahere autem de altero sui commodi causa magis est contra naturam  
25 quam mors, quam dolor, quam cetera generis eiusdem.] Itemque magis  
est secundum naturam pro omnibus gentibus, si fieri possit, conseruandis  
aut iuuandis, maximos labores molestiasque suscipere imitantem Herculem  
illum, quem hominum fama beneficiorum memor in concilio caelestium  
conlocauit, quam uiuere in solitudine non modo sine ullis molestiis, sed  
etiam in maximis uoluptatibus, abundantem omnibus copiis, ut excellas  
etiam pulchritudine et uiribus. Quocirca optimo quisque et splendidissimo  
ingenio longe illam uitam huic anteponebat; ex quo efficitur hominem  
26 naturae oboedientem homini nocere non posse. Deinde qui alterum uiolat,  
ut ipse aliquid commodi consequatur, aut nihil existimat se facere contra  
naturam aut magis fugienda censet mortem, paupertatem, dolorem,  
amissionem etiam liberorum, propinquorum, amicorum, quam facere  
cuiquam iniuriam. Si nihil existimat contra naturam fieri hominibus  
uiolandis, quid cum eo disseras, qui omnino hominem ex homine tollat?  
Sin fugiendum id quidem censet, sed multo illa peiora, mortem,  
paupertatem, dolorem, errat in eo, quod ullum aut corporis aut fortunae  
uitium uitium animi grauius existimat.

放逐、监禁、罚款来制止他。自然理性本身更希望能够这样，那理性是神界和人间的法律；〔1〕谁愿意服从它——凡是愿意按照自然生活的人都会服从它，——谁就不会允许自己贪图他人的财富，把夺得的他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此外还 24 有温和、公正、慷慨，远比享乐、生命、财富更，它们符合自然；蔑视后者，与公共利益相比视它们毫无价值是伟大而崇高的心灵的特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攫取他人的财富比死亡，比痛苦，比其他各种类似的东西更违背自然。同样，为了拯救和帮助 25 所有的民族，以著名的海格立斯为榜样——人们铭记这位英雄的各种功劳，传说把他列入天神之列，——尽自己所能承受各种巨大的艰辛和劳苦，这样的生活比那种不仅没有任何忧烦，而且处于巨大的享乐之中，享用充裕的财富，甚至具有超人地俊美的容貌和体力的独居生活更符合自然。任何一个具有高尚、杰出的天性的人都会认为前一种生活远比后一种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一个听从自然的人绝不可能伤害他人。其次，当有人强取他人财 26 富，使自己获得某些好处的时候，他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是违背自然的，或者认为更应该避免死亡、贫穷、痛苦、甚至丧失子女、亲人、朋友，而不是避免对人行不义。如果他认为危害他人丝毫不违背自然，那么还需要同一个从人身上完全消灭了人性的人讨论什么呢？如果他认为应该避免伤害人，但又认为死亡、贫穷、痛苦是一些更加不好的事情，那么他这样想就错了，因为他把任何身体的或财富的损失看得比心灵的损失更重。

---

〔1〕 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Ⅲ，33；《论法律》Ⅰ，16等。



## VI

Ergo unum debet esse omnibus propositum, ut eadem sit utilitas uniuscuiusque et uniuersorum, quam si ad se quisque rapiet, dissoluetur omnis humana consortio.

27 Atque etiam si hoc natura praescribit, ut homo homini, quicumque sit, ob eam ipsam causam, quod is homo sit, consultum uelit, necesse est secundum eandem naturam omnium utilitatem esse communem; quod si ita est, una continemur omnes et eadem lege naturae, idque ipsum si ita est, certe uiolare alterum naturae lege prohibemur. Verum autem  
28 primum, uerum igitur extremum. Nam illud quidem absurdum est, quod quidam dicunt, parenti se aut fratri nihil detracturos sui commodi causa, aliam rationem esse ciuium reliquorum. Hi sibi nihil iuris, nullam societatem communis utilitatis causa statuunt esse cum ciuibus: quae sententia omnem societatem distrahit ciuitatis. Qui autem ciuium rationem dicunt habendam, externorum negant, ii dirimunt communem humani generis societatem, qua sublata beneficentia, liberalitas, bonitas, iustitia funditus tollitur; quae qui tollunt etiam aduersos deos immortales impii iudicandi sunt. Ab iis enim constitutam inter homines societatem euertunt, cuius societatis artissimum uinculum est magis arbitrari esse contra naturam hominem homini detrahere sui commodi causa quam omnia incommoda subire uel externa uel corporis uel etiam ipsius animi \* \* \* quae uacent iustitia: haec enim una uirtus omnium est domina et regina uirtutum.



## 六

因此，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只能有一个意愿，那就是对于每个人和对于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利益；如果每个人都把这种利益攫为己有，那么整个人类社会便会被瓦解。

不仅如此，如果自然要求人们关心他人，不管那人是谁，只是根据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是人，那么仍是按照自然的要求，利益对于所有的人必然是共同的。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有的人便受同一条自然法律的约束；如果事情正是这样，那么自然法律无疑禁止我们侵害他人。第一条是正确的，因此最后一条也是正确的。有些人的说法是荒谬的；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sup>27</sup>夺取父母或兄弟的什么东西，但是对其他公民则是另一回事。这些人认为，不存在任何由于共同的利益而与其他公民的法权关系和社会联系：这种看法会破坏公民社会的所有联系。还有人认为，应该关心自己的公民们的利益，对于外邦人则不必关心。这些人会破坏人类的共同联系，并且随着这种共同关系的消除，善行、慷慨、仁慈、公正也都会被彻底破坏；应该认为，破坏这一切的人是一些与永生的神明对抗的褻渎之人。要知道，他们破坏由神明建立的人们之间的联系，维护这种联系的最强有力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夺取他人的东西比遭受一切不幸——或者是外在的不幸，或者是身体的不幸，或者甚至是心灵的不幸，——……〔1〕一切违背公正的不幸更背逆自然：唯有公正这种美德是一切美德的主人、女王。

---

〔1〕 原文此处有残缺。

29) Forsitan quispiam dixerit: nonne igitur sapiens, si fame ipse conficiatur, abstulerit cibum alteri homini ad nullam rem utili? [Minime uero: non enim mihi est uita mea utilior quam animi talis affectio, neminem ut uiolem commodi mei gratia.] Quid? si Phalarim, crudelem tyrannum et immanem, uir bonus, ne ipse frigore conficiatur, uestitu spoliare possit, nonne faciat? Haec ad iudicandum sunt facillima: nam si  
30) quid ab homine ad nullam partem utili utilitatis tuae causa detraxeris, inhumane feceris contraque naturae legem, sin autem is tu sis, qui multam utilitatem rei publicae atque hominum societati, si in uita remaneas, adferre possis, si quid ob eam causam alteri detraxeris, non sit reprehendendum; sin autem id non sit eius modi, suum cuique incommodum ferendum est potius quam de alterius commodis detrahendum. Non igitur magis est contra naturam morbus aut egestas aut quid eius modi quam detractio atque appetitio alieni, sed communis  
31) utilitatis derelictio contra naturam est; est enim iniusta. Itaque lex ipsa naturae, quae utilitatem hominum conseruat et continet, decernet profecto ut ab homine inertis atque inutilis ad sapientem, bonum, fortem uirum transferantur res ad uiuendum necessariae, qui si occiderit, multum de communi utilitate detraxerit, modo hoc ita faciat, ut ne ipse de se bene existimans seseque diligens hanc causam habeat ad iniuriam. Ita semper officio fungetur utilitati consulens hominum et ei, quam saepe  
32) commemoro, humanae societati. Nam quod ad Phalarim attinet, perfacile iudicium est; nulla est enim societas nobis cum tyrannis et potius summa distractio est, neque est contra naturam spoliare eum, si possis, quem est honestum necare, atque hoc omne genus pestiferum atque impium ex hominum communitate exterminandum est. Etenim, ut membra quaedam amputantur, si et ipsa sanguine et tamquam spiritu carere coeperunt et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一个智慧之人正被饿得奄奄一息，难道他也不能取用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毫无用处的人的食物？”一点也不能，因为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并不比意识到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他人这种心灵状态更有益。什么？如果一个正派之人能够剥取残忍而疯狂的暴君法拉里斯〔1〕的衣服，以使自己不至于被冻死，难道他也不应该这样做吗？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因为如果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夺取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毫无用处的人的东西，你这样做是不人道的，违背自然法律的；不过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你能继续活着，便能给国家和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夺取他人的东西，那么这种行为便不应该受指责；但是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承受自己的不幸，而不是去侵夺他人的权益。因此，疾病、贫穷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灾难并不比侵夺和攫取他人的东西更违背自然，但是忽视公共利益也是违背自然的，因为那是不公道的。因此，作为维护和保障人类利益的自然法则本身无疑会认为，生活必需品应该由懒惰、无用之人转给智慧、贤德、勇敢之人，如果后者亡故，会使共同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只是要注意不可使自负自傲之人以此作为行不义的口实。因此，他应该永远履行义务，关心人们的利益，并且正如我常常说的，关心人类社会。至于应该如何对待法拉里斯，这个问题很容易决断。要知道，我们和暴君没有什么友好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势不两立；只要可能，剥夺一个本应该被杀死的人的财物不违背自然，而且还应该把所有这种凶残、邪恶之徒从人类社会中清除出去。〔2〕实际上，就像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果开始失去血液和好似

---

〔1〕 参阅本书Ⅱ，26及注。

〔2〕 暗喻刺杀凯撒。

nocent reliquis partibus corporis, sic ista in figura hominis feritas et immanitas beluae a communi tamquam humanitatis corpore segreganda est. Huius generis quaestiones sunt omnes eae, in quibus ex tempore officium exquiritur.

## VII

33 Eius modi igitur credo res Panaetium persecuturum fuisse, nisi aliqui casus aut occupatio eius consilium peremisset. Ad quas ipsas consultationes ex superioribus libris satis multa praecepta sunt, quibus perspicui possit, quid sit propter turpitudinem fugiendum, quid sit, quod idcirco fugiendum non sit quod omnino turpe non sit. Sed quoniam operi inchoato, prope tamen absoluto, tamquam fastigium imponimus, ut geometrae solent non omnia docere, sed postulare ut quaedam sibi concedantur, quo facilius quae uolunt explicent, sic ego a te postulo, mi Cicero, ut mihi concedas, si potes, nihil praeter id, quod honestum sit, 34 propter se expetendum. Mihi utrumuis satis est et tum hoc tum<sup>1</sup> illud probabilius uidetur nec praetera quicquam probabile. Ac primum in hoc Panaetius defendendus est, quod non utilia cum honestis pugnare aliquando posse dixerit — neque enim ei fas erat — se ea quae

某种灵气，并且会危害身体的其他部分时常常被割去一样，这种具有人的外貌的疯狂、凶残的野兽〔1〕也应该被从人类的共同身体上清除掉。所有研究由于情境不同而应该如何履行义务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类型。

## 七

我相信，帕奈提奥斯若不是由于某种偶然事件或由于某种事<sup>33</sup>务妨碍了他实践自己的计划，他本会把这件事作完的。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前几卷里已经作了足够多的阐述；根据那些阐述可以明白，什么是可鄙的，应该避免，什么根本不是可鄙的，从而不应该避免。不过因为事情尚未完成，而是接近完成，我们好像正在盖屋顶，因此有如几何学家们通常并不讲授一切，而只是要求人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从而比较容易地阐述他们想阐述的观点那样，〔2〕亲爱的西塞罗，我现在也这样要求你，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即只应该为了高尚而追求高尚，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值得追求的。但是即使由于克拉提波斯而不能同意这一点，那你也定然可以赞同：最应该做的是为了高尚而追求高尚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两条中任何一条都足够了，我有时觉得这一条更可以接受，有时觉得那一条更可以接受，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令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首先应该在这方面为帕<sup>34</sup>奈提奥斯辩护，因为他没有说过有利的有时可能会与高尚的发生冲突——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是那些似乎是有利的。

〔1〕 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II，48。

〔2〕 参阅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I，5。

uiderentur utilia. Nihil uero utile, quod non idem honestum, nihil honestum, quod non idem utile sit, saepe testatur negatque ullam pestem maiorem in uitam hominum inuasisse quam eorum opinionem, qui ista distraxerint. Itaque non ut aliquando anteponeremus utilia honestis, sed ut ea sine errore diiudicaremus, si quando incidissent, induxit eam, quae uideretur esse, non quae esset repugnantiam. Hanc igitur partem relictam explebimus nullis adminiculis, sed, ut dicitur, Marte nostro; neque enim quicquam est de hac parte post Panaetium explicatum, quod quidem mihi probaretur, de iis, quae in manus meas uenerint.

## VIII

35 Cum igitur aliqua species utilitatis obiecta est, commoueri necesse est; sed si, cum animum attenderis, turpitudinem uideas adiunctam ei rei, quae speciem utilitatis attulerit, tum non utilitas relinquenda est, sed intellegendum, ubi turpitude sit, ibi utilitatem esse non posse. Quod si nihil est tam contra naturam quam turpitude – recta enim et conuenientia et constantia natura desiderat aspernaturque contraria – nihilque tam secundum naturam quam utilitas, certe in eadem re utilitas et turpitude esse non potest. Itemque, si ad honestatem nati sumus eaque aut sola expetenda est, ut Zenoni uisum est, aut certe omni pondere grauior



他经常证明说，没有什么同时不是高尚的会是有利的，没有什么同时不是有利的会是高尚的，并且认为从没有什么灾难比把这些概念分割开的人们的看法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因此，他并非为了让我们有时能视有利的比高尚的更重要，而是为了如果它们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不发生错误地区别它们，才引进了这种似乎存在，而并非真正存在的矛盾。就这样，让我们来完成帕奈提奥斯留下的这部分，没有任何帮助，而是像经常说的那样，凭我们自己的武器。<sup>〔1〕</sup>因为在帕奈提奥斯之后，在我手头拥有的这些著作中，还没有哪一部对这一部分的阐述能令我满意。

## 八

就这样，每当我们遇到某种利益的影像时，我们必然会为其<sup>35</sup>所动，但是如果待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有鄙陋的与那种产生利益的影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时，这时不是应该放弃有益的东西，而是应该理解，凡有鄙陋存在，便不会存在有利。既然不可能有什么比鄙陋的更违背自然——因为自然希望一切正确、和谐、一致的事物，舍弃相反的事物，——并且没有什么像利益更符合自然，因此利益和鄙陋便不可能并存于同一个事物之中。还有，如果我们是为高尚而生，并且不管是像芝诺<sup>〔2〕</sup>认为的那样，唯有

---

〔1〕 这是一句谚语，拉丁文是 *in parte nostro*。

〔2〕 芝诺（公元前 332 - 前 262），塞浦路斯人，昔尼克派克拉特斯和学园派哲学家克塞诺克拉特斯的门生，公元前 303 年创立自己的学派，因芝诺在柱廊里（*stoa*）讲学，因而史称该学派为斯多葛派（*stoici*）。

habenda quam reliqua omnia, quod Aristoteli placet, necesse est, quod honestum sit, id esse aut solum aut summum bonum, quod autem  
36 bonum, id certe utile, ita, quicquid honestum, id utile. Quare error hominum non proborum, cum aliquid, quod utile uisum est, arripuit, id continuo secernit ab honesto. Hinc sicae, hinc uenena, hinc falsa testamenta nascuntur, hinc furta, peculatus, expilationes direptionesque sociorum et ciuium, hinc opum nimiarum, potentiae non ferendae, postremo etiam in liberis ciuitatibus regnandi existunt cupiditates, quibus nihil nec taetrius nec foedius excogitari potest; emolumenta enim rerum fallacibus iudiciis uident, poenam non dico legum, quam saepe perumpunt, sed ipsius turpitudinis, quae acerbissima est, non uident.  
37 Quam ob rem hoc quidem deliberantium genus pellatur e medio — est enim totum sceleratum et impium — qui deliberant, utrum id sequantur, quod honestum esse uideant, an se scientes scelere contaminent; in ipsa enim dubitatione facinus inest, etiamsi ad id non peruenerint. Ergo ea deliberanda omnino non sunt, in quibus est turpis ipsa deliberatio.

## IX

Atque etiam ex omni deliberatione celandi et occultandi spes opinioque remouenda est; satis enim nobis, si modo in philosophia aliquid profecimus, persuasum esse debet, si omnes deos hominesque celare possimus, nihil tamen auare, nihil iniuste, nihil libidinese, nihil  
38 incontinenter esse faciendum. Hinc ille Gyges inducitur a Platone, qui,

高尚的才是值得追求，或者是像亚里士多德主张的那样，高尚的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一切事物更珍贵，那么凡高尚的便必然是唯一的善或最高的善，凡善的必定是有利的，因此，凡高尚的也是有利的。所以，邪恶之徒的错误就在于：当他们抢夺看来似乎是<sup>36</sup>有益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必定把它与高尚的割裂开来。由此产生凶杀、投毒、伪造遗嘱，由此产生盗窃、偷盗国库、掠夺和剥削同盟者和自己的公民，由此产生贪求无限的财富、贪求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力、最后甚至企图在自由的国家里建立王权的欲望，不可能想出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人厌恶、更令人可憎的了。这些人受错误认识的蒙骗，只看到事物的好处，看不到惩罚，我不是说按法律应得的惩罚，他们经常能够躲过它们，而是说鄙陋本身包含的惩罚，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因此，但愿把这样进行思考的人们<sup>37</sup>从我们中间赶出去——他们全是罪恶之人、邪恶之徒，——因为他们所考虑的是：追求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还是有意识地用罪行把自己玷污。要知道，这种疑惑本身便包含着罪恶，尽管他们还没有付诸实现，因此，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不值得研究，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本身便是可鄙的。

## 九

不仅如此，无论考虑什么事情，还应该排除进行隐瞒和掩盖的任何希望和想法。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在哲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即使我们能够瞒过所有的神明和凡人，我们也不应该贪婪地，不应该不公正地，不应该放荡地，不应该无节制地做任何事情。与此相联系，柏拉图曾经引述过吉<sup>38</sup>

cum terra discessisset magnis quibusdam imbribus, descendit in illum hiatum aeneumque equum, ut ferunt fabulae, animaduertit, cuius in lateribus fores essent; quibus apertis corpus hominis mortui uidit magnitudine inuisitata anulumque aureum in digito; quem ut detraxit, ipse induit – erat autem regius pastor – tun in concilium se pastorum recepit; ibi cum paleam eius anuli ad palmam conuerterat, a nullo uidebatur, ipse autem omnia uidebat; idem rursus uidebatur, cum in locum anulum inuerterat. Itaque hac oportunitate anuli usus reginae stuprum intulit eaque adiutrice regem dominum interemit, sustulit quos obstare arbitrabatur, nec in his eum facinoribus quisquam potuit uidere; sic repente anuli beneficio rex exortus est Lydiae. Hunc igitur ipsum anulum si habeat sapiens, nihilo plus sibi licere putet peccare, quam si  
39 non haberet; honesta enim bonis uiris, non occulta quaeruntur. Atque hoc loco philosophi quidam, minime mali illi quidem, sed non satis acuti, fictam et commenticiam fabulam prolatam dicunt a Platone, quasi uero ille aut factum id esse aut fieri potuisse defendat. Haec est uis huius anuli et huius exempli: si nemo sciturus, nemo ne suspicaturus quidem sit, cum aliquid diuitiarum, potentiae, dominationis, libidinis causa feceris, si id diis hominibusque futurum sit semper ignotum, sisne facturus? Negant id fieri posse. Nequaquam potest id quidem, sed quaero, quod negant posse, id si posset, quidnam facerent? Vrgent rustice sane; negant enim posse et in eo perstant, hoc uerbum quid ualeat

革斯的故事。<sup>〔1〕</sup>一次狂风骤起，大雨滂沱，地面开裂，吉革斯走进裂口，据传这时他看见一匹铜马，马肋有门；他打开门，看见一个亡者的遗体，身驱特别庞大，手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他取下那只戒指，戴到自己的手上，回到牧人们中间，因为他是国王的牧人。从此每当他把那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掌心时，就谁也看不见他，他却能看见一切；同样，当他把那戒指转回到通常的位置时，人们又可以看见他。就这样，他利用戒指的这种能力，诱奸了王后，并在王后的帮助下杀死了主人——国王，除掉了那些他认为有碍于他的人，并且在他作这些罪恶时没有人能发现他。他就这样由于戒指的功劳，突然成了吕底亚国王。<sup>〔2〕</sup>如果是一位智慧之人得到了这只戒指，他决不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作恶，不必像没有戒指时那样，因为贤德之人追求的是高尚的行为，而不是隐蔽的罪恶。针对这个问题，有些哲学家<sup>〔3〕</sup>，一些完全不坏的哲学家，但是思维不够敏锐，声称柏拉图提供了一个虚构的、臆造的故事，好像柏拉图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似的。这只戒指和这个例子的含义在于：如果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是你做的，当你为了财富，为了权力，为了统治，为了满足欲望而可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甚至如果神明和凡人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时你会做吗？那些哲学家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是问如果他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可能发生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乡下人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继续坚持，却看不到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要知道，当我们问如果

---

〔1〕 见柏拉图《理想国》，II，359c；希罗多德，I，18等。

〔2〕 吕底亚是小亚细亚西部一古代王国。

〔3〕 指伊壁鸠鲁派。

non uident. Cum enim quaerimus, si celare possint, quid facuri sint, non quaerimus, possintne celare, sed tamquam tormenta quaedam adhibemus, ut, si responderint se impunitate proposita facturos quod expediat, facinorosos se esse fateantur, si negent, omnia turpia per se ipsa fugienda esse concedant.

## X

40) Sed iam ad propositum reuertamur. Incidunt multae saepe causae, quae conturbent animos utilitatis specie, non, cum hoc deliberetur, relinquendane sit honestas propter utilitatis magnitudinem – nam id quidem improbum est –, sed illud, possitne id, quod utile uideatur, fieri non turpiter. Cum Collatino collegae Brutus imperium abrogabat, poterat uideri facere id iniuste; fuerat enim in regibus expellendis socius Bruti consiliorum et adiutor. Cum autem consilium hoc principes cepissent, cognationem Superbi nomenque Tarquiniorum et memoriam regni esse tollendam, quod erat utile, patriae consulere, id erat ita honestum, ut etiam ipsi Collatino placere deberet.

Itaque utilitas ualuit propter honestatem, sine qua ne utilitas quidem



可能掩盖，他们会怎样做的时候，不是问能不能掩盖，不过我们这样有如握着一架投射器，以便如果他们回答，在不受惩处的情况下他们会做对他们有利的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是承认他们会犯罪，如果他们说不会做，那就是他们也同意应该避免一切本身是可鄙的行为。不过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原先的讨论上。

## 十

常常出现许多论点，以利益的表象扰乱人们的心灵，不过不是在人们讨论应该不应该为了巨大的利益而放弃高尚的时候——因为这无疑是错误的，——而是在人们讨论能不能使显得有益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耻辱。当布鲁图斯剥夺了同僚科拉提努斯的权力时，这件事可能令人觉得做得不公正，因为在推翻王政时科拉提努斯是布鲁图斯实现计划的同盟者和助手。但是当杰出的公民们决定清除苏佩尔布斯的所有亲属、塔克文姓氏和王权记忆时，因为这是有利的，当时关心国家利益令人觉得是如此高尚，以至于甚至科拉提努斯本人对这一决定也应该服从。<sup>[1]</sup>

就这样，利益由于高尚而有意义，没有高尚，也就不可能存

---

[1] 此处指的是古罗马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制的一段历史。公元前509年（或510年），罗马王族塔克文家的暴行激起罗马人民的愤怒，在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领导下，在卢基乌斯·塔克文·科拉提努斯的协助下，赶走了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苏佩尔布斯（即“高傲的”塔克文），建立共和制，推举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为第一任执政官，共同执政。后来塔克文在埃特鲁里亚人的帮助下进攻罗马，企图恢复王位。新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奋力抵抗，并采取了进一步清除塔克文家族和王政影响的措施。

41 esse potuisset. At in eo rege, qui urbem condidit, non item; species enim utilitatis animam pepulit eius: cui cum uisum esset utilius solum quam cum altero regnare, fratrem interemit. Omisit hic et pietatem et humanitatem, ut id, quod utile uidebatur neque erat, assequi posset, et tamen muri causam opposuit, speciem honestatis nec probabilem nec sane  
42 idoneam. Peccauit igitur, pace uel Quirini uel Romuli dixerim. Nec tamen nostrae nobis utilitates omittendae sunt aliisque tradendae, cum his ipsi egeamus, sed suae cuique utilitati, quod sine alterius iniuria fiat, seruiendum est. Scite Chrysippus, ut multa: “Qui stadium” inquit “currit, eniti et contendere debet quam maxime possit ut uincat, supplantare eum, quicum certet, aut manu depellere nullo modo debet; sic in uita sibi quemque petere quod pertineat ad usum non iniquum est, alteri deripere ius non est”.

43 Maxime autem perturbantur officia in amicitis, quibus et non tribuere quod recte possis et tribuere quod non sit aequum contra officium est. Sed huius generis totius breue et non difficile praeceptum est: quae enim uidentur utilia, honores, diuitiae, uoluptates, cetera generis eiusdem, haec amicitiae numquam anteponenda sunt; at neque contra rem publicam neque contra ius iurandum ac fidem amici causa uir bonus faciet, ne si iudex quidem erit de ipso amico; ponit enim personam amici, cum induit iudicis. Tantum dabit amicitiae, ut ueram amici causam esse malit, ut orandae litis tempus, quoad per leges liceat,

在利益。然而在奠定罗马城的那位国王〔1〕在位时，情况就不一样。他被利益的表象所驱使，当他觉得一人掌权比和他人共掌更有利时，他便杀死了自己的兄弟。〔2〕他抛弃了亲族之情，抛弃了人之天性，以求得到他觉得存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利益。尽管他以建造城墙为自己辩解，但这是高尚的表象，既不值得称赞，也不合适。因此，他犯了罪，愿奎里努斯或罗慕卢斯恕我说话冒昧。〔3〕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把它们交给别人，当我们自己需要那些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那样做不伤害他人的利益。克律西波斯像谈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就这一点也说得很好：“一个人参加赛跑时，他可以尽可能地一往直前，努力奔跑，以争取胜利，但他怎么也不应该用脚绊或用手推与他竞赛的人；同样，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需要的东西，但不可抢夺他人的东西。”〔4〕

义务在友谊关系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混乱，人们可能没有为友谊作可能作的贡献，却作了不该作的违背义务的事情。不过对于整个这个问题有一条简单的、并不困难的原则，那就是永远不要把那些似乎是有利的东西，如荣誉、财富、享受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置于友谊之上。正派之人也不可为了朋友而做违背国家利益、违背誓言、违背忠实的事情，即使是涉及朋友本人的案件的承审员，也不可这样做，因为当他接受承审员职务时，他便放弃了朋友身分。他所能尽的友谊责任仅在于尽可能使朋友的案件得

---

〔1〕 指罗马第一位国王罗慕卢斯。

〔2〕 指孪生兄弟瑞穆斯。

〔3〕 奎里努斯是古代罗马神，罗慕卢斯去世成神后与其混同。

〔4〕 克律西波斯（约公元前280—前204），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浦路斯人，曾在雅典求学于斯多葛派重要代表克勒安特斯门下，是学园派哲学家阿尔克西拉奥斯的怀疑论的反对者。

44 accommodet. Cum uero iurato sententia dicenda erit, meminerit deum se adhibere testem, id est, ut ego arbitror, mentem suam, qua nihil homini dedit deus ipse diuinius. Itaque praeclarum a maioribus accepimus morem rogandi iudicis, si eum teneremus, **QVAE SALVA FIDE FACERE POSSIT**. Haec rogatio ad ea pertinet, quae paulo ante dixi honeste amico a iudice posse concedi; nam si omnia facienda sint, quae amici uelint, 45 non amicitiae tales, sed coniurationes putandae sint. Loquor autem de communibus amicitiiis; nam in sapientibus uiris perfectisque nihil potest esse tale. Damonem et Phintiam Pythagoreos ferunt hoc animo inter se fuisse, ut, cum eorum alteri Dionysius tyrannus diem necis destinauisset et is, qui morti addictus esset, paucos sibi dies commendandorum suorum causa postulauisset, uas factus sit alter eius sistendi, ut, si ille non reuertisset, moriendum esset ipsi; qui cum ad diem se recepisset, admiratus eorum fidem tyrannus petiuit ut se ad amicitiam tertium 46 adscriberent. Cum igitur id, quod utile uidetur in amicitia, cum eo, quod honestum est, comparatur, iaceat utilitatis species, ualeat honestas; cum autem in amicitia quae honesta non sunt postulabuntur, religio et fides anteponatur amicitiae: sic habebitur is, quem exquirimus, dilectus officii.

到公正的处理，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发言时间。<sup>〔1〕</sup>当他需要在宣誓后进行宣判时，他应该记住，他是在召请神明作证，亦即如我所认为的，召请自己的智慧作证，那是神明赋予人类的最为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非常好的习俗，如果我们仍然能够保留它，那就是请求承审员忠实地做他能做的事情。这种请求，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属于承审员可以正当地满足朋友要求的职责。要知道，如果凡朋友希望做的事情都必须去做，那么应该认为，这不是友谊，而是阴谋。我现在谈的是关于一般的友谊，因为在智慧、完美的人们那里，任何这样的事都是不可能的。据说毕达戈拉斯派的达蒙和芬提阿斯彼此就是这样真诚相待的。暴君狄奥倪西奥斯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指定了处死的日子，被宣布处死的那个人请求为他展期数日，以便托付自己的亲人，另一个人被作为他按期出庭的担保，如果他不按期回来，那人就被处死。当此人在指定处死的那一天回来时，暴君赞叹他们的忠诚，请求他们接受他为第三个朋友加入他们的友谊。<sup>〔2〕</sup>因此，当把友谊中看起来有益的东西与真正高尚的东西进行比较的时候，应该抛弃利益的表象，让高尚得到张扬。当友谊要求的不是高尚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应该把虔诚和忠实置于友谊之上。应该这样进行义务决策——我们研究的对象。

---

〔1〕 公元前 52 年通过的庞培关于以非法手段谋求官职法规定控方发言为 3 计时单位，被控辩护发言为 2 计时单位。

〔2〕 此处可能指老狄奥倪西奥斯，西西里叙拉古扎僭主（公元前 405—前 367），也可能指其子小狄奥倪西奥斯，此人于公元前 367 年成为叙拉古扎僭主，不久被驱逐，10 年后又重新获得权力，公元前 343 年再度被驱逐。

## XI

Sed utilitatis specie in re publica saepissime peccatur, ut in Corinthi disturbance nostri; durius etiam Athenienses, qui sciuerunt ut Aeginetis, qui classe ualebant, pollices praeciderentur. Hoc uisum est utile; nimis enim imminebat propter propinquitatem Aegina Piraeo. Sed nihil quod crudele utile; est enim hominum naturae, quam sequi debemus, maxime inimica crudelitas. Male etiam qui peregrinos urbibus uti prohibent eosque exterminant, ut Pennus apud patres nostros, Papius nuper. Nam esse pro ciue, qui ciuis non sit, rectum est non licere, quam legem tulerunt sapientissimi consules Crassus et Scaeuola:

usu uero urbis prohibere peregrinos sane inhumanum est. Illa praeclara, in quibus publice utilitatis species prae honestate contemnitur. Plena exemplorum est nostra res publica cum saepe, tum maxime bello Punico secundo, quae Cannensi calamitate accepta maiores animos habuit



## 十一

在国家事务中，因表面利益而犯罪的非常常见，例如我们的前辈摧毁科林斯。<sup>〔1〕</sup> 雅典人的行为更为残忍，他们见艾吉纳人拥有强大的舰队，便决定要后者割去拇指。此事看起来有利，因为艾吉纳靠近帕赖欧斯，构成很大的威胁。<sup>〔2〕</sup> 然而任何残忍的都不可能是有利的，因为残忍最背逆人的天性，而这天性正是我们应该遵循的。有的人的做法也不对，他们禁止外邦侨民居住在城里，把他们赶走，如我们祖辈时代的彭努斯<sup>〔3〕</sup>，最近的帕皮乌斯<sup>〔4〕</sup>。要知道，不允许不是公民者享有公民权这是应该的，无比智慧的执政官克拉苏斯和斯凯沃拉就制定过这样的法律，<sup>〔5〕</sup> 但是禁止外邦侨民居住在城里却是不人道的。有过不少出色的例子，为了高尚而蔑视表面的国家利益。在我们的国家也充满这样的事例，不仅经常有，而且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康奈失败之后，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超过以往任何顺利的时候。

〔1〕 参阅本书 I，35。

〔2〕 帕赖欧斯是雅典西南部海港，艾吉纳是港外海中一小岛，扼港口出入之要道。雅典于公元前 458 年占领该岛后，要求该岛居民砍去右手的大拇指，使他们无法使用投枪，但仍可以作为划手划船。

〔3〕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彭努斯，公元前 126 年保民官，曾制订侨民法。

〔4〕 盖尤斯·帕皮乌斯，公元前 65 年保民官。帕皮乌斯的侨民法主要在于反对外邦侨民获得公民权。

〔5〕 关于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参阅本书 I，108 及注。关于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参阅本书 I，116 及注。利基尼乌斯—穆基乌斯法（*Lex Licinia Mucia de civibus redigendis*）制定于公元前 95 年，主要是限制授予拉丁人公民权。

quam umquam rebus secundis; nulla timoris significatio, nulla mentio  
48 pacis. Tanta uis est honesti, ut speciem utilitatis obscuret. Athenienses  
cum Persarum impetum nullo modo possent sustinere statuerentque ut,  
urbe relictâ, coniugibus et liberis Troezenae depositis, naues  
conscenderent libertatemque Graeciae classe defenderent, Cyrsilum  
quendam suadentem, ut in urbe manerent Xerxemque reciperent,  
lapidibus obruerunt. Atque ille utilitatem sequi uidebatur, sed ea nulla  
49 erat repugnante honestate. Themistocles post uictoriam eius belli, quod  
cum Persis fuit, dixit in contione se habere consilium rei publicae  
saluare, sed id sciri non opus esse; postulauit ut aliquem populus daret,  
quicum communicaret; datus est Aristides. Huic ille, classem  
Lacedaemoniorum, quae subducta esset ad Gytheum, clam incendi posse,  
quo facto frangi Lacedaemoniorum opes necesse esset. Quod Aristides  
cum audisset, in contionem magna expectatione uenit dixitque perutile  
esse consilium, quod Themistocles adferret, sed minime honestum.  
Itaque Athenienses, quod honestum non esset, id ne utile quidem  
putauerunt totamque eam rem, quam ne audierant quidem, auctore  
Aristide repudiauerunt. Melius hi quam nos, qui piratas immunes,

期：没有任何恐惧的迹象，没有任何媾和的意图。<sup>〔1〕</sup>高尚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表面利益黯然失色。当雅典人不可能阻止波斯人的进攻，决定离开城市，把妻子儿女送往特洛曾，自己登上战船，用舰队保卫希腊自由时，有个叫基尔西洛斯的人劝他们留在城里，迎接薛西斯，雅典人用石头把他砸死了。<sup>〔2〕</sup>基尔西洛斯追求的显然是利益，但是利益既然与高尚相矛盾，因而也就无任何利益可言。特弥斯托克勒斯在对波斯人的那场战争胜利之后，曾在公民大会上声称他有办法拯救国家，不过那办法不能让大家都知道。他要求人民指派一个人，他可以把他的办法告诉那个人。人民指派了阿里斯提得斯。他告诉阿里斯提得斯，可以把拉克得蒙人拖在吉特昂陆上的舰队偷偷烧毁，这样便可以摧毁拉克得蒙人的力量。阿里斯提得斯听了后，回到正在期待他的大会上，说特弥斯托克勒斯提出的建议非常有利，但是很不高尚。就这样，雅典人认为，既然那计划不高尚，因而也没有益处，因此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并未听说整个计划，但由于阿里斯提得斯的威望，仍然放弃了那计划。<sup>〔3〕</sup>雅典人比我们做得好，我

---

〔1〕 公元前 216 年，罗马军队虽然在康奈战役战中失败，损失惨重，但罗马人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他们招募新兵，释放奴隶加入军队，从而很快恢复了战斗力。

〔2〕 此处指的是希波战争中的一个故事。薛西斯是波斯国王（公元前 485 - 前 465），大流士一世之子，公元前 480 年发动第二次希波战争。他率领陆海军数十万，越过赫勒斯滂托斯海峡，在温泉关打败以斯巴达王勒奥尼达斯为首的希腊军队，然后继续南进。雅典人见自己力量薄弱，便立即主动撤离雅典，退到海上，在萨拉弥斯海战中大败波斯海军。波斯陆军后来也被希腊军队击溃。特洛曾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戈利斯东南部一城市。

〔3〕 参阅普卢塔克《特弥斯托克勒斯传》，XX。吉特昂是伯罗奔尼撒南部海岸城市。

socios uectigales habemus.

## XII

Maneat ergo, quod turpe sit, id numquam esse utile, ne tum quidem, cum id, quod utile esse putes, adipiscare; hoc enim ipsum, 50 utile putare quod turpe sit, calamitosum est. Sed incidunt, ut supra dixi, saepe causae, cum repugnare utilitas honestati uideatur, ut animaduertendum sit, repugnetne plane an possit cum honestate coniungi. Eius generis hae sunt quaestiones: si exempli gratia uir bonus Alexandria Rhodum magnum frumenti numerum aduexerit in Rhodiorum inopia et fame summaque annonae caritate, si idem sciat complures mercatores Alexandria soluisse nauesque in cursu frumento onustas petentes Rhodum uiderit, dicturusne sit id Rhodiis an silentio suum quam plurimo uenditurus? Sapientem et bonum uirum fingimus; de eius deliberatione et consultatione quaerimus, qui celaturus Rhodios non sit, si id turpe 51 iudicet, sed dubitet, an turpe non sit. In huius modi causis aliud Diogeni Babylonio uideri solet, magno et graui Stoico, aliud Antipatro, discipulo eius, homini acutissimo: Antipatro omnia patefacienda, ut ne quid

们让海盗无拘无束，却让同盟者交纳贡赋。<sup>〔1〕</sup>

## 十二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鄙陋的，永远不可能是高尚的，甚至当你认为它是有利的而得到它的时候，它也不是高尚的。要知道，把鄙陋的视为有利的，这种情形非常有害。不过正<sup>50</sup>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当利益显得与高尚发生抵触时，应该仔细观察，是完全相抵触，还是可以与高尚相统一。下述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类。例如如果有一位正派之人在罗得斯岛食物匮乏、饥饿蔓延、粮价昂贵时，从亚历山大里亚把大批粮食运往罗得斯岛，倘若当时他知道有许多商人也离开了亚历山大里亚，看见许多满载粮食的船只驶向罗得斯岛，这时他是把这些情况告诉罗得斯人，还是保持沉默，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我们设想他是一位智慧而正派的人，如果他认为向罗得斯岛人隐瞒真相是可耻的，他决不会这样做，但是他疑惑，隐瞒是不是可耻的，这时他又该如何考虑和斟酌呢？关于类似的<sup>51</sup>情形，巴比伦的狄奥革涅斯，一位著名的、严格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发表过一种看法，他的门生安提帕特罗斯，一位无比机敏的人，发表过另一种看法。<sup>〔2〕</sup>安提帕特罗斯认为应该让买主知道

---

〔1〕 公元前67年庞培击溃海盗，但公元前49—前45年内战期间海盗活动又猖獗起来。“同盟者”指马西利亚人，凯撒让他们交纳贡赋。

〔2〕 狄奥革涅斯·巴比伦尼奥斯（一译第欧根尼），约公元前240年出生于叙利亚的塞琉基亚，斯多葛派哲学家，公元前156年曾与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得斯和逍遥派哲学家克里托拉奥斯一起由雅典出使罗马。安提帕特罗斯，小亚细亚塔尔索斯人。

omnino, quod uenditor norit, emptor ignoret, Diogeni uenditorem, quatenus iure ciuili constitutum sit, dicere uitia oportere, cetera sine insidiis agere et, quoniam uendat, uelle quam optime uendere. “Aduexi, exposui, uendo meum non pluris quam ceteri, fortasse etiam minoris, 52 cum maior est copia; cui fit iniuria?” Exoritur Antipatri ratio ex altera parte: “Quid ais? Tu, cum hominibus consulere debeas et seruire humanae societati eaque lege natus sis et ea habeas principia naturae, quibus parere et quae sequi debeas, ut utilitas tua communis sit utilitas uicissimque communis utilitas tua sit, celabis homines, quid iis adsit commoditatis et copia?” Respondebit Diogenes fortasse sic: “Aliud est celare, aliud tacere, neque ego nunc te celo, si tibi non dico, quae natura deorum sit, qui sit finis bonorum, quae tibi plus prodesent cognita quam tritici uilitas. Sed non, quicquid tibi audire utile est, idem 53 mihi dicere necesse est.” “Immo uero [inquiet ille] necesse est, si quidem meministi esse inter homines natura coniunctam societatem”. “Memini”, inquiet ille “sed num ista societas talis est, ut nihil suum cuiusque sit? Quod si ita est, ne uendendum quidem quicquam est, sed donandum”.

### XIII

Vides in hac tota disceptatione non illud dici: “Quamuis hoc turpe sit, tamen, quoniam expedit, faciam”, sed ita expedire, ut turpe non sit, ex altera autem parte, ea re, quia turpe sit, non esse faciendum.



卖主知道的一切情况，狄奥革涅斯则认为卖主应该按照民法的规定说明自己货物的缺陷，其他方面可不带欺诈地去做，并且由于他是卖主，他可以希望卖出最好的价钱。“我把它运来，把它卸下，出卖自己的货物不比其他人贵，也许甚至还要便宜，因为货源充足。这样对谁不公道？”

安提帕特罗斯从另一个角度辩解说：“你说什么？既然你应<sup>52</sup>该关心人们，为人类社会服务，既然你怀着这样的目的出生，承认这样的自然规则，那你就应该服从这些规则，遵循这些规则，使得你的利益就是共同的利益，反过来说共同的利益就是你的利益，可是你却要向人们隐瞒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粮食充足的情况？”

狄奥革涅斯也许这样回答说：“掩盖是一回事，沉默是另一回事。我现在对你并没有隐瞒，如果你没有询问神明的本性是怎样的，最高的善是什么，尽管知道这些比知道麦子价格低廉更有益。我没有责任告诉你一切你知道了对你有利的东西。”

对方也许会说：“恰恰相反，你应该说，如果你还记得，人<sup>53</sup>与人之间存在由天性而结合的联系。”

狄奥革涅斯也许会回答说：“我记得，但是难道你说的这种联系不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应该出卖任何东西，而应该是馈赠。”

### 十三

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一讨论中没有人说：“尽管这件事是卑劣的，但是因为有利，因此我仍然要做。”而是一方主张：事情既要有利，同时又不卑劣；另一方则主张：由于事情是卑劣

54 Vendat aedes uir bonus, propter aliqua uitia, quae ipse norit, ceteri ignorent, pestilentes sint et habeantur salubres, ignoretur in omnibus cubiculis apparere serpentes, male materiatae sint, ruinosae, sed hoc praeter dominum nemo sciat; quaero, si haec emptoribus uenditor non dixerit aedesque uendiderit pluris multo, quam se uenditurum putarit, num id iniuste aut improbe fecerit? “Ille uero” inquit Antipater. “Quid est enim aliud erranti uiam non monstrare, quod Athenis execrationibus publicis sanctum est, si hoc non est, emptorem pati ruere et per errorem in maximam fraudem incurrere? Plus etiam est quam uiam non monstrare; 55 nam est scientem in errorem alterum inducere”. Diogenes contra: “Num te emere coegit, qui ne hortatus quidem est? Ille, quod non placebat, proscripsit, tu, quod placebat, emisti. Quod si qui proscribunt uillam bonam beneque aedificatam non existimantur fefellisse, etiam si illa nec bona est nec aedificata ratione, multo minus, qui domum non laudarunt. Vbi enim iudicium emptoris est, ibi fraus uenditoris quae potest esse? Sin autem dictum non omne praestandum est, quod dictum non est, id praestandum putas? Quid uero est stultius quam uenditorem eius rei, quam uendat, uitia narrare? Quid autem tam absurdum quam si domini 56 iussu ita praeco praedicet: domum pestilentem uendo?”. Sic ergo in quibusdam causis dubiis ex altera parte defenditur honestas, ex altera ita de utilitate dicitur, ut id, quod utile uideatur, non modo facere honestum sit, sed etiam non facere turpe. Haec est illa, quae uidetur utilium fieri cum honestis saepe dissensio. Quae diiudicanda sunt; non enim, ut 57 quaereremus, exposuimus, sed ut explicaremus. Non igitur uidetur nec frumentarius ille Rhodios nec hic aedium uenditor celare emptores

的，因此不应该去做。假设有个正派之人要出售房屋，由于那房<sup>54</sup>屋有某种缺陷，他知道那缺陷，而其他人不知道那房屋是有害的，反而认为那房屋是有益健康的，不知道所有房间里都爬着蛇，建筑材料也不好，可能倒塌，除了房主人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情况。请问，如果卖主没有向买主说明这些情况，并且卖得比他想象自己可能卖得的还贵很多，难道这不合理，或者说不应该？“当然是，”安提帕特罗斯回答说：“因为这不就等于不给迷路者指路——这种情况在雅典是要受公共诅咒的，<sup>〔1〕</sup>——让买主遭受损失，并且因而陷入巨大的骗局，还能是什么呢？甚至比不指路还坏，因为这是有意识地引导别人陷入谬误。”狄奥<sup>55</sup>革涅斯反驳说：“难道他强迫你买了？他甚至都没有劝说你。他只是宣布出售他不喜欢的东西，你买你喜欢的东西。既然如果人们宣布出售‘好的和建造很好的房屋’不被认为是欺骗，甚至尽管那房屋并不好，也没有很好地建造，那就更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对自己的房屋没有称赞的人是欺骗了。要知道，如果买主审慎行事，哪儿还可能有什么欺骗呢？如果都不应该为说过的话完全承担责任，难道你认为应该为没有说过的话承担责任吗？有什么比出售物品者叙说自己的物品的缺陷更愚蠢呢？有什么比如果拍卖人根据主人的命令宣告‘现在我出售一座有害的房屋’更荒谬呢？”就这样，在一些令人疑惑难决的事件中，一方维护事情的<sup>56</sup>高尚性，另一方强调事情的有利性，认为做那种显得有利的事情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不做甚至是可耻的。这就是有利的与高尚的之间经常令人感觉存在的矛盾。应该对它们加以判断，我们把它们提出来不是为了提问题，而是为了作出解释。因此，那位贩卖<sup>57</sup>粮食的人显然不应该向罗得斯岛人隐瞒情况，这位卖房屋者也不

---

〔1〕 参阅阿特奈奥斯《智者会饮》，VI，35，10。

debuisset. Neque enim id est celare, quicquid reticeas, sed cum, quod tu scias, id ignorare emolumenti tui causa uelis eos, quorum intersit id scire. Hoc autem celandi genus quale sit et cuius hominis, quis non uidet? Certe non aperti, non simplicis, non ingenui, non iusti, non uiri boni, uersuti potius, obscuri, astuti, fallacis, malitiosi, callidi, ueteratoris, uafri. Haec tot et alia plura nonne inutile est uitiorum subire nomina?

#### XIV

58 Quod si uituperandi qui reticuerunt, quid de iis existimandum est, qui orationis uanitatem adhibuerunt? C. Canius, eques Romanus, nec infacetus et satis litteratus, cum se Syracusas otiandi, ut ipse dicere solebat, non negotiandi causa contulisset, dictitabat se hortulos aliquos emere uelle, quo inuitare amicos et ubi se oblectare sine interpellatoribus posset. Quod cum percrebuisset, Pythius ei quidam, qui argentariam faceret Syracusis, uenales quidem se hortos non habere, sed licere uti Canio, si uellet, ut suis, et simul ad cenam hominem in hortos inuitauit in posterum diem. Cum ille promississet, tum Pythius, qui esset ut argentarius apud omnes ordines graciosus, piscatores ad se conuocauit et ab iis petiuit ut ante suos hortulos postridie piscarentur, dixitque quid eos facere uellet. Ad cenam tempori uenit Canius; opipare a Pythio adparatum conuiuium, cumbarum ante oculos multitudo, pro se quisque,  
59 quod ceperat, adferebat; ante pedes Pythi pisces abiciebantur. Tum

应该向购买的人隐瞒房屋的情况。对一件事情沉默诚然并非即就是掩盖，但是当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知道情况会有益处的人知道你所知道的情况，那就是掩盖。有谁不知道这种掩盖意味着什么？是哪种人的行为？当然不是直率、朴实、坦诚、公正、善良之人的行为，而是虚伪、阴险、狡猾、奸诈、邪恶、诡譎、工于心计、随机应变之人的伎俩。配得上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罪恶称呼难道有好处吗？”

#### 十四

既然如果有人沉默都该遭谴责，那么又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吹嘘之人？卡尼乌斯<sup>〔1〕</sup>，罗马骑士，一位并非不机敏、且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当他来到叙拉古札，正如他经常说的那样，为了休息，而不是为了忙碌事务，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想购买一处别墅，在那里可以宴请朋友，他自己也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逸乐。消息一传开，有个人名叫皮提乌斯，在叙拉古札经营钱庄，说自己没有别墅可出售，但是如果卡尼乌斯愿意，卡尼乌斯可以把他的别墅当作自己的使用，并邀请卡尼乌斯次日前去那座别墅作客。卡尼乌斯接受邀请后，作为钱庄主的皮提乌斯，在各个阶层都有影响，便把渔夫们召来，要他们第二天来自己的别墅前打鱼，告诉他们他要求他们做什么。卡尼乌斯准时前来出席宴请，皮提乌斯准备了丰盛的宴会，饮宴者面前出现了许多小船，每个渔夫都把自己捕获的鱼送到皮提乌斯面前，把鱼抛到皮提乌斯的脚下。这时卡尼乌斯问道：“请告诉我，皮提乌斯，这是怎么回<sup>58</sup>

〔1〕 参阅西塞罗《论演说家》，II，280。

Canius: “Quaeso” inquit “quid est hoc, Pythi? Tantumne piscium? Tantumne cumbarum?” Et ille: “Quid mirum?” inquit “Hoc loco est Syracusis quicquid est piscium, hic aquatio, hac uilla isti carere non possunt”. Incensus Canius cupiditate contendit a Pythio, ut uenderet. Grauate ille primo. Quid multa? Impetrat. Emit homo cupidus et locuples tanti, quanti Pythius uoluit, et emit instructos; nomina facit, negotium conficit. Inuitat Canius postridie familiares suos, uenit ipse mature, scalmum nullum uidet. Quaerit ex proximo uicino, num feriae quaedam piscatorum essent, quod eos nullos uideret. “Nullae, quod sciam”, ille inquit “sed hic piscari nulli solent; itaque heri mirabar quid accidisset”.

\*) Stomachari Canius, sed quid faceret? Nondum enim C. Aquilius, collega et familiaris meus, protulerat de dolo malo formulas; in quibus ipsis, cum ex eo quaerent, quid esset dolus malus, respondebat, cum esset aliud simulatum, aliud actum. Hoc quidem sane luculente, ut ab homine perito definiendi. Ergo et Pythius et omnes aliud agentes, aliud simulantes perfidi, improbi, malitiosi.

Nullum igitur eorum factum potest utile esse, cum sit tot uitiiis inquinatum.

## XV

61 Quod si Aquiliana definitio uera est, ex omni uita simulatio dissimulatioque tollenda est. Ita nec ut emat melius nec ut uendat



事？怎么那么多鱼？怎么那么多捕鱼船？”皮提乌斯回答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地方生长着叙拉古扎的各种鱼类，这里是淡水，渔夫们不可能没有我这座别墅。”卡尼乌斯心中燃起强烈的欲望，要求皮提乌斯把别墅卖给他。皮提乌斯起初很不愿意。还多说什么呢？卡尼乌斯得到了那座别墅。这是一个贪婪而富有的人，皮提乌斯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买下了那座别墅，并且买下了各种设施，立了契约，事情办成。第二天，卡尼乌斯邀请朋友们来做客，他自己很早到来，却看不见一条小船。他向邻居们打听，难道是渔夫们的什么节日，因为他看不见他们任何人。邻居回答说：“据我所知，不是什么节日，这里通常没有任何渔夫。因此我也不明白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尼乌斯很生气，但他又能怎么办呢？因为我的同僚兼朋友盖尤斯·阿奎利乌斯〔1〕当时还没有就恶意欺诈作一个规定。当人们问他什么是恶意欺诈时，他定义性地回答他们说：一事物被伪装成某个样子，实际上是另一个样子。这一回答非常好，正是一个善于对事物进行界定的人的回答。因此，皮提乌斯和所有作着某件事情，却装成另一个样子的人都是些失信、邪恶、奸诈之徒。他们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有利的，既然他们的行为被罪恶所玷污。

## 十五

既然阿奎利乌斯的界定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从整个生活中<sup>61</sup>排除伪装和隐瞒。因此，一个正派之人不应该为了以好的条件买

---

〔1〕 盖尤斯·阿奎利乌斯·盖卢斯（约生于公元前110年），法学家，公元前66年西塞罗任裁判官时的同僚。

quicquam simulabit aut dissimulabit uir bonus. Atque iste dolus malus et legibus erat uindicatus (ut tutela duodecim tabulis, circumscriptio adulescentium lege Plaetoria) et sine lege iudiciis, in quibus additur EX FIDE BONA. Reliquorum autem iudiciorum haec uerba maxime excellunt: in arbitrio rei uxoriae MELIUS AEQVIVS, in fiducia UT INTER BONOS BENE AGIER. Quid ergo? Aut in eo, QVOD MELIUS AEQVIVS, potest ulla pars inesse fraudis? Aut cum dicitur INTER BONOS BENE AGIER, quicquam agi dolose aut malitiose potest? Dolus autem malus in simulatione, ut ait Aquilius, continetur; tollendum est igitur ex rebus contrahendis omne mendacium; non illicitatorem uenditor, non qui contra se liceatur emptor apponet; uterque, si ad eloquendum  
62 uenerit, non plus quam semel eloquetur. Quintus quidem Scaeuola, Publi filius, cum postulasset, ut sibi fundus, cuius emptor erat, semel indicaretur idque uenditor ita fecisset, dixit se pluris aestumare: addidit centum milia. Nemo est, qui hoc uiri boni fuisse neget; sapientis negant, ut si minoris quam potuisset uendidisset. Haec igitur est illa pernicietas, quod alios bonos alios sapientes existimant. Ex quo Ennius “nequiquam sapere sapientem, qui ipse sibi prodesse non quiret”. Vere id quidem,  
63 si, quid esset prodesse, mihi cum Ennio conueniret. Hecatonem quidem

进或卖出而进行伪装或掩饰。不仅如此，这种恶意欺诈曾受过法律的惩罚：例如十二铜表法对监护方面的欺诈行为的惩罚，普莱托里乌斯法对欺诈青年罪的惩罚，<sup>〔1〕</sup>对于没有明确法规惩罚的罪行以判决惩处，在这些判决中特别补充说明“按善意”。在其他判决中，下述词语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仲裁妻子的财产时称“更为善意、更为公正地”，在进行信托判决时称“有如在诚实的人们之间诚实地进行的那样”。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或者在“更为善意、更为公正地”判决时可以留有欺诈的余地？或者当宣布“有如在诚实的人们之间诚实地进行的那样”时可以作什么欺诈或邪恶的事情？不过正如阿奎利乌斯所说，恶意欺诈完全在于伪装，因此应该从事务协议中消除一切谎言，卖方不应该借助于抬价者，买方也不应该借助于压价者。双方如果要开价，只应该开价一次。当普布利乌斯之子昆图斯·斯凯沃拉<sup>〔2〕</sup>要求为他<sup>62</sup>想购买的田庄一次性开价时，卖主这样做了，但斯凯沃拉说在他看来还要贵一些，于是又补加了十万。<sup>〔3〕</sup>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高尚之人的做法；但人们不会承认这是聪明人的做法，就像他以低于可能的价格出售东西一样。因此，这就是那种有害的概念：人们把一些人视为正派之人，把另一些人视为聪明之人。恩尼乌斯由此写道：“如果一个聪明之人不能使自己获利，那他的聪明是徒劳的。”<sup>〔4〕</sup>要是我同意恩尼乌斯关于“有利”的含意，那么这句话是对的。起码我看到，帕奈提奥斯的门生、罗得<sup>63</sup>

---

〔1〕 普莱托里乌斯法（*Lex plaetoria de circumscriptione adulescentium*）制订于公元前193/192年，保护2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阅普劳图斯《普修多鲁斯》，303等。

〔2〕 指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参阅本书 I，116；II，57。

〔3〕 指罗马钱币塞斯特尔提乌斯，初为银币，后改为铜币。

〔4〕 引自恩尼乌斯的失传悲剧《美狄亚》。

Rhodium, discipulum Panaeti, uideo in iis libris, quos de officio scripsit Q. Tuberoni, dicere “sapientis esse nihil contra mores, leges, instituta facientem habere rationem rei familiaris. Neque enim solum nobis diuites esse uolumus, sed liberis, propinquis, amicis maximeque rei publicae. Singulorum enim facultates et copiae diuitiae sunt ciuitatis”. Huic Scaeuolae factum, de quo paulo ante dixi, placere nullo modo potest; etenim omnino tantum se negat facturum compendii sui causa, quod non  
64 liceat: huic nec laus magna tribuenda nec gratia est. Sed siue et simulatio et dissimulatio dolus malus est, perpaucae res sunt, in quibus non dolus malus iste uersetur, siue uir bonus est is, qui prodest quibus potest, nocet nemini, certe istum uirum bonum non facile reperimus. Numquam igitur est utile peccare, quia semper est turpe, et, quia semper est honestum uirum bonum esse, semper est utile.

## XVI

65 Ac de iure quidem praediorum sanctum apud nos est iure ciuili, ut in iis uendendis uitia dicerentur, quae nota essent uenditori. Nam cum ex duodecim tabulis satis esset ea praestari, quae essent lingua nuncupata, quae qui infitiatus esset dupli poenam subiret, a iuris consultis etiam reticentiae poena est constituta: quicquid enim est in praedio uitii, id statuerunt, si uenditor sciret, nisi nominatim dictum esset, praestari  
66 oportere. Vt, cum in arce augurium augures acturi essent iussissentque T.

斯岛的赫卡同在致献昆图斯·图贝罗的几卷《论义务》的书中说道：“智慧之人的责任在于不违背习俗、法律和制度的情况下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只是希望自己富有，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亲人、朋友，特别是国家富有。要知道，个人的财力和富裕亦即国家的财力和富裕。”〔1〕赫卡同怎么也不可能同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斯凯沃拉的做法，因为他只是宣称不会为了自己获利而做不允许做的事情：这位赫卡同不值得赞扬，也不值得感激。如果伪装和掩盖皆为恶意欺骗，那么不包含这种恶意欺骗的事情将会很少很少，如果正派之人是帮助所有他能够帮助的人，不损害任何人的的人，那么我们要找到这种正派之人并不容易。就这样，犯罪永远不会是有益的，因为这种行为永远是可鄙的；因为正派之人永远是高尚的，因此也永远是有利的。

## 十六

我们的民法关于出售不动产规定，在出售它们时应说明卖主知道的一切缺陷。根据十二铜表法，应该为口约形式承认的缺陷充分承担责任，否认那些缺陷的人将受双倍的惩罚，法学家们甚至规定沉默也应受惩罚。他们认为，不管不动产有什么缺陷，如果卖主知道，但是没有一一说出，那么卖主应当承担责任。例如

---

〔1〕 赫卡同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人。昆图斯·艾利乌斯·图贝罗是马其顿征服者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的外孙，小斯基皮奥的外甥，公元前123年作裁判官。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反对者。

Claudium Centumalum, qui aedes in Caelio monte habebat, demoliri ea, quorum altitudo officeret auspiciis, Claudius proscripsit insulam [uendidit], emit P. Calpurnius Lanarius: huic ab auguribus illud idem denuntiatum est. Itaque Calpurnius cum demolitus esset cognossetque Claudium aedes postea proscripsisse, quam esset ab auguribus demoliri iussus, arbitrum illum adegit, QUIDQVID SIBI DARE FACERE OPORTERET EX FIDE BONA.

M. Cato sententiam dixit, huius nostri Catonis pater (ut enim ceteri ex patribus, sic hic, qui illud lumen progenuit, ex filio est nominandus). Is igitur iudex ita pronuntiauit, cum in uendendo rem eam  
67 scisset et non pronuntiasset, emptori damnum praestari oportere. Ergo ad fidem bonam statuit pertinere notum esse emptori uitium, quod nosset uenditor. Quod si recte iudicauit, non recte frumentarius ille, non recte aedium pestilentium uenditor tacuit. Sed huius modi reticentiae iure ciuili comprehendi non possunt; quae autem possunt diligenter tenentur.



当占卜官们准备从城堡上进行占卜，〔1〕并且要求提图斯·克劳狄乌斯·肯图马卢斯〔2〕拆除他建在凯利乌斯山冈〔3〕的房屋，因为房屋的高度妨碍占卜时，克劳狄乌斯便把那房屋拍卖了，普布利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拉那里乌斯〔4〕买了那座房屋，但克劳狄乌斯没有把占卜官们要求的事情告诉他。就这样，在卡尔普尔尼乌斯拆掉了那座房屋，并且得知克劳狄乌斯是在占卜官们命令他拆掉那座房屋后才拍卖的之后，他去找了那位调解人，认为应该给他赔偿一切，为他“按善意”处理。

马尔库斯·卡托，就是我们这位卡托的父亲，——虽然其他人都是由于父亲而闻名，而他却是因为生了那样一个光辉的儿子，由于自己的儿子而闻名，〔5〕——作了判决。这位承审员判决如下：“由于克劳狄乌斯出售时知道此事，但未作说明，因此他应该为买主承担损失。”由此他确定了一条原则，“善意”要求<sup>67</sup>买方应该知道卖方知道的缺陷。如果卡托的判决是正确的，那么无论是那位粮商，或是那位有害房产的卖主，他们默不作声都是不对的。民法不可能包括各种类似的沉默，但是民法能够包括的，都作了认真的规定。我们的亲属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阿

---

〔1〕 占卜官是古罗马一种特别的官方宗教职务，每逢有得要的官方活动，如召开民会、任命独裁官、选举摄政王、军队出征等，都要事先进行占卜，询问神意。每个较大的罗马城市都建有城堡，作为占卜的地方。古罗马城里这样的城堡建在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上。

〔2〕 此人情况不详。

〔3〕 凯利乌斯山冈位于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东南方。

〔4〕 此人情况不详。

〔5〕 指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卡托·乌提肯西斯（通称小卡托）的父亲，曾任公元前92年保民官，公元前91年去世。

M. Marius Gratidianus, propinquus noster, C. Sergio Oratae uendiderat aedes eas, quas ab eodem ipse paucis ante annis emerat; eae [Sergio] seruiebant, sed hoc in mancipio Marius non dixerat; adducta res in iudicium est. Oratam Crassus, Gratidianum defendebat Antonius. Ius Crassus urgebat, "quod uitii uenditor non dixisset sciens, id oportere praestari", aequitatem Antonius, "quoniam id uitium ignotum Sergio non fuisset, qui illas aedes uendidisset, nihil fuisse necesse dici nec eum esse deceptum, qui id, quod emerat, quo iure esset, teneret. "Quorsus haec? Vt illud intellegas, non placuisse maioribus nostris astutos.

## XVII

68 Sed aliter leges, aliter philosophi tollunt astutias; leges, quatenus manu tenere possunt, philosophi, quatenus ratione et intelligentia. Ratio ergo hoc postulat, ne quid insidiose, ne quid simulate, ne quid fallaciter. Suntne igitur insidiae tendere plagas, etiam si excitaturus non sis nec agitaturus? Ipsae enim ferae nullo insequente saepe incidunt.

努斯〔1〕曾把一座房屋卖给盖尤斯·塞尔吉乌斯·奥拉塔〔2〕那房屋是他不几年前向后者购买的。那座房屋包含物役，〔3〕但马略出售时没有对塞尔吉乌斯说明，纠纷上诉到法庭。克拉苏斯〔4〕为奥拉塔辩护，安托尼乌斯〔5〕为格拉提狄阿努斯辩护。克拉苏斯维护塞尔吉乌斯的权利说：“卖方应为自己知道、但未作说明的缺陷承担责任。”；安托尼乌斯维护公平原则：“因为塞尔吉乌斯并非不知道那缺陷，既然那房屋原是他卖出的，因此没有必要对他作任何说明，并且他也没有被欺骗，既然他知道自己购买的东西的法权状态。”我为什么向你说明这些？为的是要你明白，我们的先辈不喜欢狡诈之人。

## 十七

然而法律用一种方式，哲学家们利用另一种方式制止欺诈。<sup>68</sup>法律在它可能强制的范围内制止欺诈，哲学家们依靠理性和领悟来制止欺诈。就这样，理性要求人们做任何事情不可诡诈，不可伪装，不可欺骗。那么，难道设陷阱不是诡诈？甚至即使你不去惊动和驱赶野兽，然而野兽即使在没有人追赶的情况下也常常会

---

〔1〕 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阿努斯是西塞罗的祖母的侄孙，因而与西塞罗是同辈亲戚，过继给盖尤斯·马略的兄弟，公元前 87 年任保民官，公元前 84 年任裁判官。苏拉独裁期间被杀害。

〔2〕 盖尤斯·塞尔吉乌斯·西利乌斯·奥拉塔，公元前 97 年裁判官，以生活奢侈闻名，参阅西塞罗《论演说家》，I，178。

〔3〕 指邻居享有滴水、采光或支撑等物役权。

〔4〕 指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参阅本书 I，108 及注。

〔5〕 指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参阅本书 II，49 及注。

Sic tu aedes proscribas, tabulam tamquam plagam ponas, [ domum  
 69 propter uitia uendas, ] in eam aliquis incurrat imprudens? Hoc quamquam  
 uideo propter deprauationem consuetudinis neque more turpe haberi neque  
 aut lege sanciri aut iure ciuili, tamen naturae lege sanctum est. Societas  
 est enim – quod, etsi saepe dictum est, dicendum est tamen saepius –  
 latissime quidem quae pateat, omnium inter omnes, interior eorum, qui  
 eiusdem gentis sint, propior eorum, qui eiusdem ciuitatis. Itaque maiores  
 aliud ius gentium, aliud ius ciuile esse uoluerunt: quod ciuile, non idem  
 continuo gentium, quod autem gentium, idem ciuile esse debet. Sed nos  
 ueri iuris germanaeque iustitiae solidam et expressam effigem nullam  
 tenemus, umbra et imaginibus utimur; eas ipsas utinam sequeremur!

70 Feruntur enim ex optimis naturae et ueritatis exemplis. Nam quanti uerba  
 illa *VTI NE PROPTER TE FIDEMVE TVAM CAPTVS FRAVDATVSVE  
 SIM!* quam illa aurea *VT INTER BONOS BENE AGIER OPORTET ET  
 SINE FRAVDATIONE!* Sed, qui sint boni et quid sit bene agi magna  
 quaestio est. Q. quidem Scaeuola, pontifex maximus, summam uim esse  
 dicebat in omnibus iis arbitriis, in quibus adderetur *EX FIDE BONA*,  
 fideique bonae nomen existimabat manare latissime, idque uersari in  
 tutelis, societatibus, fiduciis, mandatis, rebus emptis, uenditis,  
 conductis, locatis, quibus uitae societas contineretur; in iis magni esse  
 iudicis statuere, praesertim cum in plerisque essent iudicia contraria,  
 71 quid quemque cuique praestare oporteret. Quocirca astutiae tollendae sunt  
 eaque malitia, quae uult illa quidem uideri se esse prudentiam, sed abest

跌进陷阱。你不是也这样出售房屋，挂起告示板就如同设下陷阱，由于房屋有缺陷而出售，也会有人无意地陷进去吗？虽然我<sup>69</sup>知道，由于风俗的败坏，按照习惯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是卑鄙的，也不能以法律或民法加以禁止，但是自然法是禁止这样做的。要知道，存在着社会联系——虽然经常谈到这一点，但是仍然需要更经常地说，——它表现得非常广泛，存在于所有的人之间，在同一部族人中间更亲密，在同一个市民社会中更亲近。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sup>[1]</sup>但是我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法律和真正的公正的任何完整而清晰的形象，而只是利用了它的影子和映象，但愿我们能遵循即使只是影子和映象！要知道，它们来源于自然和真理提供给我们最杰出的范例。请看，下述话语多么有分量：“但愿我不会由于你和我<sup>70</sup>对你的信任而蒙受损失，被欺骗！”下述话语多么珍贵：“如同正派的人们之间做事应该正派而无欺诈！”但是，谁是正派的人？什么是作事正派？这是主要问题。大祭司昆图斯·斯凯沃拉<sup>[2]</sup>曾经说过，那些补充有“善意地”的仲裁判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认为“善意”这一词语使用得非常广，它用于监护、合作、信用、委托、购买、出售、承包、租赁以及社会生活涉及的其他各个方面。在这些事务中，杰出的承审员的义务在于确定——特别是由于在大部分情况下看法常常相反，——哪一方应该对另一方负什么责任。因此，应该消除狡猾和上述那种奸诈，那奸诈（起码是那种奸诈）想使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富有智慧，但那<sup>71</sup>

---

[1] 万民法指调整罗马统治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关系的法律，市民法指适用于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或称“罗马人民”）之间的法律。

[2] 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参阅本书 I，118。

ab ea distatque plurimum; prudentia est enim locata in dilectu bonorum et malorum, malitia, si omnia, quae turpia sunt, mala sunt, mala bonis ponit ante. Nec uero in praediis solum ius ciuile ductum a natura malitiam fraudemque uindicat, sed etiam in mancipiorum uenditione uenditoris fraus omnis excluditur. Qui enim scire debuit de sanitate, de fuga, de furtis, praestat edicto aedilium. Heredum alia causa est. Ex quo intellegitur, quoniam iuris natura fons sit, hoc secundum naturam esse, neminem id agere, ut ex alterius praedetur inscitia. Nec ulla pernicietas uitae maior inueniri potest quam in malitia simulatio intellegentiae; ex quo ista innumerabilia nascuntur, ut utilia cum honestis pugnare uideantur. Quotus enim quisque reperietur, qui impunitate et ignoratione omnium proposita abstinere possit iniuria?

## XVIII

73 Periclitemur, si placet, et in iis quidem exemplis, in quibus peccari uolgius hominum fortasse non putet; neque enim de sicariis, ueneficis, testamentariis, furibus, peculatoribus hoc loco disserendum est, qui non uerbis sunt et disputatione philosophorum, sed uinclis et carcere fatigandi, sed haec consideremus, quae faciunt ii, qui habentur boni. L. Minuci Basili locupletis hominis falsum testamentum quidam e Graecia Romam attulerunt; quod quo facilius obtinerent, scripserunt heredes



与智慧毫不相干，相距甚远。要知道，智慧在于能够区分善与恶，然而奸诈，如果一切可鄙的皆是恶的，那么它把恶置于善之上。不只是在出售田产中源于自然的民法惩处奸诈和欺骗，而且甚至在买卖奴隶时也不允许卖主有任何欺骗。要知道，卖主理应知道所卖奴隶的健康状况，逃跑情况，偷窃情形，按照市政官的法令负担责任。<sup>〔1〕</sup>继承人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由此可以理解，<sup>72</sup>由于自然是法的源泉，因此下述一点是符合自然要求的：即任何人都<sup>1</sup>不应该利用他人不明情况而获利。对于生活来说，没有哪一种祸害可能比狡诈时伪装成富有明悟力更有害，正是由这种伪装产生了无数的现象，令人们觉得似乎有利的与高尚的相冲突。诚然又能够找到多少人，他们在不受惩罚和无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仍然能控制自己不违法作恶？

## 十八

现在如果你愿意，让我们看一看，并且以这样一些人为例，<sup>73</sup>在这些例子中普通民众也许并不认为是犯罪。你会看到，我们为此需要讨论的并非是杀人犯、投毒者、伪造遗嘱者、偷盗者、盗窃国库者，对这些人无需用词语和哲学议论去烦扰，应该用镣铐和监狱去折磨，而是要分析这样一些人的行为，这些人被称为正派之人。有一些人把一份伪造为富豪卢基乌斯·弥努基乌斯·巴西卢斯<sup>〔2〕</sup>的遗嘱从希腊带来罗马，他们为了更容易地持有那遗

---

〔1〕 参阅革利乌斯，IV，2。

〔2〕 此人情况不详。

secum M. Crassum et Q. Hortensium, homines eiusdem aetatis potentissimos; qui cum illud falsum esse suspicarentur, sibi autem nullius essent conscii culpae, alieni facinoris munusculum non repudiauerunt. Quid ergo? Satis est hoc, ut non deliquisse uideantur? Mihi quidem non uidetur, quamquam alterum uiuum amaui, alterum non odi mortuum. Sed cum Basilus M. Satrium sororis filium nomen suum ferre uoluisset eumque fecisset heredem – hunc dico patronum agri Piceni et Sabini –, o turpem notam temporum illorum, non erat aequum principes ciuis rem habere, ad Satrium nihil praeter nomen peruenire! Etenim si is, qui non defendit iniuriam neque propulsat a suis, cum potest, iniuste facit, ut in primo libro disserui, qualis habendus est is, qui non modo non repellit, sed etiam adiuuat iniuriam? Mihi quidem etiam uerae hereditates non honestae uidentur, si sunt malitiosis blanditiis, officiorum non ueritate, sed simulatione quaesitae. Atqui in talibus rebus aliud utile interdum, aliud honestum uideri solet. Falso: nam eadem utilitatis quae honestatis est regula. Qui hoc non peruiderit, ab hoc nulla fraus aberit, nullum facinus; sic enim cogitans: “Est istuc quidem honestum, uerum hoc expedit”, res a natura copulatas audebit errore diuellere, qui fons

嘱，便把马尔库斯·克拉苏斯〔1〕和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两位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人，同他们自己一起列为继承人。尽管这两个人也怀疑那遗嘱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罪过，因而便没有拒绝他人的罪恶行为送来的小小的礼物。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难道这能足以证明他们俩人没有罪愆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尽管其中一位在世时我很敬爱他，另一个虽已去世，但我并不憎恨他。但是，因为巴西利乌斯想让自己姐妹的儿子马尔库斯·萨特里乌斯使用自己的名字，〔2〕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我现在说的是皮克努姆和萨比尼亚地方的保护人，——啊，时代耻辱的标记，他们的名字！〔3〕结果并不公平，两位杰出人士得到财产，萨特里乌斯除了名字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没有防止违法行为，也没有在他可能时阻止自己的人干违法的事情，正如我们在第一卷里分析的那样，那他就是行为不公正；那么当一个人不仅没有阻止，甚至还帮助了违法行为时，对这样的人又该怎么看呢？我个人甚至认为，如果继承遗产是通过心怀叵测地谄媚，非真诚地，只是伪装地尽义务而得到的，那么这样的遗产继承即使是真实的，那也是不高尚的。不仅如此，在这类事情上，常常显得这是有利的，那是高尚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利益和高尚的标准是同一的。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可能作一切欺骗，做一切恶事，因为他会认为“你说的确实是高尚的，然而这却是有利的”，从而硬是凭自己的谬见把由自然连结在一

〔1〕指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参阅本书 I，25。

〔2〕即过继。按照罗马习惯，一个人被过继后使用继父的姓氏，自己原有的姓氏附在新的姓氏之后。例如此处的马尔库斯·萨尔提乌斯过继给巴西乌斯后便成为：马尔库斯（或卢基乌斯）·弥努基乌斯·巴西乌斯·萨尔提阿努斯。萨特里乌斯情况不详，参阅西塞罗《反腓力辞》，II，107。

〔3〕原文此处有残缺。

est fraudium, maleficiorum, scelerum omnium.

## XIX

Itaque si uir bonus habeat hanc uim, ut, si digitis concrepauerit, possit in locupletium testamenta nomen eius inrepere, hac uim non utatur, ne si exploratum quidem habeat id omnino neminem umquam suspicaturum: at dares hanc uim M. Crasso, ut digitorum percussione heres posset scriptus esse qui re uera non esset heres, in foro, mihi crede, saltaret. Homo autem iustus isque, quem sentimus uirum bonum, nihil cuiquam, quod in se transferat, detrahet. Hoc qui admiratur, is se, 76 quid sit uir bonus, nescire fateatur. At uero, si qui uoluerit animi sui complicatam notionem euoluere, iam se ipse doceat eum uirum bonum esse, qui prosit quibus possit, noceat nemini nisi lacessitus iniuria. Quid ergo? Hic non noceat, qui quodam quasi ueneno perficiat ut ueros heredes moueat, in eorum locum ipse succedat? "Non igitur faciat" dixerit quis, "quod utile sit, quod expediat?" Immo intellegat nihil nec expedire nec utile esse, quod sit iniustum. Hoc qui non didicerit, bonus uir esse 77 non poterit. C. Fimbriam consularem audiebam de patre nostro puer iudicem M. Lutatio Pinthiae fuisse, equiti Romano sane honesto,

起的东西拆开，这种谬见是一切欺骗、恶行、犯罪的根源。

## 十九

就这样，纵然一个正派之人具有这样的本领，即他只要手指一弹，便可以使自己的名字列入富豪们的遗嘱中，纵然他确信永远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事，他也不会利用这种本领。但是如果你把这种本领赋予马尔库斯·克拉苏斯，使他手指一弹便可以使实际上并非继承人的他被列为继承人，那么请相信我，他会在广场上跳起舞来的。然而一个公正之人，一个我们认为的正派之人，绝不会抢夺别人的任何东西，把它们据为己有。若有人对此感到惊奇，那么他就应该承认，他不理解什么是正派之人。事实上，如<sup>76</sup>果有人能澄清自己心里的模糊概念，那么他就会明白：正派之人是这样的人，他会给予所有他可能给予的人益处，却不伤害任何人，除非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什么？难道如果有人靠投毒把真正的继承人排除掉，让自己占有那些人的位置，这样的人也没有伤害人？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说他不应该做对自己有利、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不，他应该明白，凡不公正的既不可能是有利的，也不可能是有益的。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可能成为正派之人。我小时候曾经听我父亲说，卸任执政官盖尤斯·芬布<sup>77</sup>里亚〔1〕承审极其高尚的罗马骑士马尔库斯·卢塔提乌斯·平提亚〔2〕的案件，后者郑重保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是一个正派

---

〔1〕 盖尤斯·弗拉维乌斯·芬布利亚，演说家，公元前104年任执政官，秦纳统治时期被杀。

〔2〕 生平不详。

cum is sponsionem fecisset NI VIR BONVS ESSET. Itaque ei dixisse Fimbriam se illam rem numquam iudicaturum, ne aut spoliaret fama probatum hominem, si contra iudicauisset, aut statuisset uideretur uirum bonum esse aliquem, cum ea res innumerabilius officiis et laudibus contineretur. Huic igitur uiro bono, quem Fimbria etiam, non modo Socrates nouerat, nullo modo uideri potest quicquam esse utile, quod non honestum sit; itaque talis uir non modo facere, sed ne cogitare quidem quicquam audebit, quod non audeat praedicare. Haec non turpe est dubitare philosophos, quae ne rustici quidem dubitent? A quibus natum est id, quod iam contritum est uetustate prouerbium: cum enim fidem alicuius bonitatemque laudant, dignum esse dicunt, quicum in tenebris mices. Hoc quam habet uim nisi illam, nihil expedire quod non deceat, 78 etiam si id possis nullo refellente obtinere? Videsne hoc prouerbio neque Gygi ille posse ueniam dari neque huic, quem paulo ante fingebam digitorum percussione hereditates omnium posse conuerrere? Vt enim, quod turpe est, id, quamuis occultetur, tamen honestum fieri nullo modo potest, sic, quod honestum non est, id utile ut sit effici non potest aduersante et repugnante natura.

## XX

79 At enim, cum permagna praemia sunt, est causa peccandi. C. Marius, cum a spe consulatus longe abesset et iam septimum annum post praeturam iaceret neque petiturus umquam consulatum uideretur, Q.



之人”。〔1〕这时芬布里亚对后者说，他永远不会判决那案件，以免或者剥夺一位端庄之人的好名声，如果他做了相反的判决，或者似乎自己判定某人为正派之人，尽管这一点已经由尽过的无数义务和受到的各种赞誉所认定。实际上，对于这位不仅苏格拉底知道〔2〕，苏布里亚也知道的人来说，任何不高尚的事情怎么也不可能觉得是有利的；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做，甚至也不会想他不敢公开说出的事情。对甚至乡下人都不会感到疑惑的问题哲学家们却感到疑惑，这不是耻辱吗？乡下人也有一句常用而古老的谚语，当他们称赞某个人的诚实和善良的时候，他们会说那是一个甚至可以在黑暗中和他玩儿猜手指的人。这句谚语除了这样的意思，即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都不会是有利的，甚至即使你能够在不会被任何人揭露的情况下达到它外，还能是别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吗？根据这句谚语，我们既不能宽恕那位吉革斯，也不能宽恕我刚才设想的那位手指一弹便可把所有的继承人排除掉的人。要知道，正如一切可鄙的尽管被掩盖，但怎么也不可能成为高尚的一样，一切不高尚的也不可能变成为有利的，因为这违反自然，与自然相矛盾。

## 二十

然而有人说：当奖赏非常可观的时候，作恶是有原因的。盖尤斯·马略在已经基本不抱希望当选为执政官、任裁判官后已连续七年竞选失利、显然已不期望什么时候能达到执政官职时，他

---

〔1〕这是古罗马的一种口约形式。

〔2〕可能指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同一性的理论。

Metellum, cuius legatus erat, summum uirum et ciuem, cum ab eo, imperatore suo, Romam missus esset, apud populum Romanum criminatus est, bellum illum ducere; si se consulem fecissent, breui tempore aut uiuum aut mortuum Iugurtham se in potestatem populi Romani redacturum. Itaque factus est ille quidem consul, sed a fide iustitiaque discessit, qui optimum et grauissimum ciuem, cuius legatus et a quo  
80) missus esset, in inuidiam falso crimine adduxerit. Ne noster quidem Gratidianus officio uiri boni functus est tum, cum praetor esset collegiumque praetorium tribuni plebi adhibuissent, ut res nummaria de communi sententia constitueretur; iactabatur enim temporibus illis nummus sic, ut nemo posset scire, quid haberet. Conscripserunt communiter edictum cum poena atque iudicio constitueruntque ut omnes simul in rostra post meridiem escenderent. Et ceteri quidem alius alio; Marius ab subselliis in rostra recta idque, quod communiter compositum fuerat, solus edixit. Et ea res, si quaeris, ei magno honori fuit; omnibus uicis statuae, ad eas tus, cerei. Quid multa?

81) Nemo umquam multitudini fuit carior. Haec sunt, quae conturbent in deliberatione non numquam, cum id, in quo uiolatur aequitas, non ita

作为昆图斯·墨特卢斯的代表，这样一位无比杰出的人物、公民，他的统帅，受其派遣来到罗马，但他却在罗马人民面前指责墨特卢斯拖延战争，声称如果他被选为执政官，他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或是活的或是死的尤古尔塔屈服于罗马人民的权力。<sup>〔1〕</sup>就这样，马略当选为执政官，但他背弃了忠实和公正，因为他用虚假的谎言激起人们对这样一位无比杰出、非常富有威望的人的憎恨，虽然他自己是他的代表，受他派遣。甚至我们的格拉提狄阿努斯也未能履行一个正派之人的义务，当时他任裁判官，平民保民官们邀请裁判官同僚们商量，以便根据共同的意见确定货币对策，因为当时币值如此动荡不定，以至于谁也不知道它拥有多少财产。<sup>〔2〕</sup>他们共同拟定了法令，规定了处罚和审判措施，并决定大家一起于午后登上船首演说台宣布。<sup>〔3〕</sup>其他人各自散去，马略却从矮板凳登上演说台，一个人直接宣布大家共同决定的事情。如果你想知道，这件事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所有的街道为他立起了雕像，点起乳香和蜡烛。还用多说什么呢？从来也没有哪一个人如此受民众爱戴。存在这样的情形，它们有时使得对问题的研究陷入混乱：当公正在其中遭践踏的事情本身并不

〔1〕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贵族派代表，公元前109年执政官，在战胜北非的努弥底亚国王尤古尔塔后，获努弥底亚征服者称号。公元前101年因拒绝执行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的土地法案而自动放逐。西塞罗把他视为罗马古代道德的典范。尤古尔塔起初是罗马的同盟者，在继承王位后开始与罗马为敌，进行战争，公元前111年以贿赂手法与罗马执政官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努斯签订和约，但该和约未获元老院通过。战争在墨特卢斯等人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马略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古尔塔本人被俘，公元前105年在罗马被处死。

〔2〕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发行一种非全值的银币，从而导致支付混乱。

〔3〕 公元前338年，罗马俘获了沃尔斯基人的舰队。他们把舰队毁了，把鼻形船首拆下，装饰罗马广场的演说台。

magnum, illud autem, quod ex eo paritur, permagnum uidetur, ut Mario praeripere collegis et tribunis plebi popularem gratiam non ita turpe, consulem ob eam rem fieri, quod sibi tum proposuerat, ualde utile uidebatur. Sed omnium una regula est, quam tibi cupio esse notissimam: aut illud, quod utile uidetur, turpe ne sit, aut, si turpe est, ne uideatur esse utile. Quid igitur? Possumusne aut illum Marium uirum bonum iudicare aut hunc? Explica atque excute intellegentiam tuam, ut uideas, quae sit in ea species et forma et notio uiri boni. Cadit ergo in uirum bonum mentiri emolumentum sui causa, criminari, praeripere, fallere?

82 Nihil profecto minus. Est ergo ulla res tanti aut commodum ullum tam expetendum, ut uiri boni et splendorem et nomen amittas? Quid est quod adferre tantum tantum utilitas ista, quae dicitur, possit, quantum auferre, si boni uiri nomen eripuerit, fidem iustitiamque detraxerit? Quid enim interest, utrum ex homine se conuertat quis in beluam an hominis figura immanitatem gerat beluae?

## XXI

Quid? Qui omnia recta et honesta neglegunt, dummodo potentiam consequantur, nonne idem faciunt quod is, qui etiam socerum habere uoluit eum, cuius ipse audacia potens esset? Utile ei uidebatur plurimum posse alterius inuidia; id quam iniustum in patriam et quam turpe esset, non uidebat. Ipse autem socer in ore semper Graecos uersus de Phoenissis

很大，然而由其产生的后果却显得非常巨大，例如马略觉得抢在自己的同僚和平民保民官之前攫取人们的好感并不太卑劣，然而由此而被选举为执政官——他正是这样为自己打算的——却显得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于所有的事物只存在一种尺度，希望你能深刻地理解它：或者令人觉得有利的事情不应该是可鄙的，或者如果可鄙的，它便不应该显得是高尚的。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能把前面那位马略或刚才这位马略视为贤德的人吗？展开你的理解，认真检查一下，以便看清楚，你是如何理解正派之人的形象和概念的。一个正派之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诬陷、劫夺、欺骗吗？难道有什么东西如此珍贵，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什么利益值得如此追求，以至于使你宁可放弃正派之人的光辉和美名？人们称说的那种利益难道真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以至于虽然它要夺走一个人作为正派之人的名声，败坏他的忠实和公正，然而那好处却堪与被它夺走的东西相比拟，一个人无论是由人变成野兽，或者是仍具有人的外形，但表现出兽类的残忍，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 二十一

什么？有些人蔑视一切正直和高尚，只要能获得权力，难道他们的行为与有人甘愿让一个人作他的岳父，而他自己则借助那人的肆无忌惮而得势的做法不是一样吗？〔1〕他看到拥有权力远比受那个人的憎恨有利，但是他看不到这对国家是多么不公正，多么可鄙！而那位岳父，则常常把《腓尼基妇女》中的希腊诗句

---

〔1〕指庞培。庞培于公元前59年春与凯撒的女儿尤利娅结婚。

habebat, quos dicam ut potero, incondite fortasse, sed tamen ut res possit intellegi;

**Nam si uiolandum est ius, regnandi gratia  
uiolandum est; aliis rebus pietatem colas.**

Capitalis Eteocles uel potius Euripides, qui id unum, quod omnium  
83 sceleratissimum fuerit, exceperit. Quid igitur minuta colligimus,  
hereditates, mercaturas, uenditiones fraudulentas? Ecce tibi, qui rex  
populi Romani dominusque omnium gentium esse concupiuerit idque  
perfecerit. Hanc cupiditatem si honestam quis esse dicit, amens est;  
probat enim legum et libertatis interitum earumque oppressionem taetram  
et detestabilem gloriosam putat. Qui autem fatetur honestum non esse in  
ea ciuitate, quae libera fuerit quaeque esse debeat, regnare, sed ei, qui  
id facere possit, esse utile, qua hunc obiurgatione aut quo potius conuitio  
a tanto errore coner auellere? Potest enim, di immortales, cuiquam esse  
utile foedissimum et taeterrimum parricidium patriae, quamuis is, qui se  
eo obstrinxerit, ab oppressis ciuibus parens nominetur? Honestate igitur



挂在嘴上。我尽可能把它们翻译出来，也许不确切，但为了能明白意思：

若需要违犯法律，须是为了王位  
而违犯法律，在其他事情上你仍然要虔诚。

应对埃特奥克勒斯，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对欧里庇得斯处以酷刑，因为他把这一点视为例外，而这却是最最罪恶的行为。<sup>〔1〕</sup>然而，我为什么尽列举一些微小的罪行，如遗产继承、经商和狡诈地出售？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人，他渴望作罗马人民的国王和所有民族的主人，并且已经作到了这一点。<sup>〔2〕</sup>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欲望是高尚的，那他必定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竟然称赞法律和自由的死亡，认为可恶而卑鄙地压制法律和自由是光荣的行为。如果有人虽然承认在这个曾经是自由，并且应该保持自由的国家里为王是不高尚的，但又认为对于能够这样做的人来说这是有利的，那我应该怎样进行责备，或者更进一步地，应该怎样进行训斥，才能使他摆脱如此深刻的谬误呢？啊，不死的神明啊，无比可恶、无比可憎地谋害国家能够对谁有好处，尽管以这一罪行玷污了自己的那个人为被他压制的公民们称之为国父？<sup>〔3〕</sup>就

---

〔1〕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著名悲剧家，以上诗句引自他的悲剧《腓尼基妇女》第524—525行。该悲剧失传。参阅斯维托尼乌斯《神圣的尤利乌斯》，30，5。埃特奥克勒斯是奥狄浦斯和伊奥卡斯特的儿子，与波吕尼克斯为兄弟。在奥狄浦斯被逐出境外后，兄弟二人约定轮流执政，一年为期。埃特奥克勒斯执政一年期满，拒绝让位给波吕尼克斯，波吕尼克斯便请求自己的岳父、阿尔戈斯王阿德墨托斯和其他朋友帮助，出兵攻打特拜，以求夺取王权，结果兄弟俩双双战死。

〔2〕 指凯撒。

〔3〕 凯撒在公元前45年战胜庞培派后曾被宣布为“国父”（*parens patriae*）。

dirigenda utilitas est, et quidem sic, ut haec duo uerbo inter se  
84 discrepare, re unum sonare uideantur. Non habeo ad uolgi opinionem  
quae maior utilitas quam regnandi esse possit, nihil contra inutilius ei,  
qui id iniuste consecutus sit, inuenio, cum ad ueritatem coepi reuocare  
rationem. Possunt enim cuiquam esse utiles angores, sollicitudines,  
diurni et nocturni metus, uita insidiarum periculorumque plenissima?

**Multi iniqui atque infideles regno,  
pauci beniuoli [sunt],**

inquit Accius. At cui regno? Quod a Tantalo et Pelope proditum iure  
optinebatur. Nam quanto plures ei regi putas, qui exercitu populi Romani  
populum ipsum Romanum oppressisset ciuitatemque non modo liberam,  
85 sed etiam gentibus imperantem seruire sibi coegisset? Hunc tu quas  
conscientiae labe in animo censes habuisse, quae uulnera? Cuius autem  
uita ipsi potest utilis esse, cum eius uitae ea condicio sit, ut qui illam  
eripuerit in maxima et gratia futurus sit et gloria? Quod si haec utilia non  
sunt, quae maxime uidentur, quia plena sunt dedecoris ac turpitudinis,  
satis persuasum esse debet nihil esse utile, quod non honestum sit.

这样，利益应受高尚支配，并且要做到这样，使得这两个词语虽然显得有所区别，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在民众看来，还能有什么比作国王更有利；相反，每当我开始思考真理问题时，我总是发现，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以非正义手段达到王权更不利。要知道，忧虑、不安、白天黑夜地处于恐惧之中、生活充满各种阴谋和危险，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能是有利的吗？

许多人对王权充满敌视，不忠诚，  
心悦诚服者寥寥无几，……

阿克基乌斯这样说。<sup>〔1〕</sup>对哪一种王权？当然是合法地继承于由坦塔洛斯和佩洛普斯奠定的王权。<sup>〔2〕</sup>在你看来，这位国王以罗马人民的军队压迫罗马人民本身，迫使一个不仅是自由的，而且甚至统治许多民族的国家受自己奴役，他更会有多少敌人呢？你认为此人怎样玷污了他的良心，留下了怎样的创伤？当一个人的生命处于这样的状态，即任何剥夺他的生命的人都会受到高度的感激和称赞的时候，这样的生命对他本人能是有利的吗？如果这些看起来非常有利的东西却不可能是有利的，因为它们充满耻辱和邪恶，那么就应该完全承认，任何不高尚的不可能是有利的。

---

〔1〕 卢基乌斯·阿克基乌斯（约生于公元前170年），古罗马悲剧家，约写过50部悲剧，所引诗句可能出自悲剧《阿特柔斯》。

〔2〕 坦塔洛斯是宙斯之子，佩洛普斯是坦塔洛斯之子。坦塔洛斯杀死了佩洛普斯，用佩洛普斯的肉招待神明们，从而引起神明们的憎恶。佩洛普斯由神明救活，生提埃斯特斯和阿特柔斯，又出现一系列欺诈和凶杀。传说佩洛普斯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奠基人。

## XXII

86 Quamquam id quidem cum saepe alias, tum Pyrrhi bello a C. Fabricio consule iterum et a senatu nostro iudicatum est. Cum enim rex Pyrrhus populo Romano bellum ultro intulisset cumque de imperio certamen esset cum rege generoso ac potente, perfuga ab eo uenit in castra Fabrici eique est pollicitus, si praemium sibi proposuisset, se, ut clam uenisset, sic clam in Pyrrhi castra rediturum et eum ueneno necaturum. Hunc Fabricius reducendum curauit ad Pyrrhum idque eius factum laudatum a senatu est. Atqui si speciem utilitatis opinionemque quaerimus, magnum illud bellum perfuga unus et grauem aduersarium imperii sustulisset, sed magnum dedecus et flagitium, quicum laudis  
87 certamen fuisset, eum non uirtute, sed scelere superatum. Vtrum igitur utilius uel Fabricio, qui talis in hac urbe qualis Aristides Athenis fuit, uel senatui nostro, qui numquam utilitatem a dignitate seiunxit, armis cum hoste certare an uenenis? Si gloriae causa imperium expetundum est, scelus absit, in quo non potest esse gloria; sin ipsae opes expetuntur quoquo modo, non poterunt utiles esse cum infamia. Non igitur utilis illa L. Philippi Q. f. sententia, quas ciuitates L. Sulla pecunia accepta ex senatus consulto liberauisset, ut eae rursus uectigales essent, neque iis pecuniam, quam pro libertate dederant, redderemus. Ei senatus est

## 二十二

其实，不仅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在第二次任执政官期间，<sup>86</sup>而且还有我们的元老院，他们不仅常常在许多其他事情上，而且在与皮鲁斯战争期间，也是这样看的。当皮鲁斯王主动发起了对罗马人民的战争，在我们与这位心灵高尚而强大的国王为统治权开始竞争之后，有一个逃兵从皮鲁斯那里来到法布里基乌斯的军营，对法布里基乌斯保证说，如果法布里基乌斯能给他奖赏，他就像偷偷地跑过来一样，再偷偷地跑回皮鲁斯的军营，投放毒药杀死皮鲁斯。法布里基乌斯认为应该把此人交给皮鲁斯，他的这一做法受到元老院的称赞。然而如果我们追求利益的表象和一般看法，那么似乎一个逃兵便可以消除那场艰巨的战争和我们的统治权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当和他竞争是为了荣誉的时候，我们却不是靠勇敢，而是靠犯罪取胜，这将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和玷污。就这样，无论对于法布里基乌斯来说——他在我们城邦拥有的地<sup>87</sup>位就像阿里斯提得斯在雅典拥有的地位，——或者对于我们的从来没有把有利性与高贵性分开的元老院来说，是用武器与敌人竞争有利还是投毒有利呢？如果是为了荣誉而竞争统治权，那就不应该采用犯罪手段，因为其中不可能存在荣誉；如果为获得权力可以采用任何手段，那么这种包含耻辱的权力也不可能是有利的。由此说来，昆图斯之子卢基乌斯·菲利普斯的建议不可能是有利的，那建议要求由卢基乌斯·苏拉收过钱，并且根据元老院决议已经宣布自由的城市重新交纳贡赋，然而又不把他们为获得自由

assensus; turpe imperio! piratarum enim melior fides quam senatus. “At aucta uectigalia, utile igitur”. Quousque audebunt dicere quicquam  
88 utile, quod non honestum? Potest autem ulli imperio, quod gloria debet fultum esse et beneuolentia sociorum, utile esse odium et infamia? Ego etiam cum Catone meo saepe dissensi: nimis mihi prae fracte uidebatur aerarium uectigaliaque defendere, omnia publicanis negare, multa sociis, cum in hos benefici esse deberemus, cum illis sic agere, ut cum colonis nostris soleremus, eoque magis, quod illa ordinum coniunctio ad salutem rei publicae pertinebat. Male etiam Curio, cum causam Transpadanorum aequam esse dicebat, semper autem addebat: “Vincat utilitas”. Potius doceret non esse aequam, quia non esset utilis rei publicae, quam cum utilem non esse diceret, esse aequam fateretur.

## XXIII

89 Plenus est sextus liber de officiis Hecatonis talium quaestionum:



而交纳的钱退还给他们。<sup>〔1〕</sup>元老院同意了他的建议，我们国家的耻辱！因为海盗们甚至比元老院更守信用。“然而贡赋增加了，因此是有利的。”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宣称不高尚的也可以是有利的啊？憎恨和耻辱会对哪一个应该以荣誉和同盟者的亲善为<sup>88</sup>基础的国家有好处呢？我甚至常常与我的好友卡托<sup>〔2〕</sup>意见相佐，我觉得他过分严厉地维护国库利益和税赋征收，拒绝包税人的一切请求，拒绝同盟者的许多要求，尽管我们应该仁慈地对待后者，而对待前者则有如我们通常对待移民者那样，特别是因为阶层和谐有利于国家平安。<sup>〔3〕</sup>库里奥的说法也不对，他承认波河北居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同时又总是补充一句：“但愿有利。”他最好指出要求是不正当的，因为对国家不利，而不是说要求对国家是不利的，但同时又承认要求是正当的。<sup>〔4〕</sup>

## 二十三

赫卡同的《论义务》第六卷充满了这样的问题：粮价昂贵时<sup>89</sup>

- 
- 〔1〕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公元前91年曾任执政官。参阅本书I，108及注。此处所说的城市可能指公元前88—前85年与蓬托斯国王米特里达斯六世战争期间被罗马人夺过来的城市。
- 〔2〕 指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卡托，通称小卡托。
- 〔3〕 公元前61年末，获得承包收取小亚细亚各行省赋税的权利的骑士阶层要求元老院降低承包的上交份额，卡托反对，西塞罗从阶层和谐的政治角度考虑，支持这一要求。
- 〔4〕 关于盖尤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参阅本书II，59及注。公元前68年凯撒曾建议授予波河北居民罗马公民权，但遭到元老院的反对。公元前59年凯撒又曾想这样做，继续遭到反对，只是直到公元前49年才得以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

sitne boni uiri in maxima caritate annonae familiam non alere: in utramque partem disputat, sed tamen ad extremum utilitate, ut putat, officium dirigit magis quam humanitate. Quaerit, si in mari iactura facienda sit, equine pretiosi potius iacturam faciat an seruuli uilis. Hic alio res familiaris, alio ducit humanitas. “Si tabulam de naufragio stultus arripuerit, extorquebitne eam sapiens, si potuerit?” Negat, quia sit iniurium. “Quid? Dominus nauis eripietne suum?” Minime, non plus quam [si] nauigantem in alto eicere de nauis uelit, quia sua sit. Quoad enim peruentum est eo, quo sumpta nauis est, non domini est nauis, sed 9) nauigantium. “Quid? Si una tabula sit, duo naufragi, eique sapientes, sibine uterque rapiat an alter cedat alteri?” Cedat uero, sed ei, cuius magis intersit uel sua uel rei publicae causa uiuere. “Quid? Si haec paria in utroque?” Nullum erit certamen, sed quasi sorte aut micando uictus alteri cedit alter. “Quid? Si pater fana expilet, cuniculos agat ad aerarium, indicetne id magistratibus filius?” Nefas id quidem est, quin etiam defendat patrem, si arguatur. “Non igitur patria praestat omnibus officiis?” Immo uero, sed ipsi patriae conducit pios habere ciues in parentes. “Quid? Si tyrannidem occupare, si patriam prodere conabatur pater, silebitne filius?” Immo uero obsecrabit patrem, ne id faciat; si nihil proficiet, accusabit, minabitur etiam: ad extremum, si ad

正派之人应该不应该供养奴隶？他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不过最后正如他认为的，还是主要从利益角度，而不是从人道角度考虑问题。他问道：如果在海上不得不抛弃一些装载，他是抛弃一匹值钱的马匹，还是抛弃一个廉价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财产要求作一种考虑，人道性则要求作另一种考虑。

“如果难船时一个愚蠢之人抓得一块木板，一个智慧之人如果可能，他会去夺取那块木板吗？”赫卡同认为不会那样，因为那不公道。

“船主呢？他会去夺他自己的东西吗？”完全不应该，这无异于如果船主想把一个乘船者从船上抛进海里，理由是那船是他的。要知道，在租用的船只尚未抵达目的地之前，那船只不属于船主，而属于乘船人。

“怎么样？如果只有一块木板，却有两个难船人，而且都是智慧之人，是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夺得那块木板，还是一个人应该让给另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应该让给另一个人，不过是让给另一个这样的人，此人如果活下去，或者对他自己，或者对于国家更有价值。

“什么？如果双方条件是一样的呢？”那时也不应该发生任何竞争，不过似乎可以通过抽签或猜手指，负者让给胜者。

“若是父亲抢劫庙宇，或者挖地道通向国库，儿子应该向官员告发此事吗？”这无疑是犯罪行为，不过儿子仍然应该为父亲辩护，如果父亲受到控告。

“这就是说，在履行各种义务时，国家并不处于优先地位？”国家无疑应该处于优先地位，但是孝敬父母于国家有利。

“什么？如果父亲企图实行暴政，企图出卖国家，儿子也要保持沉默？”他应该恳求父亲，要他不这样做；如果恳求达不到任何效果，那他应该指责父亲，甚至威胁父亲；最后，如果事情

perniciem patriae res spectabit, patriae salutem anteponet saluti patris.

91 Quaerit etiam, si sapiens adulterinos nummos acceperit imprudens pro bonis, cum id rescierit, soluturusne sit eos, si cui debeat, pro bonis. Diogenes ait, Antipater negat, cui potius assentior. “Si qui uinum fugiens uendat sciens, debeatne dicere?” Non necesse putat Diogenes, Antipater uiri boni existimat. *Haec sunt quasi controuersa iura Stoicorum.*”

” In mancipio uendendo dicendane uitia, non ea, quae nisi dixeris, redhibeatur mancipium iure ciuili, sed haec, mendacem esse, aleatorem, 92 furacem, ebriosum?” Alteri dicenda uidentur, alteri non uidentur. “Si quis aurum uendens orichalcum se putet uendere, indicetne ei uir bonus aurum illud esse, an emat denario, quod sit mille danarium?” Perspicuum est iam et quid mihi uideatur et quae sit inter eos philosophos, quos nominaui, controuersia.

## XXIV

Pacta et promissa semperne seruanda sint, QVAE NEC VI NEC DOLO MALO, ut praetores solent, FACTA SINT. Si quis medicamentum cuiquam dederit ad aquam intercutem pepigeritque, si eo medicamento sanus factus esset, ne illo medicamento umquam postea uteretur, si eo

关系到国家安危，那就他应该把国家的安全置于父亲的安全之上。

赫卡同甚至还提问：如果一个智慧之人无意中收到一些假币<sup>91</sup>当作真币，在他辨认出之后，他是否可以把它们当作真币付给债主？狄奥革涅斯说可以，安提帕特罗斯说不可以，我更同意后者的观点。

“如果有人出售酒，知道那酒已腐败，他是不是应该说呢？”狄奥革涅斯认为不必要说，安提帕特罗斯认为这是正派之人的责任。这些差不多就是斯多葛派关于权利问题的虚拟争论。

“出卖奴隶时，应该不应该说明奴隶的缺点？不是指那些如果不说明已出卖的奴隶便可能按民法被送回的缺点，而是指撒谎、赌博、偷窃、喝酒。”一个人觉得应该说，另一个人觉得不应该说。

“如果有一个卖黄金的人把黄金当作黄铜出售，正派之人是<sup>92</sup>指出那人出售的是黄金，还是花一得纳里乌斯买下值一千得纳里乌斯的东西呢？”已经很清楚，我持什么意见，我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持什么相对立的意见。

## 二十四

是否应该永远遵守契约和诺言，尽管它们如裁判官通常表述的那样，是“不受强制地和无恶意欺骗地签订的”？〔1〕如果有人给某个人药物治疗水肿，并约定如果病人因服用那药而恢复健康，那他以后得永远不服用那药。要是那人因服用那药恢复了健

---

〔1〕当时的口式要约形式之一。

medicamento sanus factus sit et annis aliquot post inciderit in eundem morbum nec ab eo, quicum pepigerat, impetret ut iterum eo liceat uti, quid faciendum sit? cum sit is inhumanus, qui non concedat, nec ei  
93 quicquam fiat iniuriae, uitae et saluti consulendum. Quid? Si qui sapiens rogatus sit ab eo, qui eum heredem faciat, cum ei testamento sestertium milies relinquatur, ut ante quam hereditatem adeat luce palam in foro saltet, idque se facturum promiserit, quod aliter heredem eum scripturus ille non esset, faciat quod promiserit necne? Promisisset nollem et id arbitror fuisse grauitatis; quoniam promiserit, si saltare in foro turpe ducet, honestius mentietur, si ex hereditate nihil ceperit, quam si ceperit, nisi forte eam pecuniam in rei publicae magnum aliquod tempus contulerit, ut uel saltare, cum patriae consulturus sit, turpe non sit.

## XXV

94 Ac ne illa quidem promissa seruanda sunt, quae non sunt iis ipsis utilia, quibus illa promiseris. Sol Phaetonti filio, ut redeamus ad fabulas, facturum se esse dixit quicquid optasset.

Optauit ut in currum patris tolleretur; sublatus est; atque is ante quam constitit ictu fulminis deflagrauit; quanto melius fuerat in hoc promissum patris non esse seruatum! Quid? Quod Theseus exegit



康，但数年后旧病复发，他未能得到约定的另一方允许他重新服用那药，那么这时他是不是可以服用呢？因为那人不同意此人服用是不人道的，并且那人也不会因为此人重新服用那药而蒙受任何损失，因此病人应从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角度考虑。还有，假设<sup>93</sup>有一个人是智慧之人，他被请求作为一个人的财产继承人，可以按遗嘱留给他一千塞斯特尔提乌斯，不过他在得到遗产之前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广场跳舞；他答应自己将这样做，因为否则那人便不把他列为继承人；那么他是履行诺言，还是不履行诺言？我认为他不应该作这种允诺，并且觉得这样做符合他的尊严。由于他已经许下诺言，如果他觉得在广场上跳舞是耻辱，那么食言则更高尚些，只要他并没有从遗产中取得任何东西；如果他想得到那笔遗产，除非是因为国家偶然处于某种严重状态，为了拯救国家；由于他是为了国家，因此在广场上跳舞也不为耻辱。

## 二十五

这样的诺言也不应该遵守，要是它们对许诺对象本人不利。<sup>94</sup>让我们回到传说上来。索尔<sup>〔1〕</sup>对他的儿子法厄同说，他将满足他的任何要求。法厄同要求登上他父亲的车辇，他上了车，但是在他停住车辇之前，他已经被霹雳烧焦。<sup>〔2〕</sup>在这一承诺中，父亲不履行诺言本是该多好啊！提修斯要求尼普顿履行诺言又怎么样呢？当尼普顿答应满足他的第三个要求时，他要求让儿子死

---

〔1〕 即太阳神。

〔2〕 据神话传说，法厄同登上太阳车后驾驭不了马匹，马匹偏离轨道，狂乱奔驰，灼热把河流烤干，使森林起火，宙斯为了拯救大地，用霹雳把法厄同烧死。

promissum a Neptuno? cui cum tres optationes Neptunus dedisset, optauit interitum Hippolyti filii, cum is patri suspectus esset de nouerca; quo  
95 optato impetrato Theseus in maximis fuit luctibus. Quid? Agamemnon, cum deuouisset Dianae quod in suo regno pucherrimum natum esset illo anno, immolauit Iphigeniam, qua nihil erat eo quidem anno natum pulchrius: promissum potius non faciendum quam tam taetrum facinus admittendum fuit. Ergo et promissa non facienda non numquam neque semper deposita reddenda. Si gladium quis apud te sana mente deposuerit, repetat insaniens, reddere peccatum sit, officium non reddere. Quid? Si is, qui apud te pecuniam deposuerit, bellum inferat patriae, reddasne depositum? Non credo: facies enim contra rem publicam, quae debet esse carissima. Sic multa, quae honesta natura uidentur esse, temporibus fiunt non honesta: facere promissa, stare conuentis, reddere deposita commutata utilitate fiunt non honesta. Ac de iis quidem, quae uidentur esse utilitates contra iustitiam simulatione prudentiae, satis arbitror dictum.

96 Sed quoniam a quattuor fontibus honestatis primo libro officia duximus, in eisdem uersemur, cum docebimus ea, quae uideantur esse utilia neque sint, quam sint uirtutis inimica. Ac de prudentia quidem, quam uult imitari malitia, itemque de iustitia, quae semper est utilis, disputatum est. Reliquae sunt duae partes honestatis, quarum altera in animi excellentis magnitudine et praestantia cernitur, altera in

去，因为儿子与后母的关系引起父亲的猜忌。在提修斯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提修斯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阿伽门农又怎样呢？<sup>95</sup>他在答应把那一年他的王国里出生的最美丽的生命物献给狄安娜之后，结果他献祭了伊菲革涅娅，因为那一年出生的生命物中没有什么比伊菲革涅娅更美丽。<sup>〔1〕</sup>不履行诺言比作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要好些。因此，诺言有时候也应该不履行，寄托之物也并非永远应该归还。如果有人神智健康时把一把剑寄托于你，他神智失常中要求你归还，这时归还是犯罪，不归还是尽义务。如果有人把钱寄托于你，后来他对祖国进行战争，这时你应该把寄托的钱归还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你这样做有害于国家，而国家是最可贵的。因此，有许多事情按本质显然是高尚的，但是由于情势却变成为不高尚；如履行诺言，信守契约，归还寄托之物，当这样做已变得不再有利时，因而它们也变得不再是高尚的。就这样，关于这些貌似富有智慧而显得有好处，实则违背公正的行为，我觉得已经谈得够多的了。

因为在第一卷中我们从高尚性的四种来源推导出各种义务，<sup>〔2〕</sup>那就让我们在证明那些显得有利，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东西如何与美德为敌之后，继续利用这些来源吧。我们已经讨论过明智，它常常为狡诈所模仿，讨论过公正，它永远是有益的。还剩下高尚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涉及崇高心灵的伟大和优越，另

---

〔1〕 伊菲革涅娅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女儿。阿伽门农率领希腊军队远征特洛伊，被狩猎女神狄安娜（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特弥斯）阻止在奥利斯港口，无法起航，女神要求他实践诺言，把女儿伊菲革涅娅献祭给她。阿伽门农迫不得已，诡称为伊菲革涅娅和希腊军队中的著名英雄阿基琉斯举行婚礼，把女儿骗来军中，给女神献祭。不过在献祭时，狄安娜从刀下救了伊菲革涅娅，让她作了自己的祭司。

〔2〕 见本书 I，15 等。

conformatione et moderatione continentiae et temperantiae.

## XXVI

97 Vtile uidebatur Vlixī, ut quidem poetae tragici prodiderunt (nam apud Homerum, optimum auctorem, talis de Vlixē nulla suspicio est), sed insimulant eum tragoediae simulatione insaniae militiam subterfugere uoluisse. Non honestum consilium, at utile, ut aliquis fortasse dixerit, regnare et Ithacae uiuere otiose cum parentibus, cum uxore, cum filio: ullum tu decus in cotidianis laboribus et periculis cum hac tranquillitate conferendum putas? Ego uero istam contemnendam et abiciendam,  
98 quoniam quae honesta non sit ne utilem quidem esse arbitror. Quid enim auditurum putas fuisse Vlixem, si in illa simulatione perseuerasset? Qui, cum maximas res gesserit in bello, tamen haec audiat ab Aiace:

**Cuius ipse princeps iuris iurandi fuit,  
quod omnes scitis, solus neglexit fidem.  
Furere adsimulare, ne coiret, institit.  
Quod ni Palamedi perspicax prudentia  
istius percepset malitiosam audaciam,  
fide sacratae ius perpetuo falleret.**

一个涉及以自制和克己塑造和节制心灵。

## 二十六

对尤利克西斯来说，似乎是有利的，起码有如悲剧诗人们描<sup>97</sup>写的那样——在荷马这位最杰出的权威那里对此确实也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悲剧却指控他装疯，以求逃避参战。<sup>[1]</sup>也许有人会说，他的想法不高尚，然而是有利的；在伊塔卡为王，和父母、妻子、儿子一起安闲地生活。你认为每天经历的辛劳和危险中有什么杰出的方面可以与这种恬静相比拟吗？至于我，我却认为应该蔑视地抛弃这种恬静，因为在我看来，不高尚的东西也不可能是有利的。事实上，如果尤利克西斯继续装疯，你以为他可<sup>98</sup>能会听到什么呢？尽管他在战争中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但是他还是听到埃阿斯<sup>[2]</sup>这样的指责：

是他本人第一个立下了那个誓言，  
那誓言你们都知道，现在唯有他背弃。  
他坚持装疯卖傻，以躲避参战。  
若不是帕拉墨得斯的敏锐的智慧  
揭露了他那用心狡猾的卑劣行径，

---

[1] 尤利克西斯（或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拉丁名字。海伦美貌无比，求婚者无数。奥德修斯提议事情由海伦决定，所有求婚者都得听从，并且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一起相助。海伦被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拐走后，希腊各城邦联合发兵远征。奥德修斯为躲避战争，曾经装疯，用盐粒播种，但被尤卑亚首领帕拉墨得斯揭穿。

[2] 埃阿斯是萨拉弥斯王，希腊联军主要将领之一。

99 Illi uero non modo cum hostibus, uerum etiam cum fluctibus, id quod fecit, dimicare melius fuit quam deserere consentientem Graeciam ad bellum barbaris inferendum. Sed omittamus et fabulas et externa; ad rem factam nostramque ueniamus. M. Atilius Regulus, cum consul iterum in Africa ex insidiis captus esset duce Xanthippo Lacedaemonio, imperatore autem patre Hannibalis Hamilcare, iuratus missus est ad senatum, ut, nisi redditi essent Poenis captiui nobiles quidam, rediret ipse Karthaginem. Is cum Romam uenisset, utilitatis speciem uidebat, sed eam, ut res declarat, falsam iudicauit: quae erat talis: manere in patria, esse domui suae cum uxore, cum liberis, quam calamitatem accepisset in bello communem fortunae bellicae iudicantem tenere consularis dignitatis gradum. Quis haec negat esse utilia? Quem censes? Magnitudo animi et fortitudo negat.

## XXVII

100 Num locupletiores quaeris auctores? Harum enim est uirtutum



他本会继续违背神圣的信义和誓言。〔1〕

对于他来说，勿庸说与敌人，甚至与海浪进行顽强的斗争<sup>99</sup>——他这样做了，〔2〕——也比背弃一致地与蛮族进行战争的希腊要好。不过让我们放弃传说故事和外国事例，看看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事情。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瑞古卢斯第二次任执政官时，在非洲陷入埋伏被俘，当时敌方首领是拉克得蒙人克珊提波斯，由汉尼拔的父亲哈弥尔卡尔任统帅。〔3〕瑞古卢斯在发过誓后被释放回元老院，允诺若一些被俘的布匿贵族不被交还给布匿人，他自己仍返回迦太基。他返回到罗马时看到的是事情的表面利益，但是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他认定那利益是虚假的。表面利益是：他可以留在国内，同妻子、孩子们一起在家中生活，把自己遭遇的不幸视为战斗命运常有的变幻，自己继续保持作为执政官的光荣地位。有谁会不承认这是有利的？你看有谁？然而崇高的心灵和勇敢精神否定这一点。

## 二十七

难道你还要求更有说服力的辩护？要知道，这些美德的特点<sup>100</sup>

〔1〕 可能引自阿克基乌斯的悲剧。帕库维乌斯也以此为题材写过悲剧。

〔2〕 参见《奥德赛》第5卷。

〔3〕 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瑞古卢斯于公元前256年第二次任执政官时适值第二次布匿战争，他率领军队进攻北非。迦太基人采纳了克珊提波斯关于在平原上与进入北非的罗马军队展开决战，以充分发挥迦太基象队和骑兵的威力的建议，结果罗马军队大败。此处西塞罗在年代方面有误。哈弥尔卡尔只是在公元前248年才成为迦太基军队的统帅。

proprium nihil extimescere, omnia humana despiciere, nihil, quod homini accidere possit, intolerandum putare. Itaque quid fecit? In senatum uenit, mandata exposuit, sententiam ne diceret recusauit; quamdiu iure iurando hostium teneretur, non esse se senatorem. Atque illud etiam (“O stultum hominem” dixerit quispiam “et repugnantem utilitati suae!”) reddi captiuos negauit esse utile; illos enim adulescentes esse et bonos duces, se iam confectum senectute. Cuius cum ualuisset auctoritas, captiui retenti sunt, ipse Karthaginem rediit, neque eum caritas patriae retinuit nec suorum. Neque uero tum ignorabat se ad crudelissimum hostem et ad exquisita supplicia proficisci, sed ius iurandum conseruandum putabat. Itaque cum, inquam, cum uigilando necabatur, erat in meliore causa quam si domi senex captiuus, periurus consularis  
<sup>101</sup> remansisset. At stulte, qui non modo non censuerit captiuos remittendos, uerum etiam dissuaserit. Quo modo stulte? Etiamne, si rei publicae conducebat? Potest autem, quod inutile rei publicae sit, id cuiquam ciui utile esse?

## XXVIII

Peruertunt homines ea, quae sunt fundamenta naturae, cum utilitatem ab honestate seiungunt. Omnes enim expetimus utilitatem ad eamque rapimur nec facere aliter ullo modo possumus. Nam quis est, qui utilia fugiat? Aut quis potius, qui ea non studiosissime persequatur? Sed quia nusquam possumus nisi in laude, decore, honestate utilia reperire, propterea illa prima et summa habemus, utilitatis nomen non tam splendidum quam necessarium ducimus.

就是不惧怕任何事物，蔑视一切凡俗的东西，认为人可能遭遇的一切都应忍受。就这样，瑞古卢斯是怎样做的呢？他来到元老院，说明了自己接受的委托，拒绝发表意见，只要他仍受对敌人的誓言的约束，他便不是元老。他甚至认为——也许有人会说：啊，一个愚蠢的人，反对与自己有利的东西！——归还俘虏这件事也不是有利的，因为那是一些年轻人，很好的首领，而他自己已经年迈力衰。由于他的意见发挥了作用，俘虏被继续留下来，他自己返回迦太基，无论是祖国的爱，或是他自己亲人的爱，都未能留住他。他当时并非不知道自己是出发前去无比凶残的敌人那里，去接受残酷的处罚，但是他认为应该信守誓言。就这样，我再说一遍，当不允许他睡眠，被折磨死去的时候，他这样比作为一个被俘的老人、发伪誓的执政官留在家里要好。也许有人会<sup>101</sup>说，一个蠢人，他不仅不同意放回俘虏，而且还进行劝阻。为什么愚蠢？难道甚至对国家有利？难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是对国家不利的，但对某个公民是有利的？

## 二十八

当人们把利益和高尚性分开的时候，他们就是推翻了作为自然的基础法则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全都追求利益，为利益所吸引，并且怎么也不可能另样地去做。难道有谁躲避有利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难道有谁不是尽最大的努力得到它们？然而因为我们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只能在荣誉、合适、高尚中发见利益，因而我们也就认为它们是我们首要的、最高的奋斗目标，并且把“利益”这一词儿主要地不是视为光辉的，而是视为必须的。

102 Quid est igitur, dixerit quis, in iure iurando? Num iratum timemus Iouem? At hoc quidem commune est omnium philosophorum, non eorum modo, qui deum nihil habere ipsum negotii dicunt, nihil exhibere alteri, sed eorum etiam, qui deum semper agere aliquid et moliri uolunt, numquam nec irasci deum nec nocere. Quid autem iratus Iuppiter plus nocere potuisset, quam nocuit sibi ipse Regulus? Nulla igitur uis fuit religionis, quae tantam utilitatem peruerteret. An ne turpiter faceret? Primum minima de malis. Num igitur tantum mali turpitudine ista habebat, quantum ille cruciatus? Deinde illud etiam apud Accium:

**Fregistin fidem?**

**Neque dedi neque do infideli cuiquam . . .**

103 quamquam ab impio rege dicitur, luculente tamen dicitur. Addunt etiam, quemadmodum nos dicamus uideri quaedam utilia, quae non sint, sic se dicere uideri quaedam honesta, quae non sunt; ut hoc ipsum uidetur honestum conseruandi iuris iurandi causa ad curciatum reuertisse, sed fit non honestum, quia, quod per uim hostium esset actum, ratum esse non debuit. Addunt etiam, quicquid ualde utile sit, id fieri honestum, etiam si antea non uideretur. Haec fere contra Regulum. Sed prima uideamus.

也许有人会说，誓言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们害怕尤皮特发怒？这是所有哲学家们的共同看法，不仅是那些声称神明无所事事、不关心其他人的哲学家们的看法，〔1〕而且也是那些认为神明始终在操劳、忙碌，从来不愤怒，也不伤害人的哲学家们的看法。〔2〕愤怒的尤皮特能造成什么比瑞古卢斯本人给自己造成的更大的伤害呢？因此，宗教信念并不具有任何这样的力量，以至于能否弃如此巨大的利益。或者希望他不会做卑劣的事情？首先这是最小的恶。难道这种行为卑劣之恶能同那严刑烤打相比拟？其次，阿克基乌斯甚至写道：

——你没有破坏信义？

——我没有发誓，也不会对任何无信义之人发誓。〔3〕

尽管这句话出自一个邪恶的国王之口，然而却说得非常好。

他们还补充说，正如我们所说，有些似乎有利的东西其实并非真正有利一样，他们认为，有些似乎是高尚的事情其实并不高尚。例如一个人为了信守誓言而返回去受刑似乎是一种高尚行为，然而这也不能成为高尚行为，因为他不应该承认在敌人的强迫下做的事情。他们还补充说，任何非常有利的便会成为高尚的，甚至即使它以前并不表现出来。这些差不多就是批评瑞古卢斯的看法。让我首先看第一点。

---

〔1〕 指伊壁鸠鲁派。

〔2〕 指斯多葛派。

〔3〕 引自阿克基乌斯的悲剧《阿特柔斯》，为提埃斯特斯和阿特柔斯的对话。

## XXIX

104 Non fuit Iuppiter metuendus ne iratus noceret, qui neque irasci solet nec nocere. Haec quidem ratio non magis contra Reguli, quam contra omne ius iurandum ualet. Sed in iure iurando non qui metus, sed quae uis sit, debet intellegi; est enim ius iurandum affirmatio religiosa; quod autem affirmate quasi deo teste promiseris, id tenendum est. Iam enim non ad iram deorum, quae nulla est, sed ad iustitiam et ad fidem pertinet; nam praeclare Ennius:

**O Fides alma apta pinnis et ius iurandum Iouis!**

105 Qui ius igitur iurandum uiolat, is fidem uiolat, quam in Capitolio uicinam Iouis Optimi Maximi, ut in Catonis oratione est, maiores nostri esse uoluerunt. At enim ne iratus quidem Iuppiter plus Regulo nocuisset, quam sibi nocuit ipse Regulus. Certe, si nihil malum esset nisi dolere; id autem non modo non summum malum, sed ne malum quidem esse maxima auctoritate philosophi affirmant. Quorum quidem testem non mediocrem, sed haec scio an grauissimum Regulum nolite, quaeso,



## 二十九

“无须害怕尤皮特愤怒时会加害，因为它既不惯于愤怒，也 104 不惯于加害。”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反对瑞古卢斯的行为，不如说更是反对一切信守誓言的行为。对誓言应该考虑的不是其中包含什么可畏的东西，而是它具有的意义。要知道，宣誓是一种宗教性质的保证，你们发誓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请神明作证人进行允诺，那是必须遵守的。因此，事情不是关系到神明的愤怒，因为不存在任何愤怒，而是关系到公正和信义。恩尼乌斯说得好：

啊，带翼的美好的信义女神和尤皮特的誓言！〔1〕

因此，谁背弃誓言，谁就是侮辱信义女神；正如卡托所说，我们的先辈们让这位女神居住在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与至善至圣的尤皮特为邻。〔2〕

“尤皮特在愤怒中对瑞古卢斯的伤害不会超过瑞古卢斯本人 105 对自己的伤害。”确实是这样，如果除了痛苦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恶。然而按照最富权威的哲学家们的说法，〔3〕痛苦不仅不是最大的恶，而且根本就不是恶。因此，请你们不要指责他们的这位并非一般的，而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证人瑞古卢斯。确实

---

〔1〕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提埃斯特斯》。该悲剧失传。

〔2〕 卡皮托利乌姆山冈的信义女神庙于公元前 258 年由执政官奥卢斯·阿提利乌斯·卡托提努斯所建，后于公元前 115 年由执政官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卡乌尔重建。卡托指老卡托，这篇演说辞情况不详。

〔3〕 指斯多葛派。

uituperare. Quem enim locupletiolem quaerimus quam principem populi Romani, qui retinendi officii causa cruciatum subierit uoluntarium? Nam quod aiunt “minima de malis”, id est, ut turpiter potius quam calamitose, an est ullum maius malum turpitudine? Quae si in deformitate corporis habeat aliquid offensionis, quanta illa deprauatio et foeditas  
 106 turpificati animi debet uideri? Itaque neruosius qui ista disserunt, solum audent malum dicere id, quod turpe sit, qui autem remissius, ii tamen non dubitant summum malum dicere. Nam illud quidem:

**Neque dedi neque do infideli cuiquam**

idcirco recte a poeta, quia, cum tractaretur Atreus, personae seruiendum fuit. Sed si hoc sibi sument, nullam esse fidem, quae infideli data sit, uideant, ne quaeratur latebra periurio.

107 [Est autem ius etiam bellicum fidesque iuris iurandi saepe cum hoste seruanda.] Quod enim ita iuratum est, ut mens conciperet fieri oportere, id seruandum est; quod aliter, id si non fecerit, nullum est periurium. Vt, si praedonibus pactum pro capite pretium non attuleris, nulla fraus est, ne si iuratus quidem id non feceris; nam pirata non est ex perduellium numero definitus, sed communis hostis omnium; cum hoc  
 108 nec fides debet nec ius iurandum esse commune. Non enim falsum iurare periurare est, sed quod EX ANIMI TVI SENTENTIA iuraris, sicut uerbis concipitur more nostro, id non facere periurium est. Scite enim Euripides:

的，我们还能找到哪一个比一位罗马人民的首要人物、一位为了忠实于义务而自愿前去忍受酷刑的人更为有力的证人呢？至于他们所有的“最小的恶”，当耻辱被视为超过不幸时，那么难道还能有什么比耻辱更不好的恶吗？如果身体上的缺陷都能令人产生某种厌恶，那么被玷污了的心灵的败坏和丑恶又该令人觉得怎样地可恶啊？因此，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为热烈地研讨的人们〔1〕大胆地宣称，可鄙的东西是唯一的恶，而那些比较温和的人们〔2〕也仍然毫不犹豫地宣称，可鄙的东西是最大的恶。前面曾引述：

我没有发誓，也不会对任何无信义的人发誓。

诗人的这句话之所以说得对，是因为事情涉及阿特柔斯，必须与人物的性格相称。但是如果他们把这句话为己所用，认为凡是对无信义之人作出的信誓都不能被视为信誓，那就当心这不要成为伪誓的托词。

即使是战争法，与敌人立下的誓言，人们常常也应该遵守。107 凡是良心认为应该履行而立下的誓言，我们都应该遵守；如果不是这样立下的誓言，即使我们不履行，也不能算是伪誓。例如，如果你没有付给海盗为获得自由而约定的赎金，这不算欺骗，即使尽管你曾经发过誓，却没有去履行，因为海盗不属于互相作战的一方，而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因此与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义和誓言而言。要知道，虚假地发誓不是违背誓言，然而凡有如按我们的习俗，以口约形式，“按你的心灵的理解”立下的誓言，不履行就是背誓。欧里庇得斯巧妙地写道：

---

〔1〕 指斯多葛派。

〔2〕 指逍遥学派。

**Iuravi lingua, mentem iniuratam gero.**

Regulus uero non debuit condiciones pactionesque bellicas et hostiles pertubare periurio; cum iusto enim et legitimo hoste res gerebatur, aduersus quem et totum ius fetiale et multa sunt iura communia. Quod ni ita esset, numquam claros uiros senatus uinctos hostibus dedidisset.

## XXX

109 At uero T. Veturius et Sp. Postumius, cum iterum consules essent, quia, cum male pugnatum apud Caudium esset, legionibus nostris sub iugum missis pacem cum Samnitibus fecerant, dediti sunt iis; iniussu enim populi senatusque fecerant. Eodemque tempore Ti. Numicius, Q. Maelius, qui tum tribuni pl. erant, quod eorum auctoritate pax erat facta, dediti sunt, ut pax Samnitium repudiaretur; atque huius deditiois ipse Postumius, qui dedebatur, suasor et auctor fuit. Quod idem multis annis post C. Mancinus, qui, ut Numantinis, quibuscum sine senatus auctoritate foedus fecerat, dederetur, rogationem suavit eam, quam L. Furius, Sex. Atilius ex senatus consulto ferebant; qua accepta est

我嘴里发誓，却未让我的心发誓。<sup>〔1〕</sup>

因此，瑞古卢斯不应该以违背誓言来破坏有关战争和与敌人的条约和协议，因为战争是公正地、合法地同敌人进行的，随军祭司团法和许多其他公共法都应该适用。如若不是这样，元老院便从不会把杰出的人士捆绑着交给敌人了。

### 三十

提图斯·维图里乌斯和斯普里乌斯·波斯图弥乌斯在他们第二次任执政官时，由于他们在考狄乌姆峡谷战斗失利，我们的军团从枪轭下穿过之后同萨姆尼乌姆人签订和约，从而被交给了萨姆尼乌姆人，因为他们是在没有人民和元老院的命令的情况下这样做的。<sup>〔2〕</sup>当时提贝里乌斯·努弥基乌斯和昆图斯·迈利乌斯担任平民保民官，由于和约是在他们的同意下签订的，因而也被交给了萨姆尼乌姆人，目的在于废除与萨姆尼乌姆人的和约。不仅如此，波斯图弥乌斯本人还是这次交人的劝说者和主导者，尽管他自己也被交给了敌人。许多年之后，盖尤斯·曼基努斯也这样做过，他支持卢基乌斯·孚里乌斯和塞克斯图斯·阿提利乌斯根据元

(41)

〔1〕《希波吕托斯》，612。

〔2〕提图斯·维图里乌斯·卡尔维努斯和斯普里乌斯·波斯图弥乌斯曾任公元前334年和前321年执政官。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乌姆战争中，罗马军队被围困于考狄乌姆峡谷，被迫投降。萨姆尼乌姆人为了对已投降的罗马军队进行侮辱，便让他们从由三根投枪搭起的轭型拱门下通过。参阅李维乌斯，Ⅲ，28；Ⅸ，1等。

hostibus deditus. Honestius hic quam Q. Pompeius, quo, cum in eadem causa esset, deprecante accepta lex non est; hic ea, quae uidebatur utilitas, plus ualuit quam honestas, apud superiores utilitatis species falsa  
110 ab honestatis auctoritate superata est. At non debuit ratum esse, quod erat actum per uim. Quasi uero forti uiro uis possit adhiberi. Cur igitur ad senatum proficiscebatur, cum praesertim de captiuis dissuasurus esset? Quod maximum in eo est, id reprehenditis: non enim suo iudicio stetit, sed suscepit causam, ut esset iudicium senatus; cui nisi ipse auctor fuisset, captiui profecto Poenis redditi essent. Ita incolumis in patria Regulus restitisset; quod quia patriae non utile putauit, idcirco sibi honestum et sentire illa et pati credidit. Nam quod aiunt, quod ualde utile sit, id fieri honestum, immo uero esse, non fieri: est enim nihil utile, quod idem non honestum, nec, quia utile, honestum, sed, quia honestum, utile. Qua re ex multis mirabilibus exemplis haud facile quis dixerit hoc exemplo aut laudabilius aut praestantius.



老院决议作的提案，以便把未得到元老院同意便与努曼提亚人签订了条约的他交给敌人；提案通过后，他便被交给了敌人。<sup>〔1〕</sup>他的行为比昆图斯·庞培的行为高尚，后者陷入同样的境地，但是在他本人的请求下，法案未获通过。<sup>〔2〕</sup>在这后一种情况下，表面利益的力量超过了高尚，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利益的表面虚假性被高尚性战胜。

有人说：“被暴力胁迫作出的协议不应该承认。”

110

好像暴力可能对勇敢的人起作用似的。<sup>〔3〕</sup>

“那么，瑞古卢斯为什么要到元老院来呢？特别是既然他想劝阻放回俘虏。”

你们指责的正是他身上最杰出的方面。要知道，他坚持的不是自己的看法，而是承担了一项使命，让它成为元老院的决定；若不是他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俘虏肯定被送回给布匿人了。若是那样，他本可以留在国内安然无恙；但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对国家不利，因此他相信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和甘愿忍受一切是高尚的。至于人们说凡非常有利的会成为高尚的，其实应该说是高尚的，而不是成为高尚的。要知道，没有任何事物同时不是高尚的，却是有利的；不是因为它是有利的，因而是高尚的，而是因为它是高尚的，因而是有利的。因此，很难有人能从无数令人叹服的事例中举出什么事例比这件事更值得称赞，更为杰出。

---

〔1〕 公元前137年西班牙战争期间，罗马军队被努曼提亚人包围，执政官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基努斯私自与努曼提亚人签订了投降条约。元老院没有批准该条约，把曼基努斯交给了敌人。努曼提亚人没有接受，不同意废除条约。

〔2〕 昆图斯·庞培·鲁孚斯是公元前141年执政官，公元前140年作为卸任执政官，与努曼提亚人签订停战协定，被元老院否决。

〔3〕 这是斯多葛派的观点。斯多葛派认为，暴力只能作用于肉体，不能作用于心灵。

## XXXI

111 Se ex tota hac laude Reguli unum illud est admiratione dignum,  
quod captiuos retinendos censuit; nam quod rediit, nobis nunc mirabile  
uidetur, illis quidem temporibus aliter facere non potuit. Itaque ista laus  
non est hominis, sed temporum; nullum enim uinculum ad astringendam  
fidem iure iurando maiores artius esse uoluerunt. Id indicant leges in  
duodecim tabulis, indicant sacratae, indicant foedera, quibus etiam cum  
hoste deuincitur fides, indicant notiones animaduersionesque censorum,  
112 qui nulla de re diligentius quam de iure iurando iudicabant. L. Manlio  
A. f., cum dictator fuisset, M. Pomponius tr. pl. diem dixit, quod is  
paucos sibi dies ad dictaturam gerendam addidisset; criminabatur etiam,  
quod Titum filium, qui postea est Torquatus appellatus, ab hominibus  
relegasset et ruri habitare iussisset; quod cum audiisset adulescens filius  
negotium exhiberi patri, accurrisset Romam et cum primo luci Pomponi  
domum uenisse dicitur. Cui cum esset nuntiatum, qui illum iratum  
allaturum ad se aliquid contra patrem arbitraretur, surrexit e lectulo  
remotisque arbitris ad se adulescentem iussit uenire. At ille, ut ingressus  
est, confestim gladium destrinxit iurauitque se illum statim interfecturum,  
nisi ius iurandum sibi dedisset se patrem missum esse facturum. Iurauit  
hoc terrore coactus Pomponius; rem ad populum detulit, docuit cur sibi

## 三十一

在瑞古卢斯的整个功绩中，有一点最值得称赞，即认为应该 111  
把俘虏留下。他返回去这件事在现在令我们感到惊诧，然而在当  
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另样的做法。因此，这一功绩不属于人，  
而属于时代。我们的祖辈们认为，没有什么联系比誓言维护信义  
更有效。十二铜表法表明了这一点，神圣法律表明了这一点，〔1〕  
甚至作为对敌人的信义保证的条约也表明了这一点，监察官们的  
指示和处罚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审判誓言案件时比对任何其他 112  
案件都更为认真。〔2〕奥卢斯之子卢基乌斯·曼利乌斯结束独裁  
官任职后，〔3〕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蓬波尼乌斯〔4〕控告他把独  
裁官任期延长了几天，并且控告他放逐了儿子提图斯，就是后来  
被称为“托尔夸图斯”的那一个，让他住在乡间。据说年轻的儿  
子听说父亲为诉讼所困扰，便立即赶来罗马，大清早来到蓬波尼  
乌斯的家。蓬波尼乌斯得到报告后，以为年轻人满怀愤怒地来找  
他，可能带来了父亲的什么控告，因而从床上起来，遣走了周  
围的人，吩咐让年轻人过来见面。年轻人进屋后，立即抽出佩  
剑，发誓要立即杀死蓬波尼乌斯，如果蓬波尼乌斯不发誓撤回对  
他父亲的控告。蓬波尼乌斯受暴力威胁，发了誓，然后向人民报  
告发生的事情，说明他自己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诉讼，让曼利乌斯

---

〔1〕“神圣法律”指古代法律。

〔2〕监察官监督民风，有权处罚公民，甚至把元老开除出元老院。

〔3〕卢基乌斯·曼利乌斯曾任公元前363年独裁官。

〔4〕马尔库斯·蓬波尼乌斯曾任公元前362年平民保民官。

causa desistere necesse esset, Manlium missum fecit. Tantum temporibus illis ius iurandum ualebat. Atque hic T. Manlius is est, qui ad Anienem Galli, quem ab eo prouocatus occiderat, torque detracto cognomen inuenit, cuius tertio consulatu Latini ad Vesperim fusi et fugati, magnus uir in primis et qui perindulgens in patrem, ide, acerbe seuerus in filium.

### XXXII

113 Sed, ut laudandus Regulus in conseruando iure iurando, sic decem illi, quos post Cannensem pugnam iuratos ad senatum misit Hannibal, se in castra redituros ea, quorum erant potiti Poeni, nisi de redimendis captiuis impetrauissent, si non redierunt, uituperandi. De quibus non omnes uno modo. Nam Polybius, bonus auctor in primis, ex decem nobilissimis, qui tum erant missi, nouem reuertisse dicit re a senatu non impetrata; unum ex decem, qui paulo post quam erat egressus e castris redisset, quasi aliquid esset oblitus, Romae remansisse. Reditu enim in

免受指控。在当时，誓言具有如此大的力量。这就是那位提图斯·曼利乌斯，后来在阿尼奥河畔<sup>〔1〕</sup>杀死了向他挑战决斗的那个高卢人，取下了那人脖子上的项链，外号“托尔夸图斯”即由此而来。<sup>〔2〕</sup>他第三次任执政官时，拉丁人在维塞里斯河畔被击溃逃窜，一位出类拔萃的伟大人物，敬爱父亲，然而对儿子却非常严厉。<sup>〔3〕</sup>

## 三十二

如果瑞古卢斯因信守誓言应受称赞，那么如果康奈战役后被<sup>113</sup>汉尼拔释放回到元老院的那十个人没有回去，那他们就应该受谴责，因为他们曾发誓，若是他们不能赎回俘虏，他们自己将返回被布匿人占领的营寨。关于这十人的行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记述一致。最富权威的波利比奥斯<sup>〔4〕</sup>叙述说，当时被派回来的十位显贵中有九位回去了，因为建议遭到元老院的拒绝，但十位中有一位从军营出发后不久曾反身回去，似乎忘记了什么东西，他留在了罗马。此人解释说，他已返回过军营，因而不再受誓言的约

---

〔1〕 阿尼奥河是台伯河一支流。

〔2〕 “托尔夸图斯” (Torquatus) 源自“项圈” (torquis)。

〔3〕 提图斯·曼利乌斯于公元前 362 年任军团指挥，公元前 353、前 349 年任独裁官。维塞里斯河流经坎佩尼亚境内，维苏威火山近旁，公元前 340 年拉丁人在那里被罗马军队击溃。在那场战争中，曼利乌斯曾命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后者未得命令便出列与敌人的首领决斗。

〔4〕 波利比奥斯 (约公元前 200 年 - 约前 120 年)，著名历史学家，希腊墨伽洛波利斯人，贵族出生，公元前 168 年被作为人质送来罗马，在罗马生活期间与小斯基皮奥关系密切。撰《历史》40 卷，叙述从公元前 220 年开始，但大部分失传。

castra liberatum se esse iure iurando interpretabatur, non recte; fraus enim dstringit, non dissoluit periurium. Fuit igitur stulta calliditas, peruerse imitata prudentiam. Itaque decreuit senatus, ut ille ueterator et  
114 callidus uinctus ad Hannibalem duceretur. Sed illud maximum: octo hominum milia tenebat Hannibal, non quos in acie cepisset, aut qui periculo mortis diffugissent, sed qui relictis in castris fuissent a Paulo et a Varrone consulibus. Eos senatus non censuit redimendos, cum id parua pecunia fieri posset, ut esset insitum militibus nostris aut uincere aut emori. Qua quidem re audita fractum animum Hannibalis scribit idem, quod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rebus afflictis tam excelso animo fuisset. Sic honestatis comparatione ea, quae uidentur utilia, uincuntur.  
115 C. Acilius autem, qui Graece scripsit historiam, plures ait fuisse, qui in castra reuertissent eadem fraude, ut iure iurando liberarentur eosque a censoribus omnibus ignominiis notatos. Sit iam huius loci finis. Perspicuum est enim ea, quae timido animo, humili, demisso fractoque fiant, quale fuisset Reguli factum, si aut de captiuis quod ipsi opus esse uideretur, non quod rei publicae, censuisset aut domi remanere uoluisset, non esse utilia, quia sint flagitiosa, foeda et turpia.



束，但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欺骗只能加重，而不能解脱伪誓的罪行。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狡猾，错误地模仿智慧。因此，元老院决定，把这个精明、狡猾之人戴上镣铐交给了汉尼拔。<sup>〔1〕</sup>然而最伟大的是这样一件事：汉尼拔拘禁了八千人，但他不是在 114 激烈的战斗中把他们抓住的，或者他们自己由于害怕危险而逃跑，他们是被执政官鲍卢斯和瓦罗留在军营的；<sup>〔2〕</sup>元老院认为不应该赎回他们，尽管把他们赎回只需要付很少的赎款，为的是让我们的兵士树立起或胜利或死亡的信念。波利比奥斯还写道，汉尼拔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灰心，因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尽管遭受了许多打击，但是仍然保持崇高的心灵。<sup>〔3〕</sup>就这样，当与高尚性相比较时，这些显得似乎是有利的东西便被战胜了。据以希 115 腊文撰史的盖尤斯·阿基利乌斯<sup>〔4〕</sup>叙述说，曾经有许多人采用同样的欺骗手法返回军营，以便摆脱誓言束缚，但他们遭到所有监察官的谴责，名誉受到玷污。现在让我们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显然，凡怀着恐惧、卑贱、怯懦、软弱的心灵作出的一切——就像瑞古卢斯可能做的那样，倘若他因为觉得自己需要，而不是国家需要，或者提出释放俘虏的建议，或者决定留在罗马——不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行为可耻、丑恶、卑鄙。

〔1〕 参阅本书 I，40；李维乌斯 XXII，58，1-6；XXIV，18，5-6 等。

〔2〕 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鲁斯，马其顿征服者艾弥利乌斯·鲍鲁斯的父亲，曾任公元前 219、前 216 年执政官。公元前 216 年鲍鲁斯的执政官同僚是盖尤斯·泰伦提乌斯·瓦罗，鲍鲁斯主张等待时机与汉尼拔战斗，瓦罗极力主张决战，他的轻举妄动使罗马军队在康奈大败。战斗中，鲍鲁斯阵亡，瓦罗逃跑，这里提到的兵士被留在营中。参阅李维乌斯，XXII，59，9。

〔3〕 参阅波利比奥斯，VI，58，13。

〔4〕 盖尤斯·阿基利乌斯是老卡托的同时代人，公元前 155 年曾作为翻译，陪伴希腊使节。他以希腊文写作了罗马史，被译成拉丁文。参阅李维乌斯，XXV，39，12；XXXV，14，5。

## XXXIII

116 Restat quarta pars, quae decore, moderatione, modestia, continentia, temperantia continetur. Potest igitur quicquam utile esse, quod sit huic talium uirtutum choro contrarium?

Atqui ab Aristippo Cyrenaici atque Annicerii philosophi nominati omne bonum in uoluptate posuerunt uirtutemque censuerunt ob eam rem esse conlaudandam, quod efficiens esset uoluptatis; quibus obsoletis floret Epicurus, eiusdem fere adiutor auctorque sententiae. Cum his uiris equisque, ut dicitur, si honestatem tueri ac retinere sententia est,  
117 decertandum est. Nam si non modo utilitas, se uita omnis beata corporis firma constitutione eiusque constitutionis spe explorata, ut a Metrodoro scriptum est, continetur, certe haec utilitas et quidem summa — sic enim censent — cum honestate pugnabit; nam ubi primum prudentiae locus dabitur? An ut conquirat undique suauitates? Quam miser uirtutis famulatus seruiens uoluptati! Quod autem munus prudentiae? An legere intellegenter uoluptates? Fac nihil isto esse iucundius, quid cogitari potest turpius? Iam, qui dolorem summum malum dicat, apud eum quem habet locum fortitudo, quae est dolorum laborumque contemptio? Quamuis enim multis locis dicat Epicurus, sicuti dicit, satis fortiter dolore, tamen

## 三十三

现在还剩下第四部分，它包括合适、节制、谦逊、自制、克己。能有什么事物与这些美德相悖，然而却是有利的呢？被阿里斯提波斯称为昔勒尼派和安尼克里斯派的哲学家们〔1〕认为一切善存在于快乐之中，并且认为美德之所以应该受到称赞，是因为它能产生快乐。在他们过时之后，伊壁鸠鲁〔2〕兴起，他差不多支持和赞同上述观点。如果我们想维护和坚持我们对高尚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得像常言说的那样，调兵遣将和他们战斗。如果像墨特罗多罗斯〔3〕说的那样，不仅利益，而且整个生活幸福完全基于健强的体格和对这种健强体格的强烈愿望，那么这种利益，而且是最高利益——他们正是这样认为的——必然与高尚性相冲突。首先，智慧还有没有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让它到处去寻找欢乐？美德为快乐服务，多么可怜的奴役地位啊！然后，智慧的职责是什么？莫非在于仔细选择快乐？假设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那么能想出什么比这更可鄙的吗？还有，对于那位称痛苦是最大的恶的哲学家来说，勇敢又占有什么地位？勇敢乃是对痛苦和艰辛的蔑视。尽管伊壁鸠鲁在许多地方正如他所说，非

〔1〕安尼克里斯，昔勒尼人，约公元前300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创立哲学学派，其哲学主张介于阿里斯提波斯和伊壁鸠鲁的主张之间。

〔2〕伊壁鸠鲁（公元前340—前270），萨摩斯岛人。他继承古代原子论，认为一切事物均由原子组成。他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人的幸福，提倡合理享乐。西塞罗对伊壁鸠鲁学派持否定态度。

〔3〕墨特罗多罗斯（约公元前331—前278），小亚细亚兰普萨卡人，伊壁鸠鲁的门生。

de non id spectandum est, quid dicat, sed quid consentaneum sit ei dicere, qui bona uoluptate terminauerit, mala dolore: ut, si illum audiam de continentia et temperantia, dicit ille quidem multa multis locis, sed aqua haeret, ut aiunt; nam qui potest temperantiam laudare is, qui ponat summum bonum in uoluptate? Est enim temperantia libidinum inimica, 118 libidines autem consecatrices uoluptatis. Atque in his tamen tribus generibus, quoquo modo possunt, non incallide tergiuersantur. Prudentiam introducunt scientiam suppeditantem uoluptates, depellentem dolores. Fortitudinem quoque aliquo modo expediunt, cum tradunt rationem neglegendae mortis, perpetiendi doloris. Etiam temperantiam inducunt non facillime illi quidem, sed tamen quoquo modo possunt: dicunt enim uoluptatis magnitudinem doloris detractioe finiri. Iustitia uacillat uel iacet potius omnesque eae uirtutes, quae in communitate cernuntur et in societate generis humani. Neque enim bonitas nec liberalitas nec comitas esse potest, non plus quam amicitia, si haec non 119 per se expetantur, sed ad uoluptatem utilitatemue referantur. Conferamus igitur in pauca. Nam ut utilitatem nullam esse docuimus, quae honestati esset contraria, sic omnem uoluptatem dicimus honestati esse contrariam. Quo magis reprehendendos Calliphontem et Dinomachum iudico, qui se dirempturos controuersiam putauerunt, si cum honestate uoluptatem tamquam cum homine pecudem copulauissent; non recipit istam coniunctionem honestas, aspernatur, repellit.

Nec uero finis bonorum et malorum, qui simplex esse debet, ex dissimillimis rebus misceri et temperari potest. Sed de hoc — magna enim

常勇敢地谈到痛苦，但是应该注意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应该说些什么相一致的东西，既然他以快乐界定善，以痛苦界定恶。就像如果我想听他谈关于自制、克己一样，他确实在许多地方谈了很多，不过正如谚语所说：水停着。<sup>〔1〕</sup>要知道，一个视最高的善存在于快乐之中的人怎么会称赞克己？因为克己是欲望的大敌，而欲望是快乐的女侍。在讨论这三种德性时，他尽一切可能<sup>118</sup>地，不无狡猾地进行支吾搪塞。他把智慧解释为能够提供快乐、驱除痛苦的学问。他们以某种方式解释勇敢，当他们传播要蔑视死亡、忍受痛苦的时候。他们也谈到克己，当然不是很轻松，只是尽可能地，因为他们认为快乐的程度由对痛苦的排除而定。公正摇摇晃晃，或者更确切地说，倒在地上，同所有这些美德一起，尽管应把它们置于人类生活和社会联系中考察。要知道，追求善良、慷慨或仁慈，对友谊更是这样，如果不是为其自身，而是把它们同快乐或利益联系起来，那么它们便不可能存在。

就这样，现在让我们作个简单的总结。要知道，就像我们证<sup>119</sup>明不可能存在任何与高尚相对立的利益一样，我们也认为，一切快乐都与高尚相对立。<sup>〔2〕</sup>在我看来，卡利丰<sup>〔3〕</sup>和狄诺马科斯<sup>〔4〕</sup>更应该受谴责，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把快乐和高尚像把人和动物联系到一起一样联系起来，那么人们就可以解决争论。高尚不接受这样的联系，蔑视这种联系，否弃这种联系。至善和至恶的概念应该是单一的，它们不可能由不同的事物混合而成。不过关于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将在另一本书里作更详

---

〔1〕 谚语源自水钟，意为事情不顺。

〔2〕 斯多葛派认为，人只应该追求高尚。

〔3〕 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

〔4〕 一位不知名的哲学家。

res est – alio loco pluribus; nunc ad propositum.

120 Quem ad modum igitur, si quando ea, quae uidetur utilitas, honestati repugnat, diiudicanda res sit, satis est supra disputatum. Sin autem speciem utilitatis etiam uoluptas habere dicetur, nulla potest esse ei cum honestate coniunctio; nam, ut tribuamus aliquid uoluptati, condimenti fortasse non nihil, utilitatis certe nihil habebit.

121 Habes a patre munus, Marce fili, mea quidem sententia magnum, sed perinde erit, ut acc eperis. Quamquam hi tibi tres libri inter Cratippi commentarios tamquam hospites erunt recipiendi; sed, ut si ipse uenissem Athenas – quod quidem esset factum, nisi me e medio cursu clara uoce patria reuocasset –, aliquando me quoque audires, sic, quoniam his uoluminibus ad te profecta uox est mea, tribues iis temporis quantum poteris, poteris autem quantum uoles. Cum uero intellexero te hoc scientiae genere gaudere, tum et praesens tecum propediam, ut spero, et, dum aberis, absens loquar. Vale igitur, mi Cicero, tibi que persuade esse te quidem mihi carissimum, sed multo fore cariorem, sitalibus monitis praeceptisque laetabere.



细的论述，现在仍让我们回到原先的话题上。

就这样，如果显得有利的东西与高尚性发生冲突，应该如何 120  
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得够详细的了。如果有人问，快乐也  
具有利益表象，那我们回答说，在它与高尚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  
联系。要知道，虽然我们也可以对快乐作点让步，也许它并非完  
全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但是它肯定没有任何好处。

吾儿马尔库斯，这就是父亲给你的礼物，并且在我看来是一 121  
件有价值的礼物。但是这有赖于你如何接受它。尽管如此，在克  
拉提波斯的讲演记录中，你仍然应该把这三卷书如同外邦客人来  
接受。不过正像倘若我能前来雅典——这本来是可能的，若不是  
祖国大声地把我从半途中召了回来，〔1〕——你本可以不断地听  
到我的讲解一样，现在因为我的声音随这几卷书而来，那你就尽  
你可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尽你可能，把时间花给它们。当我知道  
这类知识令你感到高兴时，我会象我希望的那样，亲自同你谈  
论，但是现在你在远方，我也只能这样从远方和你说话。亲爱的  
西塞罗，再见吧，你要相信，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不过如果你能  
喜欢这些指导和教诲，你会更令我喜爱。

---

〔1〕 西塞罗曾于公元前 44 年 7 月 21 日离开意大利前往希腊，但是逆风和罗马的情势又使他返了回来，于 8 月 31 日回到罗马。他后来于公元前 43 年 12 月初被杀，从而一直未能和儿子晤面。

## 专名索引

本书中涉及的人名（包括神话人物）、地名等专名较多，为便于检索，特编制本索引。人名、地名等已约定俗成者，采用通用译名，其他专名本着名从主人原则，一般按原文读音全名译出。古罗马人名取其习称立条目，习称之后（用逗号分开）附全称，全称顺序见所附拉丁文全称。罗马人名 Gaius 亦可写作 Caius。古希腊人名所附原文采用的是拉丁化写法，以便与西文书籍（特别是辞书）中习见的书写形式相一致，方便查阅相关材料。专名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专名后所附阿拉伯数字为原文节号（排印于正文切口外）。

### A

- 阿波罗·皮提奥斯 Apollo Pythius II, 77。  
阿德墨托斯 Ademetus III, 82。  
阿尔布基乌斯，提图斯 Titus Albucius II, 50。  
阿尔基努塞群岛 Arginusae I, 84。  
阿尔克西拉奥斯 Arcesilaus III, 42。  
阿尔皮努姆 Arpinum I, 21。  
阿非利加（非洲）Aprica I, 112。  
阿非利加努斯 Africanus 见斯基皮奥 Scipio。  
阿伽门农 Agamemnon III, 95。  
阿革西拉奥斯 Agesilaus II, 16。  
阿格里根图姆 Agrigentum II, 26。

- 阿基利乌斯, 盖尤斯 Gaius Acilius III, 115。  
阿基琉斯 Achilleus I, 113; III, 95。  
阿吉斯 Agis II, 80。  
阿克基乌斯, 卢基乌斯 Lucius, Accius III, 84, 102。  
阿克维利乌斯, 曼尼乌斯 Manius Aquilius II, 50。  
阿奎利乌斯, 盖尤斯·盖卢斯 Gaius Aquilius Galus III, 60, 61。  
阿拉托斯 (诗人) Aratus I, 1。  
阿拉托斯 Aratus II, 81。  
阿里斯提波斯 Aristippus I, 148; III, 12, 116。  
阿里斯提得斯 Aristides III, 16, 49, 87。  
阿里斯同 Ariston I, 6。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I, 104。  
阿尼奥河 Anio III, 112。  
阿佩勒斯 Apelles III, 10。  
阿瑞奥帕戈斯 Areopagus I, 75。  
阿特柔斯 Atreus I, 97; III, 84, 106。  
阿提卡 Attica I, 104。  
阿提利乌斯, 马尔库斯·瑞古卢斯 Marcus Atilius Regulus I, 39; III, 99, 100, 102, 103, 105, 108, 110, 111, 113, 115。  
阿提利乌斯, 塞克斯图斯·塞拉努斯 Sextus Atilius Serranus III, 109。  
埃阿科斯 Aeacus I, 38, 97。  
埃阿斯 Ajax I, 113, 114; III, 98。  
埃勾斯 Aegeus I, 32。  
埃吉纳 Aegina III, 46。  
埃里洛斯 Erillus I, 6。  
埃帕弥农达斯 Epaminondas I, 84, 155。  
埃皮戈尼 Epigoni I, 114。  
埃皮罗斯 Epirus I, 122。  
埃特拉 Aethre I, 32。  
埃特奥克勒斯 Eteocles I, 114; III, 82。

- 艾魁人 Aegui I, 35。
- 艾弥利乌斯 (原译埃弥利乌斯)·鲍卢斯 Aemilius Paulus 见鲍卢斯 Paulus。
- 艾弥利乌斯 (原译埃弥列乌斯)·勒皮杜斯 Aemilius Lepidus II, 58。
- 安尼克里斯 Anniceris III, 116。
- 安提奥帕 Antiopa I, 114。
- 安提戈诺斯 Antigonus II, 48。
- 安提帕特罗斯 Antipatrus II, 48。
- 安提帕特罗斯·塔尔索斯 Antipatrus Tarsus III, 51, 91。
- 安提帕特罗斯·提里奥斯 Antipatrus Tyrius II, 86。
- 安托尼乌斯, 马尔库斯 Marcus Antonius II, 49; III, 67。
- 奥狄浦斯 Oedipus I, 114。
- 奥克塔维乌斯, 格奈乌斯 Gnaeus Octavius I, 138。
- 奥克塔维乌斯, 马尔库斯 Marcus Octavius II, 72。
- 奥瑞斯图斯, 格奈乌斯·欧菲狄乌斯 Gnaeus Aufidius Orestus Aurelianus II, 58。

## B

- 巴比伦 Babylonia III, 51。
- 巴尔杜利斯 Bardulis II, 40。
- 鲍卢斯, 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 (原译埃弥利乌斯) Lucius Aemilius Paulus III, 114。
- 鲍卢斯, 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 (原译埃弥利乌斯) Lucius Aemilius Paulus Macedonicus I, 116; II, 76。
- 鲍萨尼阿斯 Pausanias I, 76。
- 毕达戈拉斯 Pythagoras I, 56, 108; III, 45。
- 波利比奥斯 Polybius III, 113, 114。
- 波吕尼克斯 Polynicex III, 82。

- 波皮利乌斯，盖尤斯·勒那图斯 Gaius Popilius Lenatus I, 36。  
波斯图弥乌斯，斯普里乌斯 Spurius Postumius III, 109。  
波西多尼奥斯 Posidonius I, 159; III, 8, 10。  
柏拉图 Plato I, 4, 15, 22, 28, 63, 64, 85, 87, 155; III, 38, 39。  
柏拉图派 Platonici I, 2。  
伯里克利斯 Pericles I, 108, 144; II, 16, 60。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I, 84。  
布鲁图斯，卢基乌斯·尤尼乌斯 Lucius Junius Brutus III, 40。  
布鲁图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II, 50。  
布匿人 Poeni I, 38; III, 113。

## D

- 达蒙 Damon III, 45。  
德基乌斯，普布利乌斯·穆斯 Publius Decius Mus I, 61; III, 16。  
德基乌斯，普布利乌斯·穆斯（同名父之子） Publius Decius Mus I, 61; III, 16。  
德鲁苏斯，马尔库斯·李维乌斯 Marcus Livius Drusus I, 108。  
得墨特里奥斯·波利奥尔克特斯 Demetrius Poliorcetes II, 26。  
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 Demetrius Phalereus I, 3; II, 60。  
狄安娜 Diana III, 95。  
狄昂 Dion (Diogenes) I, 155。  
狄奥革涅斯（一译第欧根尼） Diogenes III, 51, 91。  
狄奥倪西奥斯（老） Dionysius II, 25; III, 45。  
狄奥倪西奥斯（小） Dionysius I, 155; III, 45。  
狄克阿尔科斯 Dicaearchus II, 16。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I, 4; II, 47。  
狄诺马科斯 Dinomachus III, 119。

## E

恩尼乌斯, 昆图斯 Quintus Ennius I, 26, 51, 84; II, 23, 62; III, 62, 104。

## F

法比乌斯 (费边), 昆图斯·马克西穆斯·坎克塔托尔 Quintus Fabius Maximus Cunctator I, 84, 108。

法比乌斯, 昆图斯·拉贝奥 Quintus Fabius Labeo I, 33。

法布里基乌斯, 盖尤斯·卢斯基努斯 Gaius Fabricius Luscinus I, 40; III, 16, 86。

法厄同 Phaeton III, 94。

法尔萨洛斯 (或法尔萨利亚) Pharsalus (Pharsalia) I, 1, 76。

法拉里斯 Falaris II, 26; III, 29, 32。

法勒隆 Phaleron II, 60。

菲利普斯 (一译腓力),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 Lucius Marcius Philippus I, 108; II, 59, 75; III, 87。

菲卢斯, 卢基乌斯·孚里乌斯 Lucius Furius Philus III, 109。

腓力 Phibippus I, 90; II, 48, 53。

腓尼基 Phoenica III, 82。

费赖 Pherae I, 108; II, 25。

芬布里亚, 盖尤斯·弗拉维乌斯 Gaius Flavius Fimbria III, 77。

芬提阿斯 Phintias III, 45。

弗洛鲁斯 Florus I, 64。

孚菲乌斯, 卢基乌斯 Lucius Fufius II, 50。



孚里乌斯 *Furius* 见菲卢斯 *Philus*。Ⅲ, 109。

## G

格拉古, 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 (老)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Ⅱ, 43, 80。

格拉古, 提比略·森普尼尼乌斯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 Ⅰ, 76, 109; Ⅱ, 43, 80。

格拉古, 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 *Gracchus, Gaius Sempronius* Ⅱ, 43, 72, 80。

格拉提狄阿努斯 *Gratidianus* 见马略 *Marius*。

哈弥尔卡尔 *Hamilcar* Ⅲ, 99。

海格立斯 *Hercules* Ⅰ, 118; Ⅲ, 25。

汉尼拔 *Hannibal* Ⅰ, 38, 108; Ⅲ, 99, 113, 114。

荷马 *Homerus* Ⅲ, 97。

赫尔尼基人 *Hernici* Ⅰ, 35。

赫卡同 *Hecaton* Ⅲ, 63, 89。

赫勒斯滂托斯 *Hellespontus* Ⅲ, 48。

赫西奥德 *Hesiodes* Ⅰ, 48。

霍尔腾西乌斯, 昆图斯·霍尔塔卢斯 *Quintus Hortensius Hortalus* Ⅱ, 57; Ⅲ, 73。

## J

基尔克 *Circe* Ⅰ, 113。

基尔西洛斯 *Cyrtilus* Ⅲ, 48。

基利基亚 *Cilicia* Ⅰ, 1。

基奥斯岛 *Chius* Ⅱ, 40。

- 吉革斯 Giges III, 38, 78。  
 吉特昂 Gytheum III, 49。  
 迦太基 Carthago (Karthago) I, 35; II, 76。  
 居鲁士 Cyrus II, 16。

## K

- 卡尔涅阿得斯 Carneades III, 51。  
 卡尔普尔尼乌斯, 普布利乌斯·拉那里乌斯 Publius Calpurnius Lanarius III, 66。  
 卡利丰 Callifon III, 119。  
 卡利克拉提达斯 Callicratidas I, 84, 109。  
 卡吕普索 Calypso I, 113。  
 卡尼乌斯 Canius III, 58。  
 卡皮托利乌姆 Capitolium III, 66。  
 卡珊德罗斯 Cassandrus II, 48。  
 卡图卢斯, 昆图斯·卢塔提乌斯(老) Quintus Lutatius Catulus I, 109。  
 卡图卢斯, 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小) Quintus Lutatius Catulus I, 76, 109, 133。  
 卡托,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通称老卡托, 或监察官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Censor I, 36, 79, 104; II, 89; III, 1, 16, 88, 104。  
 卡托,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老卡托之子) Marcus Porcius Cato I, 36, 37。  
 卡托,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小卡托之父) Marcus Porcius Cato III, 66。  
 卡托,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乌提肯西斯(小卡托) Cato Marcus Porcius Uticensis I, 112; III, 88。  
 凯利乌斯, 马尔库斯·鲁孚斯 Marcus Caelius Rufus II, 83。  
 凯利乌斯山冈 Caelius (mons) III, 66。  
 凯撒, 盖尤斯·尤利乌斯 Gaius Julius Caesar I, 26, 43, 112。

- 康奈 Cannae I, 40; III, 47, 113。  
考狄乌姆 Caudium II, 75; III, 109。  
科拉提努斯, 卢基乌斯·塔克文 Lucius Tarquinius Conlatinus III, 40。  
科克勒斯, 贺拉提乌斯 Horatius Cocles I, 61。  
科林斯 (一译科任托斯) Corinthus I, 35; III, 46。  
科农 Conon I, 116。  
科斯岛 Cos III, 10。  
科塔, 盖尤斯·奥勒利乌斯 Gaius Aurelius Cotta II, 59。  
克奥斯岛 Ceos I, 118。  
克尔提贝里人 Celtiberi I, 38。  
克拉苏斯, 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 Lucius Licinius Crassus I, 108, 133; II, 47, 57, 63; III, 47, 67。  
克拉苏斯, 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 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II, 57。  
克拉苏斯, 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 (前三巨头之一)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I, 25, 109; III, 73, 75。  
克拉特斯 Crates III, 35。  
克拉提波斯 Cratippus I, 1; II, 8; III, 5, 6, 33, 121。  
克劳狄乌斯, 盖尤斯·普尔克尔 Gaius Claudius Pulcher II, 57。  
克劳狄乌斯, 提图斯·肯图马卢斯 Titus Claudius Centumalus III, 66。  
克勒安特斯 Cleanthes III, 42。  
克勒昂布罗托斯 Cleombrotus I, 84。  
克勒昂墨涅斯 Cleomenes I, 33。  
克里托拉奥斯 Critolaus III, 11, 51。  
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Clytemnestra I, 114; III, 95。  
克律西波斯 Crysippus III, 42。  
克洛狄乌斯, 普布利乌斯 Publius Clodius II, 58。  
克瑞墨斯 Chremes I, 30。  
克珊提波斯 Xantippus III, 99。  
克塞诺克拉特斯 Xenocrates I, 109。  
客蒙 (一译西门) Cimon II, 64。

库里奥，盖尤斯·斯克里波尼乌斯 Gaius Scribonius Curio II, 59; III, 88。

奎里努斯 Quirinus III, 41。

## L

拉丁人 Latini I, 38。

拉克得蒙人 Lacedaemonii I, 64, 76, 84; II, 26, 66, 80。

莱利乌斯 (小莱利乌斯)，盖尤斯 Gaius Laelius I, 90, 108; II, 40; III, 16。

勒奥尼达斯 Leonidas III, 48。

勒皮杜斯，马塞尔库斯·艾弥利乌斯·利维阿努斯 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 II, 58。

累斯博斯 Lesbus I, 1。

楞图卢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平特尔 Publius Cornelius Lentulus Spinther II, 57。

鲁皮利乌斯 Rupilius I, 114。

鲁提利乌斯，普布利乌斯·鲁孚斯 Publius Rutilius Rufus II, 47; III, 10。

琉克特拉 Leuctrae I, 61; II, 26。

卢卡努斯 Lucanus I, 64。

卢库卢斯，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 Lucius Licinius Lucullus I, 140; II, 50, 57。

卢库卢斯，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 Marcus Licinius Lucullus II, 50, 57。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II, 40。

卢塔提乌斯，马尔库斯·平提亚 Marcus Lutatius Pinthia III, 77。

吕底亚 Lydia III, 38。

吕库尔戈斯 Lycurgus I, 76。

吕珊德罗斯 (斯巴达统帅) Lysandaos I, 76, 109。

吕珊德罗斯 Lysandrus II, 80。

吕西斯 Lysis I, 155。

罗得斯岛 Rhodus III, 50, 63。

罗慕卢斯 Romulus III, 41。

罗斯基乌斯, 塞克斯图斯·阿墨利努斯 Sextus Roscius Amerinus II, 51。

## M

马克西穆斯 Maximus 见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坎克塔托尔 I, 84。

马克西穆斯, 昆图斯·法比乌斯·埃弥利阿努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 II, 40。

马尔克卢斯,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 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 I, 61。

马拉松 Marathon I, 61。

马墨尔库斯 Mamercus II, 58。

马其顿 Macedonia I, 37; II, 26。

马略 (一译马里乌斯), 盖尤斯 Gaius Marius I, 76; III, 79, 81。

马西里亚 Massilia II, 28。

迈利乌斯, 昆图斯 Quintus Maelius III, 109。

曼基努斯, 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 Gaius Hostilius Mancinus III, 109。

曼利乌斯, 卢基乌斯·卡皮托利努斯 Lucius Manlius Capitolinus III, 112。

曼利乌斯, 提图斯·托尔夸图斯 Titus Torqnatus Manlius III, 112。

门达河 Munda II, 20。

弥洛, 提图斯·安尼乌斯 Titus Annius Milo II, 58。

弥诺斯 Minos I, 97。

弥努基乌斯, 卢基乌斯·巴西卢斯 Lucius Minucius Basilus III, 73。

米底亚人 Medi II, 41。

米特里达梯斯 Mithridates VI Eupater I, 76; III, 87。

米提勒涅 Mythilene I, 1。

墨杜斯 Medus I, 114。

墨拉尼帕 Melanippa I, 114。

墨萨纳 Messana II, 16。

墨特卢斯,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马其顿尼库斯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 I, 87。

墨特卢斯,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努弥狄库斯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Numidicus III, 79。

墨特罗多罗斯 Metrodorus III, 117。

穆弥乌斯, 卢基乌斯 Lucius Mummius II, 76。

## N

那不勒斯人 Neapolitani I, 33。

尼科克勒斯 Nicocles II, 81。

尼普顿 Neptunus I, 32; III, 94。

诺尔巴努斯, 盖尤斯 Gaius Norbanus II, 49。

诺拉人 Nolari I, 33。

努曼提亚 Numantia I, 35, 76。

努弥基乌斯, 提贝里斯 Tiberis Numicius III, 109。

## O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III, 82, 108。

## P

帕伽马 Pergamum I, 1。



- 帕拉墨得斯 Palamedes III, 98。
- 帕拉提乌姆山冈 Palatium I, 138。
- 帕里斯 Paris I, 113。
- 帕奈提奥斯 Panaetius I, 7, 9, 90, 152, 161; II, 35, 51, 76, 88; III, 7, 8, 9, 10, 11, 12, 18, 33, 34, 63。
- 帕皮乌斯, 盖尤斯 Gaius Papilius III, 47。
- 庞培, 昆图斯·鲁孚斯 Quintus Pompeius Rufus III, 109。
- 庞培, 塞克斯图斯 Sextus Pompeius I, 19。
- 庞培, 格奈乌斯 Gnaeus Pompeius Magnus I, 76, 78; II, 57, 60。
- 佩狄图斯, 昆图斯 Quintus Pedius II, 28。
- 佩尔狄卡斯三世 Perdicas II, 40。
- 佩尔修斯 (陶里斯国王) Perseus I, 114。
- 佩尔修斯 (马其顿国王) Perseus (Perses) I, 37。
- 佩洛普斯 Pelops III, 84。
- 彭努斯,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 Marcus Junius Pennus III, 47。
- 蓬波尼乌斯, 马尔库斯 Marcus Pomponius III, 112。
- 蓬提乌斯, 盖尤斯·特勒西穆斯 Gaius Pontius Telesimus II, 75。
- 皮浪 Pyrrhon I, 6。
- 皮罗斯 Pyrrhus I, 38, 40; II, 26。
- 皮那里乌斯, 卢基乌斯 Licinius Pinarius II, 28。
- 皮索, 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弗鲁吉 Lucius Calpurnius Piso Frugi II, 75。
- 皮提奥斯 Pythius II, 77。
- 珀赖欧斯 Piraeus III, 46。
- 普拉泰亚 Plataeae I, 61。
- 普莱托里乌斯 Plaetorius III, 61。
- 普劳图斯, 提图斯·马克基乌斯 Titus Plautus Maccius I, 104。
- 普卢塔克 Plutarchus I, 33。
- 普罗狄科斯 Prodicus I, 118。

## Q

钦布里人 Cimbri I, 38, 76。

秦纳 Cina III, 77。

## R

瑞古卢斯 Regulus 见阿提利乌斯·瑞古卢斯 Atilius Regulus。 I, 39; III, 99, 102, 110, 113。

瑞穆斯 Remus III, 41。

## S

萨比尼人 Sabini I, 35, 38。

萨丁人 Sardi II, 50。

萨尔马基斯 Salmacis I, 61。

萨拉弥斯 Salamis I, 61, 75。

萨摩特拉克岛 Samothrace I, 138。

萨姆尼乌姆人 Samnites I, 38; II, 75; III, 109。

萨特里乌斯, 马尔库斯 Marcus Satrius III, 74。

塞尔吉乌斯, 盖尤斯·西利乌斯·奥拉塔 Gaius Sergius Silius Orata III, 67。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 Servius Sulpicius Rufus II, 65。

塞琉古 Seleucus II, 26。

塞斯特尔提乌斯 Sestertius III, 62。

- 塞尤斯, 马尔库斯 Marcus Seius II, 58。
- 色诺芬 Xenophon I, 118; II, 87。
- 斯巴达 Sparta II, 77。
- 斯多葛派 Stoici I, 6, 22, 23, 62, 128; III, 11, 13, 20, 91。
- 斯基皮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I, 61, 121; III, 4。
- 斯基皮奥, 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卡尔伍斯 Gnaeus Cornelius Scipio Calvus I, 61; III 4。
- 斯基皮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 (老斯基皮奥)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ior I, 121; II, 23; III, 1。
- 斯基皮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艾弥利阿努斯 (小斯基皮奥)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I, 76, 87, 90, 108, 116, 121; II, 76。
- 斯基皮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那西卡·塞拉皮奥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 Serapio I, 76, 109。
- 斯基皮奥,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那西卡·塞拉皮奥 (同名父之子)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 Serapio I, 109。
- 斯凯沃拉, 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 Publius Mucius Scaevola II, 47。
- 斯凯沃拉, 昆图斯·穆基乌斯 Quintus Mucius Scaevola Pontifex I, 116; II, 57; III, 47, 62, 63, 70。
- 斯考鲁斯,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 Marcus Aemilius Scaurus I, 76, 108。
- 斯考鲁斯,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 (同名父之子) Marcus Aemilius Scaurus I, 138; II, 57。
- 斯维托尼乌斯, 盖尤斯·特兰奎卢斯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III, 82。
- 苏尔皮基乌斯·盖卢斯, 盖尤斯 Gaius Sulpicius Gallus I, 19。
- 苏尔皮基乌斯, 普布利乌斯·鲁孚斯 Publius Sulpicius Rufus II, 49。
- 苏格拉底 Socrates I, 2, 90, 108, 148; II, 43; III, 11, 77。
- 苏格拉底派 Socratici I, 2, 104, 134。
- 苏拉, 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独裁者) Lucius Cornelius Sulla I, 43, 109; II, 27, 51, 87。

苏拉,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Publius Cornelius Sulla II, 29。

梭伦 Solon I, 75, 108。

索尔 Sol III, 94。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I, 144。

## T

塔克文 Tarquinius III, 40。

塔普索斯 Thapsus II, 20。

泰伦提乌斯, 普布利乌斯·阿非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I, 30, 150。

坦塔洛斯 Tantalus III, 84。

忒提斯 Thetis I, 113。

特奥弗拉斯托斯 Theophrastus I, 3; II, 56, 64。

特奥蓬波斯 Theopompus II, 40。

特拜 Thebae I, 155。

特贝 Thebe II, 25。

特拉克 (一译色雷斯) Thrace (Thracia) II, 25。

特洛曾 Troezen I, 32; III, 48。

特弥斯托克勒斯 Themistocles I, 75, 108; II, 16, 71; III, 49。

提埃斯特斯 Thyestes III, 84。

提摩透斯 Timotheus I, 116。

提修斯 Theseus I, 32; III, 94。

图贝罗, 昆图斯·艾利乌斯 Quintus Aelius Tubero III, 63。

图斯库卢姆 Tusculum I, 21, 35。

托勒密·菲拉得尔福斯 Ptolemeus Philadelphus II, 82。

## W

瓦罗, 盖尤斯·泰伦提乌斯 Gaius Terentius Varro III, 114。

- 瓦勒乌斯·帕特尔科卢斯 Valleus Paterculus I, 64。  
外阿尔卑斯人 Transalpini II, 28。  
维勒斯, 盖尤斯 Gaius Verres II, 50。  
维里阿图斯 Viriatus II, 40。  
维纳斯 Venus III, 10。  
维塞里斯河 Vesperis III, 112。  
维图里乌斯, 提图斯·卡尔维努斯 Titus Veturius Calvinus III, 109。  
温泉关 Themopylae I, 61。  
沃尔斯基人 Volsci I, 35; III, 80。  
屋大维, 盖尤斯 Gaius Octavius II, 28。

## X

- 西库昂 Sicyon II, 81。  
西拉努斯, 德基穆斯·尤尼乌斯 Decimus Junius Silanus II, 57。  
西塞罗,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 Marcus Tullius Cicero 本书作者。  
西塞罗,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 (西塞罗的同名之子) Marcus Tullius Cicero I, 1, 3, 15, 78; II, 8, 44; III, 1, 33, 121。  
西西里人 Siculi II, 50。  
希波吕托斯 Hippolytus I, 32; III, 94。  
希罗多德 Herodotes II, 41。  
昔勒尼派 Cyrenaici III, 116。  
昔尼克派 Cynici I, 128, 148。  
逍遥派 Peripatetici I, 2, 6, 89; III, 11, 20。  
信义女神 Fides III, 104。  
叙拉古札 Syracuse I, 155; III, 58。  
薛西斯 Xerxes III, 48。  
学园派 Academici I, 6; III, 20。

## Y

- 雅努斯 Janus II, 87。  
 亚历山大 Alexander I, 90; II, 16, 48, 53。  
 亚历山大·费赖奥斯 Alexander Phraeus II, 25, 26。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II, 82; III, 50。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I, 4; II, 56; III, 35。  
 伊阿宋 Iason I, 108。  
 伊奥卡斯特 Iocaste III, 82。  
 伊壁鸠鲁 Epicurus III, 12, 116, 117。  
 伊菲革涅娅 Iphigenia III, 95。  
 伊利里亚 Illyria II, 40。  
 伊索·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Aesopus I, 114。  
 伊索克拉特斯 (一译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 I, 4。  
 伊塔卡 Ithaca III, 97。  
 尤古尔塔 Jugurta I, 76; III, 79。  
 尤利克西斯 (尤利西斯) Ulexes (Ulysses) I, 113; III, 97, 98。  
 尤利乌斯, 盖尤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 Gaius Julius Caesar Strabo  
 Vopiscus I, 108, 133; II, 50。  
 尤利娅 Julia III, 82。  
 尤皮特 Jupiter III, 102, 104, 105。

## Z

- 芝诺 Zeno III, 35。



## 译 后 记

《论义务》是西塞罗继《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之后写的第三篇重要的伦理哲学著作，鉴于它们的内容和风格的近似，人们通常把这三篇著作归为一组。像我先前翻译《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一样，对西塞罗的这篇著作的翻译也是由于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的倡导和鼓励，在译完《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之后，逐渐完成的。现在又承蒙弗朗科·卡萨沃拉教授欣然拔冗，为译本撰写引言，这本是我未敢奢望的。

众所周知，西塞罗堪称罗马古代拉丁著述的泰斗。翻译西塞罗的著作起码有三个方面的难处。其一是术语概念方面的困难。罗马古代一向轻视文艺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直至西塞罗时代，尚武轻文的倾向仍未完全改变，这些影响了哲学思想在罗马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因此西塞罗从事哲学著述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拉丁哲学术语问题。西塞罗凭着他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精深理解，为拉丁语确立了一套与古希腊哲学相对应的术语概念，成为他对古罗马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由于拉丁语和汉语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移译这些概念包含着不少困难。其二是对西塞罗的哲学思想理解方面的困难。西塞罗在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创新，而在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把丰富多彩的希腊哲学思想介绍给罗马人，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失传了的著述。西塞罗是一位古希腊文化爱好者，同时又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利用一切可能，博览古希腊哲学著作，结合罗马历

史和现实进行理解。他自称是学园派，又赞赏逍遥派，对斯多葛派批评中多肯定，汲取和融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折衷主义观点，且带有一定的怀疑论色彩。这些都给理解西塞罗的思想带来一定的难度。其三是西塞罗作为一位拉丁语大师，语言词语丰富，句式严谨，结构复杂，同时又具有文学散文式流畅的特点。上述这些方面都给翻译带来难度。本人只是尽力而为，好在有斯奇巴尼教授的前言和卡萨沃拉教授的引言，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同时有拉丁文原文与中译文并列排印，便于读者对照阅读，也有利于译者聆听批评和指教。

有必要对本书的书名说明几句。本书的拉丁文书名是 DE OFFICIIS。在拉丁文中，OFFICIUM的基本意思是“责任”、“义务”，因而意大利文对该词取义为 DOVERO，英文取义为 DUTY，俄文取义为 ОБЯЗАННОСТЬ，ЛЮДГ，责任和义务的意义包含于同一个词语中。然而在汉语中，责任和义务概念尽管有其共同的方面，但又有区别。众观西塞罗的论述，有时候可以把此词理解为责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不能以责任涵盖之，而是以理解为义务更合适。由此，译者把本书书名译为《论义务》。

译文是根据意大利里佐利综合文库古典丛书（I CLASSICAI DELLA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中 CICERO: DE OFFICIIS, 1987 拉丁文本译出的。感谢意大利同行阿尔多·贝杜奇副教授和罗马法中国学者丁玫女士等在我翻译过程中给我的帮助，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王焕生

1999 年春节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论义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专名索引  
译后记

附录页